

葉紫選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葉 紫 選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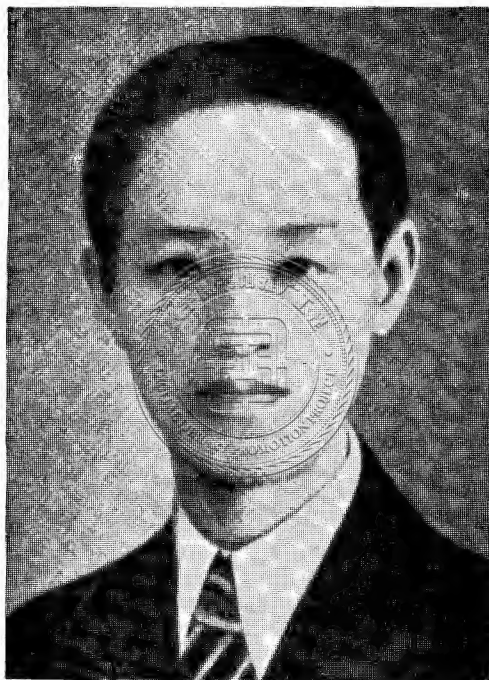
*

书号:1134 字数:36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1/16 插页: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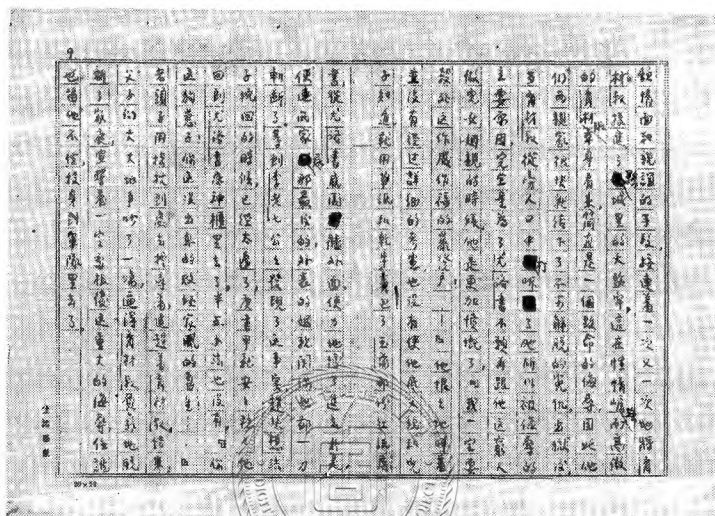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500册

定价(3) 1.15元



作 者 像



小說《夢》手稿之一頁

848
5044

目 次

| | |
|-------------|-----|
| 前言..... | 1 |
| 丰收..... | 1 |
| 火..... | 47 |
| 电网外..... | 71 |
| 夜哨线..... | 97 |
| 楊七公公过年..... | 118 |
| 乡导..... | 145 |
| 星..... | 159 |
| 山村一夜..... | 239 |
| 湖上..... | 270 |
| 校长先生..... | 284 |
| 电 車 上..... | 293 |
| 行軍散記..... | 299 |
| 行軍掉队記..... | 312 |
| 夜的行進曲..... | 323 |
| 流亡..... | 327 |



799613

| | |
|--------------|-----|
| 古渡头..... | 337 |
| 岳阳楼..... | 343 |
| 长江轮上..... | 346 |
| 夜雨飘流的回忆..... | 352 |

附录一

| | |
|---------------|-----|
| 鲁迅：《丰收》序..... | 357 |
|---------------|-----|

附录二

| | |
|-----------------|-----|
|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 359 |
|-----------------|-----|



前 言

作者叶紫，是我国“左联”时期有过显著影响的革命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在当时所以发生显著的影响，显然不仅由于他在艺术上有了较高的成就，主要的是因为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和当时农村阶级斗争以及有关红军战斗的故事的。可以说，农村阶级斗争是他创作的中心题材；也可以说，这是他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叶紫从事创作的时候虽然还很年轻，但已经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又比较地熟悉农村生活，特别是他经历过大革命时期湖南的农民运动，以后他也经常为农村斗争情况所吸引。这是他能够以农村阶级斗争为中心题材的基础。

叶紫是湖南益阳县的月塘湖乡人，原名余鹤林，父亲是一个小公务员；当一九二六年湖南掀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时候，他才十四岁，正在当地中学念书；他的一个叔父是益阳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担任县农民协会的副会长兼自卫大队的大队长，他父亲和姐姐也都参加了斗争，父亲担任县农民协会的秘书，姐姐参加县妇女运动的领导工作。叶紫自己参加过宣传工作；当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他接受了叔父的意见，到武汉去进了武汉军事学校三分校。到第二年大革命失败的时候，他在五月间听到父亲、姐姐被捕，从武汉赶回家乡，到家时父亲和姐姐都已经被杀害。他自己也为反动派到处搜捕，因亲友掩护才

得逃出了充滿着白色恐怖的家乡。

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同农民和农村阶级斗争发生了关系。他的父亲和姐姐都被杀，对他的影响又自然特别的深刻，使他增加了对于反动派的仇恨，也加深了他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一些经历，对于他后来创作的影响，就如他自己在中篇《星》的《后记》中所说：“因了全家浴血着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的缘故，在我的作品里，是无论如何都脱不了那个时候的影响和教训的。我用那时候以及沿着那时候演进下来的一些题材，写了许多悲愤的，回忆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说。”

当然，叶紫开始从事创作，还在这五六年以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他从家乡逃出后，又过了一个时期的流浪生活，接触的是下层社会的人们，看见了许多他所说的“不平”的事情，这也增加了对旧社会的认识。他也当过兵，熟悉了白军士兵的生活、情绪，和他们在部队里被压迫，以及反动军官鱼肉人民等等情况。当他以后转辗到南京、上海等地，江浙农村同样在濒于破产，农民反抗斗争也正在此伏彼起着，这时叶紫也同流亡到上海来的农民有过接触。

因此，当他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文学运动，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成为他创作的强有力的动因的，是展开在他面前的农民斗争和他蓄积已久的题材——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他的第一篇小说《丰收》，处理的就是当时全国普遍的农民抗租斗争的题材，是极自然的事情。这篇小说，以他更熟悉的湖南农村为背景，所写的是佃农们经过了无昼无夜的拚性命的抗旱，接着又是拚性命的抗洪，得了一个大丰收，结果是谷价突然从六元跌到一元二，被地主和政府盘剥得一顆

不留还不够的惨状，和他們因此不得不又怀念起过去的农民协会时代，起来組織斗争的经过。

接着《丰收》，他发表了《火》，这是《丰收》的續篇。抗租运动终于掀起来了，并且由于地主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而演成了“象爆发了的火山”一样的暴动；暴动胜利后，群众是跑去同紅軍汇合了。

这两篇合起来，是一幅从头到尾地表现了农民怎样由开始反抗而迅速发展到了巨大阶级斗争的非常完整、非常深刻、也非常生动的图画。

这两篇，作者后来都收在包含六篇作品的短篇集《丰收》中。《丰收》集中的其它四篇，有三篇写的都是同紅軍战斗有关的故事。《电网外》，通过一个安分、保守、不以青年人参加革命为然的老农民王伯伯在一九三〇年长沙附近紅軍和白軍的战斗中的遭遇，画出了紅軍如何爱护老百姓、白匪怎样杀人放火的无比鲜明的对照图。这个王伯伯，财产被白匪抢走了，房屋也被白匪放火烧掉了，人被乱枪打伤了，紅軍却救护了他，在紅軍撤退后他回到原来的村鎮，在残砖破瓦旁边所目睹的是什么呢？“一大队团防兵押解着无数妇女和孩子們冲来了”，“一群一群的叫她們跪着”，他的媳妇和两个孙兒也都在里面，“机关枪格格格地扫射了”。为什么呢？为了拍下照相机，以作紅軍杀人的“真憑实据”。王伯伯抱住两个孙兒的小尸身打滚了一会以后，就人事不省了，苏醒过来以后，拿出了一根麻繩，挽个圈圈，拴在棚子的頂上，要将頸頸套进去，可是又突然停止，而后背起了一个小包袱，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朝着他的兒子和别的青年們比他早已先去的地方走去。这个王伯伯也曾經目睹了帝国主义兵艦的参加镇压中国人民。

这篇杰作所写的一切，都是万分真实的。

《夜哨线》写“剿共”的白军士兵的不安，渴望有机会跑到红军方面去或被红军俘虏过去，以及军官们下令抢、杀老百姓和擄劫妇女等真相。

《乡导》写一个老农妇对白匪报仇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她的三个儿子都被白匪在背上插着“斩决匪军侦探×××一名”的纸标斩决了，她自己也腿上鲜血直流，于是愿意自己再送给白匪一命，做了白匪的乡导去寻找红军的队伍，终于使一团白匪被红军消灭了。

另一篇《杨七公公过年》，作者就近采取了上海的材料，写的是由于被剥削得不能在农村生活、斗争又不能胜利，因而流亡到上海来求生的江北农民，到上海后所受到的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的情况；其中也写了工人的斗争。

《丰收》集，是作者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也是他的代表作。但此外，写农村阶级斗争的，还有中篇小说《星》和短篇《山村一夜》。

《星》处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题材；它通过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在大革命波浪中所起的变化和斗争，写了大革命在农村中引起的动荡，失败时的白色恐怖，大革命留给农村的影响等。

《山村一夜》收在叶紫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中；这集子也收六篇小说，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山村一夜》这一篇。它写的是反动派怎样狠毒地愚弄了一个农民和诱杀了他的儿子——一个寻到了新路的革命青年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叶紫因为很早逝世，留下的作品不多。我们举例的从《丰收》到《山村一夜》的这些作品，在数量上也就占了他留下的作品的大部分，同时又都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而它们就没有一篇不

是写农村阶级斗争的。他的创作在当时起了显著的影响的，也正是这些篇。

叶紫对于创作，是十分认真而严肃的，是全力以赴的；这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得出来，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得到解释。因为他在党领导之下，以他的经历，特别是他所关心的农村革命斗争为基础而从事的这种工作，正是人民所需要的，时代所要求的。农村阶级斗争就是当时革命文学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最能反映革命发展情况和当时祖国面貌的题材之一，当时的革命作家也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写过这题材。

叶紫的这个特点，也就反映了当时革命作家——特别是一些年轻的革命作家——的共同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他们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当时极端尖锐的阶级斗争，敏锐地表达出时代的脉搏，从而使文学成为战斗的工具。

不用说，这也正是当时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学的最根本的特色；而在年轻的革命作家——叶紫是其中之一，他们是当时革命文学的真正的生力军——中，这特色就更为显著。

鲁迅在为《丰收》集而作的序上就说：“……但我们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这些作品，足以显示当时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战斗成果的一部分，就因为它们，和别的革命作家的作品一样，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从而在促进当时人民革命斗争方面，在革命文学的建立和打退文学上反动派的进攻方面，都起过战斗的作用的缘故。

叶紫逝世于一九三九年，还未到二十八岁。这里也可以提到一句，因为很早就逝世，他长期所构思的、自认为将是一部关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大的、纪念碑似的”作品——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以及同一题材的中篇《菱》，都只起了一个头而未及写出。所以，大革命时期农民斗争的题材，他已经写出来的还不过是他所蓄积的一小部分。

他留下的小說还有别的题材的五个短篇，即收在《山村一夜》集子中的另五篇：《偷莲》、《鱼》、《湖上》、《校长先生》、《电车上》。虽然也都是不弱的作品，但比起《丰收》等来，这五篇的份量和重要性就都差得多的。

他的散文，大半也是记述他的经历和所目睹的使他愤慨的社会现象。

叶紫在生前出版的作品，就是《丰收》（初版于一九三五年，上海奴隶社印行）、《星》（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山村一夜》（初版于一九三七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这三种。另有《叶紫散文集》，一九三六年由作者自己编定，收散文十六篇，曾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打好纸型，因抗日战争爆发未能出版。本社在一九五四年曾出版《叶紫创作集》，收入了作者全部小说及从未出版的《叶紫散文集》中选出的散文九篇。现在这部选集的内容，基本上就和《叶紫创作集》相同，只减少了《偷莲》和《鱼》这两个短篇，此外则增加了鲁迅为《丰收》写的序作为附录，排列稍有变动，加了一两个注释和再校勘了一次。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8年10月。

丰 收

一

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天，下着雨，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

云普叔坐在“曹氏家祠”的大门口，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身子微微颤动，象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他抬头望了一望天，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又低了下去。鬍鬚上倒悬着一绺一绺的涎沫，迎风飘动，刚刚用手抹去，随即又流出了几绺来。

“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吗？我的天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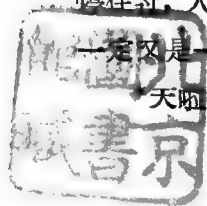
他低声地说了这么一句，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很迟疑地说着：

“秋儿的娘呀！‘惊蛰一过，棉裤脱落！’现在快清明了，还脱不下袍儿。这，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

云普婶没有回答，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

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往常都是这样：春分奇冷，
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

“天哪！要又是一样，……”



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不住地在石阶級上磕动。

“該不会吧！”

云普孀歇了半天功夫，随便地說着，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

“怎么不会呢？春分过了，还有这样的寒冷！庚午年，甲子年，丙寅年的春天，不都是有这样冷嗎？况且，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

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好象今年的命运，已經早在这兒卜定了一般。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說过了：今年的人，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

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許多痛苦的印象，湊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他記得：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一天只能捞到一頓。乙丑年刚刚好一点，丙寅年又喊吃树根。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好象并不十分痛苦。只有去年，我的天呀！云普叔簡直是不能作想啊！

去年，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飯，今年就只剩了六个：除了云普孀外，大兒子立秋二十岁，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二兒子少普十四岁，也已經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女兒英英十岁，她能跟着媽媽打斗笠。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兒，还在吃奶。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兒，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①吃死的。

这样一个熱鬧的家庭中，吃呆飯的人一个也沒有，誰不說云普叔会发财呢？是的，云普叔原是應該发财的人，就因为运气太

① 观音粉：一种白色的細泥土。——原注。

不好了，連年的兵灾水旱，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不然，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

去年，这可怕的去去年啦！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为了連年的兵灾水旱，他不得不拚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希图有个轉运。自己家里有人手，多种一亩田，就多一亩田的好处；除納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能吃一两年飽飯，还怕弄不发財嗎？主意打定后，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来租何八爷的田种。

二月里，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替祖宗打扫灵牌，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錢的賞格。自家的屋子，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規，三七开，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便算很不錯的。

起先，真使云普叔欢喜。虽然和兒子費了很多力气，然而禾苗很好，雨水也极調和，只要照拂得法，收获下来，便什么都不成問題了。

看看地，禾苗都发了根，涨了苞，很快地便标綫^①了，再刮二三日老南风，就可以看到黃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云普叔真是喜欢啊！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嗎？

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哩，天老爷忽然翻了脸。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只有半天功夫，池塘里的水都起膨涨。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恐怕这好好的稻花，都要被雨点打落，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午后，雨渐渐地停住了，云普叔的心中，象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輕快。

① 标綫，即稻的穗子从禾苞中长出来。——原注。

半晚上，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見自家的拳头，四面的鑼声，象雷一般地轟着，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馳，风刮得呼呼地叫吼。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兒，由黑暗中向着鑼声的响处逃跑。

路上，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曹家壑四围的堤口，都危险得厉害，鑼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

云普叔吃了一惊，黑夜里陡涨几丈水，是四五十年来少見的怪事。他慌了张，鑼声越响越厉害，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天黑路滑，跌倒了又爬起来。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还不到三步，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云普叔的脚象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很快地，如万馬奔馳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門口，水已經流到了阶下。

新渡口的堤潰开了三十几丈宽一个角，曹家壑满坑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于是云普叔发了疯。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一家生命的泉源，都在这一刹那間被水冲毀得干干净净了。他終天地狂呼着：

“天哪！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

现在，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他怎么不心急呢？去年五月到现在，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飯。六月初水就退了，壑上的飢民想联合出門去討米，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認作了乱党赶出境来，以后就半步大門都不許出。县城里据说領了三万洋錢的賑款，乡下沒有看見发下一顆米花兒。何八爷从省里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壑济急，云普叔只借到五斗，你錢是六块三，月息四分五。一家有八口人，后来連青草都吃光了，实在不能再挨

下去，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塋上的人都爭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吃不到两天，云普爷爷升天了，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兒。

后来，塋上的飢民都走到死亡綫上了，才由何八爷代替飢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分途逃出境来。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熱鬧的城里，过了四个月的飢民生活，年底才回家来。这都是去年啦！苦，又有誰能知道呢？

这时候，塋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編些斗笠过活。下雨，一天每人能編十只斗笠，就可以捞到两頓稀飯錢。云普叔和立秋剖篾，少普、云普孀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編。編呀，尽量地編呀！不編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有命挨到秋收。

春雨一連下了三十多天了，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滿塋上的人，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

“天啦！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嗎？……”

二

天毕竟是晴和了，人們从蟄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底屋子里爬出来。菜青色的脸膛，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孩子們一件一件地跑来跑去，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軟泥兒耍着。

水全是那样滿滿的，無論池塘里、田中或是湖上。遍地都长滿了嫩草，沒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象一顆一顆的小銀珠。楊柳发芽了，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这塋上，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

人們立时开始喧嚷着，活跃着。展眼望去，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徘徊观望；三个五个一伙的，指指池塘又查查决口，談这談那，都准备着，計劃着，应该如何动手做他們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

斗笠的銷路突然地阻塞了，为了到处都天晴。男子們白天不能在家里割篾，妇人和孩子的工作，也无形中松散下来，生活的紧箍咒，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飯啊！

鎮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輕輕地拂了一下，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棉袍还是不能脱下，太阳晒在他的身上，只有那么一点兒辣辣的难熬，他沒有放在心上。他只是担心着，怎样地才能够渡过这紧急的难关——飽飽地捞两餐白米飯吃了，补一补精神，好到田中去。

斗笠的銷路沒有了，眼前的稀飯就起了巨大的恐慌，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他知道他的命苦，生下来就沒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今年五十岁了，苦头总算吃过不少，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見过。算八字的先生都說：他的老晚景很好；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他总不能十分相信。两个兒子又都不懂事，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

“总得想个办法啦！”

云普叔从来沒有自餒过，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他就把这句話不住地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今天，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于是又把这句話兒运用到脑里去旋轉。

“何八爷，李三爷，陈老爷……”

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这些人的影子，一个个地浮上他的脑中。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统统丢开，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猛然地，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

“立秋，你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

“去做什么呢，爹？”

立秋坐在门槛边剖篾，漫无意识地反问他。

“明天的日脚很好啦！人家都准备下田了，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头一天做功夫，总得饱饱吃一餐，兆头来能好一些，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米，所以……”

“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吧！”

“那末，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喽！”

“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我看他们的情形，也并不见得比我们要好！”

“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我是叫你去一趟呀！”

“这是实在的事实啊！爹，他们恐怕比我们还要困难哩！”

“废话！”

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变差了，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齟齬。儿子总是那样懒懒地不肯做事，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的，不孝的东西！

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见得会和自己一般地没有办法。因为除了玉五孀以外，玉五叔的家中没有第三个要吃闲饭的人。去年全堡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玉五叔就没有同去，独自不动地支

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而且，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人家借贷过。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铺门前，还看见了他提着一只篮子，买了一点酒肉，摇头晃脑地过身。他怎么会没有办法呢？

于是云普叔知道了，这一定又是儿子发了懒筋，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不由的心头冒出火来：

“你到底去不去呢？狗养的东西，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

“去也是没有办法啦！”

“老子要你去就去，不许你说这些废话，狗入的！”

立秋抬起头来，将篲刀轻轻放下，年轻人的一颗心里蕴藏着深沉的隐痛。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回转身子来就走。

“你说：我爹爹叫我来的，多少请玉五叔帮忙一点，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

“唔！……”

月亮刚从树桠里鑽出了半边面孔来，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没。没有一颗星，四围黑得象一块漆板。

“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

“他没有说多的话。他只说：请你致意你的爹爹，真是对不住得很，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今天，唉！就只有这一点点儿稀饭了！”

“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

“说过了的，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空空的！”

“那么，他的女人哩？”

“没有说话，笑着。”

“妈妈的！”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一拳。随即愤愤地说：“大前天我还看见了他买肉吃，妈妈的！今天就说没有米

了，鬼才相信他！”

大家都沒有声息。云普嫗也围了攏来，孩子們都豎着耳朵，听爹爹和哥哥說話。偌大的一所祠堂中，連一顆豆大的灯光都沒有。黑暗把大家的心緒，胁迫得一陣一陣地往下沉落……

“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

云普嫗也非常耽心地問。

“媽媽的，只有大家都餓死！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連一顆米花兒都弄不到。”

“叫我又怎么办呢，爹？”

“死！狗入的东西！”

云普叔狠狠的罵了这句之后，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死！”啊，認真地要兒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心中只感到一陣陣酸楚，扑扑地不觉吊下兩顆老泪！

“媽媽的！”

他順手摸着了旱烟管兒，返身朝外就走。

“到哪兒去呢，老头子？”

“媽媽的！不出去明天吃土！”

大家用了沉痛的眼光，注視着云普叔的背影，漸漸被黑暗吞蝕。孩子們漸次地和睡魔接吻了，在后房中象猪狗一般地橫七豎八地倒着。堂屋中只剩了云普嫗和立秋，在严厉的恐怖中，张大那失去了神光的眼睛，期待着云普叔的好消息回来。心上的弦，已經重重地扣紧了。

深夜，云普叔带着哭喪的脸色跑回来，从背上卸下来一个小小的包袱：

“媽媽的，这是三块六角錢的蚕豆！”

六条視線，一齐投射在这小小的包袱上，发出了几許飢餓的光芒！云普叔的眶兒里，还飽藏着一包滿滿的眼泪。

三

在田角的决口边，立秋举着无力的鋤头，懶洋洋地揮动。田中过多的水，随着鋤头的起落，漸漸地由决口溢入池塘。他渾身都觉得酥軟，手腕也那样沒有力量，往常的勇气，現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一切都渺茫哟！他悵望着原野。他觉得：現在已經不全是要下死力做功夫的时候了；誰也沒有方法能够保証这种工作，会有良好的效果。历年的天灾人祸，把这顆年輕人的心房刺痛得深深的。眼前的一切，太使他感到渺茫了，而他又沒有方法能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或是跳出这个不幸的圈围。

他拖着鋤头，迈步移过了第三条决口，过去的事件，象潮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每一鋤头的落地，都象是打在自家的心上。父亲老了，弟妹还是那么年輕。这四五年來，家中的末路，已經成为了如何也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出路还是那样的迷茫。他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开拓出这条迷茫的出路。

无意識地，他又想起不久以前上屋癩大哥对他鬼鬼祟祟說的那些話來，現在如果細細地把它回味，真有一些說不出来的道理：在这个年头，不靠自己，还有什么人好靠呢？什么人都是穷人的对头，自己不起来干一下子，一輩子也别想出头。而且癩大哥还肯定地說过：不久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穷人的！

这样，又使立秋回想到四年前农民会当权的盛况：

“要是再有那样的世界來哟！”

他微笑了。突然地有一条人影从他的身边掠过，使他吃了一惊！回头来看，正是他所系念的上屋邨老大。

“喂！大哥，到哪里去呢？”

“呵！立秋，你们今天也下了田吗？”

“是的，大哥！来，我们谈谈。”

立秋将锄头停住。

“你爹爹呢？”

“在那边挑草皮子，还有少普。”

“你们这几天怎样过门的呀？”

“还不是苦，今天家里已经没有人编斗笠，我们三个都下田了。昨晚，爹爹跑到何八那里求借了一斗豆子回来，才算是把今天下田的一餐弄饱了，要不然……”

“还好还好！何八的豆子还肯借给你们！”

“谁愿意去借他的东西！媽媽的，我爹爹不知道说了多少好话！磕了头！又加了价！……唉！大哥，你们呢？”

“一样地不能过门啊！”

沉静了一刹那。邨大哥又恢复了他那种经常微笑的面容，向立秋点头了一下：

“晚上我们再谈吧，立秋！”

“好的。”

邨大哥匆匆走后，立秋的锄头，仍旧不住地在田边挥动，一条决口又一条决口。太阳高高地悬在当空，象是告诉着人们已经到了正午。大半年来不曾听见过的歌声，又悠扬地交响着。人们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很少的屋顶上，能有缕缕的炊烟冒出。

云普叔浑身都发痛了，虽然昨天只挑了二三十担草皮子。肩

和兩腿的骨髓中間，象着了無數的針刺，幾乎終夜都不能安眠。天亮爬起來，走路還是一陣陣地酸軟。然而，他還是鎮靜着，盡量地在裝着沒事的样子，生怕兒子們看見了氣餒！

“到底老了啊！”他暗自地傷心着。

立秋從里面捧出兩碗仅有的豆子來擺在桌子上，香氣把云普叔的口水都饞得欲流出來。三個人平均分配，一個只吃了上半碗，味道卻比平常的特別好吃。半碗，究竟不知道塞在肚皮里的哪一個角角兒。

勉強跑到田中去掙扎了一會，渾身就象馱着千斤閘一般地不能動彈。連一柄鋤頭，一張耜，都提不起來了，眼睛時時欲發昏，世界也象要天旋地轉了一樣。兜了三個圈子，終於被肚子驅逐回來。

“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呢？”

孩子和夫人都集在一塊，大大小小的眼睛里通通冒出血紅的火焰來。互相地悵望了一會，都覺得沒有什麼好說的話。

“天哪！……”

云普叔咬緊牙關，鼓起了最後的勇氣來，又向何八爺的庄上走去。路上，他想定了這一次見了八爺應當怎樣地向他開口，一步一步地打算得妥貼了，然後走進那座庄門。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呢，云普？”

八爺坐在太師椅上問。

“我，我，我……”

“什麼？……”

“我想再向八爺……”

“豆子嗎？那不能再借給你了！塋上這麼多人口，我單養你一家！”

“我可以加利还八爷！”

“誰希罕你的利，人家就沒有利嗎？那不能行呀！”

“八爷！你老人家总得救救我，我們一家大小已經……”

“去，去！我哪里管得了你这許多！去吧！”

“八爷，救救我！……”

云普叔急的哭出声来了。八爷的长工跑出来，把他推到大門外。

“号丧！你这老鬼！”

长工恶狠狠地罵了一句，随即把大門掩上了。

云普叔一步挨一步地走回来，自怨自艾地嘟囔着：为什么不遵照預先想定的那些話，一句一句地去說出来，以致把事情弄得沒有一点結果。目前的难关，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渡过呢？

走到四方塘的口上，他突然地站住了脚，望了一望这油綠色的池塘。要不是丢不下这大大小小的一群，他真想就是这么跳下去，了却他这条残余的生命！

云普孀和孩子們倚立在祠堂的門口，盼望着云普叔的好消息。飢餓燃燒着每个人的內心，象一片狂闊的火焰。眼睛紅得發了昏，巴巴地，还望不見帶着喜信回来的云普叔。

天哪！假如这个时候有一位能够給他們吃一頓飽飯的仙人！

鏡清禿子帶了一个滿面鬍鬚的人走进屋来，云普叔的心中，就象有千万把利刀在那兒穿鑽。手脚不住地发抖，眼泪一串一串地滾下来。讓进了堂屋，随便地拿了一条板凳給他們坐下，自己另外一边站着。云普孀还躲在里面沒有起来，眼睛早已哭得紅腫了。孩子們，小的两个都躺着不能爬起来，脸上黃瘦得同

枯萎了的菜叶一样。

立秋靠着門边，少普站在哥哥的后面，眼睛都湿潤潤的。他們失神地望了一望这滿面鬍鬚的人，随即又把头轉向另一方面去。

沉寂了一会，那鬍子象耐不住似地：

“鏡清，那孩子現在在哪里呢？”

“还在里面啊！十岁，名叫英英姐。”秃子点点头，象叫他不要性急。

云普嫗从里面踱出来，脚有一千斤重，手中拿着一身补好了的小衣褲，战栗得失掉了主持。一眼看見秃子，刚刚喊出一声“鏡清伯！……”便哇的一声，迸出了两行如雨的眼泪来，再說不出一句話了。云普叔用袖子偷偷地捫着脸。立秋和少普也垂头嗚咽地飲泣着！

秃子慌张了，急急地瞧了那鬍子一眼，回头对云普嫗安慰似地說：

“嫂嫂！你何必要这样伤心呢？英英同这位夏老爷去了，还不比在家里好嗎！吃的穿的，說不定还能落得一个好主子，享福一生。桂生家的菊兒，林道三家的桃秀，不都是好好地去了嗎？并且，夏老爷……”

“伯伯！我，我現在是不能卖了她的！去年我們討米到湖北，那样吃苦都沒有肯卖。今年我更加不能卖了，她，我的英兒，我的肉！嗚！……”

“哦！”

夏鬍子釘了秃子一眼。

“云普！怎么？变了卦嗎？昨晚还說得好好的。……”秃子急急地追問云普叔。話还没有說完，云普嫗連哭帶罵地向云普叔

扑来了：

“老鬼！都是你不好！养不活兒女，做什么鷄巴人！沒有飯吃了来設法卖我的女兒！你自己不死！老鬼，来！大家拚死了落得一个干淨！想卖我女兒万万不能！”

“媽媽的！你昨晚不也說过了嗎？又不是我一个人作主的。秃子，你看她泼不泼！”云普叔連忙退了几步，脸上滿糊着眼泪。

“走吧！鏡清。”

夏鬍子不耐煩似地起身說。秃子連忙把他拦住了：

“等一等吧，过一会她就会想清的。来！云普，我和你到外面去說几句话。”

秃子把云普叔拉走了。云普嬭还是嗚嗚地哭鬧着。立秋走上來扶住了她，坐在一条短凳子上。他知道，这场悲剧构成的原因并不简单，一家人足足的有三天沒有吃东西了。斗笠沒有人要，田中的耕种又不能荒蕪。所以昨晚鏡清秃子来游說的时候，他並沒有表示如何激烈的反对。虽然他伤心妹子，不願意妹子卖給人家，可是，除此以外，再沒有方法能够解救目前的危急。他在沉痛的矛盾心理中，憧憬一終夜，他不忍多看一眼那快要被卖掉的妹子，天还没有亮，他就爬起来。现在，母亲既然这样地伤心，他还有什么心肝敢說要把妹子卖掉呢？

“媽媽，算了吧！讓他們走好了。”

云普嬭沒有回答。秃子和云普叔也从头門口走进来，大家又沉默了一会。

“嫂嫂！到底怎么办呢？”秃子說。

“鏡清伯伯呀！我的英英去了她还能回来嗎？”

“可以的，假如主子近的話。并且，你們还可以常常去看她！”

“远呢？”

“不会的哟！嫂嫂。”

“都是这老鬼不好，他不早死！……”

英英抱着四喜兒从里面跑出来了，很惊疑地接触了这个奇异的环境！随手将四喜兒交给了媽媽，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四围张望。

大家又是一陣心痛，除了鏡清秃子和夏鬍子以外。

“就是她嗎？”夏鬍子被秃子拌了一下，望着英英說。

几番談判的結果，夏鬍子一岁只肯出两块錢。英英是十岁，二十块。另外双方各給秃子一块錢的介紹費。

“啊啊！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哟！”

十九块雪白的光洋，落到云普叔的手上，他惊駭得同一只木头鷄一样。用袖子尽力地把眼泪擦干，仔細地将洋錢看了一会。

“天啊！这洋錢就是我的宝宝英英嗎？”

云普孀把挂好了的一套衣褲給英英换上，告訴她是到夏伯伯家中去吃几天飯就轉来，然而英英的眼泪究竟沒有方法止住。

“媽媽，我明天就可以回来嗎？我不要一个人吃飽飯啊！”

大家都目不轉睛地噙着泪水对英英注視着。再多看一两眼吧，这是最后的相見啊！

秃子把英英帶走，云普孀真的发了疯，几回都想追上去。远远地还听到英英回头叫了两声：

“媽媽呀！我不要一个人吃飽飯！”

“我明天就要轉来的呀！”

“……………”

生活暂时地維持下来了，十九块錢，只能买到两担多一点

谷，五个人，可够六七十天的吃用。新的出路，还是欲靠父子們自己努力地开拓出来。

清明跑种期只差三天了，塋上都没有一家人家有种谷，何八爷特为这件事亲自到县庫里去找太爷去商量。不及时下种，秋季便沒有收成。

大家都佇望着何八爷的好消息，不过这是不会失望的，因为年年都借到了。县太爷自己也明白：“官出于民，民出于土！”种子不設法，一年到了头大家都捞不着好处的。所以何八爷一說就很快地答应下来了。发一千担种谷給曹家塋，由何八爷总管。

“媽媽的，种谷十一块钱一担，还要四分利，这完全是何八这狗杂种的盘剥！”

每个人都是这样地憤罵，每个都在何八爷庄上挑出谷子来。

生活和工作，加紧地向这农村中捶击起来。人們都在拚命地掙扎，因为他們已将一切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

四

插好田，刚刚扯好二头草，天老爷又要和穷人們作对。一連十多天不見一点麻麻雨，太阳悬在空中，象一团烈火一样。田里沒有水了，仅仅只泥土有些湿潤的。

卖了女兒，借了种谷，好容易才把田插好，云普叔这时候已經忙碌得透不过气来，肥料还没有着落，天又不肯下雨了，实在急人！假如真的要鬧天干的話，还得更早准备一下哩！

他吩咐立秋到戏台上把車叶子取下，修修好。再过三天沒有雨，不車水是不可能的事啊！

人們心中都祈禱着：天老爷啊，請你老人家可怜我們降一点

兒雨沫吧！

一天，兩天，天老爺的心腸也真硬！人們的祈禱，他竟假裝沒有聽見，仍舊是萬里無雲。火樣的太陽，將宇宙的存在都逗引得發了暴躁。什麼東西，在這個時候，也都現出了由於熱而枯萎的象徵。田中的泥土干涸了，很多的已經綻破了不可彌縫的裂痕，張開着，象一條一條的野獸的口，噴出來陣陣的熱氣。

實在沒有方法再挨延了，張家坨、新渡口都有了水車的响声，禾苗垂頭喪氣地在向人們哀告它的苦況。很多的葉子已經卷了筒。去年大水留下來的苦頭還沒有吃了，今年誰還肯眼巴巴地望着它干死呢！就拚了性命也是要掙扎一下子的啊！

吃了早飯，云普叔親自肩着長車，立秋抗了車架，少普提着几串車葉子，默默地向四方塘走來。太陽晒在背上，只感到一陣熱熱的刺痛，連地上的泥土，都燙得發了燒。

“媽媽的！怎麼這樣熱。”

四面都是水車聲音，池塘里的水，盡量在用人工轉運到田中去。云普叔的車子也安置好了。三個人一齊踏上，車輪轉動着，水都由車箱子里爬出來，爭先恐後地向田中飛跑。

汗從每一個人的頭頂一直流到腳跟。太陽看看移到了當頂，火一般地燒燒着大地。人們的口里，時常有縷縷的青煙冒出。腳下也漸漸地沉重了，水車踏板就象一塊千斤重的岩石，拚性命都踏不下來。一陣陣的酸痛，由腳筋傳布到全身，到腦頂。又象是有人拿着一把小刀子在那里割肉挖筋一般的難過。尤其是少普，在他那還沒有發育得完全的身體中，更加感受着異樣的苦痛。云普叔又何嘗不是一樣呢？衰老的几根腳骨頭，本來踏上三五步就有些挨不起了的，然而，他不能氣餒呀！老天爺叫他吃苦，死也得去！兒子們的勇氣，完全欲靠他自己鼓起來。況且，今天還是頭一

次上紧，他怎么好自己首先叫苦呢？无论如何受罪，都得忍受下来哟！

“用劲呀，少普！……”

他常常是这样地提醒着小的兒子，自己却咬紧牙关地用力踏下去。真是痛的忍不住了，才将那含蓄着很久的眼泪流出来，和着汗珠儿一同滴下。

好容易云普孀的午饭送来了，父子们都从车上爬下来。

“天啊！你为什么偏偏要和我們穷人作对呢？”

云普叔撫摸着自己的腿子。少普哭丧脸地望着他的母亲：

“媽媽，我的这两条腿子已經沒有用了呢！”

“不要紧的哟！現在多吃一点飯，下午早些回来，憩息一会，就会好的。”

少普也沒有再作声，順手拿起一只碗来盛飯吃。

連日的辛劳，云普叔和少普都弄得同跛脚人一样了。天还一样的狠心！一天功夫車下来的水，仅仅只够維持到一天禾苗的生命。立秋算是最能得力的人了，他沒有感到过父亲和弟弟那般的苦痛。然而，他总是懶懶地不肯十分努力做功夫，好象車水种田，并不是他現在应做的事情一样。常常不在家，有什么事情要到处去寻找。因此使云普叔加倍地恼恨着：“这是一个懶精！作逆不孝的杂种！”

月亮从树尖上涌出来，在黑暗的世界中散布了一片銀灰色的光亮。夜晚並沒有白天那般炎热，田野中时常有微风吹动。外面很少有納凉的閑人，除了妇人和几个孩子。

人們都趁着这个风清月白的夜晚来加紧他們的工作。四面水車的声音，杂和着动人的歌曲，很清晰的可以透入到人們的耳

鼓中来。夏夜是太适宜于农人們的工作了，沒有白昼的嚣张、炎热、喧扰……

云普叔又因为寻不着立秋，暴躁得象一条发了狂的蛮牛一样。吃晚飯时会好好地嘱咐他过，今夜天气很好，一定要做做夜工，才許再跑到外面去。誰知一轉眼就不看見人，真把云普叔的肚皮都气破了。近来常有一些人跑来对云普叔說：立秋这个孩子变坏了，不知道他天天跑出去，和癩老大他們这班人弄做一起干些什么勾当。个个都劝他严厉地管束一下，以免弄出大事。云普叔听了，几回硬恨不得把牙門都咬碎下来。現在，他越想越暴躁，从上村叫到下村，連立秋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他回头吩咐少普先到水車上去等着他，假如寻不到的話，光老小两个也是要車几綫水上田的。于是他重新地把牙根咬紧，准备去和这不孝的东西拚一拚老性命。

又兜了三四个大圈子还没有寻到，只好气憤憤地走回来。远远地，忽然听到自己的水車声音响了，急忙赶上去，車上坐的不正是立秋和少普嗎？他憤恨得說不出一句話来，半晌，才下死劲地罵道：

“你这狗入的杂种！这会子到哪里收尸去了？”

“噎！我不是好好地坐在这里車水嗎？”立秋很庄严地回答着。

“媽媽的！”

云普叔用力地釘了他一眼，隨即自己也爬上来，踏上了輪子。

月亮由树尖升到了树頂，漸漸地向西方泻落！田野中也慢慢地慢慢地沉靜了下来。

東方已經浮上了魚肚色的白云，几顆疏散的星兒，還在天空中擠眉弄眼地閃動。雄鷄啼過兩次了，云普叔從黑暗里爬起來，望望還沒有天亮，悠長地舒了一口冷氣。日夜的辛勞，真使他有些感到支持不住了。周身的筋骨，常常在夢中隱隱地作痛。但他無論如何也不肯懈怠一刻功夫，或說几句關於疲勞痛癢的話。因為他怕給兒子們一個不好的印象。

生活鞭策着他勞動，他是毫不能怨尤的喲！現在他算是已經把握到一綫新的希望了：他還可以希望秋天，秋天到了，便能實現他所夢想的世界！

現在，他不能不很早就爬起來啦。這還是夏天，隔秋天，隔那夢想的世界還遠着哩！

孩子們正睡得同豬獠一樣。年輕人在夢中總是那麼甜蜜喲！他真是羨慕着。為了秋收，為了那個夢想的世界，雖然天還沒有十分發亮，他不得不忍心地将兒子們統統叫起來：

“起來喲，立秋！”

“……………”

“少普，少普！起來喲！”

“什麼事情呀？爹！天還沒有亮哩！”少普被叫醒了。

“天早已亮了，我們車水去！”

“剛剛才睡下，連身子都沒有翻過來，就天亮了嗎？唔！……”

“立秋！立秋！”

“……………”

“起來呀！……”

“唔！”

“喂！起來呀！狗入的東西！”

最後云普叔是用手去拖着每一兒子的耳朵，才把他們拉起

来的。

“見鬼了，四面全是黑漆漆的！”

立秋揉揉眼睛，才知道是天还没有光，心中老大不高兴。

“狗杂种！叫了半天才把你叫起来，你还不服气吧！媽媽的！”

“起来！起来！不知道黑夜里爬起来做些什么事？拚死了这条性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

“你这懶精！誰作人家的奴隶？”

“不是嗎？打禾下来，看你能够落到手几粒捞什子？”

“鬼話！媽媽的，难道会有一批强盜来搶去你的嗎？你这个咬烂鷄巴橫嚼的杂种！你近来专在外面抛尸，家中的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只晓得发懶筋，你变了！狗东西！人家都说你专和懶老大他們在一起鬼混！你一定变做了什么××党！……”

云普叔气急了，恨不得立刻把兒子抓来咬他几口出气。声音愈罵愈大了。云普孀也被他惊醒来：

“半夜三更鬧什么呀，老头子？兒子一天辛苦到晚，也应该讓他們睡一睡！你看，外边还没有天亮哩！”

“都是你这老猪婆不好，养下这些淘气杂种来！”

“老鬼！你罵誰啊？”

“罵你这偏护懶精的猪婆子！”

“好！老鬼，你发了疯！你恶他們，你把他們一个一个都拿去杀掉好了，何必要这样地来把他們慢慢地磨死呢？要不然，把他們統統都卖掉，免得刺痛了你的眼睛。半夜里，天南地北的吵死！”

云普叔暴躁得发了疯，他觉得老婆近来更加无理地偏护着孩子，丝毫不顧及到家中的生計：

“你这猪婆疯了！你要吃饭吗？你！……”

“好！我是疯了！老鬼，你要吃饭，你可以卖女儿！现在你又可以卖儿子。你还我的英英来！老鬼，我的命也不要了！……啊啊啊！……”

“好泼的家伙，你妈妈的！……”

“老忘八！老贼！你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要养儿女，养大了来给他们作孽。女的好卖了，男的也要逼死他们，将来只剩了你这老忘八！我的英英！老贼，你找回来！啊啊啊！……”

她连哭带骂地向着云普叔扑来，想起了英英，她恨不得把云普叔一口吞掉。

“妈妈的！英英，英英，又不是单为了我一个！”

云普叔连忙躲开她，想起英英来，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掉下了。

“还我的英英，你这老鬼！啊啊！……”

“……………”

“啊啊啊！……”

“……………”

东方发白了。儿子木鸡一般地站着。听见爹爹妈妈提及了妹子，也陪着流下几阵酸痛的眼泪来。

天色又是一样的晴和。立秋偷偷地扯了少普一下，提起锄耙就走。云普叔也带着懊恼伤痛的面容，一步一拖地跟出了大门。

“啊啊啊！……”

晨风在田野中掠过，油绿色的禾苗，掀起了层层浪涛，人们都感到一阵清晨特有的凉意。

“今天车哪一方呢？”

“媽媽的，到華家堤去！”

五

“立秋！你的心不誠，不要你抬！”

“云普叔頂萬民傘，小二疤子打鑼！”

“吹噴吶的沒有，王老大你的噴吶呢？”

“媽媽的！好象是哪一個人的事一樣，大家都不肯出力，還差三個轎夫。”

“我來一個。高鼻子大爹！”

“我也來！”

“我也來一個！”

“好了，就是你們三個吧！大家都洗一個臉。小二疤子，着實洗干淨些，菩薩見怪！”

“打鑼！把噴吶吹起來！”

“打鑼呀！小二疤子聽見沒有？婊子的兒子！”

“當！當！當！……”

“嗚咧啦！……”

幾十個人盪涌着關帝爺爺，向田野中飛跑去了。

二十多天沒有看見一點雲影子，池塘里，河里的水都干透了，田中盡是幾寸寬的裂口，禾葉大半已經卷了筒。這樣再過三四天，便什么都完了。

關帝爺爺是三天前接來的。殺了一條牛，焚了斤半檀香，還是沒有一點雨意。禾苗倒耨倒得更加多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菩薩不肯發雨下來，一定是有什么原故。幾個主祭的首事集合起來商量了很久，求了無數枝簽，叩了千百

个头，卦还是不能打順。

“那么今年不完了嗎？”

“高鼻子大爹，不要急！我們且把菩薩抬到外面去跑一路，看他老人家見了这个样子心中忍也不忍？”

“好的！也許菩薩还没有看見田中的情况吧！大前年天干，也是請菩薩到外面去兜了一个圈子才下雨的。云普，你去叫几个小伙子来！还有鑼鼓噴呐！”

“啊！”

很快地，便把临时的队伍邀齐了。高鼻子大爹在前面領队，第二排是旗鑼鼓伞，菩薩的綠呢大轎跟在后头。

从新渡口华家堤，一直弯到紅庙，兜了四五个圈子回来，太阳仍旧是同烈火一样，燙得渾身发烧。地上簡直热得不能落脚。四面八方都是火，人們是在火中顛扑！

雨一点还没有求下来，菩薩反被磨子湾抬去了。处处都忙着抬菩薩求雨哩！

“天老爷呀！一年大水一年干，究竟欲把我們怎么办呢？”

风色陡然变了，由东北方吹来呼呼地响着。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很多的人都站在屋外看天色。

“那方扯閃子哩！”

“东扯西合，有雨不落。”

“那是北方呀！”

“好了！南扯火門开，北扯有雨来！今夜該有点雨下吧，天哪！……”

“总要求天老爷开恩啦！”

“还不是，我們又都没有做过恶人，天老爷难道真的要将我

們餓死？”

“不見得吧！”

大家喧嚷一会之后，屋頂上已有了滴瀝的聲音，人們只感到一陣涼意。每一滴雨聲，都象是打落在開放的心花上。

“這真是天老頭的恩典啦！”

橫在人們心中的一塊巨石，現在全被雨點溶化了。隨即，便是暴風雨的降臨！

雷跟在閃電的後面发脾气。

大雨只下了一日夜，田中的水又飽滿起來。禾苗都得到了救，卷了筒子的禾葉邊開展了，象少女們解開着胸懷一樣地迎風擺動。長，很迅速地長，這正是禾苗飛長的時候啊！每個人都默禱着：再過二十來天不出亂子，就可以看到粒粒的黃金，那才算是到了手的東西哩。

雨只有西南方上下得特別久，那邊的天是烏黑的。恐怖象大江的波浪，前頭一個剛剛低落下去，後面的一個又涌上來。西南方上的雨太下大了，又要耽心水患。種田人真是一刻兒也不能安寧啊！

西水漸漸地向下流膨脹，然而很慢。堤局只派了一些人在堤岸上梭巡。光是西水沒有南水助勢，大家都可不必要把它放在心上。讓它去高漲吧！

一天，兩天，水總是漲着。漸漸地差不多已經平了堤面了，云普叔也跟着大家着急來：

“怎麼！光是西水也有這麼大嗎？”

人們都同樣地嚷着：

“哎喲！大家還是來防備一下吧！千萬不要又和去年一樣

呀！”

去年的苦痛告訴他們，水灾是要及早防备的喲！鑼声又响了，一批一批的人都抗着鋤頭被絮，向堤邊跑去！

“哪一個家里有男人不出去來上堤的，他媽媽的拖出來打死！”云普叔忙得滿頭是汗地說，“連堂客們都不許躲着，媽媽的，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樣，一個也別想活！……”

“大家都擋堤去呀！”

“當！當！當！……”

夜晚上，火把燈籠象長蛇一樣地擺在堤上，白天里沿岸都是騷動的人群。團防局里的老爺們，騎着馬，帶着一群副爺往來的巡視着，他們負有維持治安的重大責任，尤恐這一群人中間，潛伏着有關事的暴徒份子，這是不能不提防的。

“媽媽的，作威作福的賤狗吃了我們的糧沒有事做，日夜打主意來害我們！一個個都安得……”

“我恨不得咬下這些狗入的幾塊肉！总有一天老子……”

多數被團防加害過的人，讓他們走過之後，都咬牙切齒地暗罵着。很遠了，立秋還跟在他們的後面裝鬼臉兒。

水仍然是往上涨，有些已經漂過了堤面。黃黃的水，是曾劫奪過人們的生命的，大家都對它懷着巨大的恐怖。眼睛里都有一把無名的烈火，向這洪水擲投。

“只要南水不再下來就好了！”

人們互相地安慰着。鋤頭鏟耙，還是不住地加工。

水停住了！

突然地，有些地方在倒流，當有人把幾處倒流的地方指出來的時候，人群中間，立刻開始了龐大的騷動。

“哪里倒流？”

“兰溪小河口嗎？”

“該死！一个也活不成！”

“天啦！你老人家真正要把我們活活地弄死嗎？……”

“关帝爷爷呀！今年要再和去年一样……”

南水涨了，西水受着南水的胁迫，立即开始了强烈的反攻，双方冲突的结果，是不断的向上膨胀！

鑼声响得紧！人們心中还没有弥縫的創口，又重新地被这痛心的鑼錘兒敲得四分五裂，連孩子妇人都跑到堤边去用手捧着一合一合的泥土向堤上堆。老年人和云普叔一道的，多数已經跪下来了：

“天哪！救苦救难的觀世音菩薩呀！今年的大水实在再来不得了啊！”

“盖天古佛！你老人家保过了这场水灾，准还你十本大戏！……”

“天收人啦！”

“……………”

經過了两日夜拚命的掙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暴出了紅筋。身体象弹熟了的軟棉花一样，随处倒落。西水毕竟是过渡了汹涌的时期，經不起南水的一陣反攻，便一泻千里地崩潰下去了！于是南水趁势地順流下来，一些兒沒有阻碍。

水退了！

千万顆悬挂在半空中的心，随着洪水的退落而放下。每个人都张开了口，吐出了一股恶气。提起鋤头被絮，拖着軟棉花似的身子，各別地踏上了归途。脸上，都挂上着一絲胜利的微笑。

“喂！癩大哥，夜里到我这里来談天啊！”

立秋在十字路上分岔时对癩老大說。

六

生活和工作，双管齐下地夹攻着这整个的农村。当禾苞标出綫来时，差不多每个农民都在拚着他們的性命。过了这严重的一二十天，他們便全能得救！

家中虽然沒有一粒米了，然而云普叔的脸上却浮上着滿面的笑容。他放心了，經過了这两次巨大的风波，收成已經有了九成把握。禾苗肥大，标綫結实，是十多年来所罕見的好，穗子都有那样长了。眼前的世界，所开展在云普叔面前的尽是欢喜，尽是巨大的希望。

然而云普叔並沒有作过大的幻想，他抓住了目前的現势来推测二十天以后的情形那是真的。他举目望着这一片油綠色的原野，看看那肥大的禾苗，一綫一綫快要变成黄金色的穗子，几回都疑是自己的眼睛发昏，自己在做梦。然而穗子禾苗，一件件都是正确地摆在他的面前，他真的欢喜得快要发疯了啊！

“哈哈！今年的世界，真会有这样的好嗎？”

过去的疲劳，将开始在这兒作一个总结了：从下种起，一直到現在，云普叔真的沒有偷閑过一刻功夫。插田后便鬧天干，刚刚下雨又吓大水，一顆心象七上八下的吊桶一般地不能安定。身子疲劳得象一条死蛇，肚皮里沒有充过一次飽。以前的挨餓現在不要說，单是英英卖去以后，家中还是吃稀飯的。每次上田，連腿子都提不起，人瘦得象一堆枯骨。一直到現在，經過这許多許多的恐怖和飢餓，云普叔才看見这几綫长长的穗子，他怎么不欢喜呢？这才是算得到了手的東西呀，还得仔細地将它盘算一下哩！

开始一定要饱饱地吃它几顿。孩子们实在饿得太可怜了，应当多弄点菜，都给他们吃几餐饱饭，养养精神。然后，卖几担出去，做几件衣服穿穿，孩子们穿得那样不象一个人形。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把债统统还清。剩下的留着过年，还要预备过明年的荒月，接新……

立秋少普都要定亲，立秋简直是处处都表示需要堂客了。就是明年下半年吧，给他们每个都收一房亲事，后年就可养孙子，做爷爷了……

一切都有办法，只少了一个英英，这真使云普叔心痛。早知今年的收成有这样好，就是杀了他也不肯将英英卖掉啊！云普叔是最疼英英的人，他这许多儿女中只有英英最好，最能孝顺他。现在，可爱的英英是被他自己卖掉了啦！卖给那个满脸鬍鬚的夏老头子了，是用一只小划子装走的。装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云普叔至今还没有打听到。

英英是太可怜了啊！可怜的英英从此便永远没有了下落。年岁越好，越有饭吃，云普叔越加伤心。英英难道就没有坐在家中吃一顿饱饭的福命吗？假如现在英英还能站在云普叔面前的话，他真的想抱住这可怜的孩子嚎啕大哭一阵！天呵！然而可怜的英英是找不回来了，永远地找不回来了！留在云普叔心中的，只有那条可怜的瘦小的影子，永远不可治疗的创痛！

还有什么呢？除此以外，云普叔的心中只是快乐的，欢喜的，一切都有了办法。他再三地嘱咐儿子，不许谁再提及那可怜的英英，不许再刺痛他的心坎！

家里没有米了，云普叔丝毫也没有着急，因为他已经有了办法，再过十多天就能够饱饱地吃几餐。有了实在的东西给人家看了，差了几粒吃饭谷还怕没有人发借吗？

何八爷家中的谷子，现在是拚命地欲找人发借。只怕你不开口，十担八担，他可以派人送到你的家中来。价钱也没有那样昂贵了，每担只要六块钱。

李三爹的家里也有谷子发借。每担六元，并无利息，而且都是上好的东西。

垄上的人都要吃饭，都要渡过这十几天难关，可是谁也不愿意去向八爷或三爹借谷子。实在吃得心痛，现在借来一担，过不了十多天，要还他们三担。

还是硬着肚皮来挨过这十几天吧！

“这就是他们这班狗杂种的手段啦！他们妈妈的完全盘剥我们过生活。大家要饿死的时候，向他们叩头也借不着一粒谷子，等到田中的东西有把握了，这才拚命地找人发借。只有十多天，借一担要还他们三担。这班狗杂种不死，天也真正没有眼睛。……”

“高鼻子大爹，你不是也借过他的谷子吗？哼！天才没有眼睛哩！越是这种人越会发财享福！”

“是的呀！天是不会去责罚他们的，要责罚他们这班杂种，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来！”

“怎样靠自己呢？立秋，你这話里倒有些玩艺兒，说出来大家听听看！”

“什么玩艺兒不玩艺兒，我的道理就在这里：自己收的谷子自己吃，不要纳给他们这些狗杂种的什么捞什子租，借了也不要给他们还去！那时候，他还有什么道理来向我们要呢？”

“小孩子話！田是他家的呀！”二癞子装着教训他的神气。

“他家的？他为什么有田不自己种呢？他的田是哪里来的？”

还不是大家替他做出来的嗎？二癩子你真蠢啊！你以为这些田真是他的嗎？”

“那么，是哪个好呢？”

“你的，我的！誰种了就是誰的！”

“哈哈！立秋！你这完全是十五六年时农民会上的那种說法。你这孩子，哈哈！”

“高鼻子大爹，笑什么？农民会你說不好嗎？”

“好，杀你的头！你怕不怕？”

“怕什么啊！只要大家肯齐心，你沒有看見江西嗎？”

“齐心！你这話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哈哈！……”

高鼻子大爹，还有二癩子、壳壳头、王老六大家和立秋瞎說一陣之后，都相信了立秋的話兒不錯。民国十六年的农民会的确是好的；就可惜沒有弄得长久，而且还有許多人吃了亏。假如要是再来一个的話，一定硬要把它弄得久长一些啊！

“好！立秋，还有团防局里的枪炮呢？”

“咄！到了那个时候，我們就不好把他媽媽的繳下来嗎？”

兒子整天地不在家里，一切都要云普叔自己去理会。家中沒有米了，不得不跑到李三爹那里去借了一担谷子来。

“你家里五六个人吃茶飯，一担谷就够了嗎？多挑两担去！”

“多謝三爹！”

云普叔到底只借了一担。他知道，多吃一担，过不了十来天就要还三担多。沒有油盐吃，曹炳生店里也可以赊賬了。肉店里的田麻拐，时常装着滿面笑容地来慰問他：

“云普哥，你要吃肉嗎？”

“不要啊，吃肉还早哩。”

“不要紧的，你只管拿去好了！”

云普叔从此便觉得自己已经在渐渐地伟大，无论什么人遇见了他，都要对他点头微笑地打个招呼。家中也渐渐地有些生气了。就只恨自己的儿子不争气，什么事都要自己操心。妈妈的，老太爷就真的没有福命做吗？

穗子一天一天地黄起来，云普叔脸上的笑容也一天一天地加厚着。他真是忙碌啊！补晒簟，修风车，请这个来打禾，邀那个来扎草，一天到晚，他都是忙得笑迷迷的。今年的世界确比往年要好上三倍，一担田，至少可以收三十四五担谷。这真是穷苦人走好运的年头啊！

去年遭水灾，就是因为是堤修得不好，今年首先最要紧的是修堤。再加厚它一尺土吧，那就什么大水都可以不必担心事了。这是种田人应尽的义务呀！堤局里的委员早已来催促过。

“曹云普，你今年要出八块五角八分的堤费啦！”

“这是应该的，一石多点谷！打禾后我亲自送到局里来！劳了委员先生的驾。应该的，应该的！……”

云普叔满面笑容地回答着。堤不修好，免不了第二年又要遭水灾。

保甲先生也循了团防局长的使命，来和云普叔打招呼了：

“云普叔，你今年缴八块四角钱的团防捐税啦！局里已经来了公事。”

“怎么有这么多呢？甲老爷！”

“两年一道收的！去年你缴没有缴过？”

“啊！我慢慢地给你送来。”

“还有救国捐五元七角二，剿共捐三元零七。”

“这！又是什么名目呢？甲，甲老爷！”

“咄！你这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东洋鬼子打到北京来了，你还在鼓里困。这钱是拿去买枪炮来救国打共匪的呀！”

“啊呀！……晓得，晓得了！我，我，我送来。”

云普叔并不着急，光是这几块钱，他真不放在心上。他有巨大的收获，再过四五天的世界尽是黄金，他还有什么要着急的呢？

七

儿子不听自己的指挥，是云普叔终身的恨事。越是功夫紧的当口，立秋总不在家，云普叔暴躁得满屋乱跑。他始终不知道儿子在外面干些什么勾当。大清早跑出去，夜晚三更还不回来。四方都有桶响了，自家的谷子早已黄熟得滚滚的，再不打下来，就会一粒粒地自行掉落。

“这个狗养的，整天地在外面收尸！他也不管家中是在什么当口上。妈妈的！”

他一面恨恨地骂着，一面走到大堤上去想兜一张桶^①。无论如何，今天的日脚好，不响桶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本来，立秋在家，父子三个人还可勉强地支持一张跛脚桶^②，立秋不回来就只好跑到大堤上去叫外帮打禾客。

打禾客大半是由湘乡那方面来的，每年的秋初总有一批这样的人来：挑着简单的两件行李，四个一件四个一件地向这滨湖的几县穿来穿去，专门替人家打禾割稻子，工钱并不十分大，但是要吃一点儿较好的东西。

① 桶：即打禾桶，四方的，很大。四个人支持一张桶，两人割稻，两人打稻。

“兜一张桶”，就是说叫四个打稻的人来。——原注。

② 跛脚桶：即不够四个人，象跛脚的意思。——原注。

云普叔很快地叫了一张桶。四个彪形大汉，肩着憔悴的行囊跟着他回来了。响桶时太阳已经出了两丈多高，云普叔叫少普守在田中和打禾客作伴，自己到处去寻找立秋。

天晚了，两斗田已经打完，平白地花了四串打禾工钱。立秋还是没有寻到，云普叔更焦急得无可如何了。收成是出于意外的丰富，两斗田竟能打到十二担多毛谷子。除了恼恨儿子不争气以外，自己的心中倒是非常快活的。

叫一张外帮桶真是太划不来的事情啊！工钱在外，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饭，都给这些打禾客吃进肚里去了，真使云普叔看得眼红。想起过去饥饿的情形来，恨不得把立秋抓来活活地摔死。明天万万不能再叫打禾客了，自己动手，和少普两个人，一天至少能打几升斗把田。

夜深了，云普叔还是不能入梦。仿佛听到了立秋在耳边头和人家说话。睁开眼睛一看，心中立刻冒出火来：

“你这杂种！你，你也要回来呀！妈妈的，家中的事情你一点都不管，剩下我这个老鬼来一个人拚命！妈妈的，我的命也不想要了！今朝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老子一定要看看你这杂种的本事！……”

云普叔顺手拿着一条木棍，向立秋不顾性命地扑来。四串工钱和那些白米饭的恶气，现在统统要在这兒发作了。

“云普叔叔，请你老人家不要错怪了他，这一次真是我们请他去帮忙一件事情去了！”

“什么鸡巴事？你，你，你是谁？……癞大哥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家中的功夫这样忙！他妈妈的，他要去收尸！”云普叔气急了，手中的木棍忍不住地战动。

“不错呀！云普伯伯。这回他的确是替我们有事情去了

啊！……”又一个說。

“好！你們这班人都帮着他来害我。鷄肚里不晓得鴨肚里的事！你們都知道我的家境嗎？你們？……”

“是的，伯伯！他現在已經回来了，明天就可以帮助你老人家下田！”

“下田！做死了也捞不到自己一頓飽飯，什么都是給那些杂种得現成。你看，我們做个要死，能够落得一粒捞什子到手嗎？我老早就打好了算盘！”立秋憤憤地說。

“誰来搶去了你的，猪杂种？”

“要搶的人才多呢！这几粒捞什子終究会不够分配的！再做十年八年也别想落得一顆！”

“猪入的！你这懶精偏有这許多辯說，你不做事情天上落下来給你吃！你和老子对嘴！”

云普叔重新地把木棍提起，恨不得一棍子下来，将这不幸的东西打杀！

“好了，立秋，不許你再多說！老伯伯，你老人家也休息一会儿！本来，現在的世界也变了，作田的人真是一輩子也别想抬起头来。一年忙到头，收拾下来，一担一担送給人家去！捐呀！債呀！餉呀！……哪里分得自己还有捞呢？而且市面的谷价这几天真是一落千丈，我們不想个法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們……”

“媽媽的！老子一輩子沒有想过什么鷄巴法子，只知道要做，不做就沒有吃的……”

“是呀！……立秋你好好地服侍你的爹爹，我們再見！”

三四个后生子走后，立秋随即和衣睡下。云普叔的心中，象卡着一块硬碰碰的石子。

从立秋回来的第二天起，谷子一担一担地由田中挑回来，壮壮的，黄黄的，真象金子。

这垄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的。今年的收成比往年至少要好上三倍。几次惊恐，日夜疲劳，空着肚皮挣扎出来的代价，能有这样丰满，谁个不喜笑颜开呢？

人们见着面都互相点头微笑着，都会说天老爷有眼睛，毕竟不能让人一个个饿死。他们互相谈到过去的苦况：水，旱，忙碌和惊恐，以及饿肚皮的难堪！……现在他们全都好了啦。

市面也渐渐地热闹了，物价只在两三天功夫中，高涨到一倍以上。相反地，谷米的价格倒一天一天地低落下来。

六块！四块！三块！一直低落到只有一元五角的市价了，还是最上等的迟谷。

“当真跌得这样快吗？”

欢欣、庆幸的气氛，于是随着谷价的低落而渐渐地消沉下来了。谷价跌下一元，每个人的心中都要紧一把。更加以百物的昂贵，丰收简直比常年还要来得窘困些了。费了千辛万苦挣扎出来的血汗似的谷子，谁愿那样不值钱地将它卖掉呢？

云普叔初听到这样的风声，并没有十分惊愕，他的眼睛已经看黄黄的谷子看昏了。他就不相信这样好好的救命之宝会卖不起钱。当立秋告诉他谷价疯狂地暴跌的时候，他还瞪着两只昏黄的眼睛怒骂道：

“就是你们这班狗牛养的东西在大惊小怪地造谣！谷跌价有什么希奇呢？没有出大价钱的人，自己不好留着吃？妈妈的，让他们都饿死好了！”

然而，寻着儿子发气是发气，谷价低，还是没有法子制止。一块二角钱一担迟谷的声浪，渐渐地传播了这广大的农村。

“一块二角，姨子的兒子才肯卖！”

无论谷价低落到一錢不值，云普叔仍旧是要督促兒子們工作的。打禾后晒草，晒谷，上风車，进仓，在火烈的太阳底下，終日不停地劳动着。由水泱泱地杂着泥巴乱草的毛谷，一变而为干淨黃壯的好谷子了。他自己認真地决定着：这样可爱的救命宝，宁願留在家中吃它三五年，决不肯烂便宜地将它卖去。这原是自己大半年来血汗呀！

秋收后的田野，象大战过后的废垒残墟一样，凌乱的沒有一点次序。整个的农村，算是暂时地安定了。安定在那兒等着，等着，等着某一个巨大的浪潮来毁灭它！

八

为着几次坚决的反对办“打租飯”，大兒子立秋又赌气地跑出了家門。云普叔除了呕气之外，仍旧是恭恭敬敬地安排着。无论如何，他可以相信在这一次“打租”的筵席上，多少总可以博得爷們一点同情的怜悯心。他老了，年老的人，在爷們的眼睛里，至少总还可以討得一些便宜吧！

一只鷄，一只鴨子，两碗肥肥的猪肉，把云普叔饞得拖出一綫一綫的唾沫来。进內換了一身补得規規矩矩了的衣褲，又吩咐少普将大堂扫得清清爽爽了，太阳还没有当空。

早晨云普叔到过何八爷家里，又到过李三爹庄上；誠懇地說明了他的敬意之后，八爷三爹都答应来吃他們一餐飯。堤局里的陈局长也在內，何八爷准許了替云普叔邀滿一桌人。

桌上的杯筷已經摆好了，爷們还没有到。云普叔又恭恭敬敬

敬地站在大門口觀望了一回，远远地似乎有两行黑影向这方移动了。連忙跑进来，吩咐少普和四喜兒暂时躲到后面去，不要站在外面碍了爷們的眼。四条长凳子，重新地将它們揩了一陣，自己覺得没有什么不干淨的地方了，才安心地站在門边侍候爷們的駕到。

一路总共七个人，除了三爹八爷和陈局长以外，各人还帶了一位算租谷的先生。其他的两位不認識，一个有兜鬚鬚的象菩薩，一位漂漂亮亮的后生子。

“云普！你費了力呀！”滿面花白鬚子，眼睛象老鼠的三爹說。

“实在沒有什么，不恭敬得很！只好請三爹，八爷，陈老爷原諒原諒！唉！老了，实在对不住各位爷們！”

云普叔战战兢兢地回答着，身子几乎縮成了一团。“老了”两个字說得特別的响。接着便是滿脸的苦笑。

“我們叫你不要来这些客气，你偏要来，哈哈！”何八爷张开着沒有血色的口，牙齿上堆滿了大糞。

“八爷，你老人家……唉！这还說得上客气嗎？不过是聊表佃戶們一点孝心而已！一切还是要請八爷的海量包涵！”

“哈哈！”

陈局长也跟着說了几句勉励劝慰的話，少普才从后面把菜一碗一碗地捧出来。

“請呀！”

筷子羹匙，开始便象狼吞虎咽一样。云普叔和少普二人分立在左右两旁侍候，眼睛都注視着桌上的菜肴。当肥肥的一块肉被爷們吞嚙得津津有味时，他們的喉嚨里象有无数只蚂蚁在那里爬进爬出。涎水从口角里流了出来，又强迫把它吞进去。最后少普簡直饑得流出来眼泪了，要不是有云普叔在他旁边，他真

想跑上去搶一块来吃吃。

象上戰場一般地挨过了半点鐘，爷們都吃饱了。少普忙着泡茶搬桌子，爷們都閑散地走动着。五分鐘后，又重新地围坐攏来。

云普叔垂着头，靠着門框边站着，恭恭敬敬地听候爷們說話。

“云普，飯也吃过了，你有什么話，現在尽管向我們說呀！”

“三爹，八爷，陈老爷都在这里，难道你們爷們还不明白云普的困难嗎？总得求求爷們……”

“今年的收成不差呀！”

“是的，八爷！”

“那么，你打算要說些什么呢？”

“我想，想求求爷們！……”

“啊！你說。”

“实在是云普去年的元气伤狠了，一时恢复不起来。滿門大小天天要吃这些，云普又沒有力量賺活錢，呆板地靠田中过日子。总得要求要求八爷，三爹……”

“你的打算呢？”

“总求八爷高抬貴手，在租谷項下，减低一两分。去年借的豆子和今年种谷項下，也要請八爷格外开恩！……三爹，你老人家也……”

“好了，你的意思我統統明白了，无非是要我們少收你几粒谷。可是云普，你也应当知道呀！去年，去年誰沒有遭水灾呢？我們的元气說不定还要比你损伤得厉害些呢！我們的开銷至少要比你大上三十倍，有誰来替我們賺进一个活錢呢？除了这几粒租谷以外！……至于去年我借給你的豆子，你就更不能說什么开恩不开恩。那是救过你們性命的东西啦！借給你吃已算是开过

恩了，現在你還好意思說一句不還嗎？……”

“不是不還八爺，我是想要求八爺在利錢上……”

“我知道呀！我怎能使你吃虧呢？借豆子的不止你一個人。你的能够少，別人的也能够少。這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啊！至于種谷，那更不是我的事情，我仅仅經了一下手，那是縣庫里的東西，我怎么能够做主呢？”

“是的，八爺說的也是真情！云普老了，這次只要求八爺三爹格外開一回恩，下年收成如果好，我決不拖欠！一切沾爺們的光！……”

云普叔的臉色十分地沮喪了，說話時的喉嚨也硬酸酸的。無論如何，他要在這兒尽情地哀告。至少，一年的吃用是要求到的。

“不行！常年我還可以通融一點，今年半點也不能行！假使每個人都和你一樣的麻煩，那還了得！而且我也沒有那許多精神來應付他們。不過，你是太可憐了，八爺也決不會使你吃虧的。你今年除去還捐還債以外，實實在在還能落到手幾多？你不妨報出來給我听听看！”

“這還打得過八爺的手板心嗎？一共收下來一百五十担谷子，三爹也要，陳老爺也要，團防局也要，捐錢，糧餉，……”

“哪里只有這一點呢？”

“真的！我可以賭咒！……”

“那麼，我來給你算算看！”

八爺一面說着，一面回頭叫了那位穿藍布長衫的算租先生：

“滌新！你把云普欠我的租和賬算算看？”

“八爺，算好了！連租谷，種子，豆子錢，頭利一共一百零三担五斗六升！云普的谷，每担作價一塊三角六。”

“三爹你呢？”

“大約也不過三十担吧！”

“堤局約十來担光景！”陳局長說。

“那麼，云普你也沒有什麼開銷不來呀！為什麼要這樣嚙嚙呢？”

“哎呀！八爺！我一家老小不吃嗎？還有國防費，糧餉，捐錢都在里面！八爺呀！總要你老人家開恩！……”

云普叔的眼淚跑出來了！在這種緊急關頭中，他只有用最後的哀告來博取爺們的憐憫心。他終於跪下來了，向爺們象拜菩薩一樣地叩了三四個响頭。

“八爺三爹呀！你老人家總要救救我这老東西！……”

“唔！……好！云普，我答應你。可是，現在的租谷借款項下，一粒也不能拖欠。等你將來到了真正不能過門的時候，我再借給你一些吃谷是可以的！並且，明天你就要替我把谷子送來！多挨一天，我便多要一天的利息！四分五！四分五！……”

“八爺呀！”

第二天的清早，云普叔眼淚汪汪地叫起來了少普，把倉門打開。何八爺李三爹的長工都在外面等待着。這是爺們的恩典，怕云普叔一天送去不了這許多，特地打發自家的長工來幫忙挑運。

黃黃的，壯壯的谷子，一担一担地从倉孔中量出來，云普叔的心中，象有千萬利刀在那里宰割。眼淚水一点一点地淌下，渾身陣陣地發顫。英英滿面淚容的影子、蚕豆子的滋味、火烈的太陽，狂闊的大水、观音粉、樹皮，……都趁着這個機會，一齊涌上了云普叔的心頭。

長工的谷子已經挑上肩了，回頭叫着云普叔：

“走呀！”

云普叔用力地把谷子挑起来，象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样地落着！举眼恨恨地对准何八爷的庄上望了一下，两腿才跨出头门。勉强地移过三五步，脚底下活象着了锐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来停一停，然而头脑昏眩了，经不起一阵心房的惨痛，便横身倒下来了！

“天啦！”

他只猛叫了这么一句，谷子倾翻了一满地。

“少普！少普！你爹爹发痧！”

“爹爹！爹爹！爹爹呀！……”

“云普，云普！”

“妈妈来呀，爹爹不好了！”

云普孀也急急地从里面跑出来，把云普叔抬臥在戏台下的一块门板上，轻轻地在他的浑身上下捶动着：

“你有什么地方难过吗？”

“唔！……”

云普叔的眼睛闭上了。长工将一担一担的谷子从云普叔的身边挑过，脚板来往的声音，统统象踏在云普叔的心上。渐渐地，在他的口里冒出了鲜血来。

保甲正带着一位委员老爷和两个佩盒子炮的大兵闯进来了。后面还跟着五六个备有籬筐扁担的工役。

“怎么！云普生病了吗？”

少普随即走来打了招呼：

“不是的，刚刚劳动了一下，发痧！”

“唔！……”

“云普！云普！”

“有什么事情呀，甲老爷？”少普代替說。

“收捐款的！剿共，救国，国防，你爹爹名下一共一十七元一角九分。算谷是一十四担三斗零三合。定价一元二角整！”

“唔！几时要呢？”

“马上就要量谷的！”

“啊！啊啊！……”

少普望着自己的爹爹，又望望大兵和保甲，他完全莫名其妙地发痴了！何李两家的长工，都自动地跳进了仓門那里量谷。保甲老爷也赶着鑽了进去：

“来呀！”

外面等着的一群工役統統跑进来了。都放下籬筐来准备装谷子。

“他們难道都是强盜嗎？”

少普清醒过来了，心中涌上着异样的恼憤。他举着血紅的眼睛，望了这一群人，心火一把一把地往上冒。他始終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辛辛苦苦种下来的谷子，都一担一担地送给人家挑走。这些人又都那样地不講理性。他咬紧了牙齿，想跑上去把这些强盜抓几个来飽打一頓，要不是旁边两个佩盒子炮的向他釘了几眼。

“唔！……唔！……哎呀！……”

“爹爹！好了一点嗎？……”

“唔！……”

只有半点鐘功夫，工役长工們都走光了。保甲慢慢地从仓孔中爬出来，望着那位委員老爷說道：

“完了，除去何李两家的租谷和堤費外，捐款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

“那么，限他三天之内自己送到镇上去！你关照他一声。”

“少普！你等一会告诉你爹爹，还差三担三斗五升多捐款，限他三天内亲自送到局里去！不然，随即就会派兵来抓人。”保甲恶狠狠地传达着。

“唔！”

人们在少普朦朧的視線中消失了。他轉身向仓孔中一望，天哪！那里面只剩了几块薄薄的仓板子了。

他的眼睛发了昏，整个的世界都好象在团团地旋轉！

“唔……哎哟！……”

“爹爹呀！……”

九

立秋回来了，时候是黑暗无光的午夜！

“真的有搶谷的强盜啊！”

云普叔又繼連地发了几次昏。他紧紧地把握着立秋的手腕，顫动地說道：

“立秋！我們的谷子呢？今年，今年是一个少有的丰年呀！”

立秋的心房創痛了！半晌，才咬紧牙关地安慰了他的爹爹：

“不要紧的哟！爹爹。你老人家何必这样伤心呢？我不是早就对你老人家說过了嗎？迟早总有一天的，只要我們不再上当了。現在塋上还有大半沒有納租谷还捐的人，都准备好了不理他們。要不然，就是一次大的拚命！今晚，我还要到那边去呢！”

“啊！……”

模糊中云普叔象做了一场大梦。他隱約地了解兒子立秋不

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突然地浮上了他的脑海里。勉强地展开着眼睛，苦笑地望了立秋一眼，很迟疑地说道：

“好，好，好啊！你去吧，願天老爷保佑他們！”

1933年5月20日脱稿于上海。

火

一

何八爷的脸色白得象烧过了的錢紙灰，八字眉毛紧紧地蹙着，嘴唇和脸色一样，闭得牢牢的，只看见一条縫綫。

拖着鞋子，双手抱住一根水烟袋，在房中来回地踱着。烟袋里的水咕咚咕咚地响，青烟从鼻孔里鑽出来，打了一个翻身，便輕輕地向空閒飞散。

天黑得怕人，快要到中秋了，連一顆星星都看不見。房間里只有烟榻上点着一盞小青油灯，黃豆子样大，一跳一跳的。戶外四围都沉靜了，偶然有一两声狗兒的吠叫，尖銳地鑽进到人們的心坎里。

多么不耐煩哟！那外面的狗兒吠声，簡直有些象不祥之兆。何八爷用脚狠命地在地上踩了几下，又抬头望望那躺在烟榻上的女人。

女人是听差高瓜子的老婆，叫做花大姐。朝着何八爷装了一个鬼脸兒，說道：

“怎么，睏不睏？爷，你老欢喜多想这些小事情做什么啊！反正，誰能够逃过你的手掌心呢？”

“混賬！堂客們晓得什么东西！”

八爷信口地罵了这么一句，又来兜兜过三五个圈子，然后走到烟榻旁边躺下。放了水烟袋，眼睛再向天花板出了一会元神，脑子里好象塞住着一大把乱麻，怎么也想不出一个解脱的方法。花大姐順手拾起一根烟枪来，替他做上一口火。

“爷，你总不相信我的话呀！不是吗？我可以担保，这一班人终究是没有办法的。青明爐罐放屁，决没有那样的事情来，你只管放心好了，何必定要急得如此整夜地不安呢！”一边說，一边将那根做好了烟的烟枪递过来。

八爷沒有响，脸皮沉着。接过枪口来，順手在花大姐的下身擰了一把。

“要死啊！爷，你这个鬼！”花大姐的腿子輕輕地一顫。

使劲地抽着，一口烟还没有吃完，何八爷的心思又火一样地燃烧起来了。他第三次翻身从烟榻上立起来，仍旧不安地在房子中兜着那焦灼的圈子。

他总觉得这件事情终究有些不妥当，恐怕要关系到自家两年来的計謀。这些东西鬧的比去年还要凶狠了，真正了不得！然而事情大小，总要有个商量才行。于是他决心地要花大姐兄将王滌新叫起来問一問：

“他睡了呀！”花大姐懶洋洋地回答着。

“去！不要紧的，你只管把他叫起来好了！”

“唔，讨厌！你真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听不到三两句謠言，就吓成这个样子，真是哩！……”

“小妖精！”

何八爷罵她一句。

王滌新从梦中惊醒来，听到声音是花大姐，便連忙爬起来，

一手将她攥着：

“想死人啊！大姐，你真有良心！”

“不要歪纏，爷叫你！赶快起来，他在房里等着哩！”

“叫我？半夜三更有什么事情？”

“大約是談談收租的事情吧！”

“唔！”

“哎哟！你要死啦！”

鬼混一会，他們便一同踏进了八爷的烟房。王滌新远远地站着，避开着花大姐兒。嘴巴先顫了几下，才半吞半吐地說：

“八爷，夜，夜里叫我起来，有什么事情吩咐呢？”

八爷的眉头一皱：

“你来，滌新！坐到这里来，我們詳細地商量一件事。”

“八爷，你老人家只管說。假如有用得着我王滌新的地方，即使‘赴湯蹈火’，也屬‘义不容辞’。男子汉，大丈夫，忘恩不报，那还算得人嗎？”

“是的！我也很知道你的为人，所以才叫你来一同商議。就是因为——”八爷很郑重地停一停，才接着說：“現在已經快到中秋节了，打租飯正式来請过的还不到几家，其余的大半連影响都沒有。昨天青明爐罐來說：有一些人都准备不繳租了。滌新，这事情你总該有些知道呀！……”

“唔！”王滌新一楞：“这风声？八爷！我老早就听到过了呀！佃戶們的确有这种准备。連林道三，桂生，王老大都打成了他們一伙兒。先前，我本想不告訴八爷的，暗中去打听一个明白后再作計較。現在八爷既然知道了，也好；依我看来，还得及早准备一下子呢！”

“怎样准备呢？依你？”

王滌新的腦袋掙了幾掙，象很有計劃似的，湊近何八爺的耳根，嘖哩咕嚕說了一陣。於是八爺笑了：

“那麼，就只有他們這幾個人嗎？”

“還有，不過這是兩個最主腦的人：上屋賴老大和曹云普家的立秋。八爺！你不用着急，無論他們多少人，反正都逃不過我們的手心啊！”

“是呀！我也這麼說過，爺總不相信。真是哩，那樣胆小，怕這些蠢牛！……”

花大姐連忙插上一句，眼珠子從右邊溜過來，向王滌新身上一落。隨即，便轉到八爺的身上去了。

“堂客們曉得什麼東西？”

八爺下意識地罵了她一句。回頭來又同王滌新商量一陣，心里好象已經有了七八分把握似的，方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惡氣。

停了一停，他朝滌新說：

“那麼，就是這樣吧！滌新，你去睡，差不多要天亮了。明天，明天看你的！”

退出房門來，王滌新又掉頭釘了花大姐一眼；花大姐也暗暗地朝他做了一個手勢，然後趕上來，拍——的一聲將房門关上。

二

這一夜特別清涼，月亮從黑雲中擠出來，散布著一片銀灰色。臥龙湖的水，清徹得同一面鏡子一般；微風吹起一層細細的波浪，縐紋似地浮在湖面。

遠遠地，有三五起行人，繼續繼續地向湖邊移動；不久，都在一棵大楓樹下停住著。突然地，湖中飛快地搖出兩隻小船，對着

枫树那兒直駛；湖水立刻波动着无数层圈浪，月光水銀似地散乱一滿湖。

悄悄地，停泊在枫树下面；人們一个一个踏上去，两只小船兒装滿了。

“开呀，小二疤子！”

“还有嗎？”

“沒有了。只有壳壳头生毛病，沒有去叫他。”

声音比蚊子还細。輕輕的一篙，小船兒掉头向湖中駛去了。穿过湖心，穿过蛇头嘴，一直靠到蜈蚣洲的脚下。

大家又悄悄地走上洲岸。迎面癩大哥走出来，向他們招招手：

“这兒来，这兒来！”

大伙兒穿过一条蘆葦小路，轉弯抹角地走到了一所空曠的平場。

四围沉靜，每个人的心里都怀着一种异样的欢愉，十五六年时的农民会遺留給他們的深刻的影子，又一幕一幕地在每个人的脑际里放映出来。

于是，他們都現得非常熟习地开始了。

“好了，大家都請在这兒坐下吧！說說話是不要紧的，不过，不要太高声了。”癩大哥細心地关照着。

“到齐了嗎，大哥？”

“大約是齐了的，只有壳壳头听說是生了病。現在讓我来数数看：一位，兩位，三位，……不錯，是三十一个人！”

人数清楚了，又招呼着大家围坐攏来，成一个小圈子，說起話来比較容易听得明白。

“好了！大哥，我們現在要說話了吧。”

“唔！”

“那么，大哥，你先說，說出来哪个人不依你，老子用拳头揍他！媽媽的！……”李憨子是一个躁性子人。說着，把拳头高高地揚起。

“贊成！贊大哥的成！大哥先說，不許哪一个人不依允！”

“贊成！”这个十五六年时的口語，現在又在他們的嘴边里流行起来。

“大哥說，贊成！”

“贊成，贊成！”

“好了！……”癩大哥急急地爬起来向大家搖搖手，慢輕輕地說道：“兄弟伯叔們！現在我們說話不是这样說的，請你們不要乱。我們今夜跑来，不是要听哪一个人的指教，也不是要听哪一个人的吩咐的，我們大家都要說几句公平話。只看誰說得对，我們就得贊成他；誰說得沒有道理，我們就不贊成他，派他的不是，要他从新說過。所以，請你們不要硬以为我一个人說的是对的。憨子哥，你的話不对；并且我們不能打人，我們是要大家出主意，大家都說公平話，是嗎？”

“嗯！打不得嗎？打不得我就不打！李憨子是躁性子人，你們大家都知道的！大哥，我总相信你，我說得不对的，你只管打我罵我，憨子决不放半个屁！大哥，是嗎？……”

“哈哈！憨子哥到底正直！”

大家来一陣欢笑声。憨子只好收拾自家的拳头，脸上紅紅的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癩大哥便連忙把話兒拉开了：

“喂！不要笑了，正經話还多着哩！”

“好！大家都听！”

“各位想必都是明白的，我們今天深夜跑到这里来到底为的

什么事？今年的收成比任何年都好，这辛辛苦苦餓着肚皮作出来的收成，我們应当怎样地用它来养活我們自家的性命？怎样不再同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一样，終天餓得昏天黑地的，捞不到一餐飽飯？現在，这总算是到了手的东西，谷子在我們手里便能救我們自己的性命，給人家夺去了我們就得餓肚皮，同上半年，同去年一样。所以，我們无论如何不能將我們的谷子給人家夺去；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性命根子送給人家。一定的，因為我們每一个人鄧还要活！还要活！……半个月来，市上的谷价只有一块二角錢一担了。这样一来，我可以保証：我們在坐的三十多个人中，無論哪一个，他把他今年收下来的谷子統統卖了去，仍旧会还去年的欠賬不清。单是种谷，何八发下来的是十一块，現在差不多一担要还他十担了。还有豆子錢，租谷，几十門捐款，团防，堤費……誰能够还得清呢？就算你肯把今年收下来的統統給他們挑去，还是免不了要坐牢監的。云普叔家里便是一个很明白的榜样，一百五六十担谷子全数給他們搶去，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一家五六口人的性命都完了，这該不是假的吧！立秋在這兒，你們尽可向他問。所以，我們今天應該确切地商量一下，看用什么方法才能保住着我們的谷子，对付那班搶谷子的強人！為的我們鄧还要活！……”

“打！媽媽的，老子入他的娘！这些活強盜，非做他媽媽的一个干淨不行。”李憨子实在忍不住了，又爬起来双脚乱跳乱舞地罵着。獺大哥連忙一把扯住他：

“憨子哥！你又来了！你打，这个时候，这个地方，你到底要打哪一个呢？坐下来吧，总有得給你打的！”

“唔！大哥，我实在，……唉！实在，……”

“哈哈！”

大家都笑着，憨子的話沒有說出來，臉上又通紅了。

“請大家不要笑了！”癩大哥正声地說，“每一个人都要說話：我們应当怎样地安排着，对付这班搶谷子的强人？从左边說起，立秋，你先說！”

立秋从容地站起来：

“我沒有別的話說，因为我也是一个做錯了事的人。十天前我沒有想出一个法子来阻止我的爹爹不請打租飯，以致弄得一仓谷子都給人家搶去，自己餓着肚皮，爹爹病着沒有錢去医好，一家人都弄得不死不活的。不过，我可以告訴大家：如果有人还想能够在老板爷們手里討得一点面子或便宜时，我真是劝他不起这念头的好！我爹爹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叩了千万个响头，哭丧似的，結果还是沒有討得半升谷子的便宜。利上加利，租上加租，統統給他們搶完还不够。所以，我敢說：如果还想能在这班狗入的面前哀告乞怜地討得一点甜头，那真是一輩不能做到的梦啊……”

“大家听了嗎？立秋說的：哀告乞怜地去求老板爷們，完場总是恰恰相反，就象这回云普叔一样。所以我們如今只能用蛮干的手法对付这班狗入的。立秋的話已經說完了，高鼻子大爹，你呢？”

“我嗎？半条性命了，在世的日子少，黃土里去的日子多。今年一共收到十九担多谷子，老夫妇吃刚够。媽媽的，他們要来搶时，老子就給他們拚了这条老命，死也不給这班忘八入的！”

“好？贊大爹的成！”

大家一声附和之后，癩大哥又順次地指着道三叔。

“一样的，我的性命根子不能給他們搶去！昨天何八叫那狗入的王滌新小子来吓我，限我在过节前后繳租，不然就要捉我

到团防局里去！我答应了他：要谷子沒有，要性命我可以同你们去！’他沒有办法，又对我軟洋洋地說了一些好話。因为我的常客听得不耐煩，便拖起一枝‘牢刷板’来将他赶走了！”

“好哇！哈哈！用牢刷板打那忘八入的，再好沒有了，三孀真聰明！”

繼着，又輪到憨子哥的头上了。

“大哥！你不要笑我，我有拳头。要打，我李憨子总得走头前！嘿！怕事的不算人。我横竖是一个光蛋！……”

“哈哈！到底还是憨子哥有劲！”

“……………”

“……………”

一个一个地說着。想到自己的生活，每一个的眼睛里都冒出火来，都恨不得立刻将这世界打它一个翻轉，象十五六年时农民会所給他們的印象。三十多个人都說完了，繼續便是商量如何对付的办法。因为张家坨、陈字岭、严坪寺，这些地方处处都已經商量好了的，并且还派人来問过：曹家垄是不是和他們一样地弄起来？所以今夜一定要决定好对付的方法，通知那些地方，以免临时找不到帮手。

又是一陣喧嚷。

誰都是一样的。决定着：除立秋家的已經沒有了办法之外，無論哪一个人的捐款租谷都不許繳。誰繳去誰就自己討死，要不然，就是安心替他們做狗去。假如他們再派那些活狗来收租时，就給他媽的一頓飽打。請团丁来嗎？大家都不用怕，都不許躲在家里，大大小小，老幼男女都跑出来，站一个圈子請他們枪毙！或者跪下来一面向他們叩头，一面爬上去，离得近了，然后站起来一个冲鋒，把他們的東西夺下来，做，做，做他媽媽的一个也

不留！

最后，大家又互相地劝勉了一番：每一个人回去之后，都不許懈怠，分头到各方面去做事，尤其是要去告訴那些老年頑固的人。然后，和张家坨、严坪寺、陈宇岭的人联合！反正，大家一齐……

月亮漸漸地偏西了，一陣欢喜，一陣憤慨，捉住了每一个人的心弦，紧紧地，紧紧地扣着！十五六年时的农民会，又好象已經开展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似的。船兒搖动了，桨条打在水面上，发出微細的咿哑声。仍旧在那棵大枫树下，他們互相点头地分別着。

三

云普叔勉强地从床上掙扎下来，两脚弹棉花似地不住地向前打跪，左手扶着一条凳子移一步，右手連忙撑着牆壁。身子那样輕飄的，和一只风車架子一样。二三十年来沒有得过大病，这一次总算是到閻罗殿上打了一次轉身。他尽力地支撐到头門口；世界整个兒变了模样，自家也好象做了两世人。

“唉！这样一天不如一天，不晓得这世界要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他悠长地叹了一口气，靠着牆壁在塔級边坐下了。

眼睛失神地张望着，猛然地，他看了那只空洞的仓門，他想起自己金黄色的谷子来，內心中不觉又是一陣炸裂似的創痛。无可奈何地，他只好把牙齿咬紧，反过头来不看它。天，他望了一望，晦气色的，这个年头連天也沒有良心了。再看看自家心爱的田野，心兒更加伤痛！狗入的，那何八爷的庄子，首先就跑进他的眼睛中来。

云普叔的身体差不多又要倒将下来了，他硬想闭上眼睛不看这吃人的世界，可是，他不可能呀！他这一次的气太受足了，无论如何，他不能带着这一肚皮气到棺材里去。他还要活着，他还要留着这条老命儿在世界上多看几年；看你们这班抢谷子的强人还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

他不再想恨立秋了。倒反只恨他自己早些不该不听立秋的话来，以致弄得仓里空空的，白辛苦一场给人家抢去，气出来这一场大病。儿子终究是自家的儿子，终究是迴护自己的人；世界上决没有那样的蠢材，会将自家的十个手指儿向外边跪折！

相信了这一点，云普叔渐渐地变成了爱护立秋的人，他希望立秋早一些出去，早一些回来，多告诉他一些别人不请打租饭和不纳租谷的情况。

“是的，蠢就只蠢了我！叩了他妈妈的千万个头，结果仍旧是自己打开仓门，给他们抢个干干净净！”云普叔每一次听到儿子从外面回来，告诉他一些别人联合不纳租谷的情况时，他总是这样恨恨地自家向自家责骂着。

天又差不多要黑了，儿子立秋还不回来，云普叔一步移一步地摸进到房里，靠着床边坐着。少普将夜饭搬过来，云普叔老远望他摇了一摇手，意思好象是要他等待立秋回来时一道吃。

的确的，自蜈蚣洲那一夜起，立秋他比任何人都兴奋些！几天功夫中，他又找到了不少的新人物。每天，忙得几乎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回家来常常是在半晚，或是刚刚天亮的时候。

今夜，他算是特别的回得早，后面还跟着有四五个人一群。跨进房门，一直跑到云普叔的床侧。

“你老人家今天怎样呢？该好了些吧！”

云普叔懂得，这是和颜悦色的癞大哥的声音。他连忙点头

地苦笑了一笑，想爬起来和他們打个招呼，身子不觉得发抖的要倒。

“啊呀！……”

小二疤子吓了一跳，連忙赶上来双手将他扶住，輕輕地放下来說：

“你老人家不要起来，站不住的，还是好好地躺一躺吧！”

“唉！先前还移到了头門口，現在連站也站不起来了。这儿根老骨头……唉！大哥，小二哥，只怕是……”

“不要紧的，老叔叔，慢慢地再休养几天就会好了，不要心焦，不要躁！”

“唉！大哥，謝謝你！你們現在呢？”

“还好！”

“租谷繳了沒有？用什么方法对付那班强盜的？”

“我們有什么办法呢？叔叔！除非他們走来把我們一个个都杀死，不然，我們是不会繳租的。繳了馬上就要餓死，不繳說不定还可以多活几日。性命抓在自己的手里，不到死是不会放松的啊！”

“是的，除此以外，也实在再沒有办法。蠢就只蠢了我一个人，唉！媽媽的，早晓得他們这班东西要吃人，我，我，……唉！……”云普叔說着說着，一串眼泪，又偷偷地溜到了腮边。

“老叔叔，你老人家也用不着再伤心了，过去了的事情都算了，只要我們以后不再上当！……”

“是的！不过，不过，唉！大哥，現在我們，我們一家人連吃的谷都沒有了，明天，明天就……唉！他媽媽的！”

“不要紧啊！我們总可以互相帮忙的，你老人家只管放心好了！”

“唉！大哥，立秋这孩子，他完全要靠你指教指教他呀！”

云普叔的心里凄然的！然而，他总觉得这一群年轻人都有无限的可爱。以前憎恨他们的心思，现在不知道怎样地一点兒也没有了。他只觉得他们都是生气的人，全不象自家那般地没有出息。

大家闲谈了一会，癞大哥急急地催促立秋吃完了晚饭，因为事情已经做到了要紧关头。主要的还是王滌新和李茂生那两个狗东西挨了三四顿饱打，说不定马上就要弄出来重大的事变。请团丁，搬大兵，那就是地主爷们对付小佃家的最后手段。必然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料到。

“最要紧的还是联络陈字岭！……”癞大哥很郑重地说，“立秋，你今晚一定要跑到那边去，找找陈聘三，详细地要他告诉他们的情形，假如事情闹大了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一条退路！”

“好”立秋回答着。“严坪寺那儿你们准备派哪一个人去呢？恐怕他们现在已经被迫缴租了！今天中饭时，王三马糊对我说：团防局里的团丁统统开到那里去勒逼收租去了！假如那边的人心能给他们压下来，我们这兒就要受到不小的影响。所以我說：那边一定要很快地派一两个人去！”

“当然的，不过你到陈字岭去也很要紧，要不然，我们就没有退路。张家坨他们比我们弄得好，听说李大杰那老东西这两天还吓得不敢出头门，收租的话，能直谈都谈不到！”

“好了，就是这么办吧！大哥，你还要去关照桂生哥他们一声，夜里要当心一点，顶好不要在家里睡觉！李茂生那个狗东西最会掉花枪，还是小心一些的比较好！”

“是的，我记得！你快些动身，时候已经不早了！”

癞大哥催着，立秋刚刚立起身来，云普叔反身拖住了他的

手，顫聲地吩咐道：

“秋，秋兒！你，你一定要小心些啊！”

云普孀也跟着囑咐了几句，立秋安慰似地回答了他們：

“我知道的哟！爹媽，你們二位老人家只管放心吧！”

夜色清涼，星星在天空閃動。他們一同踏出了“曹氏家祠”的大門。微風迎面吹來，每一個人的身心，都感到一種深秋特有的寒意。

田原沉靜着，好象是在期待着某一個大變動的到來。

四

因為要等李三爹，何八爺老早就爬起來了，一個人在房中不耐焦灼地迴旋着；心頭一陣陣的憤慨，象烈火似地燃燒着他的全身。他做梦也沒有想到，今年收租的事情會弄出這樣多的枝枝節節出來。

自己手下的一些人真是太沒有用了，平常都只會說大話，吹牛皮，等到事情到了要緊的關頭，竟沒有一點兒用處，甚至於連自己的身子也都保不牢。何八爺惱恨极了，在這些人身上越想越加使他心急！

突然地，花大姐打扮得妖精似地從里面跑出來，輕輕地從八爺的身邊擦過，八爺順口喝了一下：

“哪里去？大清早打扮得妖精似的！”

“不，不是的！老太太說：後面王滌新痛得很可憐，昨晚叫了一通夜，她老人家要我去看看，是不是他那條膀子真會斷？叫得那樣怪傷心的！……”

“媽媽的，嘿！讓他去好了，這種東西！事情就壞在他一個

人手里！”

花大姐瞟了他一眼，仍旧悄悄地跑了过去。何八爷的心中恨恨地又反复思量一番，这一次的事情弄得泼汤，完全是自己用错了人的原故。早晓得王滌新这东西这样草包似的无用，无论如何也不会把那些重大的责任交给他。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已经糟得如此一塌糊涂了！

恨着，他只想能够找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来。迎面，李三爹跨进门来了，八爷连忙迎将上去：

“三爹，你早呀！”

三爹的眉头也是蹙着的，勉强地笑了一笑：

“早？你已经等得很久了吧！”

“没有！没有！刚起来不一会儿！进来请坐，高瓜子点火，泡杯茶来！”

“不要客气！老八……”

李三爹很亲切地和八爷说着：

“你看，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你们这边的情形恐怕还没有我们那边的凶吧？算是我和竞三太爷两家吃亏吃的顶大，几个收租的人都被打得寸骨寸伤地躺着，抬回来，动都不能动弹了，茂生恐怕还有性命之虞！所以，你今天不派人来叫我，我也要寻来和你商量一下，是否还有补救的办法……”

“这个，除非是我们去请一两排团丁来，把为首的几个都给他抓起，或者还可以把他们弄散，这是我的意思！”

“是的，竞三太爷也是这么说的。可是，老八，我看这也是不大十分妥当的事情，恐怕梁名登要和我抬杠子。上一次他派兵来收捐，我们都不是回绝了他，答应代替他收了送去吗？那时候他的团丁还只收了曹云普一家。现在我们连自己的租都收不来，都

要去請他的团丁帮忙，这不是給他一个現成的話柄嗎？”

“不会的哟，三爹！你总只看到这小微的一点，这有什么关系呢？事情到了危急的时期，他还有心思来和你抬这些无謂的杠子嗎？收租不到，他自己不得了，捐款繳不上去，团丁們沒有餉，他不派人来，他能可把这事情摆脱不管嗎？世界上真是沒有这样一个蠢东西。大家都是同船合命的人，沒有我們就沒有他自己，至少他梁名登不会有今日！……”

“是的，老八，你的話很对！不过你打算去請多少人来呢？听说鎮上的团兵开到各乡下去收租去的很不少呀！”

“多了开銷不下，少了不够分配，頂好是两排人！不过依我的配备是这样：首先抓那些主使抗租的人，然后把队伍分散，駐在每一个人的家里。譬如你那里，竟三太爷和我这里，都經常地駐札三五个；再将其余的一些人会同各家的长工司务，挨家挨戶去硬收，这样三四天下来，就可以收回来一个大概，至多也少不了几升！”

“好的，我回去告訴竟三太爷。就請你先到鎮上去！团丁的招呼，火食，我和竟三太爷来預备好。他媽的，不拿一点利害給这些蠢东西看，也真是无法无天！八爷，我們明天再見！”

“好的，我們明天再見！”

在团防局里：

梁局长沒有回話，眼睛側面向何八爷瞟了一下，才重声地說道：

“你們那边怎么也弄到这个地步了呢？早些又不来！現在这兒的弟兄統統派到四乡去了，每一个垅子里今年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只有你們那边沒有来人，我总以为你們比旁的地

方好，誰知道……”

“本来沒有事情的！”八爷連忙分辯着，“因为这一回出了几个特别激烈的份子，到处煽动佃戶們不繳租谷，所以才把事情弄大起来。老梁，只要你派一排人給我，将几个激烈份子抓来，包管能把他們压下去！”

“现在局子里仅仅祇剩了八个弟兄，你叫我拿什么来派給你呢？除非到县里总局去挑人来，那我不能去丢这个面子。連几个乡下的农夫都压制不下来，还说得上鏟除土共？八翁！你是明白人，这个现成的釘子，我不能代你們去碰呀！”

“錯是不错的！不过，老梁，你总得替我想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在旁的外乡調回排把人来救救急，譬如十八垵、严坪寺这些地方？……”

“嘿！严坪寺昨夜一連起了三次火，十八垵今天早晨还补派了一班人去！据王排长的报告：农夫还想准备搶枪！……”

“那怎么得了呢？老梁，事情已經到了这个地步？”

何八爷哭丧似的。梁局长从容地喝了一口茶，眼睛仰望着天花板出神地想着。半晌，他才渐渐地把头低下来，朝着何八爷皺了一皺眉头，很輕声地說道：

“就是这样吧！我暂时交給你四个人，八翁，你先回去，把那几个主使的家伙先抓下来。假如事情鬧大了，我立刻就調人来救你的急！”

“謝謝你！”

失望地，何八爷領着四个老枪似的团丁垂头丧气地跑回来，天色已經漸漸地烏黑起来了。

是四更时分，在云普叔的家里：

立秋拖着疲倦的身子从外面归来，正和云普叔說不到三五

句話，外面突然傳來一陣激烈的打門聲音！

自己的病差不多好全了，為着體恤兒子的疲勞起見，云普叔自告奮勇地跑去開門。

“誰？哪一個？……”

“我！”

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云普叔連忙將一扇大門打開了！瞧着：衝進來一大群人！

為首的是何八爺家里當差的高瓜子，後面跟着三四個背盒子炮的團丁。

“什麼事呀，小高瓜子？”

云普叔沒有得到回答，他們一齊衝進了房中！

“就是他，他叫曹立秋！”

高瓜子伸手向立秋指着，四個團丁一齊跑上去抓住他，將盒子炮牢牢地對住他的胸口！

“什麼事？你們說出來！抓我？我犯了誰的法？”

“嘿！你自己還假装不知道嗎？媽媽的！”

團丁順手就是一個耳光。隨即拿手鐐將立秋扣上：

“走！”

昏昏的云普叔清醒了！一眼看定高瓜子，不顧性命向他撲去！

“哎呀！你這活忘八呀！你帶兵来抓我的秋兒！你趕快將他放下，媽媽的，老子入你的娘！……”

云普孀和少普都圍攔來了，拚性命地和高瓜子扭成一團：

“活忘八呀！你抓我的兒子……”

“放手不？你們自己養出這種壞東西來！”

團丁回轉來替高瓜子解開了，在云普叔身上狠狠地踢了兩

脚，一窝蜂似地拖着立秋向外面飞跑！

“老子入你的娘啊！何八你这狗杂种！你派高瓜子来……”

黑暗中，云普叔和少普不顾性命地追了上去！云普孀也拖着四喜儿跟在后面哭爹呼娘的，一直追到何八爷的庄上。

庄门闭得牢牢的。

五

太阳血红色的涌出来，高高地挂着。

曹家垓四围都骚动了，旷野中尽是人群，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喧嚷奔驰，一个个都愤慨的，眼睛里放出来千丈高的火焰！

“大家都出来，要命的，一概不许躲在家里！”

象疯狂了的大海，象爆发了的火山！

“去，一齐冲到何八的家中去！救立秋，要死大家一同死！”

“好呀！冲到何八的家中去！”

人们象潮水似地涌动着。

疼儿子，象割了自己心头的肉一般，云普叔老夫妇跑在最前面。自谷子被抢去一直到現在，云普叔才深刻地明白：世界整个儿都是吃人的！

“大哥呀！我这条老命不能要了！早晨，他的门关得碰紧的，我没有办法！现在，请你替我帮忙我把它冲开！我要冲进去同何八这狗入的去拚命！……”

“冲呀！”

四面团团地围上去，何八爷的庄子被围得水泄不通；千万颗人头攒动，喊声差不多震破了半边天！

庄門仍旧是閉住的，三个团丁从短牆角上鬼头鬼脑地探望
着。人們一层层地逼近牆来，差不多要冲到庄門口了，突然地：

拍！拍！拍！……

几顆子弹从牆角里飞来。

“嘩！……”

象天崩地裂的一声。左边有三四个人倒在地上，血如涌泉
似地流出来。人們立时都象疯狂了的猛虎一样：

“嘩！杀人呀！”

“生哥倒了！嘩！李憨子你赶快領一批人从后門冲进去！”

“冲呀！”

拍！拍！拍！

“砰！”

“好哇！大門冲开了！冲进去！”

牵絡索似地，人們都从大門口冲进来！牆角边的三个团丁
惊得同木鷄一样，渾身发抖，駁壳枪都給扔在地上！

人們跑上去，三个都抓下来了！

“打死他們！”

“活的吃了他！”

“我的兒呀！赶快說出来，你們还有一个呢？昨晚給你們捉
来的那个人現在在哪里？說！……”

“我，我，……救命呀！我不知道他們！……”

“入你的祖宗！”

“哎哟！”云普叔跑来狠命地咬了一个团丁一口。“你到底說
不說！我的秋兒給你們关在哪里！”

“救救我的命啊！我說，老伯伯，老爷爷！你救救我！……”

“在哪里，在哪里？……”

“已，已，已經押到鎮上去了，早，早晨！……”

“哎喲！老子入你的媽！不好了！”云普叔的眼泪雨一样地流下来，再跑上去，又狠命的一口。

那个老团丁的耳朵血淋淋地掉下来。

“哎喲！救……”

“嘩！”

又是一陣震响。李憨子从后面冲出来，眼睛象猎狗似地四围搜索着。一眼看見了癩大哥，急急地問道：

“你，你們抓住了何八那烏龟嗎？”

“沒有！”

“糟糕！他逃走了。大家細心去寻！小二疤子，你到外面去巡哨！”

又凌乱了一会。

“喂！你們看，这是誰？”

大家立刻回轉头来，高鼻子大爹一手提着一个男子，一手提着一个女人，笑嘻嘻地向大家一摔！

“呀！王滌新你这狗入的还没有死嗎？”

林道三跑上来一脚，踢去五六尺远！

“唔，救……”

“这是一个妖精，媽媽的，干死她！”

“哈哈！”

“媽媽的，誰要干这臭婊子！拍！——”

一个大巴掌打在花大姐的脸上。

“哈哈！帶到那边去！綁在那三个团丁一起！”

大家又是一陣搜索！一个老太婆跑出来，手战动地敲着木鱼，口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着。

“这要死的老东西！”

仅仅鄙夷地骂了一句，并没有人去理会她。

大家搜着，仍旧没有捉到何八爷！失望的，没有一个人肯离开这个庄子。

“不要急，你们让我来问她！”高鼻子大爹笑嘻嘻地说。“告诉我，花大姐！你说出来我救你的性命：你家的爷躲在哪里？”

“老爹爹！只要你老人家救我，我肯说。不过，放了我，还要放了他！……”花大姐一手指着地下的王滌新说。

“好的！放你们做长久的夫妇！”

大家一阵闷笑，花大姐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忸怩地刚想开口说，不防突然地那个老太婆跑来将她扭住：

“你敢说！你这不要脸的白虎尻！你害了我一家，你偷了汉子，还要害你爷的性命！”

两个人扭着打转。花大姐的脸儿被抓出了几条血痕！

大家拉开了老太婆。花大姐向高鼻子大爹哭着说：

“老爹爹救我呀！呜！呜！……”

“你只管说。”

“他，他同高瓜子两个，都躲在那个大神柜里面！”

“好哇！”

一声震喊，人家都挤到神柜旁边。清晰地，里面有抖索的声音。癞大哥一手打开柜门，何八爷同高瓜子两个蹲在一起，满身灰菩萨似地战慄着。

“我的兄呀！你们原来在这里！”

李憨子将他们一把提出来，顺手就是两个巴掌！云普叔的眼睛里火光乱迸，象饿虎似地抓住高瓜子！

“你这活忘八呀！你带兵来捉我的秋儿！老子要你的命，你

也有今朝呀！”牙齿切了又切，眼泪豆大一点的流下来！张开口一下咬在高瓜子的脸上，拖出一块巴掌大的肉来！

高瓜子做不得声了。何八爷便同杀猪似地叫起来。

大家边打边骂地：

“你的种谷十一元！……”

“你的豆子六块八！……”

“你硬买我的田！……”

“你弄跑我的妹子！……”

“我的秋儿！……”

“……………”

怒火愈打愈上升，何八爷已经只剩了一丝儿气了。癞大哥连忙喝住大家：

“喂！弟兄们！时候不早了，镇上恐怕马上就有大兵来！我们还要到李大杰家中去，现在我们怕不能再在这儿站脚了。”

“好！冲到张家坨去！”

“那么，把这些东西统统拖到外面去干了他！免得逃走！”

“好！”

一串，老太婆除外，七个人。花大姐满口的冤枉！

“高鼻子大爹！你答应救我的啦！你怎么不讲信用了！救，救，救……”

在庄门外面，轻便的事情都做完了。自己伤亡的七八个人用凉床抬起来，谷子车着。

“去呀！冲到张家坨去！干李大杰周竞三那狗东西去呀！”

仍旧同潮水似的，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的一大群，又向张家坨冲去了！

六

入夜，梁局长从县城里请求了一营大兵亲自赶来，曹家塋只剩了一团冷静的空气。

据侦探的报告：“乱民已经和雪峰山的匪人取了联络，陈字岭、张家坨、严坪寺周围百余里都没有了人烟，统统逃到雪峰山去了。”

梁局长急得双脚乱跳，三四天中损失了一百多团丁和枪械不算，还弄得纵横这样远没有人烟。自己的饭碗敲碎，回到总局里去更交不了差。

愤怒地，他展望着这凌乱的原野，心火一阵阵地上冒。再看这一营大兵，自家非常惋惜地觉得无用武之地，猛然他发出来一个报复似的命令：

“四面散开，把大小的茅瓦屋统统给我放它一把火！妈妈的，断绝他们的归路！”

半个时辰之后，红光弥漫了天空。塋中沉静了的空气，又随着火花的闪烁而渐形活跃起来。

1933年6月10日作于上海，9月17日修正。

电 网 外

—

风声又渐渐地紧起来了。

田野里，遍地都是人群，互相往来地奔跑着，談論着，溜着各种各色的眼光。老年的，在怀疑，在惊恐！年轻人，都浮上了历年来的印象；老是那么喜欢的，象安排着迎神集会一般。

王伯伯斜着眼睛瞅着，口里咬着根旱烟管兒，心里在轆轤地打轉：

“这些不知死活的年轻人啊！”

想着，大兒子福佑又从他身边擦过来。他叫住了：

“你們忙些什么呢？媽媽的！”

“来了呀！爹，我們应当早些准备一下子。”

“鬼东西！”

花白的鬚鬚一战，連脸兒都气紅了。他，王伯伯，是最恨那班人的。他听说过許多城里的老爷們說过：那班人都不是东西，而且，上一次，除了惊恐和忙乱，人們謠传的好处，他也是連影子都沒見到的，他可真不相信那班人还会来。他深深地想：

“年轻人啊！到底是不懂什么的！为什么老欢喜那班人来呢？那班人是真的成不了气候的呀。同长毛一样，造反哪，又

沒有个真命天子。而且上次进城，又都是那么个巧样兒，瘦得同鬼一样，沒有福气，只占了十米天就站不住了，真的成不了气候啊！”

他再急急地叫着兒子們問：

“这消息是誰告訴你們的呢？”

“大家都是这么說。”小兒子吉安告訴他。

“放屁！这一定是謠言，那些好吃懶做的人造的。你們都相信了嗎？猪！你不要想昏了脑筋啊！那班人已經去远了。并且，那班人都是成不了气候的。他們，还敢来嗎？城里听說又到了許多兵。”

兒子們都悶笑着，沒有理会他。

老远地，又一个人跑来了，喘着气，对准王伯伯的头門。

这是誰呀？王伯伯的心兒怔了一下。

看看，是蔡师公的兒子。

“什么事情，小吉子？”

小吉子吃吃地老喘着气：

“我爹爹說：上次围城的那班人，已經，已經，又，又，……”

“真的嗎？到了哪兒？”

“差，差，……”小吉子越急越口吃着說不出話来，“差，差，……”

“你說呀！”

“差，差不多已經到到南，南，南陵市了。”

“糟糕！”

王伯伯的眼前一黑，昏过去啦！小吉子也巴巴地溜跑了。

兒子們将他扶着，輕輕地槌着他的胸口兒。媳妇也出来了。两个孙兒，七岁一个十岁一个，围着他叫着：

“公公呀！”

清醒了，看看自家是躺在一条板凳上，眼睛里象要流出泪来。

“怎么办呢？福兒！那班人真的要来了，田里的谷子已經熟得黃黃的；那班人一来，不都糟了嗎？这是我們一家人的性命呀！”

“不要紧的喲！爹。谷子我們可不要管它了，来不及的！那班人来了蛮好啊！我們不如同他們一道去！”

“放屁！”王伯伯爬起来了，气得渾身发战：“你們，你們是要寻死了啊！跟那班人去！入伙？媽媽的，你們都要寻死了啊？”

“不去，挨在这兒等死嗎？爹，还是跟他們去的好啊！同十五六年，同上一次来围城一样。挨在这兒准得餓死，炮子兒打死！谷子仍旧还是不能捞到手的。而且，那班人又都是那么好的一个……”

“混賬东西！你們不要吃飯了嗎？你們是真的要寻死了啊！入伙，造反，做乱党哪！連祖宗，連基业都不要了，媽媽的，你們都活久了年数啊！”

“不去有什么办法呢？爹，他們已經快要到南陵市了，这兒不久就要打仗的！”

“不好躲到城里去嗎？”

“城打破了呢？”

“媽媽的！……”

王伯伯沒有理会他們了。他反复地想着。他又和兒子們鬧了起来。他不能走，他到底不相信那班人还会来。他知道，城里的老爷們也告訴了他，那班人是終究成不了气候的，同长毛一样。他不怕，他要挨在这兒等着。这兒他有急待收获的黃黃的谷子，

这兒他有用毕生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有家具，有鷄，有猫，还有狗，牛，……他不能走哪。

终于，兒子們都一溜烟地跑出去了，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他气得滿屋子乱轉。孙兒們都望着他笑着：

“公公兜圈子給我們玩哩！”

回头来，他朝孙兒們瞅了一眼，心里咕嚕着：

“你們这些可怜的孩子啊！”

夜深了，兒子們都不声不响地跑回来，风声似乎又平靜了一些。王伯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盖天古佛啊！你老人家救救苦难吧！那班人实在再来不得了呀！……”

二

大清早爬起来，兒子們又在那里窃窃地議論着。王伯伯有心不睬他們，独自兒掉头望望外面：

外面仍旧同昨天一样。

“該不会来了吧！”

他想。然而他还是不能放心，他打算自家兒进城去探听探听消息。

叫媳妇給他拿出来一个籃子，孙兒便向他围着：

“公公啦，給我买个菩薩。”

“給我买五个粑粑！”

“好啊！”

漫声地答应着，又斜瞅了兒子們一眼。走出来，心里老大不高兴。

到了摆渡亭。渡船上的客人今朝特别多；有些还背着行李，慌慌张张地，象逃难一样。

王伯伯的心里又怔了一下，

“怎么！逃难吗？”

可是，他不敢向同船的人问。他怕他们回答他的是：——那班人还会来。

闷着，渡过了小新河，上了岸。突然地，又有一大堆人摆在他的面前，拦住着出路，只剩了一条小小的口儿给往来的人们过身。而且每人的身上都须搜查一遍。在人们的旁边，木头，铅丝钮，铁铤，锄头，锥着，钉着，挖着！……还有背着长枪的兵啦。

什么玩意儿？王伯伯不懂。

他想问。可是，他不认识人。渡客们又都从小口儿鑽过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那儿，瞧着：看看铅丝钮在木头上，沿着河边，很长很长的一线，不知道拖延到什么地方去了。靠铅丝的面，还正挖着一条很深很深的沟。

这是干什么的呢？

王伯伯今年五十五岁了，他可从没有看见过这玩意儿。他想再开口问一问，嘴巴边刚颤了一颤，忽然地，

“滚开！”

一个背枪的兵士恶意地向他挥了一挥手。他只好很小心地退了一步。

“再滚开些！”

再退一步下来。王伯伯的心儿忍不住跳起来了。他掉头向两边望了一望，在那一群挖泥的兵士里，他发现了一个熟人：张得胜，是从前做过他的邻舍的一个小家伙。

他喜极了，他连忙叫道，

“得胜哥！你们这些东西钉着做什么用哪？”

“誰呀？”张得胜抬头看着。“啊！王伯伯！这是电网呀！”

“电网？”

王伯伯从来没有听过这么个怪名兒。他进一步地問着，

“做什么用的呀，得哥？”

“拦匪兵的。上面有电，一触着，就升天。”

“啊！那条沟沟呢？”

“躲着，放枪哪！”

糟糕！王伯伯的心里真的急起来了。他想：照这个样子看来，上次围城的那班人又到了南陵市的话兒，一定是千真万确的了。他心里急的一陣陣地跳着。可是，他不能不鎮靜下来，因为还要問：

“得哥，你们的枪口兒对哪边放呢？”

“对河，电网外啦！因为匪兵都是由那边来的。”

两边的兵士都笑着，看看这老头兒怪好玩的。可是，王伯伯的心兒乱了，因为他估計着：自家的屋子正在对河的电网外边，正挡着炮子兒的路道。他再急急地問：

“得哥！那，那，那边，我們的几間小屋子該不要紧吧！”

“你老人家那間屋嗎？正当冲呀！”

王伯伯的腿兒渐渐地发抖了。得胜哥連忙接着說：

“伯伯，你老人家还得赶快回去搬东西呀！那班人說不定今天就要到的。”

王伯伯的腿兒越发象棉花絮似地拖不动了。他火速地回轉身来，爬着，跌着，昏昏沉沉地渡过了小新河。刚爬上自家边的河岸，他便发疯似地叫了起来：

“不得了呀！我們都围在电网外呀！炮子兒对着冲呀！……”

家中，兒子們又一個都看不見，野貓似地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急的滿屋子亂竄。叫着媳婦，又喊了孫兒。豬，牛，貓，狗，家具，鋤，鍬，風車子，……每一樣東西他都摸到了。他却始終想不出一點兒辦法，他不知道應該先搬哪一件東西的好。

媳婦孫兒們都朝着他怔着！

習慣地，他又想到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和蓋天古佛爷爷。他知道：到了緊急關口，唯有神明能夠救他，能夠保佑他渡過一切的災難。他連忙跑到神龕上拿下一只大木魚來，下死勁地敲着：

“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呀！那班人實在再來不得了呀！……”

停停。

兒子們都回來了，他恨得跳了起來：

“你們這兩個東西，你們收尸！你們收到哪里去了？現在，現在，……我們都圍在電網外面，炮子兒沖啦！……”

兒子們仍舊是那麼冷然地，全不把他的話兒放在心上：

“爹爹啊！這兒實在不能再挨了。還是跟我們走吧！到那班人那兒一起去。新河鎮上的人，大半都是這麼辦。挨在這兒終究是沒用的。家財什物反正什麼都保不牢了。”

“放狗屁！”

王伯伯又和兒子們鬧了起來。他覺得兒子們全變壞了，都象吃了迷魂湯似的，全沒有些兒准定。他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們那樣胡鬧。他要他們盡全力來帮他保家。連媳婦、孫兒們都不許走。要死，大家得死在一道。

可是，兒子們終究不能安心地听信王伯伯的教言，帶着媳婦和孫兒們跑出去了，同附近，同新河鎮的一群年輕人混在一道。

王伯伯气得要哭起来了。不过，他又觉得有几分安了心。这些不孝的东西走开也好，因为不走也仍旧是没有办法的，挨在这兒說不定都要遭危险。他自己虽然痛恨那班人，不甘心兒子們跟那班人一道，但是，王伯伯疼孙兒，假如能够好好地保住着他的两个孙兒无恙，他也是非常安心的。反正，兒子們的心都死了。

“去嗎？畜生！你們要自家小心些啊！”

这是他最后的吩咐。老远地望着兒孙們的背影，心兒就象刀割一般。跨进門来，連忙将头門关上。他独自兒死心塌地地坐在堂屋中，在安排着怎样地来保守自家的門庭牲畜。

他重新地决定着：他无论如何不能走，炮子兒多少总有些眼睛的。并且，他家中还有观世音菩薩和盖天古佛爷爷……

三

下午，新河鎮上已經很少有人們往来了，炊烟也沒有从人們的屋頂上冒出来。世界整个兒靜板板地，象快将沉下去一样。

天色烏黑，也不象要下雨。气候热悶得使人发昏，小新河里的水呆呆地，連一点兒縐紋似的波浪都沒有了。

王伯伯苦悶的非常难过，他勉強打开着头門走了出来，伤心地步着小路兒向河边悄悄地移动。他的眼睛向四方张望着，他滿想能探听出一点兒什么好的消息出来。

四面全沒个人影兒了。

只有摆渡亭那兒还有一些嘈杂的声音。他走将过去：

十来个兵，二三十个伙子。

王伯伯站得老远老远地，瞅着他們。

一个兵，先捧着一盆白水灰在摆渡亭基石上，写着四个方桌
兒样大的字：

“四百米达！”

然后二三十个伙子一齐动起手来，将一座小小的渡船亭子
撒倒。王伯伯心里非常惋惜：

“为什么一定要撒倒它呢？費了多少力量才造成这么一个
小亭子，不料今朝……”

突然地，有一个兵士向王伯伯吆喝起来了：

“什么东西站在那里？滾开！”

王伯伯連忙走开來，再由原路退回去。在他的慘痛心情中，
立刻波动着无数层懊喪的圈浪：

“黃黃的谷子不能收回来，摆渡亭子撒去了，兒孙們不知去
向！……”

信步又退回了家門。猛然地，他看見自家堂屋中站住着四
个兵和一个刘保甲。

他不敢进去。可是刘保甲向他招呼了：

“来呀！王国六。”

“刘爷，有什么事情吩咐呀？”

“这几位老总爷是奉了命令来的。說你这个屋子阻碍了对
河电网里面的射綫，开火时会給敌人当作掩护的。限你在两个
鐘头之內将它撒下来。赶快！撒！”

“撒！”

王伯伯象給迅雷击了一下，渾身麻木下来。心肝兒痛得象
挖去了似的，半晌还不能回話。

“赶快动手呀！”一个老总爷补上了一句。

王伯伯可清醒过来了，心兒一酸，双腿連忙跪了下去：

“老总爷爷呀！請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吧！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屋子了，撤，撤，撤不得啦。”

“放屁！誰管你的！”

“刘爷爷呀！”

“更不关我的事。”

王伯伯一面叩着响头，一面从怀中拿出自家藏了三四年的那一个小紙包兒来，塞到刘保甲的手里。

“刘爷爷呀！請你老人家帮帮忙吧！陪陪老总爷們去喝杯水酒，我这个小屋子实在撤不得啦。”

刘保甲順手解开来一看，十多层紙头包着四块銀洋。

“哈哈，誰要你的錢，这是上面的命令呀。”

他将四元錢交給了那四个兵士。

“老总爷爷呀！”

“你还有嗎？統統拿出来，我們給你設法說句方便話。”

“唔，有的！”

王伯伯的心兒一喜，連忙跑进去将神龕里收藏着的十余元錢也拿了出來，恭恭敬敬地放在老总們的手上：

“統統在這兒。千万求爷爷們說句方便話。”

“那么，你这几只鷄兒我也替你拿去吧！”

“好的！好的！”

王伯伯感激到連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再蹲下去叩了三五个响头，跪着送到大門外面，眼巴巴地又望着他們匆匆地走进了另一个人家。

心兒似乎比較安靜了一点。虽然損失了一二十元和几只老鷄，可还并不算大。屋子总算还保留在這兒。反正等到事情平靜下来，还可以图其他的发展。

重新关起門兒来跪着求菩薩。

天色更加阴暗了，光景是快要天黑了吧。外面的人声又頻頻地沸騰起来，庞杂地，漸漸象山崩土裂一样。

王伯伯的心又給拉紧了。可是，他不敢出来，他知道，一定是那話兒到了，他怕瞎眼睛的炮子兒穿中了他的心窩。

木魚更加下死劲地敲着。然而，他还没有听见炮子兒响。小窗孔里无缘无故地鑽进了一些紅光来，他举着怀疑的眼光望着。

突然地——

“砰！砰！”

“开門呀！里面有人沒有？”

王伯伯吓的发战，他不敢答应。随即又：

“砰！砰！”

“操你媽媽！人都走光了嗎？放火！”

“放火！”

王伯伯的灵魂兒飞上了半天空中。他爬起来拚命地叫着：

“有人呀！我出来了。”

开开門——

一大堆老总爷涌了进来，每一个的手中都拿着一枝巨大的火把。有一个便順手給王伯伯一个耳光：

“你媽勒个巴子！躲着寻死呀！”

王伯伯可全沒有灵魂了。

“搜搜看！小心有匪徒。”

“大概是沒有的。”

“那么，烧！”

老总爷都涌了出来，将火把在屋子的周围点着。

“老总爷爷呀！”王伯伯突然地記起来了。他跑上去，一把抱

住了一个高个子的兵：“刚刚我已經拿出了二十块钱，你們都答应了不撤我的屋子啦！你，你，……”

“老猪！”高个兒兵順手一掌！——“你发疯了啦！”

王伯伯老远老远地倒着，呆着眼珠子兒瞧着自家的屋子冒烟。

“天！……”

他可沒有叫得出来。

四面鎮上的火光照徹了天地。老远地：

拍拍拍拍！……轟！……格格格格！……

四

王伯伯漸漸地苏醒过来了。他展开眼睛一看，他的前面正閃爍着千万团火花，那个高个兒兵也正在那里点火烧着他的屋子。他大声地喊道：

“你們这些狠心的东西呀！老子总有一天要你們的命的！……老子一定和你們拚！……你們吃人不吐骨了啦！……二十块钱啦！……放火啊！……啊啊！老总爷爷救救命啊！……”

声音又漸漸地低了下去。

“老伯伯！”

“唔！”

“老伯伯！”

“……”

“他又睡着了呢。你出去吧，暂时不要来惊他。”

一个穿着旧白衣的老人，对着一个临时的看护妇說。

“是的。”那个看护妇答应了一声。“我仍旧到那边去招呼受

伤的人去嗎？”

“唔！”

这个小禅房中，立刻又清靜下来了。王伯伯，他是好好地躺在那兒，沒有作声。

远远地，枪声仍旧还很斑密。可是并不曾惊吓着这兒的病人，因为隔离远，不靜着心兒还听不出来呢。

一小时之后，穿旧白衣的老人和那临时的看护妇又走进到这小禅房中来了。老人替王伯伯看了一回脉，点了一点头兒，似乎說：病已經輕松了許多了。

王伯伯再次的苏醒。

“天啊！……”

他微微地叫着。看护妇也細声地呼叫他：

“老伯伯呀！”

“唔！……”

“醒来哟！”

“唔！我，我，我死了吧？……”

“沒有呢！这是大佛寺啦。伯伯，你觉得好些嗎？”

“唔！你，誰呀？我怎么来的呢？我的房子呀！……”

“我們今早在前綫上抬你回来的。老伯伯，安心一些吧！你惊的很啊！”

“唔！……”

看护妇又輕輕地替他复上一条被单，然后，才走到旁的病人的房間。

一天过去，王伯伯自家漸漸地感到清醒些了。他知道，他还並沒有死去，他是被人家营救到这古庙里来的。这老人和那看护妇都能特別細心地替他調治，温和地慰問他，給他滋養。

三天，王伯伯很快地便恢复了原状。但是，他还是不能回想。他那些黄黄的谷子，他那费了几十年精力所造成的一所小小的瓦房，畜生，家具，二十块钱，火！……一想，他就要疯狂。

“……我，我，我几十年的精力！……”

他真的不能想啊！老人和看护妇也常常关照他：

“老伯伯，你才复原啦！你是什么都不能想的。静心些吧！闲着，到大殿上去玩玩，那弟兄们多着哩。”

他虔诚地听信了老人的吩咐，他把心事压下来。

拐着，一跛一跛地，两个腿儿都酸软。他挣到了大殿的门口。

里面的弟兄们，大家都知道这庙里有一个从前线上救回来的老头儿。

“老伯伯，到这儿来玩玩吧。”一个快眼的士兵说。接着，又有人：

“到这儿来，老伯伯！”

“老伯伯！”

亲热的呼声，撩乱了王伯伯的视听。他望着：大殿上横横直直地摆着无数只小竹床，床上全是人。有的包着头，有的裹着腿，有的用白布条将手儿吊着。他顺次地看过去，那些人的脸上全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全是喜欢地亲热地在瞧他，要他进去。

他本能地踏进了殿门。

他想开口说话，可是，他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样的话儿。他的嘴巴战了一下，内心里不觉得迸出了一个热烈的呼声来：

“弟兄们，好哇！”

“好！老伯伯，你好呀！”

“……………”

他沒有答。他的头本能地点了下来。他的心兒象給无数热情包围了似的，頻頻地跳着。他实在是塞得說不出話来了。泪珠兒，热燙热燙地滾将下来。

“坐坐，老伯伯！你老人家怎么到这兒来的呀？”

“我，我，唉！媽媽的！……”

“怎么？伯伯，你老人家不要伤心啊！”

“你們，你們，唉！弟兄們，你們不知道啦！……”他尽量地抽噎着，全殿里的空气立时紧张起来。他断断续续地告訴了他們这一次的事件：“……我不能走啦！……我的扇子，……我給了他們二十块钱！……鷄，……后来，他媽的，放火啦！……我，……啊！弟兄們啊！我，我真的不能再活啦！……”

听着，全殿的弟兄們都立时变了一个模样兒了。脸子都显得非常可怕，都随着王伯伯的話兒逐步地紧张下来，他們都象要爬起来，都象要再跑到前綫去和敌人拚命，替王伯伯复仇。可是，他們一轉眼看見王伯伯更加伤心地在抽噎，他們便一齐都和緩下来了。他們都用着温和而又激蕩的話兒来給王伯伯寬慰：

“你老人家不要再伤心哟！老伯伯，那班东西全不是人呀！比豺狼比虎豹还要貪殘呢。你老人家尽管放心，我們正在那兒要他們的命！我們的弟兄們都在那里給你老人家复仇。老伯伯啊！安心些吧！反正，这个世界有了他們就沒有我們，我們一天不將他們打下来，我們便一天不想在人間过活。你老人家放心吧！将来的世界一定是我們的啊！……”

“唔！……”

王伯伯深深地感动着。他今朝才明白过来。

他放心了。他知道兒孙們並沒有和坏人一伙兒。

王伯伯每天都要到弟兄們这兒来玩，弟兄們也都能将他当

做自己的亲爷爷看待。他安心极了。虽然，他还有可能纪念的田园，值得憑弔的被焚烧的屋子，然而，现在他还不能够回去，因为那斑密的枪声还可以听得出来。

拍拍拍！……格格格格格！……

他只能耐心地和弟兄們厮混着。

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雨声刚刚停住着，前綫的枪声又突然地加急起来。机关枪声，夹着新奇的大炮声，象巨雷一样——

轟！轟！……

伤着的弟兄們都爬起来了，关心着前綫。他們猜疑着：在雨后，忽然会有这許多連珠似的大炮声音，多少是总有些蹊蹺的。电网里面的人們决沒有这么多，这么大的炮弹，自家这边弟兄們更加沒有。这一定是……

轟！轟！轟！……

他們沒有一个人能猜得着。每个人的心兒都吊起来了。这大炮，这大炮……

猛然地——

有一个騎馬的弟兄，从前面敲門进来了。他大声叫道：

“受伤的弟兄們，你們都赶快收拾。英日帝国主义的兵艦都赶着参加进来了！我們今晚怕要退，退……退回浏阳！”

“入你的媽呀！……”

每一个受伤的弟兄都不顧苦痛地爬将起来。咬紧着牙齿，恨恨地都想将帝国主义的兵艦抓来摔个粉碎！

可是，他媽的！大家都不能动弹。

炮声又繼續地轟了千百下。二三百个人伏跑了进来，两个两个地将弟兄們的竹床抬起了。

王伯伯夹在他們中間轉轉地打轉。

“老伯伯！現在敵人請了外國人的兵船大炮來打我們了！我們不幸敗了下來，我們就要走啦！你老人家同不同我們去呢？”

“.....”

王伯伯沒有回答。他實在是有些舍不下他的那些田園，和那燒焚得不知道成了一個什麼樣兒的屋子。他站着。他的心兒不能決定下來。

停停一會，弟兄們終於開口了：

“那麼你老人家不去也得。不過，我們可不能留着久陪你老人家，再會吧！老伯伯！再會！再會！.....”

外面差不多天亮了。王伯伯望着百十個弟兄們的竹床和那個仁慈的老人的背影，他扑扑地不覺得吊下了兩行眼淚來。

他又連忙地趕了几步。可是，地上非常濕滑，走一步幾乎要跌一交，等他用力地站定了腳跟之後，巴巴地已經趕不及了。

他想：

“也罷！我反正不能放心我的田園和屋子，不如回到家中看看再說吧！”

五

禁錮了三天，經過無數次的盤問和拷打，王伯伯才被認為“並非亂黨”，從一個叫做什麼部的“行轅”中趕將出來。

他一步一拖地，牙齒兒咬得鐵緊。他忍着痛，手里牢牢捻着那張叫做“良民証”的紙頭。

路上還遺落着一些不曾埋沒的尸首，和無涯的血迹。王伯伯也沒有功夫去多看，就急速地奔回來。

屋子呢？

他瞧，全部都塌了，烟黃的只剩了一堆瓦礫。他又連忙跑到田中去一看，谷子也全數倒翻下來，大半都浸在水裡，上面還長出着一些些黃綠色的嫩芽。

“什么都完了啦！……”

他叫着。他再用手兒捧上了一些來看，沒一顆谷子沒有長芽的。他又急的要發瘋了。他還有什麼辦法呢？挨着不和兒子們一道去，又留着不和那班弟兄們一塊兒走，都是為的不能丟下這些黃黃的谷子和那所小的瓦房。現在，什么都完了啦！他吃着驚恐和禁錮，他受着拷打，結果他還是什麼都落了空，他怎麼不該發瘋呢？

他蹲着，傷心地瞧着焚余的瓦礫和田中的谷芽。他真的再想放聲痛哭一陣，可是，他不能哭呀！僅僅乾號了幾聲，因為他的眼淚已經哭乾了。

再爬起來看着，遠遠地，新河鎮上已經沒有了半家人家。他有心地走到撤了的擺渡亭那邊去望一望。四個“四百米達”的灰白的字兒仍舊還在那里。

瞧將過去：

是河。是洋鬼子的兵船。

再瞧過去：

天哪！那個橫拖着象一條蛇的東西，不就是叫做什么“電網”的嗎？王伯伯轉着憤怒的眼光瞧着它。他想跑過去用個什麼東西將它搗碎！真的呀！假使這回沒有這個叫做什么“電網”的撈什子東西，他全家決不會弄成這個樣子。那班弟兄們也會平平安安地進了城，同上一回一樣，那多好啊！現在，他媽的，一切都完了啦。一切都毀在這個鬼東西的身上。他再回頭來瞧瞧洋鬼子的兵船，他的心裡又記起了那晚上的大炮，他恨得說不出話來了！

他连忙跳下码头来，他想到河中去和这鬼东西拚命。可是，渡船兒不知道被人家搖到哪里去了。

無意識地，他又折回上來。

“今晚上到哪兒去落脚呢？”

一下子，他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天气已經漸漸地黑将下来了。他再回头向新河鎮上一望，那兒好象还有人們蠕动似的。

他走过去。那兒的人們也在走将过来。

“哎呀！蔡三爹，你还在这兒嗎？”王伯伯喜的怪叫起来。

“王国爹，你也回来了呀？”

蔡师公也很惊喜的。他們立时亲近着。还有张三爹，李五伯伯，……

“你躲在哪兒呀！”蔡师公說。

“說不得啊！媽媽的，这回真是……唉！三爹，你呢？”

“也危险啦！一气兒真說不了。我現在还住在张三哥那兒。”

“那么张三爹呢？”

“我們可幸亏天保佑，打仗时还在木排上，还在湘潭。”

“現在呢？你的排停在哪兒？”

“刚刚才流到猴子石口。”

“他們打得利害嗎？”张三爹問。

“那才真正伤心啊！……”

散乱的談着，每个人都怀抱着一种說不出来的悲哀。漸漸地走，漸漸地談，他們不知不覺地談到谷芽子上面去了。

“那怎么办呢？三爹，通通长了芽啦！”

“是呀！我也是为这个来的。张哥排上的客人想要，割下来熬酒。”

“谷芽酒好呀！那么，我的这些也给他买去吧！”

王伯伯听到有人肯出錢买发了芽的谷子，他立时欢喜起来，他和蔡师公恳切地商量着。他决計将自家田中的谷芽統統卖了，只要多少能有几个錢兒好撈。

蔡师公点头答应着。他們一同回到木排上。又和排客們商量了一回，結果排客們都答应了。一元錢一亩的田，由排客們自家去割。

王伯伯的心中觉得寬松了一些。夜晚他和蔡师公互相交談着各自逃难的情形。

“多勇啊！那班人。”蔡师公說，“他們簡直不要命啦！我躲在那山坡边瞧着。那边沒有河，他們便一层一层爬过来对电网冲啦！机关枪格格格格格的！他們冲死的多啊！都釘在电网上……后来，又用篙子跳，跳，跳！……”

蔡师公吞了一口气，接着說：

“后来，我又到銀盆山这边来了。那班人請我，是請呀！他們真客气！請我替他們抬伤兵送到紅蓮寺，我抬了几十个，后来，他們請我吃飯，后来，又給我一些錢……后来打得更利害！后来又用牛冲！……后来又落雨，响大炮！……后来他們退了。……后来我被抓到一个叫做什么部！……后来要打我的屁股！后来又給我一张什么‘良民証’，后来放了，后来，……真是冤啊！后来，狗季子他們几个年輕的还关在那里！……”

“那么你領了‘良民証’回来，就到了他們这木排上嗎？”

“还早呢！我还到了姑姑兒庙，那里都是团防局里的人。天哪！他們抓得多哩。听说有几百，統統是那班人。而且都是女的，小孩子也有。……他媽的！后来，我才到这木排上。后来，又到鎮上来，后来，我見了你了。……你躲在哪兒呀？”

蔡师公說了一大串，有时候还手舞足蹈地做着一些模样兒。王伯伯听得痴了。

“喂！你躲在哪兒呀？”

“我嗎？唔！我是……唉！二十块钱啦！……火啦！……关了三天啦！……他媽的！唉！……”

王伯伯也简单地告诉了蔡师公一些大概。他們又互相地太息了一回，才疲倦地躺在木排上的小棚子旁边睡去了。

第二天的早晨，王伯伯再三地和排客們交涉，水谷芽居然还卖到了十来元钱，他喜极了。他带着排客們到田中来交割。自家又去木排上花了六七元钱买来一个现成的小棚子。也是由排客們替他抬着，由小排船送到这新河鎮来的。棚子是架在离原来被焚毀的瓦屋地基足有十来丈远。棚子門朝北。因为他想到：那块烧掉了屋子的地基，真是十分不吉利，再将棚子架在原地方一定更加不吉利。棚子門呢？他不能再朝南呀！那兒，……那兒他一开門就会看見那个叫做什么鬼名兒的电，电，电，……

他真的不想再記起那个鬼东西的名字啊！

一切都安排好了。鍋兒，小火爐兒，小木板床，……蔡师公也跑来替他道过賀。

他又重新地安心下来。

他想着：

“假如媳妇兒孙們都还能回来，假如自家还能拚命地干一下子，假如现在还赶忙种些荞麦，假如明年的秋天能够丰收！……”

六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棚子里的生活又将王伯伯拖回到无涯的幻想中。他自烧自煮地过着。他悬望着兒媳們还能回来，他布置着冬天来如何收荞麦。……他打听到那班弟兄們退得非常远了，今后也再没有什么乱子来扰他了。

他是如何地安心啊！

过着。沒事将門兒关起来。一大，两天，……

一个阴凉的下午，小棚子外有一点兒“臺臺”的敲門声。

“这一定又是蔡师公。”

王伯伯的心里想。他輕悄地打开小門兒准备吓蔡师公一跳。

“王国爹好呀？”

王伯伯一看：——

刘保甲！

他的心兒便立刻慌张起来。这个傢伙一来，王伯伯就明白：必无什么好事情商量。本能地，他也回了一句：

“好呀！”

“你这回真正吃亏不小啦！”

“唉！……”

“現在鎮上已經来了一班賑灾的老爷，他們叫你去說給他們听，你一共損失了多大一个数目兒。他們可以給你一些賑灾錢。”

“賑灾錢？”

王伯伯的心兒又是一怔。这个名目兒好象听得非常純熟似的。他慢些兒記着：有一年天干，又有一年涨大水，好象都會鬧过那么些玩意兒。有一年他还請过那些委員老爷們吃过一碗面，他也向那些委員老爷們叩过头。結果，名字造上冊子了，手印兒也打了，而“賑灾錢”始終沒有看見老爷們发下来。現在，又要来

叫他去打手印，上册子，他可不甘心了。然而，他还是非常低声地对刘保甲爷說：

“刘爷，請你对老爷們去說一声，我这兒不要賑灾錢。我現在还生毛病，不能够出去。”

“那不行呀！老爷們等着哩！要不然，他們就派兵来抓！”

王伯伯的心里一惊：

“那么我同你去一回吧！不过，‘賑灾錢’我是沒有福气消受的。”

刘保甲斜睨了他一眼：

“那么，走呀！”

王伯伯的脚重了三十三斤，他一步一拖着。

看看，那兒还站了很多很多的人，蔡师公，王定七，楊六老館，……

“你叫什么名字？”

“王国六。”

“几十岁呢？”

“今年五十五。”

“住在哪兒？”

“前面！”

“匪徒們烧了你多少房子？”

“……………”

“怎么？說呀！”

“他，他，他們沒有烧，燒我的房子呀！”

“那么，你的房子是什么人烧的呢？”

“……………”

“說呀！”

王伯伯的嘴巴战了一下：

“是官，官，官兵呀！”

“混賬！”老爺們跳將起來，“你这个老东西胡說八道！你，你，你发疯！”

王伯伯吓的两个腿子打战。老爺們立刻回轉頭來，向另外一个写字的先生說：

“老李！你記着：王国六，瓦屋三間，全数烧毁。損失約二百元上下！……”

随即便回轉頭來：

“王国六！你自家去写个名兒。”

“我，老爺！不会写字的。”

“打个手印。”

王伯伯很熟习地打了一个手印。

“还有，王国六，你家里被匪徒杀死几多人？”

“人，人，沒有。”

老爺們又回轉頭來：

“老李，你再記：王国六家，杀死三人，一子，一孙，一媳。”

“老爺，沒有呀！我的兒子，媳婦，孙兒都沒有死呀！”

“混賬！不許你說話！”

“老爺啊！……”

王伯伯再想分辯，可是，老远地：——

大大帝！大大帝！……

大家都回过头來一看：

一大队团防兵押解着无数妇女和孩子們冲來了。在残砖破瓦边，一群一群的叫她們跪着。

大家都痴了！王伯伯惊心地看着，媳婦和两个孙兒好像都

跪在里面似的。他发狂地怪叫起来：

“哎呀！……”

可是，机关枪已经格格格地扫射了！

尸身一群一群地倒将下来。王伯伯不顾性命地冲过去，双手拖住两个血糊的小尸身打滚！

停停。

委员老爷们都从容地站起来，当中的一个眉头一皱，便立刻吩咐那个携着照相机的伙计，赶快将照相机架起。

“拍呀！拍呀！多拍两三张，明儿好呈报出去。”

那个写字的李先生也站将起来了。他象有些不懂似的。他吃吃地问：

“这照拍下来有什么用呀？……”

“傻子！”

委员老爷回头来一笑，嘴巴向李先生努了一下。李先生也就豁然明白过来。

委员老爷便吩咐着刘保甲说：

“你赶快去！叫两个人快来，将那个昏在死尸中的老头儿抬起，送回他自家的茅棚子里去。”

七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伯伯苏醒过来了，他也不知道怎么会回到这棚子里来的。他记着，……他哇的一声叫将起来，口里的鲜血直淌。

又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些时候，他才真正地清醒了。

“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呀！……”

他可沒有再喊天。他想着：他还有什么希望呢？谷子，房子，畜牲，家具，而且还有：——人！

他觉得他已經全沒有一点兒希望了，連菩薩也都不肯保他了。尤其痛心的是那被野兽吞噬去的两个孙兒。

一切都完了！

他勉强地爬起了，解下自家床角上的一根麻繩来，挽个圈圈，拴在棚子的頂上。

他把一条小凳子踏住脚，又将自家的头頸骨摸了两摸，他想鑽进那个圈子中間去。

“鑽呀！”

他已經把头兒伸过去了。可是，突然地，他又連忙将它縮回来。他想：

“这真是不值得啊！他媽的，我今年五十五岁了，还能做枉死鬼嗎？我还有两个兒子呀，我不能死！我是不能死的！”

他立刻跳下了小凳子。将心兒定了一定，他完全明白过来了。

“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两个那样大的孩兒，我还有一群亲热的兄弟！……”

于是，第二天，王伯伯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

1933年9月1日上午11时，脱稿于上海。

夜 哨 綫

一

队伍停駐在这接近敌人区的小市鎮上，已經三天了，明天，听说又要开上前綫去。

赵得胜的心里非常难过，滿臉急得通紅的。两只眼睛眯着，嘴巴腐得有点象刚刚出水的鮎魚；涎沫均匀地从两边嘴巴上流下来，一綫一綫地掉落在地上。

他好不容易找着了刘上士，央告着替他代写了一张請长假的紙条兒。准备再找班长，轉递到值星官和連长那兒去。

大約是快要开差了的原故呢，晚飯后班长和副班长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赵得胜急得在草地上乱竄乱呼。

“你找誰呀，小憨子？”

赵得胜回头一望，三班楊班长正跟着在他的后面装鬼脸兒。赵得胜很吃力地笑了一下：

“我，我寻不到我們的班长，他，他，……”

“那边不是李海三同王大炮嗎？你这蠢东西！”

楊班长用手朝西面的破牆边指了一指。赵得胜笑也来不及笑地朝那边飞跑了过去。

他瞧着，班长同副班长正在那牆角下說得蛮起劲的。

“什么事情呀，小憨子？”

王班长的声音老有那么大，象戏台上的花脸一样。

“我，我，我，……”赵得胜的心里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又要請长假嗎？”

“我，我，报告班长！……我，……”

“你真是一个蠢东西呀！”

班长象欲发脾气般地站起来了，赵得胜連忙吓得退下几步。他有点怕班长，他知道，班长是一位有名的大炮啊。

“我，我的媽媽，說不定这两天又……”

“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你！蠢东西！我昨天还对你說过那么多！……”

“我只要求你老人家給我递递这个条子！”

“猪！猪！猪！……”

班长一手夺过来那张紙条子，生气地象要跑过去打他几下！赵得胜吓得险些兒哭起来了。

副班长李海三連忙爬起来，他一把拖住着王大炮：

“你，老王！你的大炮又来了！”

王班长禁不住一笑，他回头来瞅住着李海三：“你看，老李，这种东西能有什么用場，你还没有打下来他就差不多要哭了。”

“我，我原只要求班长給我轉上这条子去！我，我的娘……”

“你还要說！你！你！”

“来，小赵！”李海三越了一步上去，他亲切地握住着赵得胜的手：“你不要怕他，他是大炮呀。你只說：你晓不晓得明天就要出发了？”

“报告副班长，我，我晓得！”

“那么誰还准你的长假呢？”

“我，我今天早上，还看见胡文彬走了。……”

“胡文彬是连长的亲戚呀！”李海三赶忙回说了一句。接着：“告诉你，憨子！你请长假连长是不会准你的。你不是已经请过三四次了吗？这个时候，谁还能管你的妈死妈活呢？况且，明天就要开差啦。班长昨天不是还对你说过许多吗？你请准假回去了也不见得会有办法。还是等等吧！憨子，总会有你……”

“我，我不管那些。班长，我要回去。不准假，我，我得开小差！……”

“开小差？抓回来枪毙！”大炮班长又叫起来了。

“开小差也不容易呀！”李海三也接着说，“四围都有人，你能够跑得脱身吗？”

“我，我，我不管！……”

“为什么定要这样地笨拙呢？”

李海三又再三地劝慰了他一番。并且还转弯抹角地说了好一些不能够请准长假又不可以开小差的大道理给他听，赵得胜才眼泪婆娑地拿着纸条儿走开了。

王大炮坐了下来。他气得脸色通红的：

“这种人也要跑出来当兵，真正气死我啊！”

“气死你？不见得吧！”李海三笑了一笑，又说：“你以为这种人不应该出来当兵，为什么你自己就应该出来当兵呢？”

“我原是没有办法呀！要是当年农民协会不坍台的话，嘿！……”王大炮老忘不了他过去是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说时还把大指拇儿高高地翘起来。

“农民协会？好牛皮！你现在为什么不到农民协会去呢？……你没有办法，他就有办法？他就愿意出来当兵吗？”

李海三一句一句地逼上去，王大炮可逼得沉默了。他把他

那两只庞大的眼珠子向四围打望了一回，然后又将那片快要沉没了下去的太阳光牢牢地钉住。

“真的呢！”他想，“赵得胜原来不曾想过要出来当兵的啦！……他虽然不曾干过农民协会，但据他自己说，他从前也还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农民呢！……譬如说：象我自己这样的人吧！……”

他没有闲心再往下想了。他突然地把视线变了一回，昂着头，将牙门咬得绷紧，然后又用手很郑重地在李海三的肩上拍了一下：

“老李！你说的，如果上火线时，是不是一定会遇着那班人呢？”

“上火线？你老这样性急做什么啊！”

李海三又对他笑了一笑。他的脸儿窘得更红了。他想起他在特务连里当了四年老爷兵，从没有打过一次仗，不由的又朝李海三望了一下。虽然他的话儿是给李海三窘住了，但他总觉得他的心里，还有一件什么东西哽着，他须得吐出来，他须向李海三问个明白。李海三是当过十多年兵的老军户，而且还被那班人俘虏去过两回，见识比他自己高得多，所以李海三的一切都和他说得来。自从他由旅部特务连调到这三团一营三连来当班长以后，渐渐地，他俩都好像是走上了那么一条路道。他还常常扭住着李海三，问李海三，要李海三说给他一些动听的故事。特别是关于上火线的和被俘虏了过去的情况。

“你老这样性急做什么啊？”

每次，当王大炮追问得很利害时，李海三总要拿这么一句话来反问他。因为李海三知道：他的过于性急的心情，不给稍为压制一下，难免要闹出异外的乱子的。

現在，他又被李海三这么一問，窘得臉兒通紅，說不出一句話了。半晌，他才忸忸怩怩地申辯着：

“并不是我着急呢！你看，赵得胜那个小憨子那样可怜的，早些过去了多好啊！”

“急又有什么用处呢？”李海三从容地站了起来。停停，他又說：“我們回去吧！好好地再去劝劝他，免得他急出来异外的乱子，那才糟糕啊！”

“好的！……”

当他們回到了兵舍中去找寻赵得胜的时候，太阳差不多已經沒入到地平綫下了。

二

第二天，連长吩咐着弟兄們：都須各自准备得好好的，只等上面的命令一下来，馬上就得出发上前綫。

弟兄們都在兵舍中等待着。吃过了早飯，又吃过了午飯，出发的命令还没有看見传下来。王大炮他有些兒忍不住了：

“我操他的祖宗！难道不出发了嗎？”

“是呀！这时候还没有命令下来。”又有一个附和着。

“急什么啊！”李海三接着：“不出发不好嗎？操你們的哥哥，你們都那么欢喜当炮灰的！”

“不是那么說的啊！李副班长。”第六班的一个兵士說。“要是真不出发那才好呢。这样要走不走的，多难熬啊！出又不許你出去，老要你守在这臭熏熏的兵舍里。”

“急又有什么办法呢，依你的？”

大家又都七七八八地爭論了一番，出发不出发誰也沒有方

法能肯定。王大炮急的滿兵舍乱跳起来。赵得胜他老是愁眉皱眼地不說一句話。

看看的，又是吃晚飯的时候了，弟兄們都白白地給关在兵舍里一个整日。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硬将老子們坐禁閉！老子，老子，要依老子在特务連的脾气！……”

一直到临睡的时候，王大炮他还象有些不服气似的。

第三天，……第四天，……仍旧沒有看見传下来出发的命令，天气已經漸漸地热得令人难熬了。兵舍里一股一股的臭气蒸发出来，弟兄們尽都感受着一陣陣恶心和头痛。汗也涔涔地流下来，衣服都象給浸湿在水里。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老子……”

要不是李海三压制他一下，王大炮簡直就想在这兵舍里造起反来。

其他的弟兄們也都一样，面部都挂上了异常憤怒的表情。虽然連长和排长都來告訴过他們了：“只等上面一有不必出发了的命令下来时，就可以放你們走出兵舍。”但他們都仍旧还是那么憤憤不平的。

赵得胜听見連长說或者还有可以不出发的希望，他的心中立刻就活动了許多，他又将那张請长假的紙条从干粮袋里拿出来了，他准备再求班长給他递上去。

“班，班长！假如真的不再出发的話，我，我要求你老人家……”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你！”

赵得胜一吓，又連忙战战兢兢地把那只拿紙条兒的手縮了

回来。带着可怜的，惊惶失措的目光，朝右面的李海三望了一眼。

“不出发？小憨子！哪有那样好的事情啊！”李海三微笑地安慰了他一句。

忽然，在第五天的一个大清早，大约是旅司令部已经打听到敌人都去远了的原故吧，传了一个立即出发的命令下来：“着全旅动员，迅速地向敌方搜索进展！”

又大约是因为怕的中敌人的“诱兵计”，所以将全旅人分做三路向敌方逼近包围。第一第二两团担任左右翼，一齐很急速地出动。第三团和旅部从中路缓缓地追上来，务使敌人无法用计，统统都落入到这包围里面，杀得他妈妈的一个也不留！

一切都准备好了，出发时，太阳也已经渐渐地出了山。

在队伍的行动中，赵得胜的心里，他比死了爹妈还要难过。乌七八糟的，他真想就在这队伍里嚎啕大哭起来。他不时眯着眼睛瞅瞅王班长：王班长简直象有上天堂般那样地快活，他的心里更加痛苦得说不出话来了。他明白：人家谁都没有他赵得胜的出身苦，人家谁都是快乐的。只有他，他的父亲，他的牛，……他抛下了老娘和妻子，他跑出来当兵的唯一目的是要替父亲报仇雪恨，作个把大小的官儿回去吐气扬眉的。现在，不料弄了两三年了，他还是只能当一个小兵。他的心里这才完全地明白了，当兵原并不是他的路儿啊！不但不能做官报仇，甚至于有时候会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他真是大悔不该出来当兵的！所以，他越看见人家快乐和不住地叫他做小憨子时，他的心中就越加感到痛苦。他原来并不是什么小憨子啦。

连长不准他的假，班长又叫他不要开小差，妈妈着写信来叫他回去，……他的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儿，越加弄得四分五裂了。

队伍前进一步，赵得胜的心儿就要疼痛一回；那许多弟兄们

的脚步兒，都象是踏在他趙得勝一个人的心上。他差不多些兒要暈倒下來了。

王班長他們仍舊還是那麼快活地和弟兄們談談笑笑。

天，沒有一絲兒云。熱度隨着太陽升高了。灰塵一陣一陣地跟着弟兄們的脚步揚起來，黃霧般的，象翻騰着一條拉長的煙幕陣。

曠野里漸漸地荒涼起來了，老遠老遠地還看不到一個行人的蹤跡。偶然有一兩隻喪家的貓犬，從稻田荒冢里鑽了出來，隨即便驚惶失措地向沒有人蹤的地方飛跑去。

越走越熱，太陽一步一步地象火一樣懸掛在天空，熊熊地燃燒着大地。汗從每一個弟兄們的頭上流下來，流下來，……豆大一顆的掉在地上。

地上也熱熱的發了燙，腳心踏在上面要不趕快地提起來，就有些刺辣辣的難熬。飛塵也越來越厚了，粘住着人們的有汗的臉膛，使你窒息得不得不張開口來舒氣。

“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熱死人啊！”

背上背的簡直是一盆火。無論是軍毯、彈帶、干糧袋、水壺……都象變做了一大堆燒紅了的柴炭，而且越馱越重了。王大炮渾身是汗，象落湯雞似的，他的口里不住地哇啦哇啦地亂叫着。他罵罵天，又罵罵地，青煙一陣一陣地從他的內心裡熏出來，他恨不得把整個水壺都吞到他的肚里去。

“老王，你還急着要出發嗎？開心呀！”李海三朝他笑着說。王大炮便一聲不響地跑上去將李海三的水壺也搶着喝光了。

隊伍又迅速地轉过了好幾個村莊。路上，荒涼得差不多同原始時代一樣。沒有人，沒有任何生物。老百姓的屋子裡全空的，有好一些已經完全倒塌下來了；要不然就只有一團烏黑的痕

迹。这，大約是老百姓們在临行的时候下着很大的决心的表示呢。沒有了絲毫的东西悬挂在他們的心坎里，走起路来是多么的暢快啊！

“你看！他們宁肯这样下决心地扫数跟着別人一同走，倒不願留在这兒长住着。这就完全是为了那么些个原因啊！”李海三时常很郑重地，偷偷地指着沿路所見到的各种情形，一样一样地告訴給王大炮听。

到正午，太阳簡直烧得弟兄們无法可施了，有好些都晕倒下来。口中吐出許多雪样的唾沫，一直到面顏灰白，完全停歇了他們的呼吸为止。

“天哪！”

好容易才有命令下来：教停住在一个比較阴凉的小山底下吃午飯。

五

下午，天上毕竟浮起了几片白云，曠野不时还有些微微的南风吹动，天气好象是比較阴凉得多多了。

弟兄們都透回了几口悶气，重新地放开着大步，奔逐着这无止境的征程。

曠野里簡直越走越荒凉得不成世界啊！漸漸地，連一座不大十分完整的蘆葦屋子都看不到了。只有路畔的树極上，还可以見到許多用白灰写上的惊心动魄的字句。

“操他的爹爹，說得那样有劲啊！”

弟兄們又都自由地談笑着，有些看到那些白灰字句兒，象不相信似地罵。

“也說不定呢。”又有帶着懷疑的口吻的人。

王大炮同李海三都沉默着，好象是在冥想那字句中的味兒似的。趙得勝老是哭喪臉地不說一句話。

隊伍又迅速地前進了十來个村灣。

遠遠地有一座小山聳立！

在前面，尖兵連的速度忽然加快起來，象是發現了目標似的。於是，後面的隊伍也跟着急速了。

傳令兵往來來地奔馳着，喘息不停的。光景是遇着了敵人吧，弟兄們的心頭都緊了一下！

王大炮興高采烈地朝李海三問：

“老李！是不是遇着了敵人啦？”

老李沒有答他。

走，快，突然地，在離那小山不到一千米距離的時候：——

砰！

尖兵連中响了一槍。弟兄們的心中，立時感受着一層巨大的壓迫。特別是趙得勝，這一下槍聲幾乎把他的靈魂都駭到半天雲中去了，他勉強地鎮靜着，定神地朝前面望了一眼。

砰！砰砰！噠吼！……

尖兵連和第一連已經向左右配備着散開了。目標好象就是在前面那座小山上。但是，前面的槍聲都是那樣亂而遲緩的，並不象是遇見了敵人呀！目標，那座小山上也沒有見有敵人的回擊。

隨即，營長又命令着第三連也跟着散開上來。

大家都怀着鬼胎呢，胡里胡塗的。散開後，卻將槍膛牢牢地握住，有的預先就把保險機撥開了，靜听官長們的命令下來。

“枪口朝天！”官长们象开玩笑似地叫着！

“怎么？……”弟兄们大半都坠入到雾里云中。“这是一回什么事呀！我操他的妈妈！”

大家又都小心地注视着前面。轻轻地将枪膛擎起，各自照命令放射着凌乱的朝天枪。向那座小山象包围似的，频频地逼近去！

砰砰！噠吼！卜卜卜！……

渐渐离小山不到二百米达了，号兵竟又莫名其妙地吹起冲锋号来：

帝大丹，帝大丹！帝……

“杀！”

弟兄们莫名其妙地跟着喊“杀！”一股劲三四连人都到了小山的底下。

山上并没有一个敌人。

大家越弄越莫名其妙了。营长骑着一匹黑马从后面赶了上来。白郎林手枪擎得高高的，象督战的神气。

于是，弟兄们又都赶着冲到了小山的顶上。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呀？妈的！”大家都定神地朝小山底下一望，那下面：——

天哪！那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一片狂澜的海，——人的海！都给挤在这山下的一条谷子口里。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一大群，一大群！……有的还牵着牛，拉着羊，有的肩着破碎不堪的行囊、锅灶，……哭娘呼爷地在乱窜乱跑，一面举着仓皇骇急的目光，不住地朝小山上面打望着。

“是老百姓吗？这样多呀！”大家都奇怪起来。

接着又是一个冲锋，三四连人都冲到了小山的下面。

老百姓們象翻騰着的大海中的波浪，不顧性命地向谷子的外面奔逃。孩子，婦人，老年的，大半都給倒翻在地下，哭聲龐雜的，紛紛亂亂的，震驚了天地。

“圍上去！圍上去呀！統統給搜查一遍，這些人里面一定還匿藏着有‘匪黨’！”

營長的命令，由連長排長們復誦下來。弟兄們只得遵着將老百姓們團團圍住了。

老百姓們越發象殺豬般地號叫着。

“這是一回什么事呀？我操他的八百代祖宗！……”王大炮的渾身象掉在冰窖里，他險些兒叫罵了出來。

“搜查！搜查！”

班長們都对弟兄們吩咐着。王大炮他可痴住了。李海三朝着他做着許多手勢兒他全沒看見。

老百姓都一齐淒切地，哀告地哭嚷起來。

“這，這，老總爺！这里面沒有什么东西呀！”

拍！——

“解开，我操你的媽媽！”不肯解开的臉上吃了一個巴掌。

“老總爺，這，這是我的性命呀！做，做好事！”

拍！——做好事的又是一個耳光。

“哎哟！我的大姐兒呀！”

“我的媽呀！”

營長的勤務兵，在人丛中拖着兩個年輕的女人飛跑着。

“老總爺呀！牛，牛，你老人家有什么用處呢？修，修，修修好啊！……”

“放手！老豬！”

拍！ 砰！ 通！……

人家的哭声和哀告声，自己的巴掌声和枪托声，混乱地凑成了一曲凄凉悲痛的音乐。

王大炮的眼睛瞪得有牯牛那么大，他吩咐自己全班的弟兄们一动也不许动地站着。他的心火一阵阵蓬勃上来了，他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场面，他跳起三四尺高地朝官兵们大叫大罵着：

“搶！强盜，我操你們的八百代祖宗！”

李海三的心中一急：——“完了！这性急的草包！”他想用手来将王大炮的嘴巴捫住，可是被王大炮一交摔倒了！他再翻身立起来时，王大炮已经单身举枪向連营长們扑了过去！

“你們这些强盜！我操你們的——”

卜通！砰！——

第三排的梁排长赶上来拦前一脚，将王大炮絆倒在地下，王大炮的一枪便打在泥土上。

“报告营长！”梁排长一脚踏着王大炮的背心，“他，他惑乱軍心，反抗命令！”

“他叫什么名字？”营长发战地叫。

“三連一班班长王志斌！”

“綁起来！”

李海三已经急得沒有主张了。他举起枪来大声呼叫着：

“弟兄們，老百姓們！我們都沒有活命了！我們的班长已經被——”

砰！

李副班长的右手同枪身突然地向下面垂落着，連长的小曲尺^①还在冒烟。

“綁起来！”

赵得胜和其他的弟兄們都亡魂失魄了，他們望望自己被綁着的两个班长，又望望滿山滿谷的老百姓，他們可不知道怎样着才是路兒。

随即，連排长們又举起枪来，复誦着营长的命令：

“将乱民們統統驅逐到谷子的外面去。誰敢反抗命令，惑乱軍心：——格杀勿論！”

弟兄們都相对着瞪瞪眼，无可奈何地只得横下心来将老百姓們乱驅乱赶。

“我家大姐兒呀！”

“牛啦！我的命啦！”

“媽呀！……”

妇人，老头子和孩子們大半都不肯走动，哭鬧喧天的，賴在地下打着磨旋兒。他們宁肯吃着老总爷的巴掌和枪托，宁肯永远倒在这谷子里不爬起来，他們死也不肯放弃他們的女兒、牲畜、媽媽，……他們糾纏着老总們的腿子和牲畜的轡繩，拚死拚活地掙扎着。……

“赵得胜！你跑去将那个老头子的牯牛夺下来呀！”排长看見赵得胜的面前还有一个牵牛的老头兒在跑。

赵得胜一吓，他慌慌忙忙地只好硬着心腸赶上去，将那个老头兒的牛轡繩夺下来。那个老头兒便卜通一声地朝他跪了下去：

“老总爷爷呀！这一条瘦牛，放，放了我吧！……”

“牵来呀！赵得胜！”

排长还在赵得胜的后面呼叫着，赵得胜沒魂灵地輕輕地将

① 曲尺：湖南話中手鉤的俗稱。因其形狀象木匠用的曲尺，故名。

那条牛轡繩一紧，那个老头兒的头就象搗蒜似地磕将下来。

“老总爷爷啊！修修好呀！”

赵得胜急得没有办法了，他将枪托举了起来，看定着那个老头兒，准备想对他猛击一下！——可是，忽然，他的眼睛一黑，——两支手象触了电般地垂下来，枪险些兒掉在地下。

他的眼泪暴雨般地流落着，地上跪着的那个老头兒，連忙趁这机会牵着牛爬起来就跑。

砰！——

“什么事情，赵得胜？”

排长一面放着枪将那个牵牛的老头兒打倒了，一面跑上来追問赵得胜。

“报告排长，”赵得胜一急：“我，我的眼睛給中一抓沙！”

“沒用的东西，滾！赶快将这条牛牵到道边大伙兒中間去！”

接着，四面又响了好几下枪声，不肯放手自己的女兒、牲畜的，統統給打翻在地下。其余的便象潮水似地向谷子外面飞跑着：

“媽呀！……天啦！……大姐兒呀！……”

赵得胜牵着牛兒一面走一面回头来望望那个躺在血泊中的老头子，他的心房象給乱刀砍了千百下。他再朝两边张望着：那逃难的老百姓，……那被綁着的班长們，……他的渾身就象炸了似的，灵魂兒給飞到海角天涯去了。

山谷中立时肃清得干干净净。百姓們的哭声也离的远了。营长才得意得象打了胜仗似地传下命令去：

“着第一連守住这山北的一条谷子口。二三連押解着俘虜們随营部退駐到山南去。”

四

左右翼不利的消息，很快地传进了弟兄們的耳鼓里。軍心立刻便感惶惶的不安。

“什么事情呀？”

“大約是左右两方都打了敗仗吧！”

“輕声些啊！王老五。刚才传令兵告訴我：第一团还全部給俘虏了去哩！”

“糟啦！”

在安营的时候，弟兄們都把消息兒輕声細語地到处传递。好些的心房，都給听得頻頻地跳动。

“也俘虏了些那边的人嗎？”

“不多，听說只有二十几。另外还有十来个自己的逃兵。”

“这是怎么弄的啦！”

之后，便有第二团的一排人，押解着三四十个俘虏逃兵到这边兒来了，营长吩咐着都給关在那些牛羊叛兵一道。因为离旅团部都太远了，恐怕夜晚中途出乱子。

关牛羊和叛兵的是一座破旧的庙宇，离小山約莫有五六百米达。双方将逃兵俘虏都交接清楚之后，太阳还正在銜山。

夜，是烏黑无光的。星星都給掩飾在黑云里面，……弟兄們发出了疲倦的鼾声。

这时，在离破庙前二百米达的步哨綫上，赵得胜他正持着枪兒在那里垂头丧气地站立着。他的五脏中，象不知道有一件什么东西給人家咬去了一块，那样創痛的使他渾身都感到凄惶，战栗！……渐渐地，全部都失掉了主持！他把一切的事件，統統收

集了到他自己的印象里面来，象翻騰着的車輪似的，不住地在他的脑际里旋轉：

“三年来当兵的苦况，每次的作战，行軍，……豪直的王班长，亲暱的李海三，长假，老百姓，牵牛的老头兒，父亲，母亲，妻子，欺人仗势的民团！……”

什么事情都齐集着，都象有一道电流通过在他自己的上下全身，酸痛得木鷄似的，使他一动都不能动了。他再忍心地把白天的事件逐一地回想着，他的身心战动得快要晕倒了下来：

“那么些个老百姓啊！还有，七八个年輕的女子，班长，牵牛的老头兒，官长們的曲尺——砰！……”

天哪！赵得胜他怎么不心慌呢？尤其是那一个牵牛的老头兒。那一束花白鬚子，那一陣捣蒜似的叩头的哀告！……他，他只要一回想到，他就得发疯啊！

“是的！是的！”他意識着，“我現在是做了强盜了啦！同，同民团，同自己的仇人……天啊！”

父亲臨終时候的惨状，又突然地显現在他的前面了：

“伢子啊！你，你应当記着！爹，爹的命苦啦！你，你，你应当爭，爭些气！……”

民团的鞭撻，老板的恶声，父亲的捣蒜似的响头，牛的咆哮！……啊啊！

“我的爹呀！”

他突然地放声地大叫了一句，眼泪象串珠似地滾将下来，他懊丧得想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毁灭掉。他已經压根兒明白过来了。三四年來，自家不但沒有替父亲报过仇，而且还一天不如一天地走上了强盜的路道了，同民团，同老板們的凶恶长工們一样！……今天，山谷中的那一个老头子，那一条牛，砰！……天

哪！

“怎么办呢？……我，我！……”

“媽病，媽写信来叫我回去。班长，班长不許我开小差！……”

他忽然地又想到了班长了：綁着，王志斌还是乱叫乱罵，李海三的右手血淋淋地穿了一个大窟窿，他的心中又是一陣惊悸！

“我真不能再在这兒久停了啊！明，明天，說不定我也得同他們一样。綁着，停停一定得押到后方去杀头啦！”

他瞧瞧两百米达外的那座古庙。

“怎么办呢？我，我还是开小差比較穩当些吧！……”

他象得到了很大决定似的。他望望四面全是黑漆般的沒有一個人，他的胆象壯了許多了。他輕輕将枪身放下，又将子弹帶兒解下来，干粮袋、水壶，……紧紧地都放在一道。

“就是这样走吧！”

他輕身地举着步子准备向黑暗的世界里奔逃。刚刚还祇走得三五步，猛的又有一件事情象炸藥似地轟进了他的心房。他又連忙退回上来了。

“逃？也逃不得啦！四面全是兵营，这样长远的曠野里，一下不小心給捉了回来，嘿！也，也得和第二团押回来的那些逃兵一样，明兒，也，也一定枪毙啦！……”

他一渾身冷汗！况且，他知道，縱逃了回去，也不見得会有办法的。他又将枪械背握起来，痴痴地站住了。他可老想不出来一条良好的路道。惊慌，惨痛，焦灼，……各种感慨的因子，一齐都腐集在他的破碎的心中！……

他抬头望望天，天上的烏云重层地飞着，星星給掩藏得干干淨淨了。他望望四围，四围黑得那样怕人的，使他不敢多望。

“怎么办啦？”

他将眼睛牢牢地闭着，他想靜心地能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曠野中象快要沉沒了一样。

“我，嗚，嗚，嗚！……大姐兒呀！……嗚！……”

“嗚嗚！媽啦！……”

微風將一陣淒切的嗚咽聲送進到他的耳鼓中來，他的心中又驚疑了一下！

“怎的？”

他再靜着心兒聽過去，那聲音輕輕地，悲悲切切地隨着微風兒吹過來，象柔絲似地將他的全身都縛住了。漸漸地，使他窒息得透不過來氣。

他狠心地用手將兩隻耳朵復住，準備不再往下聽。可是，莫明其妙地，他的眼睛也忽然會作起怪來了。無論是張開或閉着，他總會看見他的面前躺臥着無數具渾身血跡的死尸：里面有他的父親，老百姓，婦人，孩子，牽牛的老頭兒，王李班長，俘虜，逃兵……他驚惶得手忙腳亂，他猛的一下跳了起來。

“這，這是什麼世界呀！”

他叫着。他這才象完全真正地明白過來了，往日王李班長所對他說的那許多話兒句句都象是真的了，句句都象是確切的事實了。非那麼着那麼着決沒有辦法啊！這世界全是吃人的！他這才完全真正地明白了。

他象獲得寶貝似的，渾身都輕快。可是：——

“怎么办呢？”

他緊緊地捏着手中的槍。他意識了他原祇有一個人呀！怎麼辦呢？他再抬頭望望那座古店，他連自己都不覺得要笑了起來。

“难怪人家都叫我做小憨子啦！我为什么真有这样笨呢？”

他于是輕輕地向那座古廟兒跑了过来，他中途計劃了一个对付那些卫兵們的办法。

“口令？”

“安！”

“你跑来做什么呀，赵得胜？”

“你們一共只有四个人嗎？……赶快去，連长在我的步哨綫上有要紧的話兒叫你們。”

“查哨？他为什么不到这兒来呢？”

“你們一去就明白的。这兒他叫你們暫交給我替你們代守一下！”

四个都半信半疑地跑了过去。赵得胜看見他們去远了，喜的連忙鑽进古廟中来：

“王班长！”

“誰呀？”

“是我，赵得胜！”

“你来了嗎？”

“是！不要做声呀！”

噓！

他一刀将王大炮綁手的繩兒割断了。接着又：噓！噓！……

李海三便輕輕地問了赵得胜一声：

“怎么的？外面的卫兵呢？”

“不要响！他們給我騙去了馬上就要来的。你們都必須輕声地跟在我的后面，准备着，只等他們一回来，你們就一齐扑上去！……”

“好的！”

大家都在黑暗等待着。远远的有四个人跑来了。

“口令？”

“安！”那边跑近来接着说：“赵得胜，连长不见啦！”

“连长到这兒来了。”

四个连忙跑攏了，不提防黑暗中的人猛扑了出来，将四个人的脖子都掐住了！

“愿死愿活？”

“王班长，我们都愿，愿，……”四个缴了枪的服从了。

“好！”李海三说，“大家都把枪拿好！小赵，还是你走头，分程去扑那两个枪前哨。”

“唔！……”

叛兵、俘虏，几十个人，都轻悄地蠕动着。象狗儿似的，伏在地下，慢慢地，随着动摇了的夜哨线向着那座大营的“枪前哨”扑来。

夜色，深沉的，严肃的，象静待着一个火山的爆裂！

1933年除夕前五日，在上海

楊七公公过年

一

稻草堆了一滿船，大人、小孩子，簡直沒有地方可以站脚。

楊七公公从艙尾伸出了一顆頭來，雪白的鬚鬚、頭髮；失掉了光芒的，陷进去了的眼珠子；癟了的嘴唇衬着朝天的下顎。要偶然不經心地看去，却很象一个倒墜在秧田里，拿来吓小雀子的粉白假人头。

他眯着眼珠子向四围打望着：不象寻什么东西，也不象看风景。嘴巴里，念的不知道是什么話兒，刚好可以給他自己听得明白。隨即，便用干枯了的手指，將雪白的鬚鬚抓了两抓，低下了頭來，象蛮不耐煩地說：

“为什么还不回来呢？”

“大約快来了吧！”

回話的，是七公公的媳妇，兒子福生的老婆。是一个忠实而又耐得勤勞的，善良的农妇。她一边說話，一边正是煮沸着玉蜀黍漿，准备給公公和孩子們做午飯。

“入他媽媽的！这家伙，說不定又去搗鬼去了啊！不回来，一定是舍不得离开这块！……老子……老子……。”

一想起兒子的不听话来，七公公总常欲生气。不管兒子平

日是怎样地孝顺他。他总觉得，兒子有許多地方，的确是太那个，那个了一点的。不大肯守本份。懵懂起来，就什么話都不听了，一味乱闖，乱干。不听老人家的話，那是到底都不周全的哟！譬如說：就拿这一次不繳租的事情来講吧！……

“到底不周全啊。……”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思象乱麻似地老扯不清，去了一件又来一件。有很多，他本是可以不必要管的，可是，他很不放心那冒失鬼的兒子，似乎非自己出来挡一下硬兒就什么都得弄坏似的。因此，楊七公公就常常在煩惱的圈子里面鑽进鑽出。兒子的不安本份，是最使他伤心的一件事情啊！

孙子們在狹小的中艙里面，哇啦哇啦叫着要东西吃。福生嫂急忙将玉蜀黍浆盛起来，分了两小碗給孩子，一大碗給了公公。

喝着，楊七公公又反复地把這話兒念了一回：

“不听老人家的話，到底都不周全啊！……”

远远地，福生从一条迂曲的小路上，一直向这边河岸走来。脚步是沉重的，象表現着一种內心的弹力。他的皮肤上，似乎敷上了一层黃黑色的黏油。眼睛是有着极敏銳的光輝，衬在一副中年人的庄重的臉膛上，格外地显得他是有着比任何农民都要倔强的性格。

几个月来的事业，象滿抱着一片烟霞似的，使福生的希望完全落了空。田下的收成，一冬的粮食，憑空地要送給別人家里，得不到报酬，也沒有一声多謝！

“为什么要这样呢？越是好的年成，越加要我們餓肚子！”

因此，福生在从自己要生活的一点上头，和很多人想出了一些比較倔强的办法：“要吃飯，就顧不了什么老板和佃家的！……”可是，这事情刚刚还没有开始，就遭到了七公公的反

对，一直象連珠炮似地放出了一大堆：

“命啊！命啊！……种田人啊！安份啊！……”

福生却没有听信他的吩咐，便不顾一切地同着许多人照自己的意思做了起来。结果，父子们伤了感情；事情为了少数人的不齐心，艰苦地延长到两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失败了。而且，还失去了好几个有力量的年轻角色！

“入他媽媽的！不听老子的話！……不听老子的話！……我老早就說了的！……”七公公就常拿这件事情来对兒子卖老資格。

现在呢？什么都完了，满腔的希望变成一片烟霞，立时消灭得干干净净。福生深深地痛恨那些到了要紧关头而不肯齐心的胆小鬼，真是太可恶的。没有一点办法，眼巴巴地望着老板把自己所收成下的东西，统统搶个干净，剩下来一些什么呢？满目荒凉的田野，不能够吃也不能够穿的稻草和麦茎。……

“怎么办呢，今年？”大家都楞着，想不出丝毫办法来。

“到上海去吧！我老早就这么对你们說过的。入他媽媽的，不听我的話！……”

七公公的主意老是要到上海去，上海給他的印象的确是太好了啊！那一年遇了水灾，过后又是一年大旱，都是到上海去过冬的。同乡六根爷爷就听说在上海发了大财了。上海有着各式各样的謀生方法，比方說：就是討銅板吧，憑他这儿根雪白的头发，一天三两千^①是可以稳拿的！……

福生没有什么不同的主意，反正乡間已經不能再生活了。不过，这一次事情的沒有結果，的确是使他感到伤心的。加以，上海是否能够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也还没有把握。他有些兒犹疑

① 三两千：即指三两百枚。以前制錢十文折銅元一枚，故习惯上一枚銅元称十文；这里的三两千亦即三两百枚。当时約合銀元一枚。

了；不，不是犹疑，他是想还在这失败了的局面中，用个什么方法兒，能够重新地掀起一层希望的波浪。这波浪，是可以卷回大家所损失的那些东西，而且还能够替大家把吃人的人们卷个干干净净！……

因此，他一面取下那四五年前破板兒小船来，釘釘好，上了一点石灰油，浸在小河里。然后再把一年中辛辛苦苦的结果：——百十捆稻草都归納起来，統統堆到小船上面。“到大地方去，总該可以卖得他几文錢的吧。”他想。另一方面呢，仍旧不能够甘心大家这次的失败，他暗中还到处奔跑，到处寻人，他无论如何都想能够再来一次，不管失败或者还能够得到多少成功。可是，大家都不能齐心了，不肯跟他再来了，他感到异样的悲哀和失望！……

沿着小路跑回河边来，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去找人，想办法活动。一直到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了，他才明白：事情是再也没有轉机了的。

“完了哟！”当他带着气愤的目光和沉重的脚步，跑回到自己的船边的時候，他差不多已經气昏了。楊七公公，老拿着那难堪的眼色瞧着他，意思好象在說：

“你不听我的话！到底如何呀？”

停了一会，他才真的开了口：

“你打算怎么办呢，明天？”

“明天开船！”

福生斬釘截鉄地这样回答了。

二

从水道上离开这破碎的家乡的，不止楊七公公他們一伙。每

到冬初秋尽的时候，就有千万只艚船象水鴨似的，載着全家大小向江南各地奔來，尋找他們一個冬天的生活，這，差不多已經成為慣例了。

現在呢，時候已是隆冬，要走的，大半都走了。剩下來的，僅僅只是楊七公公他們這破碎了巨大的希望的一群。帶着失望的悲哀，有的仍舊還架着那水鴨似的艚船，有的就重新地弄了幾塊破舊的板子，釘成一個小船兒模樣。去呀！到那無盡寶藏的江南去呀！

一共本來是三十多個，快要到達吳淞口的时候，已經只剩下五個比較堅牢的了。有的是沿着長江，在鎮江、江陰等處停住着；找着了另外的可以（？）過冬的工作。有的是流在半途被大江拋棄了，破了船，壞了行船的工具，到陸上去漂流去了。

福生的船，雖然也經過幾次危險，總算還沒有完全損壞，勉強地將他們一家五口渡到了這大都市的門前。七公公的老邁而又年輕的心，便象春花似地開放了：

“好呀！入他媽媽的，四五年来不曾到上海！”

五六條船拚命地搖着，象太陽那樣大的希望，照耀在他們的面前。黃金呀，上海！遍地的黃金，窮人們的歸宿啊！……

突然地，在吳淞鎮口的左面：

“靠攏來！哪里去的草船？……”

“到上海去的！”大家都瞧見了：那邊挂着一面水巡隊檢查處的旗幟。於是，便都輕輕地將船靠了攏來。

“媽的！又是江北豬羶！”

“帶了什么好東西到上海去？……”

“逃難！沒有什麼東西呀，先生！”大家回答着。

每一個船上都給搜查了一陣，毫無所獲的費了檢查先生們

好些時間。于是，先生們便都氣憤了：

“打算怎麼辦呢？你們！……”五六只船都給扣下來了。

錢是沒有的。東拚西湊，把每個船上的殘余玉蜀黍統統搜刮下來，算是渡過了這第一層的關隘。

“唉！窮人吶！……”

只嘆了一聲氣，便什麼都沒有講了。每一個人都把希望擺在前頭，拚命地向着那“遍地黃金”的地方搖去。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七公公在白渡橋的岔口前向大家詢問。

“浦東！”

“我們到曹家渡。”

“我到南市，高昌廟。你們呢，七公公？”

“我們么？日暉港啊！”

“日暉港，”這個地方是特別與楊七公公有緣的。以前，每一次到上海來，他都是在那兒討生活。那里他還有好一些老留在上海過活着的同鄉。徐家匯的樂善好施的老爺們，打浦橋的油條，大餅！……

穿過好些外國大洋船，一直轉到日暉港的口上，又給水巡隊的先生搜查了一回。玉蜀黍已經沒有了，祇好拿了十多捆稻草下來，哀告着先生們，算是暫時地當做過關的手續費。

天色差不多近夜了，也再没有什么關口了，楊七公公便開始計劃着：

“就停在這橋邊吧，讓我上去。小五子，六根爷爷，祇要找到他們一個，便可以有了辦法的，他們是老上海了吶！”

楊七公公上岸去了。福生夫婦都極端疲倦地躺了下來，等候着公公的回信。

深夜，七公公皺着眉頭跑回船來：

“入媽媽的，一個也沒有看見！”

“明天再說吧，爹爹。”福生對七公公安慰着。

第二天，七公公一老早就爬了起來。叫福生把船搖到打浦橋下，他頭也不回地就跑上了岸去。福生吩咐老婆看住孩子們，自己也跟着上去了。

“早上，他們一定是在什麼茶棚子裡的。”七公公想。祇有三四年沒有到過上海，上海簡直就變了個模樣。房子，馬路，……真是大地方喲！

每一個露天小茶棚子裡都給他探望過，沒有！“是的，他們都發了財了喲！”七公公的心兒跳了起來：“發了財的人怎麼會坐小茶棚子呢？”

又繼續地看了好一些茶棚子，當然是沒有的。忽然，在一個用破船當做屋子的裡面：——

“六根爷爷！你好呀？”

“誰呀！啊，楊七公公，你好呀！……幾時來這塊的？”

“今天呀！……”

六根爷爷的面容憔悴得很利害，看不出是發了大財的人。穿的衣服破得象八卦，象秋天的雲片。說話時，還現出非常駭異的樣子，

“你們為什麼也跑到上海來呢？”

“鄉下沒有飯吃了呀！”楊七公公感覺得非常不安，照光景看來，六根爷爷怕也還沒有發什麼大財的。七公公的希望，便象肥皂泡似的，看看就欲消滅了。

“我們還正準備回去呢！”六根爷爷說，“聽說鄉下今年的收成比什麼年都好呀！”

“好！”楊七公公象有一个鋸子在鋸他的喉嚨，“入他媽媽的！越好越沒得吃！”

“上海就有得吃嗎？……”

七公公沒有做聲了。他可不知怎樣着才是好的。同兒子鬧着要到上海來的是他；勸同鄉們都到上海來，說上海平地可以拾到金子的也是他。現在呢？連老資格的六根爺爺也要說回鄉下去，那真不知道是一回什麼事情啊！

“上海不好了嗎？……我，兒子，一家人都已經跑來了呀？……怎麼辦呢？”

六根爺爺沉默了一會：

“那麼，你們的船在哪塊呢？”

“在橋下。”

“我同你去看看。”

七公公把六根爺爺引到了橋下，老遠地，便看見了兒子同一個象警察模樣的人在那塊吵架。

“我們又沒有犯法！……”

“不行的！豬獃！”拍！——兒子吃了一個耳光。

六根爺爺急忙拖着七公公跑過去。他一看，就知道是那麼一回事。六根爺爺連忙陪笑地說：“對不住，先生！他是初來的，不懂此地的規矩！……”

“不行的！這是上面的命令。六月以前就出過告示：這兒的河要填，不能停泊任何船隻。……”

“這塊不是有很多船嗎？”福生不服地瞪着眼睛。

“不許你說話！”六根爺爺壓制着福生。接着便陪着笑臉地對那位警察先生說：“他們初來，不懂規矩，先生！……不過，先生！一時候，怕，怕……羅！只要讓他們把這些草賣了！噫！先

生，算我的，算我的！嘻！……”

警察先生把六根爷爷瞧了一眼，知道他是一个老人：

“依你！几时呢？”

“十天之内！先生。”

“好的！你自家有数目就拉倒。不过，十天，十天……就不能怪我的了！”

“不怪先生！嘻！……”

福生和七公公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老向六根爷爷楞着。

六根爷爷：

“唉！总之，你们不该来！不该来！……”

接着，便讲了一些上海不比往年，不容易生活的大概情形给七公公听。并且替他们计划着：既然都来了，就没有办法的，应当拚命地想办法活！活！……

临了，他要福生和七公公不必过于着急。明天，他再来和他们作一个大的，怎样去生活的商量。……

杨七公公的希望仍旧没有完全死灭。他想着：“上海这大的一个地方，是决不致于没有办法的。”

三

听信了六根爷爷的吩咐，把稻草统统从船上搬下来，堆到那离港边十来丈远的一块空坪上。小船是不能浸在水里过冬的，并且还有好些地方坏了，漏水了。一家人，既没钱租房子住，又不能马上找到生活，小船是无论如何不能抛弃的啊！

好在沿港的很多同乡人都是这样：船破了，就将它拖上岸

边，暂时地当做屋子住着，只要是潮水浸不上来，总还可以避一避风雪的。福生便在这许多沿港的船屋子中间，寻了一块刚刚能够插进自家的小船的空隙地，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小船拖上了岸来。

怎样地过生活呢？一家人！

六根爷爷也皱着眉头，表示非常为难的样子。的确的，六根爷爷是六七年的老上海了，他仅仅只是一个人，尚且难于维持生活，何况一家拖着大小五六口，而且又是初到上海的呢？因此七公公就格外地着急。他象小孩子向大人要糖果吃似地朝着六根爷爷差一点哭了起来：

“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六根爷爷昂着头，象想什么似地没有理会他。福生用稻草在补缀船篷顶上的漏洞处。孩子们，四喜子和小玲儿，躺在中舱里，滚着破被条耍狮子玩，媳妇埋着头，在那里计算着今天晚上的粮食呢！……

七公公象失了魂，走进了云里雾里似的，心里简直没有了一点把握了。他想不到他经年渴慕着的满地黄金的上海，竟会这样地难于生活。梦儿全破碎了。要是年轻，他还可以帮着儿子想办法赚钱，或者是出卖他自己的气力；现在是老了，一切都力不从心了，眼巴巴地只能依靠着儿子来养活他。况且，这一次到上海来，又是他自己出的主意。……

大家都沉默着。福生补好了顶上的漏洞处，也走进来了，他瞧了瞧六根爷爷，又把爹望了一望，焦急地，一声不响地坐了下来。

停了一会，六根爷爷才开口说：

“福生！光急也是没得用的啊，明早我替你找找小五子看

看，要是他能够替你找到一担菜籬的话，我再带你去设法除几斤小菜来卖卖，也是好的。……七公公你也不必着急，只要福生卖小菜能够赚到一点钱，你也好去学着贩贩香瓜子^①。……大嫂子没事过桥去寻着巡捕老爷，学生子，补补衣袜，一天几十个铜板也是好捞的！……”

“那么谢谢六根爷爷！”七公公说，“明天就请你老带福生去找小五子看！”

福生仍旧没有作声。他把六根爷爷送走之后，便横身倒在中舱里，瞪着眼珠子，望着篷子顶上那个刚刚补好的漏洞处出神：“爹爹太老了！孩子们太小了！吃的穿的，……自己又找不到地方出卖气力！……”

一会儿，七公公又夹着叹了一口气：

“要是明朝找不到小五子，借不到菜籬，乖乖！不得了啊！……”

福生的力气大，挑得多，而且又跑得快，他每天卖小菜，竟能卖到三四千钱，除去血本，足足有一千钱好落，七公公便乐起来了。

他自己又用稻草编好了一个小篮儿。他告诉着福生，只要能够替他积上三百四百文钱，他可以独自儿去贩卖香瓜子，赚些钱儿来帮帮家用。只要天气不下雪，他的身体总还可以支持的。

福生没有什么异议。四五天之后，七公公便做起香瓜子生意来了。福生嫂原来也是非常能干的，每天招呼过丈夫和公公出去之后，便独自儿把船头船尾用篷子罩起来，带着四喜子，小玲儿，跑过打浦桥的北面，找着了些安南巡捕老爷，穷学生子，便

^① 香瓜子：即向日葵子。

替他們补补鞋袜，或者是破旧的衣裳。……

这样的一家的五口生活，便非常輕便地維持下来了，七公公是如何地安了心啊！

每天早晨，当太阳还没有露面的时候，七公公就跟着兒子爬了起来，提着滿籃的香瓜子，欢天喜地的，向着人烟比較稠密的馬路跑去。

“誰說的上海沒有生路呢？”他驕傲地想，“一个人，只要安本份，無論跑到什么地方都是有办法的啊。这就是天，天哪！”

七公公的勇气，便一天比一天大将起来。他再也不相信世界上会有餓死人的地方了。他每天从大的馬路穿到小的弄堂，又由小的弄堂穿到大的馬路。只要可以避着巡捕的眼睛的地方，他便快乐地，高声地叫着“卖香瓜子！”装着鬼脸兒逗引着孩子似的欢笑，永远地象一尊和藹的神祇似的。一直到瓜子卖完，夕阳西下，寒风削痛了他的肤骨，才象一匹老牛似地拖着两条疲倦的腿子，带着几顆給孩子們吃的橘子糖，跑将回来。同兒媳孫子們吃着粗糙的晚飯以后，一睡，便什么都不去想它了。

天气毕竟是加上了几重寒气，听說是快要到洋鬼子过年的日子了。小菜和香瓜子的生意都漸漸地紧张起来。福生和七公公也更加地小心着，小心那些貪婪的象毒蛇一般的巡捕和警察們的凶恶的眼睛。

“早些回啊！福生。”

“早些回啊！爹！”

互相地关照着。这一天，象有一种說不出来的沉重的压力，紧紧地压迫着父子們的心。在桥边，兒子福生又特別地站着，多瞧了那老迈的爹爹的背影一眼，一直看到那个拐过了一个弯，不再看見了，他才放开着大步，朝高昌庙铁路边的菜园跑去。

也許是因為過於耽心了吧，七公公剛剛才轉過一個彎，心兒便跳起來了。手中的草籃子輕輕地抖戰着，香瓜子統統斜傾在一邊。他用着倉卒的眼光，向馬路的四圍不住地打望着：可沒有看見什麼，大半的店門，都還緊緊地關閉着沒有開開呢。

自家把心兒鎮靜了一下。於是，便開始向大小的弄堂里穿鑽起來，口里喊着：

“香瓜子啊！”

最初的主顧，照例是上學去的孩子們。用着白嫩的小手夾着一個銅元輕輕地向草籃中一放，便在七公公的一個鬼臉兒之下，捧着百十粒香瓜子兒笑嘻嘻地走開了。接着便是討厭的，爭多爭少，羅羅蘇蘇的娘姨和老太婆們！……

工廠的汽笛告訴着人們已經到了午餐的時候。七公公便悄悄地從弄堂里鑽出來，急忙穿過了一條大的馬路，準備着回家去吃午飯，可是，猛不提防在馬路的三岔口邊，突然地發出一聲：

“跑來！賣香瓜子的老头子！”

七公公一看，一個荷着槍的安南巡捕，迎面地向他走了過來，他吓得掉轉頭來就跑。

“哪里去？豬猡！”

安南巡捕連忙趕了上來，用三只指頭把七公公的衣領子輕輕地抓住着向後面一拖！……

“豬猡依的香瓜子阿是弗賣？娘個操戾！娘個操戾！”

“賣，賣的！……”七公公的腿子不住地發抖。

於是，那個安南巡捕便毫不客氣地抓去了一大把香瓜子。接着，又跑攏來了四五個：

“來呀！吃香瓜子呀！”

一會兒香瓜子去了一大半！七公公挨在地下跪着不肯爬起

来，口里便尽量地哀求着：

“老爷！钱！……做做好事啊！……”

“钱？猪猡！”安南巡捕用力的一脚，恰好踢在七公公的草篮子上。

篮子飞起一丈多高！香瓜子，铜板，……接着又是一阵扫地的旋风！

“天哪！”七公公伤心地大哭着。他爬起来到处找寻着他的草篮子！草篮子祇剩了一个边儿；香瓜子？香瓜子倒下来全给大风吹散了；铜板？铜板满马路滚的不知去向！

七公公象发疯了似的。他瞧着那几个凶恶的安南巡捕的背影，他恨不得也跑上去踢他几脚，出出气！要不是他们荷着一枝枪的话。

还有什么办法呢？祇好痛苦地拾起马路上的零碎的铜板，提着半个草篮儿，走一步咬一下牙门地骂几句；象一匹带了重伤的野狗似的，踉跄地走回到自己的船屋子里来。七公公的心儿，差不多快要痛得裂开了。

兒子还没有回来，他一面吃饭一面流泪的向媳妇诉述着他这一次被劫的经过。媳妇垂头叹着气，說着一些宽慰的话儿，小玲儿和四喜子便围着他亲热地呼叫起来；可是，这一回，公公的怀中，再也没有橘子糖拿出来了。

午饭过后，太阳眼看得又偏了西了，福生还没有看见回来，七公公可真有点急了：

“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入他妈妈的！”

媳妇又带着两个孙儿走过桥去寻活去了。七公公独自儿坐在船屋子里，焦急地等待着兒子回来诉述他心中的苦痛。用着气愤的羡慕的眼光，凝视着对面的高大的洋房和汽车的飞驰；仰望

着天上惨白的浮云，低叹着自家六七十年来的悲伤的命运！……

“入他媽媽的，还不回来！……”

非常不耐煩地低声地罵了一句。忽然，老远地有一个警察向这里跑来了。七公公吃了一惊！

“你的兒子呢？”

七公公定神地一看，馬上就認識了：这是上一次打兒子的耳光，要碼頭費的那个人。他連忙陪笑地說：

“先生！早上出去的，还没有回来。”

“你們为什么把船架在此地呢？上一回我不是对你們說过了嗎？媽媽个入戾的！……”

“是！是！先生，……”

“馬上撤开！”警察順手用棒棍一击，拍的一声，船篷子上立刻穿了一个碗大的窟窿！“还有，那个坪上的一堆草，也得赶快弄去！……上面有过命令的，这是叫做‘妨害卫生，有得（碍）观胆（瞻）’！……”

“是！是！……”七公公說不出一句話来。

“你去告訴你的兒子吧！要是明朝还没撤去，哼！……媽媽个入戾的！……”

警察先生耀武揚威地走了上去，回头还丢下一个凶恶的狡猾的眼光来！

七公公的心兒乱得一塌糊塗了，象卡着有一件什么东西急待吐出来一样。他不知道为什么兒子还不回来，天色巴巴地快要黑下来了。

媳妇孙子們都回来了，馬路上早已經燃上了路灯。胡乱地弄吃了一点东西之后，公媳們便都把心兒吊了起来，靜靜地等候着兒子、丈夫的消息。

“天哪！保佑保佑我的兒子吧！他再不能象我今天早晨一樣呀！……”

一夜的光陰，在严厉的恐怖中度过。

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兒子福生才赤手空拳，气憤得咬牙切齿地跑回来，一屁股坐在船头上，半晌还說不出来一句話。

“怎，怎么回事呀？”七公公战战兢兢地問。

“入，入他媽媽的！……”福生忍气地說：“沒得照会，昨天晚上在公安局关了一夜！……”

“菜籮呢？錢呢？……”

“……”福生的眼睛瞪得酒杯那么大，搖搖頭，沒有作声。

“天哪！我們都活不成了哪！……”

一家人都焦急着。晚上，那个討碼頭錢的警察又跑了来，福生气憤的祇和他斗了几句嘴，便又吃了他几个耳光。結果，錢沒有給逼出一文来，警察先生也知道沒有了办法，才恼怒地跑到那块空坪上，輕輕地擦着一根火柴，把福生的草堆子燃烧了。

等福生知道了急忙赶上去扑救的时候，已經迟了，祇剩得一堆火灰了。

七公公便更加伤心地哭叫起来：

“天哪！同强盜一样哪！我們活不成了哪！……”

四

兒子沒有本錢再卖小菜了；自家的香瓜子卖不成了；仅仅祇有媳妇过桥去补补破衣破袜，一家人的生活，便立刻感到艰难起来了。

福生整天地躲在船艙里面发脾气。他象着了疯似的，一天到晚，罵罵这个，又罵罵那个；从故乡的灭絕了天良的田主起，一直罵到打他耳光，关禁他，放火烧他的草堆子的丧天良的警察为止。罵得不耐烦了就把眼睛睜得酒杯那样大，仰臥在船头上，牢牢地釘住那惨白的天空，象在深深地想着一桩什么事件一样。有时候，还紧紧地捏住他那粗大的拳头，向空中乱击乱舞；或者是寻着犯了过錯的孩子們搥打一頓！……这样，一天，两天，……他那一顆中年人的創痛的心兒，便更加迅速地变化得令人不可捉摸了。

七公公焦急得时时刻刻想哭。尤其是看不惯福生的那种失神失态的样子，真正是使他心煩，連一点兒忍耐力也沒有。他几回都想开口責罵福生几句，可是，一想到这家伙平日拚死拚活地为生活掙扎的神气，心兒便不知不觉地軟了下来。

“多可怜啊！他，他，……天老爷为什么沒有眼睛呢？”

习惯地一想到天老爷有眼睛，七公公的心兒便馬上壯了許多。無論怎么样，他想，好人是絕對不会餓死的，一到了要紧关头就会有貴人来扶助。譬如說：就拿这次到上海来的事情来講吧，一到岸，沒有办法，就找到了六根爷爷！……

于是，七公公便比較地安心些了。他从从容容地跑到茶棚子里去找六根爷爷，六根爷爷表示沒有办法，他不急；又跑去找小五子，小五子对他搖了搖頭，他不急！不到要紧关头，是決沒有貴人肯来扶助的，他想。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起来，除了整天地吃不到飽飯以外，每个人身上的破衣破服，都已經着实地感到单薄起来了。这，特别是七公公和那个稚幼的孩子，孩子們冷起来便往破被里面鑽，特别是小玲兒，他差不多連小小的脑袋兒都盖了起来。七公公終

天地坐在船艙中发抖，骨子里象有一把冰冷的小刀子在那里一陣陣地刮削他的筋肉。媳妇的生意，虽然比平常好了許多了，但是，天冷，手僵，一天拚命也做不了多少錢，生活，仍旧是毫无办法哟！

“貴人为什么还不来呢？现在是时候了呀！”于是，七公公又漸漸地开始着急起来。他又跑去找六根爷爷，又跑去找小五子，……六根爷爷和小五子仍旧沒有替他想到办法。

孩子們，最初是鬧着，叫着，要吃；随后，便躺在艙板上抱着干癟了的肚皮哇啦哇啦地哭起来。福生仍旧是一样的倔强，发脾气，寻着过错兒打孩子。福生嫂拚命地赶着做着生活！……

“天啊！难道真的要餓死我們嗎？”七公公实在挨不下去了，身上，肚皮，……終于，他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明天，要是仍旧想不出什么办法来，他就决定带着两个孙子，跑到熱鬧的馬路边去討銅板去。

单为了冬防的紧急，穷人的行动，便一天甚似一天地被拘束起来；尤其是沿日暉港一直到徐家汇一帶的貧民窟，一到夜晚十时左右，就差不多不准行人往来了。

老北风一連刮了三个整日。就在这刮北风的第三天的下午，天上忽然布满了灰黑色的寒云，象一块碩大无比的鍋鉄。当那寒云一层层地不住地加厚的时候，差不多把整个貧民窟的人們的心兒，都吊起来了。

“天哪！大风大雪，这兒实在来不得哪！”

入夜，暴风象吹着唢哨似地加紧地狂叫着！随即，便是傾盆的大雨夹着豆大的雪花。

“天哪！……”人們都发出了苦痛不堪的哀叫。

突然：——一陣巨大的旋涡风，把一大半数平民窟的草棚和船屋子的篷盖，统统都刮得无影无踪了！船屋子里面的人们，便都毫无抵抗地在暴雨和雪花中颠扑！

“不得了呀！福生快来呀！”七公公拚命地扭住着一片被暴风揭断了的船篷子，在大雨和泥濘中滚着，打着磨旋。福生连忙跑过来将他扶住了！……

三四片船篷子都飞起来了，雨雪统统扑进了舱中！孩子，福生嫂，一个个都象落汤鸡似的，简直没有地方可以站得住脚；渐渐地都倒将下来了，满身尽沾着泥濘，腿子不住地发抖，牙门磕得可可地叫！

福生又连忙跑过来将他们扶起，拚命地把四五片吹断了的篷子塞在船舱中，用一根棕绳扎好。然后，扶着父亲、老婆，背着小玲儿和四喜子，跑到了马路上来。

两个小东西的脸色都变成了死灰，七公公已经冻得不能开口了，福生急急地想把他们护过桥去，送到一个什么弄堂里去暂时地躲一躲。可是，刚刚才跑到桥口上，就看见了一群同样的被难的人们，挤在大风雨中，和警察巡捕在那里争论着：

“为什么不许我们到租界上去躲一躲雨呢？”

“猪猡！不许过去！上面有命令的！……”

“为什么呢？”

“戒严！不知道？妈妈个入民的！……”

大家都熬不住了，便想趁着警察巡捕们猛不防备的时候，一齐冲过桥去。可是这边还没有跑上几步，那边老早已经把枪口对准了：

“你们哪一个敢来？妈妈个入民的！怕不怕死？……”

互相支持了一个钟头左右，天色已经发白了，才算是解了

严，准許了行人們通过。一时被暴风雨打得无处安身的人們，便象潮水似地向租界上涌来了！

福生寻了一个比較干淨的弄堂，把一家人安置着。

七公公和两个孙兒都生病了。特别是七公公病得厉害，头痛，发烧，不省人事！……

福生急得没有办法。这一回，他的那颗中年人的心兒，是更加地創痛了。几个月来，从故乡一直到此地，无论是一件很大的或是很小的事实，都使他看得十分明白了：穷人，是怎样才能够得到生存的啊！

在弄堂过了两天，他又重新地跑到港边把屋子收拾了一下，勉强地，将病着的七公公和两个孩子，从租界弄堂里搬回来。福生嫂，因为要在家看护七公公和孩子們，活計便不能再去了。

福生仍旧还是整天地在外边奔跑着。家中已經没有一个能够帮他賺錢的人了，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再努力地去掙扎一下，馬上便有很大的危险的。特别是父亲和孩子的病。

祇要是有一綫孔隙可鑽，福生就是毫不畏难地去鑽过了。好不容易，才由同乡六根爷爷、小五子，以及最近新認識的周阿根、王长发四五个人的帮助，才算是在附近斜土路的一个織綢厂里，找到了一名做装运工作的小工，一天到晚，大約有三四角錢好捞到。

七公公的病是漸漸地有了轉机了。孩子們，一个重一个輕，重的小的一个，四喜子，是毫无留恋地走了，另外投胎去了！大的輕的一个，小玲兒，也就同七公公一样，慢慢地好了起来。

福生嫂伤心地，捶胸頓足地哭着，号着，样子象要把死去的四喜子哭轉来似的。福生可沒有那样的伤心，他祇是淡淡地落了点眼泪，便什么也沒有了。他还不时地劝着他的老婆：

“算了吧！哭有什么用呢？孩子走了，是他的福气！勉强留着他在这里，也是吃苦的！……”

渐渐地，福生嫂也就不再伤心了。

天气一连晴了好些日子，七公公的病，也差不多快要复原了。少了一个四喜子吃饭，生活毕竟是比较容易地维持了下来。

七公公的精神，虽然再没有从前那样好了，但是，他仍旧是一个非常安本份的人，就算每天还是不能吃饱饭，他可并没有丝毫的怨尤啊。

“穷人，有吃就得了！祇要天老爷有眼睛，为什么一定要胡思妄想呢？”

然而，“上海毕竟是黄金之地，无论怎样都是有办法的！”七公公是更进一步把心儿安下来了。

天气又有了雪意，戒严也戒得更紧了。可是，七公公已经有了准备，他把身上的破棉袄用绳子纵横的捆得紧紧的，没有事情，他也决不轻易地跑到马路上去。他祇是安心地准备着；度过了这一个冷酷的冬天，度过了这一个年关，便好仍旧回到他的故乡江北去。

五

渐渐地，离阴历年关祇差半个月了。

租界上的搶劫案件，一天比一天增加着，无论是在白天，或是夜晚。因此，整个沪南和閘北的貧民窟，都被更加严厉地監視起来。

“这一定又是江北猪鬃干的，娘个操戾的……”

探捕們在捉不到正凶，无法邀賞的时候，便常常把憤怒和罪

名一齐推卸到“江北猪鬃”的身上。

七公公的船屋子前后，就不时有警察和包探們光顧。七公公，他是死死地守在自家的船屋子里老不出来。兒子福生下工回来了，也是一样地沒有事情，七公公就絕對不讓他跑到任何地方去。世道不好，人心险恶！要是糊里糊塗給錯抓去了，連伸冤的人都会沒有啊。好在福生不要七公公操心，每天除了吃飯的時間以外，簡直忙得連睡一忽兒的功夫都沒有。

在一个黑暗无光的午夜：

突然地，就在七公公的船屋子的附近，砰砰拍拍地响了好几十下枪声。接着就是一陣人声的鼎沸！睡罵声，夹着木棍声和巴掌声，把七公公的灵魂兒都吓得无影无踪了。福生几回都要跑上岸去打听消息，可給七公公一把拖住下来：

“去不得的！杂种！……”

人声一直鬧到天亮，才清靜下来。第二天一大早，七公公和福生都跑上去打听了一遍，才知道那枪声是响着捉强盜的。

“誰是强盜呢？……”

沒有人能够回答这句话。

后来又跑到一个茶棚子里，过細打听，才知道这一夜一共捉去了十三四个人，連老上海的小五子、王长发，……都在里面，捉去的誰也不承認他自家是强盜！

七公公吓得两个腿子发战：

“小，小五子！他也是强盜嗎？乖乖！……”

福生把拳头捏得鉄紧，瞪着两只血紅的眼睛，向着一些吃茶的同乡說：

“有什么办法呢？祇要你是穷人，到处都可以把你捉去当强盜！媽媽个入民的！……”

七公公瞧着福生的神气，吓得連忙啞了他一口：

“还不上工去？入你媽媽的！捉去了，关你什么事，老爷会冤枉他們嗎？……”

福生沒有理會他，仍旧在那里揮拳舞掌地乱說乱罵：

“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就抓！媽媽个入戾的，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强盜呢！……”

七公公更加着急了，他恨不得跑上去打福生几个耳光。一直到工厂里快要放第二次汽笛了，福生才一步快一步慢地跑了过去。七公公，他跟在后面望着这东西的背影兒，非常不放心地罵了一句。

“这杂种！入他媽媽的！到底都不安本份啊！”

离过年祇剩十天功夫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福生，他的老脾气又发作了。

每天晚上下工回来的时候，这家伙，一到屋就哇啦哇啦地罵个不休：“工錢太少哪！……工作太多哪！……厂主們太沒心肝哪！……”七公公气得几乎哭起来了。他几回向福生爭論着：

“罵誰啊，杂种！入你媽媽的，安些份吧！上海，上海，比不得我們江北呀！……要是，要是，……入你媽媽的！”

可是，福生半句也沒有听他的。

他仍旧在依照他自己的性情做着，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凶了。

“加工錢啊！媽媽个入戾的……”

“过年发双薪啊！……”

“阴历年应当和阳历年一样啊！……放十天假啊！……米貼啊！……”

鬧得烟霧籠天的。虽然，全厂中，不祇是福生一个，可是，楊七公公的心兒吊起来了。他非常地明白：自家的兒子，一向都是

不大安本份的，無論是在鄉間或是在上海！……因此，他就格外地着急。他今年七十多岁了，虽然，他对于自家这一条痛苦的，残余的，比猪狗还不如的生命，没有什么多大的留恋了，可是，他还有一个媳妇，一个孙子。祇要是留着他一天活着不死，他就要一天对兒子管束着，他無論如何，不能眼巴巴地瞧着兒子將媳妇和孙兒害死啊！

在福生呢？他認為，現在，他對一切的事物，是更加地明白了，是更加有把握了。他明白人家，他更了解自己。而且，他知道：父親是無論怎樣都是說不清的。在這樣的吃人不吐骨子的年頭，自己不倔強起來，又有什么辦法呢？

因此，父子們的衝突，便一天一天地尖銳起來。亂子呢，也更加鬧得大了。整個工廠四五百多工人都罷了工，一齊鬧着，要求着：放假！發双薪！發米貼！……福生是糾察隊長，他整日整夜地奔着，跑着，忙个不停。

七公公吓得不知道如何處置才好！他拚命地地住着福生的衣袖，流着眼淚地向着福生說了許多好話：

“使不得的！你，你不要害我們！你，你做做好事！……”

福生祇對七公公輕輕地安慰了幾句：“不要緊的，爸爸！你放心吧！又沒有犯法，為了大家都要吃飯！……”就走了。

七公公更加弄得不能放心了。无可奈何地，他只好跪喊着天，求菩薩！

罷工接着延續了三四天功夫，沒有得到結果。一直到第五天的早上，突然地，廠方請來了一大批的探警，將罷工委員會包圍起來。按着名單：主席，委員，隊長，……一個也不少地都捉到了一輛黑色的香港車^①里面，駛向熱鬧的市場中去了。

消息很迅速地傳入了七公公的耳朵里。他，驚惶駭急地：

“我晓得哪！……”仅仅只说了这么一句，便猛的一声晕倒下来了。

福生嫂吓得浑身发战，眼泪雨一般地滚下来。小玲儿，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哇的一声哭起来了：

“公公呀！……”

天上又下了一阵轻微的雨雪。夜晚福生嫂拚命地把篷子用草绳儿扎住了。虽然，不时还有雨点儿漏进来，可总比没有加篷子的时候好得多了。

她向黑暗中望了一望浑身热得人事不省的公公，又摸了一摸怀内的瘦弱的孩子；丈夫的消息，外面的雨点和雪花，永远不可治疗的内心的创痛！……她的眼泪儿流出来了。

她不埋怨丈夫，她知道丈夫并没有犯法；她也不埋怨公公，公公是太老了，太可怜了！这样的，她应当埋怨谁呢？命吗？她可想不清楚。她想放声地大哭一阵，可是，她又怕惊动了这一对，老的，小的。她只好忍痛地叹着气，把眼泪水尽管向肚皮里吞，吞！……

痛苦地度过了两天，七公公是更不中用了。丈夫，仍旧还没有消息。福生嫂哭哭啼啼地跑去把六根爷爷请了来，要求六根爷爷代替她看护一下公公，自己便带着饿瘪了肚皮的孩子，沿路一面讨着铜板，一面向工厂中跑去。

“还在公安局啊！嫂子。”工友们告诉她。

于是，福生嫂又拖着小玲儿，寻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警察先生略略地问了一问来由，便恳切地告诉她了：

① 上海人称租界捕房捉人用的车为香港车。

“这个人，沒有啊！”

“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福生嫂哭哭啼啼地跑回来，向六根爷爷問。六根爷爷只輕声地說了这么半句：

“該沒有……”

福生嫂便嚎啕大哭起来。

六

过年了。

只隔一条港。那边，孩子們，穿得花花綠綠，放着爆竹，高高地举着紅綠灯籠兒；口里咬嚼着花生、糖果；滿脸笑嘻嘻地呼叫着，唱着各样的歌兒！……大人們：汽車，高大的洋房子，留声机传布出来的爵士音乐，丰盛的筵席，尽情的欢笑声！……

祇隔一条港。这边，什么声音都沒有了！……

福生嫂，坐在七公公的旁边，尽量地抽咽着，小玲兒餓得呆着眼珠子倒在她的怀里不能作声。她伸手到七公公的头上去探了一探，微微地还有一点兒热意。該不是迴光返照吧，福生嫂可不能決定。

老远地，六根爷爷带了一个人跑过来了。福生嫂一看，認得是小五子，便連忙把眼泪揩了一揩，抱着孩子迎了上去：

“小五伯伯！恭喜你，几时回来的？”

“今天早上。你公公好了些嗎？”

福生嫂叹了一口气，小五子便沒有再問了。走进来，七公公还正在微微地抽着气哩。

“七公公！七公公！”小五子輕輕地叫着。

“唔！”回答的声音比蚊子的还要細。这，模糊的在七公公的

脑子里，好象还有一点兒知道：这是什么人的声音。可是，张不开口，睜不开眼睛。接着，耳朵里便象响雷似地叫了起来，眼前象有千万条金蛇在閃动！……

“你，伯伯！見沒有見到我們福生呢？”福生嫂問。

“唔……”小五子沉吟了一会，接着：“見到的……。”

“他呢？”福生嫂搶上一句。

“判了啊！十，十，十年徒刑哪！”

“我的天哪！”福生嫂便隨身倒了下來。六根爷爷連忙搶上去扶着。小玲兒也跟着嗚嗚地叫起來了！

“福生嫂！福生嫂！……”

那一面，小五子回頭一看：——几乎吓得跳將起來！七公公他已經瞪着眼睛，咬着牙門，把拳头捏得鉄紧了！

“怎么一回事呀！”小五子輕輕伸手去一探，便連忙收了回來！“七公公升天了啊！……”

福生嫂也苏醒过来了，她哭着，叫着，捶胸頓足的。

六根爷爷和小五子也陪着落了一陣泪。特别是小五子，他憤慨得举起他的拳头在六根爷爷的面前揚了几揚！象有一句什么惊天动地的話兒要說出來一樣！……

可是，等了老半天，他才：

“嗯，六根爷爷！我說，这个年头，穷人，要不自己，自己，嗯！嗯！……”只說了一半，小五子已經漲紅了臉，再也嗯不出來了。

接着，老远地，欢呼声，爆竹声，孩子們的喧鬧声，夹着对过洋房子里面的爵士音乐声，一陣陣地向这貧民窟这兒传过来了。

“恭喜啊！恭喜过年啊！”在另一个破烂不堪的船屋子里，有誰这么硬着那冷得发哑了的嗓子，高声地叫着！笑着！……

1934年6月13日，脫稿于上海。

乡 导

一

忍住痛，刘嫫嫫拚性命地想从这破庙宇里爬出来，牙門咬得綳綳紧。腿上的鮮血直流，整块整块地沾在褲子边上，象紫黑色的膏糊，将創口牢牢地吸住了。

她爬上了一步，疼痛得象有一枝利箭射在她的心中。她的两只手心全撑在地上，将受伤的一只腿子高高抬起，一簸一顛的，匍匐着支持到了庙宇的門边，她再也忍痛不住了，就横身斜倒在那大門边的塔級上。

她的口里哼出着极微細极微細的声音。她用两只手心将胸前复住；勉强睜开着昏花的眼睛，瞥瞥那深夜的天空。

星星，閃爍着，使她瞧不清楚；夜是深的，深的，……

“大約还只是三更时候吧！”她这么想。

真象做梦一般啊！迎面吹来一陣寒风，使刘嫫嫫打了一个冷噤。脑筋似乎清白了一点，腿子上的創伤，倒反更加疼痛起来。

“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娘娘哟！……”

她忽然会叫了这么一句。本来，自从三个兒子被杀死以后，刘嫫嫫就压根兒沒有再相信过那个什么观世音娘娘。現在，她

又莫名其妙地叫将起来了，象人們在危難中呼叫媽媽一樣。她想：也許世界上除了菩薩娘娘之外，恐怕再沒有第二個人能夠知道她的苦痛的心情呢。她又那麼習慣地祈求起來：

“觀世音菩薩娘娘喲！我敬奉你老人家四十多年了，这回應該給我保祐保祐些兒吧。我的兒子，我的性命呀！……我只要报了這血海樣的冤仇！……菩薩！我，我，……”

隨即兒子們便一個一個地橫躺在她的前面：

大的一個，七刀，腦袋兒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肚子上还被凿了一個大大的窟窿，腸子根根都拖在地上。小的呢？一個三刀，一個手脚四肢全被砍斷了。滿地都是赤紅的鮮血。三枝写着“斬決匪軍偵探×××一名”的紙標，橫浸在那深紅深紅的血泊里。

天哪！

劉嬭媽盡量地将牙門切了一切，痛碎得同破屑一樣的那顆心肝，差不多要从她的口中跳出来了。她又拚命地从那階級上爬将起来，坐着叹了一口气深沉的惡氣。她拿手背揉揉她的老眼，泪珠又重新地淌下兩三行。

她再回头向黑暗的周圍張望了一会。

“該不会不来了吧！”

突然地，她意識到她今晚上的事件上来了。她便忍痛地将兒子們一個一個地从腦里抛开，用心地來考慮着日前的大事。她想：也許是要到天明時才能達到這兒呢，那班人是决不会不来的。昨夜弟兄們都对她说過，那班人的确已經到了土地祠了，至迟天明时一定要进攻到这里。因此，她才拒絕了弟兄們的好意，坚决地不和他們一同退走，虽然弟兄們都能侍奉她同自己的亲娘一般。她親切地告訴着弟兄們，她可以独自一個人守在這兒，

她自有对付那班东西的方法。她老了，她已经是五十多岁了的人呀，她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为着兒子，为着……怎样地干着她都是心甘情愿的。她早已经把一切的东西都置之度外了。她伤坏着自家的腿子，她忍着痛，她就只怕那班人不肯再到这儿来。

是五更时候呢，刘嬌媽等着；天上的星星都沉了。

“該不会不来了吧？”

她重复地担着这么个心思。她就只怕那班人不肯再来了，致使她所計算着的，都将成为不可施行的泡幻，她的苦头那才是白吃了啊！她再次地将身躯躺将下来时，老远地已经有了一声：——

拍！

可是那声音非常微細，刘嬌媽好象还没有十分听得出来。随即又是：——

拍！拍！拍！……

接連地响了两三声，她才有些听到了。

“来了嗎？”

她尽量地想将两只耳朵张开。声音似乎更加在斑密；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

“真的来了啊！”

她意識着。她的心中突然地紧张起来了！有点兒慌乱，又有一点兒惊喜。

“好，好，好哇！……”

她的肚皮里叫着。身子微微地发顫了。顫，她可并不是害怕那班人来，莫名其妙的，她只觉得自家这颗老迈創碎的心中，还正藏着許多說不出的酸楚。

又极当心地听过去，枪声已是更加斑密而又清楚些了。大

約是那班人知道这里的弟兄們都退了而故意示威的吧！連接着，手提机关枪和迫击炮都一齐加急起来。

刘嬌媽心中更加紧急了。眼泪杂在那炮火声中一行一行地流落，险些兒她就要放声大哭起来！她虽然不怕，她可总觉得自家这样遭遇得太离奇了，究竟不知道是前生作了些什么孽啊！五六十岁了的人呀，还能遭受得这般的灾难嗎？兒子，自家，……前生的罪孽啊！……

刘嬌媽不能不設法子抑止自家的酸痛。她的身躯要稍为顫动一下子，腿子就痛得发昏。枪声仍旧是那么斑密的，而且愈来愈近了。她鼓着勇气，只要想到自家被惨杀的那三个孩子，她便什么痛苦的事情都能忘記下来。

流弹从她的身边飞过去，她抱着伤痛的一个腿子滚到塔級的下面来了。

枪声突然地停了一停。天空中快要发光了。接着是：——帝大丹！帝大丹！……

——杀！

一陣冲鋒的喊杀声直向这兒扑来。刘嬌媽更加現得慌急。

喊声一近，四面山谷中的回声就象天崩地裂一样。她慌急呢，她只好牢牢地将自家的眼睛閉上。

飞过那最后的几下零乱的枪声，于是四面的人們都围近来了。刘嬌媽更加不敢睜开她的眼睛。她尽量地把心兒橫了一橫，半口气也不吐地将身子团团地縮成一块。

“你們来吧！反正我这条老命兒再也活不成功了！”

二

临时的法庭虽不甚堂皇，杀气却仍然十足。八个佩着盒子炮的兵丁，分站在两边，当中摆着的是那一张地藏王菩薩座前的神案。三个团长，和那个亲身俘获刘嫵媽的連长，也都一齐被召集了攏来，准备做一次大规模的审讯。

旅长打从地藏王菩薩的后面鑽出来了，两边一声：“立正！”他又大步地踏到了神案面前，眯着眼睛向八个兵丁扫视了一下，仁丹鬍子翘了两三翘，然后才在那中间的一条凳子上坐下了。

“稍息！”

三个团长坐在旅长的右边。書記官靠近旅长的左手。

“来！”旅长的鬍子颤了一颤，“把那个老太婆带上堂来！”

“有！”

刘嫵媽便被三个恶狠狠的兵士拖上了公堂，她的脑筋已经昏昏沉沉了。她拚命地睜大着眼睛。她看：“四面全是那一些吃人不吐骨子的魔王呀。上面笔直坐着的五个，都象张着血盆那样大的要吃人的口；两边站立的，活象是一群馬面牛头。这，天哪！不都是在黄金洞时一回扫杀了三百多弟兄的吗？不都是杀害了自家兒子的仇人吗？是的，那班人都是他们一伙兒。他们这都是些魔鬼，魔鬼啊！……刘嫵媽的眼睛里差不多要冒出血来了。她真想扑将上去，将他们一个一个都抓下来咬他们几口，将他们的心肝全挖出来给孩子们报仇。可是，现在呢？她不能，她不能呀！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们投着愤怒的火焰，而且，她还要……

刘嫵媽下死劲地将牙門咬着，怒火一团团地吞向自家的肚

子里去燃烧。她流着眼泪，在严厉的审問之下，她终于忍心地将舌头扭轉了过来。

“大老爷呀！我，我姓黄，我的娘家姓廖！……”

“你怎么到这兒来的呢？”

“那年，平江到了土匪，我們一家人弄得无处容身，全数都逃到湘阴城中去了。大約是上个月呢，不知是哪一位大老爷的大兵到了这兒，到处张贴着告示，說匪徒已經杀清了，要百姓通通回到平江来。我，我便带着三，三个孩子回来了，在这破庙里的旁边搭了一个小棚子过活。哪晓得，天哪！那位大老爷的大兵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在几天后的一个黑夜里偷偷地退了，我們全沒有知道，等到匪徒包围攏来了时才惊醒，大老爷呀！我們，我們，……嗚！嗚！……”

刘嫬媽放声大哭了。那样伤心啊！

“后来你們就都做了土匪嗎？”

“嗚！嗚！……”

“你說呀！”

“可怜，可怜，大老爷呀！后来，后来，我的三个兒子，全，全給他們捉了去，杀，杀，杀！嗚！……”

“杀了嗎？”旅长連忙吃了一惊，“那么，你呢？”

“嗚！嗚！——……”

“你，你說，你說出来！”

旅长的仁丹鬍子越翘越高了。

“我，我，老爷呀！我当时昏死了过去。后来，后来，我醒了，我和他們拚命呀！……我还有两个孙兒在湘阴，我当时沒有甘心死。我要告訴我的孙兒，将来替他的老子报仇，报仇，报仇呀！……我便給他們关在这庙里补衣裳！嗚！嗚！——……”

“后来呢？”一个胖子团长問。

“后来，老爷呀！我含着眼泪兒替他們做了半个月，几回都沒有法子逃出来。一直，一直到昨晚，他們的中間忽然慌乱起来了，象要逃走似的。我有些猜到了，我想趁这机会兒逃脱。……不料，不料，老爷呀！他們好象都看出我来了似的，他們要我同他們一道退去，他們說我的衣裳补得还好。不由分說的，他們先用一把火将我的茅棚子烧光。他們要我和他們一同退到廖山嘴！……”

“廖山嘴！”旅长吃了一惊！他初次到这里，他还不知道哪兒是“廖山嘴”呢。

“你去了嗎？”他又問。

“我，我不肯和他們一道去，老爷呀！他們便恶狠狠地打了我几个耳光，用枪杆子在我的腿子上猛击了一下。我完全昏倒下来了。等，……等我醒来时，已經沒有看見他們的踪影了，我的腿子上全是血迹！……后来，……”

于是那个俘获刘嫵媽的連长，便也走上来了，他报告了他捕获刘嫵媽的时候的情形。同老太婆亲口說的一样，是躺在店門外的那个石塔級下面。

旅长点了一点头，又回头对刘嫵媽說：

“黃嫵媽，土匪們說的是要你同他們退到廖山嘴嗎？”

“是的！……大老爷呀！但願你老人家做做好事，将我送回，送回到湘阴去。我那兒还有两个孙子，我永生永世不忘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你老人家祿位高升！……嗚！嗚！……”

砰砰！……她連忙爬在地上叩了两三个响头！

“好的。你这老太婆也太可怜了。老爷一定派人送你回到湘阴去。”旅长說着，抬头又吩咐了站班的一声：“去！将楊參謀

請来，叫他把軍用地图帶來看看。”

“嗯！”

“大老爺呀！你老人家做做好事，送我回到湘阴去吧！……”

“唔！”

楊參謀捧着一卷地图走出來了。

“報告旅長，要查地图嗎？”

“是的，請你来查一查廖山嘴在哪里？”

楊參謀將地图捧上了神案，四五个人分途查起来：

黄金洞，刘集鎮，三槐磯，栗子岭，……

“沒有呀，旅長！这个地方。”楊參謀報告。

“沒有，平江四乡都沒有！”

三个团长都回复着。連旅長自己也沒有查出來。

“那么，黃媽媽你知道廖山嘴嗎？”

“一个小谷子，在东边，五十多里路。……那里是我的娘家，大老爺呀！那里很久很久以前就沒有人住了。……”

四五个人又在东面查了十余遍，仍旧沒有查着。

“你能够引导我們去嗎，黃媽媽？”

“我，我，大老爺呀！……我，我，我不……”

“不要紧的。”旅長輕声地安慰着，“你祇管帶我們去吧！追着了土匪你也有功呀！而且，又替你的兒子报了仇，将来送你回湘阴时，还可以給你些养老費！……”

“我，我不能走，走呀！……大老爺，做做好事吧！……”

“我这里有轎子。黃媽媽，你不要怕，追着了就可以給你的兒子报仇。”

“我，我实在，……”

“来！”旅長朝着下面的兵士，“将这黃媽媽扶下去，好好地看

护她，給她吃一餐好的菜飯！……”

三

据偵探的报告，匪徒們确是从东方退去的。但不知道退去有多少距离了。旅长，团长，和旅司令部的參謀們，都郑重地商量了一陣，都以为是應該追击的。黃媽媽說的并不是假話，那样忠实的一个老年妇人，而且还被匪徒們击坏了腿子呢。

追，一定追！

下午，全旅人一共分为五队，以最鋒利的手提机关枪連当作了尖兵。第一团分为第二第三两队作前卫。第二团为第四队。第三团及旅部特务营、炮兵营，为第五队。每队距离三里五里，或十余里，一步一步地向匪区逼近攏来。

刘嫵媽坐在一頂光身的轎子上。两个极其健壮的脚步夫将她抬起来，帶領着几个偵探尖兵，跑在最前面。她的心跳着，咚咚的，不知道是一股什么味兒。她可早已将性命置之度外了，她虔誠在祈求她这一次事件的成就。菩薩，神明，……

她回头向后面来望了一下：人們象一条长蛇似的，老远老远地跟着她。她告訴着轎夫們，順着一條非常熟的小路兒前进。

野外沒有半个人影兒了，連山禽走兽都逃避得无影无踪。树林中更加显得非常沉靜。沒有风，树叶連一动都不动，垂头丧气地悬在那里象揣疑着它們自家的命运一般。

当她——刘嫵媽——引导着尖兵們渡过了一个山谷子口的时候，她的心里总要不安定好几分鐘。飽飽的，不是慌忙，也不是惊悸！不是欣喜，又不是悲哀！那么說不出来的一个怪味兒啊！眼泪会常常因此而更多地流着。一个一个的山口兒渡过了，

刘嬌媽的心中，就慢慢着充实起来。

天色异常的阴暗。尖兵搜索前进到四十里以外的時候，看地已經是接近黃昏了。四面全是山丘，一层一层地阻住了眼前的視線。看过去，好像是前面已經沒路途了；等到你又轉过了一个山谷口时，才可以发现到那边也还有一片空曠的田原，那边也还有山丘阻住！……

靜靜地前进着，离刘集鎮祇差两三个谷子口了。刘嬌媽的那顆悬挂在半天空中的心兒，也就慢慢地放将了下来。她想：

“这回总該不会再出岔子了吧！好容易地将他們引到了这里。……”

于是，她自家一陣心酸，脑筋中便立刻浮上了孩子們的印象。

“孩子們呀！”她默祝着，“但願你們的阴灵不散，帮助你們的弟兄們給你們复仇，复仇，我，我！……你們等着吧！我，媽媽也快要跟着你們来了啊！……”

眼泪一把一把地流下来。

“祇差一个山崗就可以看見廖山嘴的村街了。”刘嬌媽連忙将眼泪拭了一拭，她告訴了尖兵。

“谷子那边就是廖山嘴嗎？”

“是的！”

尖兵們分途爬到山尖上，用了望鏡向四围张望了一回。突然地有一个尖兵叫将起来了：“不錯！那边有一綫村街，一綫村街，还有紅的旗帜呢！”

“旗帜？”又一个赶将上来，“不錯呀！一面，二面，三面，……王得胜，你赶快下去报告連长！……”

于是，第一队首先停止下来，散开着。接着，第二队前卫也

赶来散开了，用左右包围的形势，配备着向那个紧着红旗帜的目标冲来。

“黄媽媽，你去吧！这兒用不着你了，你赶快退到后方去吧！”

尖兵連长連忙将刘嬌媽揮退了。自家便帶領着手提机关枪的兵士，准备从正面冲锋。

翻过着最后一条谷子口，前面的村街和旗帜都祇剩了一些模糊的輪廓。三路手提机关枪和步馬枪都怪叫起来：

拍！拍！拍！拍！……噼噼噼噼！……格格格格！……

冲过了半里多路，后面第三队的援軍也差不多赶到了。可是，奇怪！那对面的村街里竟沒有一点兒回声。

“出了岔子嗎？”

連长立刻命令着手提机关枪停止射击。很清晰地，他辨得出来祇有左右两翼的枪响。

“糟糕呀！許是中了敌人的鬼計！”

他叫着。他想等后面指揮的命令来了之后再进攻。等着，左右两翼的枪声停止了。

四围沒有一些兒声息。

“怎么的？”

大家都吃了一惊！

“也許是他們都藏在那村街的后面吧？”有人这么說。

“我們再冲他一陣，祇要前后左右不失联络，是不要紧的。反正已經冲到这谷子里来了。”

后面指揮的也是这末說。于是大队又靜声地向前推进起来。天色已經黑得看不清人影子了。

刘集鎮！

沒有一个敌人。几枝旗帜是插着虛张声势的，村街上連鬼

都沒有。从破碎的一些小店的招牌上，用手电筒照着还可以認得出来，清清楚楚的这兒是“刘集鎮”。

“刘集鎮？怎么？这兒不是叫廖山嘴嗎？”

“鬼！”

大家都一齐轟动起来。第二队第三队都到齐了，足足有一团多人挤在这谷子里。其余的还离开有十来里路。

天色烏黑得同漆一样。

“糟糕！……”胖子团长的心里焦急着，“这回是上了敌人的当了。那个鬼老太婆一定沒有个好来历。明明是刘集鎮，她偏假意說成一个‘廖山嘴’！……”

退呢？还是在这兒駐扎呢？突然地：——

拍！——

对面山上一声。胖子团长一吓：——“怎么？”

接着，四围都响将起来了：

拍！拍！拍！……

噼！噼！噼！……噠吼！……

轟！轟！轟！……

“散开！……散开！……”官长們叫着。班长們传誦着。

每一个枪口上都有一团火花冒出来！流弹象彗星拖着尾巴。

四

旅长气得渾身发战。一直挨到第二天的下午，第一团陸續归队的还不到一連人，他的鬍子差不多要翘上天空了。

他命人将刘嬌媽摔在他的面前，他举起皮鞭子来乱叫乱跳着。

他完全失掉他的人性了；

“呀呀！你說，你說！你这龟婆！你干嗎哄騙咱們？你干嗎將刘集鎮說成一個廖山嘴？你說，你說，……我操你媽媽！……”

拍拍！……

皮鞭子沒頭沒腦地打在刘嬌媽的身上，刘嬌媽已經沒有一點兒知覺了。

“你說不說？我操你媽媽！……”

拍！拍！……

“拿冷水來！我操你媽媽！……”

刘嬌媽的渾身一戰，一股冷氣直透到她的腦中，她突然地清醒了一點。她的眼前閃爍着無數條金蛇，她的耳朵邊象雷鳴地震一樣。

“你說不說？我操你媽媽！你干嗎哄騙咱們？你干嗎做匪徒們的奸細，你是不是和匪徒們聯絡一起的？……”

刘嬌媽將血紅的眼睛張了一下，她不做聲。她的知覺漸漸地恢復過來了。她想滾將上去，用她的最後的一口力量來咬他們几下。可是，她的身子疼痛得連半步都不能移開。她祇能嘶聲地大罵着：

“你要我告訴你們嗎？你們這些吃人不吐骨子的強盜呀！我祇恨這回沒有全將你們一個個都弄殺！我，我恨不得咬下你們這些狗強盜的肉來！我的兒子不都是你們殺死的嗎？黃金洞的弟兄們不都是你們殺死的嗎？房子不都是你們燒掉的嗎？你們來一次殺一次人，你們到一處放一處火！我恨不得活剝你們的肉，我情願割斷自家的腿子！我，我，……”

她拚命地滾了一個翻身，想抱住一個人咬他几口！……

“呀！”旅长突然地怪叫着，“我操你的媽媽！我操你的媽媽！你原来是匪軍的偵探！……我操你的媽媽！……”他順手擎着白郎林手枪对准刘嬌媽的胸前狠命地一下：——

拍！

刘嬌媽滾着，身子象凌了空，渾身的知覺在一剎那間全消灭了。

她微笑着。

老远地，一个传令兵拿着两张报告跑来：——

“报告旅长！第一团王团长昨晚的确已被匪軍俘去！現在第二第三两团都支持不下了，請旅长赶快下退却命令！”

“退！”旅长的腿子象浸在水里：“我操她的媽媽！这一次，这一次，……我操她的媽媽！……”

1933年9月29日，深夜在上海。

星

第一章

一

丈夫整整地又有三天不曾回家了。梅春姐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悲哀地，快快地，在自己的卧房里靠着窗口站了一会，用一种怀着恨意的嫉妒的视线，牢牢地凝注着那初升太阳幸福的红光。在秋收后的荒原上，已经有早起勤奋的农人，在那里用干草叉叉稻草了。野狗奔驰着，在经过的草丛里，挥洒着泪一般的露珠。

梅春姐用很大的时候抑制住了自己的哀怨，她无心烧早饭，轻轻地伸手在床上搜寻了自己和丈夫的几件换下的衣裳，提着桶，穿过中堂，蹒跚地向湖滨走去。

朝露扫湿了她的鞋袜和裤边，太阳从她的背面升上来，映出她那同柳枝一般苗条与柔韧的阴影，长长的，使她显得更加清瘦。她的被太阳晒得微黑的两颊上，还透露着一种少妇特有的红晕；弯弯的，细长的眉毛底下，闪动着一双含情的，扁桃形的，水溜溜的眼睛。

路上的农人们都指手划脚起来了。他们用各种各色的贪婪

的視綫和粗俗的調情話去包圍，袭击那个年輕的妇人。他們有时还故意停止着工作，互相高声有心使她听得出來地，談論着她們夫婦間的事情：

“說吧，老黃瓜，为什么陈灯籠夜夜叫她守空房呢？……”

“誰知道呢？……‘家花沒有野花香’罗，也許……”

“不，有人說，她是在娘家养过什么汉子來的！所以，陈灯籠才不爱她，折磨她。……”

“啊！原——來！……那就难怪陈癩子罗！”

梅春姐尽管佯裝沒有听见，可是那些无耻的污濁的話，却总象箭簇似地向她射來，甚至于射到她的心里。她着力地稳定了一下自家的脚步，飞快地冲出那恶濁的旋渦，咬着牙，喘着息，一口气跑到那湖岸的石头跟前蹲下了。

湖水，碧綠的，清彻的飄流着，起着細細的漣波。在湖岸的石头两边，已經有好几个同村的妇人在那里洗衣了。梅春姐一面和她們招呼着，一面尽量地想把那颗跳动的心兒慢慢地平下来，把那些恶毒的，刺心的秽話扔开去。她扯起衣角，揩了一揩額角上的因为奔跑出來細細的汗珠，便弯腰洗她的衣服了。

水声和槌衣木的声音在湖中激蕩着。不甘沉默的旁的妇人們，就趁着这一个机会大家无所顧忌地扳談起来。她們談着家里日用的柴米油盐，她們談着漂亮、新鮮、时髦的布料，她們談論着公婆，談着孩子，談着自家的男人和別人家的曖昧的私事。……

梅春姐夾在她們中間裝得非常快活。有时候，她还故意地跟着旁人大笑几声。她想教人家看不出來她那种被丈夫侵蝕的內心的痛苦。可是那談鋒却象有意要使她为难似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又轉到她的丈夫身上來了。

“他已經几天沒有回来了呢？”发問的是一个麻面的中年妇

人，十五年来她已经生了十个儿女了。她带着笑脸时，麻子就一粒一粒地牵动着。

“三，三天……”梅春姐轻轻回道。

“你想不想他呢？夜……”

“当然喽！”一个面孔涂得象燕山花的，有名的荡妇柳大娘，截断了麻子的话。“她为什么不想呢？这样漂亮，年轻！……”

梅春姐觉得那淤积的心血，是怎样地热烘烘地涌上了她的面庞。她渐渐地把头低下来了。一面使力地搓着水浸的衣服，一面偷偷地瞟视着左右的妇人们。当她看见了妇人们——尤其是柳大娘的那牢牢的视线——都在凝注她，而又感到自己的脸太红了的时候，她就故意地把衣服往水中沉重地按着，几乎按得连人带桶都滚到湖中了。

“为什么呢？你们……”一个老年一点的，一面伸手抓着梅春姐，一面向大家责骂着：“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吧，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好东西！……年纪轻轻，男人做得初一，我就做得初二。”那柳大娘愤愤地，带着一种真正的同情心，叫道，“‘哪个罗裙不扫地，哪个扫帚不沾灰！’噯，黄瓜妈，莫说梅春姐还这样漂亮！……”

“啐！閻王会勾你的簿的！不要脸的，下流的家伙！你总以为人家都象你这骚货！……”

大家又都哄笑起来。

梅春姐可不能再佯装快活了，她用了一种很大的，自制的力量，勉强地洗完这一桶衣服，才站起身来。然后又象逃难似的，拚命地穿过那些男人们的下贱的视线和嘲笑，跑到了自己的家中。

丈夫陈德隆，——因为生癩子，人家就叫了他陈灯笼。——对于梅春姐是太不知道怜爱的。他好象沒有把年輕的妻当做入看待，他認為那不过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陪伴泄欲的器具而已。自从去年的一个风雪滿天的、忧愁的日子，用一頂紅轎、吹鼓手和媒人，把梅春姐从娘家娶回来以后，他就沒有对她装过一回笑脸。他罵她，他折磨她，并且还常常凶恶地，无情地，在夜深人靜的时候毆打她。他象很有計劃似地打她的胸，打她的腹，打她的腿，……他打着还不許她叫，不許給人家在外面看出她的伤痕来。

丈夫沒有弟兄姊妹，只有一个老年的盲目的公公。在去年，那公公还能在听到梅春姐被丈夫打得輾轉呻吟的时候，摸到房門口来用拐杖抛擲陈德隆，罵他是个无福消受賢德婦人的惡鬼！今年，不幸的是公公归天了，陈德隆就更加无所顧忌地欺压他的妻。他趁这时候学会了打牌，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和一切浮蕩的，守空房的妇人勾勾搭搭。他常常一出去，就三五天不回来。

梅春姐对于丈夫是不能說不賢德的，她自始至終沒有向人家說过丈夫半点錯過。她忍受着，她用她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得全村老迈人們的贊揚。当她听到了那雪白鬍子的四公公和烂眼睛的李六伯伯敲着旱烟管兒，背地里贊揚她——“好一个賢德的妇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粪上啊！”“癩子陈灯笼的福气好啊！……”——的时候，她就覺得那渾身的伤处，都象給一种无形的，慈祥的，勉慰的手掌撫摸过似的，痛苦全消了。她可以驕傲——尤其是对于那些浮蕩的，不守家規的妇人驕傲。

但是，一到夜間，当她孤零零地，躺在黑暗的，冷清清的被窝中反复难安的时候，她的灵魂便空虚与落寞得象那窗外秋收过后的荒原一般。哀愁着不是，不哀愁着也不是。她常因此而終宵不能成梦。她对着这无涯的黑暗的长夜深深地悲叹起来……有时候，她也会为着一种难解的理想的驅使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口，去仰望那高处，那不可及的云片和閃爍着星光的夜天；去傾听那曠野的，浮蕩兒的調情的歌曲，和向人悲訴的虫声。……

她忍耐着，一切都忍耐着——当她在夜間又想起白天里那些老人們可寶貴的，光榮的贊揚時。

三

亡命地从湖滨跑回来，放好桶，晒好衣裳，走进到臥房的时候，梅春姐已經身疲力軟了。她无心烧飯，无心飲牛，无心飼餵鷄和鴨……懶洋洋地躺在木床上，去推想她那命运中的各种不幸的根源。田野中的男人們的穠語和湖上的妇人們的嘲諷，就象一个多角的，有毛的东西似的，只在她的心中翻滾。她想起了母亲臨終的前夜，和父亲死时所对她叮囑的那些話来：“在家从父，出嫁要从夫。如果丈夫有什么不正当的行为的时候，只能低声地，温語地，夜間在枕头上去劝慰他。……”她觉得她对丈夫是太少劝慰了；她应当好好預备一些温軟的話，在夜間，在枕头上，去劝慰她的丈夫才行。这样，她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心思勉力地鎮靜了一回，就又慢慢地开始她那日常的，好象永久也做不完的，家中的瑣細事物。

在夜間，丈夫陈德隆回来了。他喝得醉熏熏的。在一綫微弱得可怜的灯光底下，可以看到他那因长癩子而脫落了发根的光

头上，有几根被酒力所激发着的青筋在凸动。他的面孔通红的，在刷子般的粗黑的眉毛下，睁大着一双带着血丝的，发光的，螃蟹形的眼睛。

他一声不响，歪歪倒倒地走到了床边，向梅春姐做成一个要冷茶的手势，就横身倒了下来。

夜——是很长的。当他喝冷茶喝足了的时候，当梅春姐正要用温软的言词去劝慰他的时候，当村上的赌徒们正待邀人去赌钱的时候，丈夫陈德隆的酒醒来了。他突然地，象一根发条似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伸手到小柜中摸出他那仅有的几块放光的洋钱和铜板，一匹熊似地冲到村中去！……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哭着，叫着：

“德——隆——哥！你，你不在家，人……家……要……欺侮我的！……”

“谁呀？”他停了一停脚步。“放心吧！没有人敢在老子头上动土的！……”就扔下梅春姐的手来，跑开了。

夜——是很长的。

梅春姐张望着丈夫的阴影，在无涯的黑暗中消逝着；回头又看着那象在打呵欠似的洞黑的床铺，她的心儿不能抑制地战栗了好久。被子里还遗留着丈夫的酒气，可是——没有了丈夫。小柜中还遗留着洋钱和铜板的空位置，可是——没有了洋钱和铜板。她想哭，可是——她连哭都哭不出来了。

她又慢慢地走近了窗口前，她在那里站立了好久好久。她想不出一个能够使丈夫回心的办法。叹气，流眼泪，一点也不能打动丈夫的那颗懵懂的心。她渐渐地，差不多要沉入到一种绝望的，无可奈何的悲哀中了。

站着……叹着……之后，她就推开窗子伸出了头来，想看一

看她那从小就欢喜看的夜的天空，想借着星星和月明来解一解心中的愁闷。可是，忽然地，象有一个什么暗号似的，那埋伏在她左右，专门为勾引她而来的，浮荡儿的粗俗的情歌，立时便四面飘扬起来了。

最初是一个沙声的唱道：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没人睬啦~~~~
跪到情哥哥面前~~~~磕响头！……

梅春姐向窗前唾了一口，把头缩了回来。她觉得这些人都是些卑污，下贱的，太可笑的家伙。也不想他自家是什么东西！……但悲痛是无情的，她睡不着。她把耳朵轻轻地贴在窗口边，无聊地又想听下去——她是想赶去那快要把她全身都毁灭掉的悲哀：

哥说：“我的姐姐呀！……
不怕你膝头骨跪得~~~~浮浮肿，
额头叩得~~~~没有皮，……
你呀！~~~~要想情哥……万不依！……”

接着，又有一个人装着女人的声音唱起来了。这声音，梅春姐一听就知道是那一个身上脏得发霉，还常常佩着一个草香荷包，小眼睛的独身汉老黄瓜唱的。喉咙尖起来就象那饿伤的猫头鹰一般地叫着：

姐说：“我的哥呀！……

你要黃金白銀~~~~姐屋里有,……
要花花綠綠的荷包子~~~~慢慢送得來,……
你鉄打的心兒呀~~~~想轉來!……”

沙聲的又唱道:

哥說:“我的姐呀!……
不怕你黃金白銀~~~~堆齊我的頸,……
花花綠綠的荷包子~~~~佩滿我的身;……
父母的遺體呀~~~~值千金!……”

梅春姐越听越覺得下流了;她離開了小窗,準備鑽進那洞黑的床上。可是那歌聲的尾子,却還是清清楚楚地可以听得出來。尖聲的在后面接着:

姐說:“我的哥呀!……
我好比深水壩里扳罾~~~~起不得水啦!……
我好比朽木子搭橋~~~~無人走啦!……
只要你情哥哥在我橋上過一路身,
你還在何嚙^①~~~~修福積陰功!……”

沙聲的沒有再唱了。一陣一陣的嘻笑涌進了梅春姐的小窗,她用被頭把耳朵捫得綳緊,她暗暗地又使力地睡了两回。她想:“你們能算什麼東西呢?癩蝦蟆……”

① 何嚙:即哪里的意思。

然而，痛苦，悲哀，空虛，孤独，……却又是真的。梅春姐她只能够尽量地抑制她自己，她总还滿望着丈夫有回心轉意的一日。然而这一日要到什么时候才来呢？梅春姐她不能知道。因此，她的痛苦，悲哀，空虛，孤独，……也就不晓得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解除。

第 二 章

一

第三年——是梅春姐和丈夫結婚的第三年——的九月，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从南国，从那遙远的天际里，忽然飞来了一把长长的，銳利的剪刀，把全城市和全乡村的妇女們的头发，統統剪下来了。

这真是一件希奇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当这把长长的，銳利的剪刀，来到这村庄里，第一个落到黃瓜媽的头上的时候，她就渾身发起抖来。她要求道：“好心眼的姑娘們啊！……可怜我吧！我要沒有了头发，閻王不会收我的，我要到地獄中去受罪的！……”但，誰听她的呢，一下子就象剪乱麻似地把它剪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二个落到麻子孀的头上的时候，她就叫着，嚷着：“剪不得啦！看相的先生說过了的：我的晚景全靠这头发，我要沒有头发，我的一家人都要餓死啦！……”但，誰听她的呢，那巴巴头^①就象一只烏龟壳似的，随着剪刀落下来了。当这把剪刀第三个快要落到那欢喜擦脸紅的柳大娘的头上

① 巴巴头：湖南話，即女人梳发髻的头。

的时候，她早就藏躲起来了，等到寻了她从黑角落里拖出去，她便一面流泪，一面哀求地：“少，少剪一点儿吧！……沒有了头发，我，我要丑死的啦！……”但，誰听她的呢，姑娘們的剪刀是无情的，差不多連根兒都剪下来了。当这无情的，长长的，銳利的剪刀，第四个落到梅春姐的头上来的时候，她就很泰然地，毫不犹豫地挺身迎了上来，她对着拿剪刀的姑娘們說：

“剪掉它吧，剪吧！反正我有这东西和沒有这东西是一样的。我是永远也看不見太阳的人！我要它有什么用呢？……”

一切妇女們的头发都剪下来了，一切妇女們都伤心地痛哭着：黄瓜媽哭着，——她怕閻王不肯收她！麻子孀哭着，——她怕年老时要餓飯！柳大娘哭着，她怕她的情人不爱她！抛弃她！……

一切老头子們都夹七夹八地跟在中間摇头，叹气：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盘古开天以来女人就应该有头发的。沒有了头发女人要变的，世界要变的！……”

只有梅春姐，她似乎与別的人不同。她沒有把头发看到那般重要。因为，她的心已經快要給丈夫折磨死了，她已經永远望不到丈夫的回心轉意的那一天了。她想：“变啊！你这鬼世界啊，你就快些变吧！反正我是一个沒有用了的人，我的日子一半已經埋到土中去了！……”

二

真鬼气，真是希奇的事情！……世界就是这么真正地，糊里糊涂地变起来了。从那一天——那剪掉头发的一天起，村子里就开始变得不太平不安靜起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一些人

(本村子里的也有)，穿长衣的，穿短衣的，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在村子里穿来穿去。手里拿着各种各色的花样的东西，口里說着一些使人听不懂的新鮮的話。……

真鬼气，真是希奇的事情！……

丈夫陈德隆也开始变起来了。他变得比从前更加粗暴，更加凶狠了。他从楼板上摸出了一把发锈的丈把长的梭鏢来，他把它磨得光光的。他說：他要去入一个什么会去，而那个会是可以使他发财的；将来可以不做事情有飯吃，有錢用，并且还可以打牌，賭錢。……

梅春姐始終不明白这是怎样一事情。当她看見丈夫把那把发锈的梭鏢磨得放光了的时候，她的心里就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她怕他要用那梭鏢将她刺死！并且他的那两条带着紅光的視線，还不时地，象一枝火箭似地直射着她，好象要将她吸到那螃蟹形的眼睛里去，射死她，烧死她似的。梅春姐不禁的发起抖来了。

“不要到外边去的！知道吗？”丈夫把那梭鏢靠在怀抱里，用手卷着袖子。“我要到会中去了！……不，也許还要到旁的地方去。夜晚，你早些关门，这两天外边的风气不很好！……”

梅春姐用了一种順从的，恐惧的，而又包含着憎恨的眼光回答了他。

她当真除了飲牛、飼鷄和上菜园以外，整整地三天沒有出头門一步。

可是，到了第四天早晨，不知道还是因了丈夫的久不回来呢？还是因了自己的哀愁抑制不住呢？还是因了秋晴的困倦呢？还是因了另一种环境的或者是好奇的原因的驅使呢？……使她下了决心地要跑到外边走一回。她从板壁上取下一把草叉

来，用毛巾将剪发的头包了一下，順便到自己的草場中去叉两捆稻草来做引火柴。

荒原，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荒原；村子，仍旧是去年的，前年的村子；不过是多了一些往来的，不認識的人，不过是多了一些飄揚的，花花綠綠的旗帜。……

在那原先的，住关帝爷爷的大庙里，还多了一座新开办的，讀洋書的学堂。

梅春姐緩步地穿过一条狭小的田塍。在她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新奇的，怀疑的視綫。她象一头出洞来找寻食物的耗子似的，东张西望地把这变后的村庄看了好久好久，才又蹣跚地走向自己的草場去。

稻草象两座小屋子似地堆在那里。在那比較小的一座的旁边，有一个穿长衣的和一個穿短衣的人在談話。梅春姐沒有注意他們。她只举起草叉来叉了两捆，准备拖回家中去。

“德隆嫂！”

“誰呀？”

她回头去：一个年輕的，面孔象用木头刻出来的人望着她，他是麻子孃的大兒子木头壳。

“德隆哥昨晚回家嗎？”

“沒有回来！”梅春姐輕声地应着，一面看了一看那別的一个，用背面向着她的年輕人。

“唔！前晚还在会里和人家吵了架的，这家伙！……”木头壳沉吟了一声：“一定是到哪里去打牌了，一定的！……”

梅春姐把稻草都堆成一起，弯腰扎了一扎。……那一个穿长衣的年輕客便向木头壳問了起来：

“哪一个德隆哥啦？……”

“就是啦！……就是前晚那一个和你们吵架的，那一个獬子啦！”木头壳向梅春姐微微地钉了一钉：“罗，这一位便是他的獬嫂子，叫梅春姐的！……”

梅春姐的脸羞得通红的。她的心里深深地恼恨着木头壳；她抬起头来，想拖着草叉就走！

不自觉地，那个穿长衣的年轻角色，正在打量她的周身。她和他之间的视线，无心地，骤然地接触了一下！

那一个的白白的，微红的，丰润的面庞上，闪动着一双长着长长睫毛的，星一般的眼睛！……

梅春姐老大地吃了一惊，使劲地拖着稻草和稻叉，向家中飞跑！

三

陈德隆因为和会中的主脑人吵了架，一连三天都躺在情妇的家里不出来。第四天的中饭时，他足足喝了三斤半酒，听说会中又到了一个新从县里下来的人，又有一桩事情瞞他了，他才跑出去。

米酒把他的心火燃烧得熾腾起来。他走一步歪一下地向会中奔驰着。他的脑子里装满了那红鼻子会长的敌意的笑容，和那副会长的骇人的，星一般的眼睛。他有心要和他們抬杠。他觉得他們这些人都很瞧不起他，事事都瞞他，而不将他当成自家亲人一般地看待。尤其是副会长的那特别为他們而装成的一副冰凉的面孔，深深地激怒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内心！

在经过自己的家门时，他停了一下，吩咐了老婆晚饭时多做一些米。他是打算去和会中人吵一阵就回来的。不是要寻他們的差处，而是发泄自家的心中的愤火！

有十来个人挤在会场中。当长工出身的红鼻子的老会长，正用一根小竹鞭向人们挥扬着，说着一些听不分明的，时髦的口语。副会长和另一个陌生的，蓄短鬍鬚的人，在写着一张什么东西的字单。

陈德隆冲到他们的前面了。他故意摆搖他的身子，象一头淘气的、发了疯的蛮牛似地撞到人丛中去！环睜的螃蟹形的眼睛，先向旁人打望了，就开始大声、无礼的喧闹起来：

“会长！什么事情啦，丢开我？”

老会长微微地皱下眉头不理他，手中的竹鞭子更加有力地挥扬着。他好象并不曾听见陈德隆的声音似的，又接连地说下去了：

“……总之，总会花钱，费力，……都是为的我们种田人自己；我们去当两个月兵，就应该尽些心思，尽些力！……”

陈德隆气起来。他蹣跚地冲过去，夺着老会长的竹鞭，他几乎要打着他的鼻梁了。

“是装聋吗？聋子吗？……你不曾听见我的声音？……”

老会长的鼻子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他战声地，咬着牙关地啐他一口——

“你这瘟神！你，你……又来瞎缠么？……”

“怎么是瞎缠呢？我来寻着你们，就因为你们的心不公平，你们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了！……”

“瞒你？”老会长浑身战着，他使力地抽出来他的小竹鞭子，挡着陈德隆的胸襟。“你能做什么东西吗？今天这里招兵，你能当兵吗？你能离开野婆娘吗？……”

“能！”陈德隆顽强地叫着，“只要你们都不瞒我，我是什么都能做的！……”

“打人，喝酒，摸骨牌，……什么都能做的！”副会长冷声地笑着。他的那一双大的唬人的眼睛，就象魔渊似地吸住了陈德隆的全身。

陈德隆跳起来了！他奔到副会长的跟前，拳头高高地抬着，他就象一下子要击坏他的对方的头颅似的。他的声音带着沙了：

“我要挖出你那双漂亮的眼睛来的，你瞧不起老子！不打人，不喝酒，不摸牌！都能行吗？行吗？——”

人们使力地解开他们。那另一个陌生的，蓄短鬍鬚的人匆匆地跑来拉着陈德隆的手，向他温和地说：

“朋友，你不要生气啦！行的！……你要愿意，明天就同我们到总会中当兵去！祇要你能不喝酒，不摸牌，那都行的啦！……”

陈德隆的怒火愈加上升起来！他瞅瞅这陌生的人一眼。他并没有问明白去当什么兵，就茫然地答应着。顽强，好胜，拥着他那一颗虚荣的，粗暴的内心！他很有一股蛮牛的性子，他很可以给你犁地，耕田，而你不能将他鞭撻，尤其是不能违拗他的个性而欺侮他！……

当他的名字被写上那张白白的纸单的时候，他还狠狠地驕矜了一下。他盯着那些有意瞧不起他的人們，他的眼睛更加圓睜着，那就象已经报复了一桩不可解脱的深仇似的。他的心里想：“你们，妈妈的！嘿嘿！瞧瞧老子吧！……你们能算什么东西呢？……”

四

太阳走了，黑夜象巨魔似的，张口吞蚀着那莽莽的黄昏。在小窗的外边，有无数种失意的秋虫的悲哀的鸣咽。

梅春姐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失神地凝注着那些冰凉了的菜和飯。一盞小洋油灯在她的面前輕盈地搖晃着。她并不一定是等丈夫回来，也不觉得自家的飢餓。在她的腦際里，却盘桓着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搖搖不定的想頭。这想頭，就象目前的那盞小洋油灯般地搖搖不定。不是哀愁，也不是欢喜。……

她懶洋洋地站起来，估量丈夫不会再回来了，便把小桌上不曾吃过的菜和飯收拾着，用一块破布头揩了一揩。

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是夜，一个漫漫的，深长的夜！一个孤零零的，好象永远也得不到光明的，少妇的淒涼的夜！……

窗外的虫声更加嗚咽得悲哀了，它們是有意喚起人們去給它們一把同情的眼泪的。

梅春姐又慢慢地靠近着小窗，荒原迎給她一陣冰凉般的寒氣！那搖搖不定的，錯亂的想頭，使她无聊地向四围打量了一下：一切都和平常一样的。祇不过是那班浮蕩兒沒有閑功夫再来唱情歌了，祇不过是在大庙那边多了些花色的灯光的閃爍！

她微微地把头仰向上方：一块碧蓝色的夜天把清靜的、渺茫的世界包罗了。一个弯腰形的，破銅錢般的月亮在云围中爬动着；在它的四面，环繞着一些不可数出的，翡翠也似的星光。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颗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紅的，丰潤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

梅春姐深深地吃了一惊——象白天在草場般地吃了一惊！她覺得一陣迅速的，頻頻的，可以听得出来的心脏底跳动！她把头兒慢慢地低下来！……在后方，突然地，一个沉重的，有力的破門声音，又将她惊震了！……

丈夫陈德隆的一双螃蟹形的眼睛現了出来。他的面孔微微地带点怒容，刚强而抑郁！他似乎并不曾喝酒，态度也比较平常

緩和了些。

“你还不曾睡啦！”他輕輕地拍了一下梅春姐的肩头，鎖着眉毛地說，“明天我要上街了！”

梅春姐痴呆了好一会功夫。好象有一件什么秘密的私情給丈夫窺破了似的，她的全身輕輕地战着！……一直等她发现了丈夫并没有注意她，而且反比平常和善了些时，才又迟迟地回復道：

“我——是等你啦！……上街？做什么东西呢？……”

“不做什么东西！……去当兵，赌气！……要两个多月才回来！……”

丈夫是真正地沒有注意她。他伸手从床上摊开来一张薄薄的被子，他連連地說：他是今天又和会里的人吵了的，所以才赌气地同总会中人当兵去。吃苦，他也得去拚拚来的！……他叫梅春姐早些陪他睡了，明天好同他收拾一些随便的行囊，就同他們当兵去。

梅春姐是等他睡过之后，又站了好久好久，才吹灯上床的。她好象并不曾听见丈夫的話，她是深深地憎恨了这无情的，冷酷的，粗野的丈夫。当夜深时，她本分地給他蹂躪了她的身子之后，她的心里会忽然生出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希奇的反响来：“为什么呢？我要这样永远受着他的折磨呢？我，我，……”这种反响愈来愈严厉，愈来愈把她的心弄得不安起来！……

她頻頻地向黑暗中凝眸着；那一双星一般，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便又輕輕地，悄悄地，在她的面前浮动起来了。她想：“真是希奇！虽然祇一回平常的見面，但那个人实在象在哪里見過来的！……”不过，随时她又：“唉！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呢？我为什么要想这些事情呢？唉！唉！……实实在地，那双鬼眼睛真

在哪里见过的！”

她向黑暗中小心地，战抖地望望那睡得同猪一般的丈夫。忽然，她又被另一种可怕的想法牵连着。丈夫的那把磨得放亮了的梭镖，好象一道冷冰冰的电光似的，祇在她的面前不住地搖晃，一双环睜的螃蟹形的眼睛，火一般地向她燃烧着！……

在耳边，四公公和李六伯伯們的頻頻的贊叹声又起来了：“好一个賢德的妇人啊！……好一朵鮮花插在牛粪上啊！……”

梅春姐是怎样地覺得她的心在慢慢地裂开！裂成了两边，四块！裂成了許多許多的碎片！……

她悲哀地，沉痛地又合上她的眼睛。她深沉地想了：她还是要保持那过往的光荣的。她不能讓这些无聊的，漆一般的想法把她的洁白的身名塗坏。在無論怎样的情形之下，不管那双眼睛是如何撩人，她还是决心不再和他碰头的为妙。

五

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

譬如說：一头耗子想要躲避一只猫，它是一定要想尽它的方法的。或者是終天守在洞里，或者打听到猫不在家时才出去，或者是老远地听到猫来了就逃！……在耗子本身看来，这也許是一种比較安全的方法吧。但，不对；我們却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耗子被抓到猫的口中。不仅是不能躲避，就是連怎样才会被抓到猫口中的，它都不知道。

梅春姐就正是一头这样的耗子，糊里糊涂地被抓到猫的口中。

她想是想得很好的。当丈夫叮嚀了她一番匆匆离家之后，

她就終天关在家里不出門。牛在家中飲，鷄在家中喂，……連菜園，連上村下村的鄰舍都不輕跨一步，這總該不會遇見那双撩人的眼睛吧！——她自己想——但，不對！事情是往往要出人意料之外的。水缸中沒有水了，她得上湖濱去挑水來；引火柴燒完了，她得上草場拖草去；夜晚鷄沒有回籠，她得去尋鷄；牛糞堆滿了牛欄，她得將它傾到外面的肥料溝中去！……

這一些瑣細的事物，總象蒼蠅釘食物似地釘着梅春姐，要擺也擺脫不開。做完一件又來一件，而且，每一件事都是要跑到外面去才做得成功的。一跑出去，她就常常要遇見那個鬼人，那一对祇有鬼才有的撩人的眼睛！……

梅春姐會因此而感到沉重的不安。越不安事情就越多，事情越多就越要跑出去，越要跑出去就越要遇見那一個鬼人和那一对鬼眼。

誰知道呢？那一個鬼人是不是也在故意地到處阻攔她呢？

有幾次，她是祇跑到一半路就打了轉身的；有幾次她是繞着另一條小道而回的。……她一見到他，一見那对鬼眼，她的心就要頻頻地，不安地悸動着。

她開始覺得她的世界慢慢地狹小起來了。她簡直不能出門。好象她的周圍已經沒有了其他的人物，好象全村子，全世界都早經沉沒了似的。她的眼睛里祇能看到一個人，祇能看到一对長着長長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的眼睛！

她的四圍站滿了那一個人，她的四圍閃動着那一对眼睛！……

又有一次，——也許是她迴避和他碰頭的最后一次吧，——梅春姐去挑水時，突然地，給他在湖濱攔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灰布的夾長衫，他的手里拿着一條細長的鞭子。他滿面笑容地望

着梅春姐装了一个拦鷄鵝般的手势，将梅春姐拦在湖边。

微風舞着他的长长的黑发，他的一排雪白的牙齒同眼睛一样撩人地咬着那紅潤的下唇。他說：

“德隆嫂！为什么啦，你一见到我就逃？你……？”

梅春姐輕輕地把小水桶卸下了肩头，背轉身来，低低地望着那水中的自己的阴影。她的面孔突然地紅到耳根。她的心跳得快要冲出喉嚨了。她不知所措地，忸怩地，顫声地回道：

“我——不認得……先生呀！……”

“不認得？我姓黃啦！……我是会中的副会长，我就在那大庙里教書的啦。你不是在草場中見過我的嗎？……”

一陣風从梅春姐的側面吹过来，把她那輕得使人听不出的回声拂走了。

“也許你忘記了！……不过，你为什么事情要怕我呢？”

“我沒有怕先生。”

“沒有怕？好的！那么，我就改一天到你家中来玩吧！我和德隆哥很好，他回来了，我一定要来看他的。……”

梅春姐一直等他舞着那条細长的鞭子，跑了好远好远了，才深深叹了一口气，挑水回家去。

这之后，黃先生就常常要跑到梅春姐的家中来，梅春姐也就不能再象耗子怕猫般地那样怕他了。虽然是丈夫不在家，虽然她还时常提防着村邻們的物議，而他呢？有时候是一个人来，有时就带着麻子孀家的木头壳，和一些会中的小家伙。……

他还时时向梅春姐說着一些关于女人們的开通不过的話語，他还时时向梅春姐講着一些关于女人們的新奇不过的故事。

梅春姐的脑子漸漸地糊里糊塗起来，梅春姐的决心漸漸地

烟消云散了起来！……

于是，一头美丽、温柔的耗子，就这样輕輕、悄悄地，被抓到了猫兒的口中。

六

这事情，就发生在一个黑暗的，蒼茫的午夜。

梅春姐正为着一些村邻們的无謂的謠言而忧煩着，她已經整整地三宵不曾安靜了。她的心里，就象一团迷雾般地朦朧起来。她想不清人們为什么要将她的声名說得那样难堪而污秽，她是实在不曾和人們有过什么卑微、下賤的行为的。她很能够矜持她自己。她可以排除邪惡的人們的誘惑，她可以抑制自家的奔放的感情。而人們毕竟不能原諒她，毕竟要造謠污秽她，并且在夜深人靜时，还常来壁前壁后偷盜般地梭巡她。这真是太使梅春姐感到抑郁而伤心的了。

十月的荒原，就象有严冬那样的冰寒了。很少有几声垂毙的虫們的哀叫，透过了小窗来，鑽进到梅春姐的繁乱的心情里。她懶洋洋地靠着窗門，看那壁隙的微风将油灯輕輕吹灭。疲劳，困倦，……慢慢地，将她推到了那洞黑的床前。

一个瑟瑟索索的，低微的，剥啄的声音，把她惊悸了！

小窗門微微地启开着。一个黑色的，庞大的东西，慢慢地由窗口向里边爬！爬！……

梅春姐的全身都駭得冰凉了。她的牙門磕着！她几乎哑声地呼喊了起来！

黑色的东西摸到她的跟前了——是一个人。一个穿长袍子的，非常熟識的身材的人。梅春姐的心中慌忙着，击着，跳着……象耗子被抓到了猫兒口中般地顫栗起来！

“吓嗎？……”那个人伸手摸着了她的肩头，——一股麻麻的火一般的热力，透过她的冰凉的身子。她嘶声地，抖战地推开他：

“黄，黄……你……你……唉！你……”

“我是……梅春姐，你，平静些吧！……我平常……”

“轻声些！……你……唉！……你不要害我的！……”

“不要紧的！……现时已经不比从前了！……你安静些吧！……”

梅春姐挣扎地摆下他的手来，她为那过度的惊惶而痴呆着。她的被眼泪淋湿着的身子紧紧地缩成了一团，她的心里更加慌忙地冲击着！

黄，象一只狼般地再度地奔向她来，梅春姐已经无法能推开他了。为了那些壁前壁后的梭巡人的耳目，她幽幽地，悲抑地，向他哀求道：

“你去，……去！……那边……菜园，林子里，我来。……”

“真的嗎？”

“真的！……”

黄，就象一只矫捷的壁虎般的，向窗门翻走了。

外边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家的拳头，梅春姐的心就象快要被人家分裂般地徬徨，创痛着！她推开了里房门，向着左方，那菜园的看不清的林子里躊躇着：“天啦！这样的怕人啦，我去不去呢？我，我将？……”

她站在那里惊疑了好久好久，她还不能决断她的适当的行踪。黄遗留下来的热力，就象火一般地传到她的繁乱的心里，渐渐地翻腾了起来！

她犹疑，焦虑着！她的脚，会茫然地，慢慢地，象着魔般地不由她的主持了！它踏着那茅丛丛的园中的小路，它把她发疯般

地高高低低地戴向那林子边前！……

“假如我要遇見了邻人？……”她突然地惊惧着！她停住了，就好象已經在她的面前发现了一个万丈深长的山澗似的。她把头向周围的黑暗中张望一下，捫了一捫心，然后又昏昏沉沉地，奔到林子里去了。

一个黑黑的，突如其来的东西拖着她的手，她的全身痙攣着！

“这里！——”

“我，黃，……”

“不做声！——”

他輕輕将她摟抱起来，他紧紧地貼着她的脸！当他吻到了她的那乾热的嘴唇的时候，便一切都消失在那无涯的黑暗和冷靜的寒风中了！……

第 三 章

—

传言象一团污浊的浓霧般的，将全村迷漫着。

五七个妇人：黃瓜媽、麻子嫖、柳大娘，还有两个年輕的閨女、小媳妇，又在湖滨的洗衣基石上碰头了。

她們曲曲折折地談着这桩新奇的，曖昧的事情。

在她們的后面，有三个老头子：白发的四公公，烂眼睛的李六伯伯，和精神健壮的关鬍子。他們在那坟堆上抽烟，談世事，他們向着太阳捫老虱婆。

柳大娘的双頰塗得火一般地通紅了，她也想叫会中的副会

长和有資格的人們看上她。她妖媚地朝那三个老东西唾了一口，又开始談起她那还不曾談完的故事：

“老黃瓜，他說，……”

“說什麼呀？下流的，不要臉的家伙！……”黃瓜媽氣起來。

“他說，……哼！他還比我們下流百倍呢！”柳大娘冷聲地笑道。“他還夜夜去梅春姐家的壁前壁后偷看他們的！……他說：‘有一天，我伏在菜園的后邊！……’听呀，麻子孀！……‘我很小心地望着她家的窗子，一個黑色的東西向里边爬！爬！……’随后，又爬出來了。随后又有一個跟在那個的后邊，摸到菜園中的林子里來了。我專神地一看：哼！你說是誰啦？……就是——梅春姐和那有一雙漂亮眼睛的黃！……’他說：‘唔！是的，副會長！’……”

黃瓜媽的臉色氣得發白了，麻子孀笑着。

“我要打死那下流的東西的！……”黃瓜媽的眼淚都氣出來了。

在遠方，在那大廟的會場那邊，有一群人向這湖濱走來了。似乎有人在吵罵着，又似乎已經打了起來。

柳大娘用手遮着額頭望着，她吃驚地豎起她的眉毛：

“麻子孀！你家的木头壳和老黃瓜打架啦！”

“打架？不會的！……”麻子孀應着，望着，“我家木头壳他很好！……”

打架的人漸漸地走了近來。

“該死的！……”麻子孀跳起來了。她是怎樣地看見她的木头壳被老黃瓜踏在腳下揍拳頭，又是怎樣地看見人們將他們排解着！……

麻子孀連衣都不顧地跑上前去。歡喜看熱鬧的，洗衣的婦人們和坟堆上的老头子們也都圍上來了。

“我要打死你这狗头壳的，你媽的！你給副會長拉皮條！我，我……”老黃瓜的小眼睛眯着，他連草香荷包都被震落下來了。“我明天就要上街去告訴陳燈籠的！……”

“我操你的媽媽！我給你的媽媽拉皮條呢！你看見了？……我操你的媽媽！……”木頭壳將一顆血淋的牙齒吐在手里，他哭着，面孔就更加象木頭刻出來的。“你自己吊不到膀子，你對你的祖宗發醋勁！我操你的媽媽！……”

麻子嬌沖過去，她拖着老黃瓜的手，不顧性命地咬將起來！黃瓜渾身戰着，她夾在人們中間喊天，求菩薩！……

人們烏七八糟地圍成一團了。

李六伯伯和四公公們從旁邊長長地嘆道：

“我們老早就說過了的！不得了的！女人們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

“變的？還早呢！……”關鬍子摸着那几根灰白髭鬚，象蠻懂的神氣，說，“利害的變動還在後頭啊！……

“後頭？……”四公公的心痛起來了，“走吧！沒有什麼東西好看的了！走！……”

三個人雁一般地伸着頸子，離開着那些混亂的人群，向村中蹣跚地走着！

二

為着那痛苦的悔恨而哭泣，梅春姐整整地好些天不曾出頭門。黃已經有三夜不來了，來時他也不曾和她說過多些話。就好象她已經陷入到一個深沉的，污秽的泥坑里了似的，她的身子，洗都洗不乾淨了。她知道全村的人都怎樣地在議論她；她也知道自家的痛苦，陷入了如何的不能解脫的境地；她更知道丈夫的那

双圓睜的眼睛和磨得发亮了的梭鏢，是絕對不会饒她的！……

好象身子不是她自己的身子了，好象有人在她的身子上作过什么特殊的标记。她簡直連挑水都不敢上湖滨。

她躲着。或者是，她連躲都躲不起来了。

“我就是这样地将自家毀掉嗎？……但，不能呀！”她想着，“我总得要他和我想一个办法的！……”

这一夜，有一些些月亮。梅春姐还不曾吹灯上床，木头壳便跑来敲她的房門了。

他的脸肿了起来，青一块，紫一块。他說：“梅春姐！你們的事情很不好！我今天和老黃瓜打了起来！他要上街告訴陈德隆去。副会长叫我来，他在湖中的荒洲上等你！……”

“他怎么不来呢？”

“他不来！”

“天哪！……”梅春姐的牙齿磕了起来。她的身子一陣烧，一陣冷！提起了陈德隆，她的眼睛就发黑，她就看見那磨得放亮的梭鏢和那通紅的眼睛！……

熄了灯光。她一步高一步低地跟他走着。突然地，她站住了：

“假如老黃瓜他到这里来抓我們呢？……”

“不会的，老黃瓜給他的媽媽关起来了。”木头壳安她的心說。

湖水起着細細的波涛，溶溶在模糊的月光里。并且水岸好象已經退下了許多，将一条小船横浅在泥濘的傾坡上。

木头壳将梅春姐拉上船艘，自己用膝骨将船头推下了，便跳将上来，撑篙子，横切过那細細的波涛，向荒洲駛去。

梅春姐正正地凝注着那荒洲。小船也慢慢地靠近了。当她看見了站在那割断了的蘆葦根中的黃底阴影的时候，她便陡然

地用了一种憎恨的，象欲报复着他给予她的侮辱一般的目光，向他牢牢地钉过一下！她的眼泪就开始将她的视线朦胧起来。羞耻，悔恨和欢欣，将她的全身燃烧着。

黄走近岸边来拉起她了。木头壳就停着在小船中等待他们。他们走着，走着，……不作声。脚踏着蘆葦的根子，吱吱地响。

突然地，在一个比较平铺一点的蘆葦根中，他们站住了。他说：

“冷吗？……梅春姐！怎么办啦？你的打算……”

“打算？……”梅春姐的声音就象要变成了眼泪般的，她紧紧地拉着他的手。“我简直不能出门！他们把我那一向都很清白的名誉，象用牛屎、糠头灰糊壁一般的，糊得一塌糊涂了。他们还要去告诉我的丈夫！……”

黄拉着她坐下来了，他昂头望着那片冷冰冰的夜天。在地上，发散着一种腐蘆葦，和湿润的泥潭底气味。

“并且，你……”她说，“你也不肯替我想一个办法的，你三天都不来了！……”

黄长长地叹着，手里摸着一根蘆葦根子，声音气起来：

“这地方太不开通了！他妈的！太黑暗了，简直什么都做不开。”

“怎么办呢？做不开？……”她沮丧地，悲哀地几乎哭起来了。

“会长太弱，什么都推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村中人又不开通！……梅春姐，我想走！……”

“走？你到哪里去呢？……”梅春姐战着，硬着她的喉咙：“我要被他的梭镖刺死啦！我，……”

“不，我想和你一同走！”

“一同走？到哪里去呢？我的天哪！……”

“到鎮上的區中去！我和總會里人說了的。”

“鎮上？”

“是的！我想，明天就走。那里也有你們的會，你也可以去入會的。”

梅春姐不做聲，她用手捫着臉，她的頭低低地垂着。

“怎么，又哭嗎？”他把手中的蘆葦根子拋了。

半晌，她深深地嘆着，將頭仰向那上方的夜天：

“總之，唉！我是被你害了！……我初見你時，你那雙鬼眼睛……你看：就象那星一般地照到我的心里。現在，唉！……我假如不同你走……總之，隨你吧！橫直我的命交了你的！……”

黃緊緊地抱過她的頭來，他輕輕地撫摸着。他說：

“那么，你明天就早一些來羅！下午我在廟中等你，你祇要帶兩身換洗的衣服。”

梅春姐還不及回他的話，在後方，木頭壳叫了：

“你們還不走啦？冷哩！……”

“好，你就明天早些來吧！”他重復地說。

月亮已經掙入到一片墨云中。在天空，祇有幾顆巨大的寒星，水晶般地頻頻地閃爍。

三

老黃瓜一夜不曾合眼睛，他恨恨地咬着牙齒。手上被麻子蟠咬掉一塊皮的地方還包紮着。房門鎖了，後門鎖了，連窗門都加了一個反門。母親還是足足地罵了他一更天才睡着。

他睜着小眼睛望着黑暗，他的腦筋里想起了一切挖苦人，侮辱人，激怒人的話；他是想用這些話到街上去激動那癩子陳燈籠

的。并且他还想好了如何避免陈灯笼疑心他吃醋，如何才能够使陈灯笼看出他的那真正的同情心和帮忙心来。

天还祇有一丝丝亮，他就爬起来了。像鱼般地将房门扳了一下，扳不开！小窗门牢牢地反锁着。他用了全身的吃奶子的力，将窗栏杆敲折一块，反手将窗门撬开，爬出去。

初冬的早晨的寒气，象一根坚硬而波动的铁丝般的，鑽着他的身子，他的全身起着一层鸡皮疙瘩。他用髒污的袖子揩了一揩乾枯的眼鳧，拔着腿子向街上飞奔！

十多里路，他連停都不停地一口气跑到了。

不是醋劲，是真正的同情心和帮忙心！

陈德隆的样子很难看，是吃不住营中的苦呢？还是挂記着家中的妻子呢？当老黄瓜費了很大的功夫問到他的营前的时候，他就那么悶悶地非常不安。他肩着一根梭镖，和另一个背洋枪的人站在营門口。

老黄瓜老远地打着唿哨，招呼着陈灯笼，他不敢冒然地冲到营門去。

“你嗎，老黄瓜？”陈德隆吃惊地睜着他的螃蟹眼，和那背洋枪的說了一些什么話，就飞一般跑来了。他头上的一頂蓝帽子几乎压到了眉毛。“上街来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专门来看看你的！”老黄瓜态度悠閑地說。

“看看我？”

“是的！”

“唉！老黄瓜！……”陈德隆阴郁起来。“媽的！真吃苦，沒有酒，沒有烟！还天天操練！……我总想銷了差回家来！……”

“回家来？……”老黄瓜微微地笑着，“我看你还是在这里的好些呢！有吃，有穿！……”

“吃，媽的，糙米飯！穿？羅，就是這樣的粗布！”

“好！”老黃瓜更進一步地笑着，微微地露出點兒意思來。“衣裳很好，不過帽子的顏色還深了點兒！”

“怎麼？”

“沒有怎麼！”他陰險地，照着他的預定的計劃又進一層地挖苦着，“頂好還再綠一點兒！”

陳德隆的眼睛突然地瞪得通紅了，就好象兩枝火箭般地直射着老黃瓜。他的聲音急着，戰着：

“我的老婆偷人嗎？……”

“沒有！……”老黃瓜不緊不鬆地，他想把那牛一般的陳燈籠再深深地激怒一下，“她只和會中副會長黃有一點兒小小的往來，那不能算她的過錯……”

“真的麼？”

“假的！——”

忽然間，老黃瓜覺得他的一切計劃都已經逐步通行了，便立時莊重了他的臉膛，滿是同情心地說：

“我看你还是快些回家吧！哼！……那狗入的木頭壳給他們拉皮條。那鬼眼睛的副會長，還興高采烈地在村中穿來穿去！……是我實在替你不平了，才和他們打起來的！羅，你看：這只手！……我今天一早上就爬了起來！……”

陳德隆的臉青一陣，白一陣，他呆呆地望着那高處，……那不可及的云片和火一般的太陽光。隨即他又低下來了。他把梭鏢使力地插在堅硬的地面上，約半尺來深。他將它搖着，搖着！……一會兒又抽出來，一會兒又重新插起了，就好象要試試那梭鏢能插入插得多深的一般。他的牙齒象在嚼着一把什麼大砂子，喳喳地响着！一會兒他又向地上瘋狂地吐起唾沫來，一

會兒他又笑着！……

老黃瓜覺得陳德隆已經是怎样地怒得不可開交了，并且庆幸自家的心思已經完全達到。

連那個老遠地背着洋槍的人，都不知道陳德隆在玩些什麼鬼！

突然地，陳德隆象一匹熊般地向老黃瓜沖去！猛不提防地在他的頰上批一下！——

“去罷！老子明白，媽的，你也不是好傢伙！……”

老黃瓜滿懷的冤枉。他是很知道陳燈籠有一把蠻力的，他不敢再吃眼前虧地飛奔着。一面恨恨地朝陳燈籠拋來兩句遮羞的，報復般的話：

“不信嗎？我操你的媽媽！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你這鬼獃子总有一天會曉得你祖宗的好意的！”

午飯的號聲吹了，陳德隆打定了主意，提着梭鏢，匆匆地走着。在營門口，已經又有了新來替代他們的崗位的人。

四

梅春姐滿懷着恐怖與悲傷。是舍不得離開家中呢？還是懼怕着什麼災禍的來臨呢？當木頭亮跑來通知她三點鐘就要起行的時候，她簡直慌的手忙腳亂了。

“天啦！我怎麼的好呢？怎麼好呢？天啦！……”

她伸手到破箱子里去摸，霉陳腐舊的衣裳統統摸出來了。她在床前頭翻了一陣，床後頭又翻了一陣，她實在不知她應該翻些什麼東西。

“天啦！我怎麼好呢？……”

滿床的旧衣服，滿地的旧衣服。木头壳又跑来催她了：三點鐘过了好些分鐘。

她胡乱地包成一个小包袱。她跑到牛栏去瞧了一瞧那条餓瘦的牛，又跑到鷄籠去將鷄招呼一下，厨房、菜園、家用品和农具——滿腔的酸泪与惜別的悲哀！

衣包重，脚步重，头低低地垂着！……在門口，突然而来地——丈夫的一双圓睜的螃蟹形的眼睛放着紅光！一个冒着热气的癩痢头！一副膨胀的面庞和冷冰冰的凶悍的微笑！……

梅春姐的全身发着抖。一股难堪的，因他的奔跑而生的汗臭和灰泥臭，直扑到她的鼻孔中来。衣包被震落在地下！

丈夫装得非常和藹的靠近她的身边，他弯腰拾起她的包袱。

“回娘家嗎？我特別跑回送你的行的！……来啦！先烧点兒东西我吃了，我們再去吧！……”

就象一头老鹰抓一只小鷄般的，梅春姐在他粗黑的手中战栗着——輕輕地被抓到了房中。他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失神地玩弄着一件由地上撿上来的霉污的衣服，吩咐着梅春姐給他烧点吃的东西。

外边非常阴暗。是黃昏的到来呢？是要下雨呢？还是梅春姐眼睛放花呢？……她偷偷地看着陈德隆喝着她烧給他的米湯飯，就好象在云里霧里的一般。她看着全屋子，全厨房，都团团地旋轉着！她不能支持地战栗了好几陣！

木头壳第三次来催她时，只看到陈德隆的半边脑袋就飞逃了。

他站起身来，揩了一揩嘴边的残液，走近到她的畏縮的，象一头小羊遇見狼般的战栗的身子。

“現在，”他說，“‘賢德的妇人’！告訴我吧！你的娘家的人

都死尽了，你为什么又突然想起要回娘家的呢？……”

梅春姐用手防护着头，紧紧地缩着她的身子。她不作声，不作声！……突然地——她是怎样地看见陈德隆举起一只熊掌般的大手，猛然地向她击去！她的头，象一只沉重的铁锤般地碰在门上。她的眼睛发着黑，身子象螺丝钉似地旋了一个圈圈，倒在地上！

· 整个的世界山一般地压着她！耳边的雷声轟轟地响着！

陈德隆又继续在她的胸前加擂了几下！

她躺着，躺着！……五分鐘，十分鐘。不，也许还久长一点。她终于苏醒了来。她的身子象置放在烈火中燃烧般地痛疼着！她的脑袋，象炸裂般地昏沉起来！一块湿湿的膏糊般的流汁，渐渐地凝固着她那青肿了的头顱。

仿佛，她还能听得清楚：堂屋中满是嘈杂的人声。丈夫是怎样地在和会中人家吵骂着，又怎样地和人家打了起来，她不能看。她的身子，不知道被什么人抬起来，放置在一块冰凉的木板上。随后又轻轻地摇摆着，走着！……一直到荒原中好远好远了，丈夫的那疯狂得发哑的，不断和人家的争闹，还可以清清楚楚地传到那伤坏的梅春姐的耳中。

“……我要到区中去告你们的！……我要到总会中去告你们的！你们将她抬走！……我操你们的八百代！……”

五

区中的正会长，是一个十分壮健而和蔼的人。他有两只炯炯光光的眼，和一双高高的颧骨。他说起话来，声音响亮。一副非常亲切的笑容，挂在他的那宽厚的嘴唇上。

“你到底怎样呢？”他說。一面用手拍拍那憤慨得象疯牛一般的陈德隆。“現在，关于你老婆的事情，我們是不能管的，你要找回她，我就带你到她們的会中去！……”

“去，媽的！”陈德隆叫道，“我是什么都不怕的，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

“你不会贏的！”正会长又真心地劝道，“你的理少！……”

“她們的理在哪里呢？我不怕她們！”

“好，走吧！”

鎮上，陈德隆是常常到的。但今天，他似乎覺得生疏起来了。他看看那些街旁的房屋，他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都似乎与平常不同了，都似乎已經搖擺起来了，都似乎在对他作一种难堪的，不可容忍的深深的嘲諷。

“嘿嘿！你这烏龟！”

“嘿嘿！你連老婆管不了的，假装刚强的，愚笨的家伙！”

陈德隆的心火一陣陣地冒上来，头上直流着細細的汗珠子。他觉得他走的不是冬季的，冷冰冰的街道，而是六月的，布满了火一般的太阳光的荒原！他热，热！……

他是什么事情都不曾落过人家的下风的。在村中，他是唯一有名的刚强的男子。而目前，他半世的威风，眼瞪瞪地就要丧在这一回事情的里面了。他紧紧地捏着他那毛蟹爪般的拳头，他的心中頻頻地冲击着。

“我非和她們拚拚不可！我不怕她們的！我寻着她，刺死她！寻着他，挖出他的那双漂亮的眼睛！我看她們将我怎么办？……”

正会长在一个庙門前头停住着。他又露了一露他那非常亲切的笑容。

“現在，你站在这里！”他說，“我看她們里面有沒有主持的人

来？”

陈德隆牢牢地釘着店門，釘着那挂着的长长的木板。那木板上面的字，他都能認識，他将它念了无数遍。

一个老媽媽跑出来，将他带到一个从前供菩薩的殿堂里。

正会长和一个青年的，卷发的，漂亮的女人坐在那里。另一群也是短发的，剪成各种各式的头样的妇人，在她們的两边围观着。

“你叫陈德隆嗎？”那漂亮的女人問。她的头发卷得象一丛小勾藤似的。

“是！”陈德隆应着。他的心火不能按耐地燃烧了好几次。他瞪着那通紅的眼珠子，死死地釘着她們。

“告訴我，陈德隆！”那漂亮女人板起了她的粉紅的面孔，又問：“現在，你跑來做什麼呢？”

“不做什么，我要我的老婆的。”

“你要你的老婆？……你懂得我們这里規章嗎？”

“不懂得！……她偷了人，丟了我的臉，我是要將她領回教訓的。”

“好！幸亏你还不懂得。你要懂得了时，你还会將她活埋掉呢！你把她打的头浮眼肿了，你还來……”

“她是我的老婆啦！”陈德隆截斷了她的話头叫着。

“別提她是你的老婆吧！”那女人气冲冲地站起来了，“告訴你！你的老婆爱上了旁的人了，这是她自己說的。我們这里的規章是这样：女人愛誰就同誰住。并且还不能打她，罵她，折磨她！……前晚的事情，我們饒了你，是因为你不懂得。現在，你去吧！她已經不是你的老婆了。她是我們这里的人了。她在我們这里养伤，养好了我們自己教她回去。”

“真的嗎？”

“真的！”

“我要是將她殺了呢？”

“你敢？我們抓到了剝你的皮！”

“好！”

陳德隆一言不發，回轉身就走。他的腳步沉重地踏着台塔，他的牙齒喳喳响着，他的眼睛裏放着那可怕的紅光！

在後面，婦人們都哈哈大笑起來了！正會長老遠老遠地追着他，叫他的名字：

“陳德隆——陳德隆——”

他不回頭，也不响，腳步更加使力地走着。過了街口，過了橋頭，他的耳朵什麼聲音都聽不見。

在堤前，他坐下了。

他定神地看着天，看着地，看着那土地廟旁邊的一截枯腐了的白楊樹的身干……

突然地，他走過去，使力的一拳——把白楊身干打穿一個大洞！

六

老黃瓜很扫興。副會長走了，梅春姐走了，而陳燈籠又不肯將他當知心人看待。他去找陳燈籠幾次，陳燈籠都不在家。就連那野婆娘們的家中都不去了。

“媽的！真倒運！”

今天，他聽說陳燈籠回來了，並且在找人賣牛，賣雞，賣家中的用品和農具；他特地跑來看他的。

陳燈籠滿臉笑容地在打衣包。他說：

“来，朋友！晚間到我家中来喝酒吧！我要出門啦！……”

“出門？”

“噯。”

“还有誰来呢？”

“不，就是我們两个人，喝杯米酒。”

“好的！好的！”老黃瓜走了几步，心里想道：“不錯，媽的！还是好朋友，还是知心的人！不請旁人，单請我！……”

夜間——

陈灯籠把小桌子架在堂屋中間，点着小油灯，一缸酒，五大碗热烘烘的鷄肉。

老黃瓜奇怪起来：

“陈灯籠，你为什么弄这多的鷄肉呢？”

“卖不脱，自己杀了它。来，我們喝酒吧！”陈灯籠斟給他一大杯酒。

“你到哪里去呢？”

“做生意去！……不多談它，喝酒吧！”

老黃瓜的心里更加奇怪起来。他看看陈灯籠好象并不是在喝酒，而是在喝一大碗一大碗的冷茶。吃鷄，好象連骨子都不願意吐般地橫吞着。他的光头上的青筋凸着！他的眼睛里放着血紅血紅的紅光！……

“噯！这又是一回怎样的事情呢？噯！……”老黃瓜一边嚼着鷄肉一边想。

只在一刻刻功夫中，一缸酒已經只剩了一点兒边边了。

老黃瓜的視綫模模糊糊起来。他是很不会喝酒的人，他給陈灯籠三杯五杯地，便灌得熏熏大醉了。

然而，一件心事，那就象一股不能抑制的蒸气般的，跟着米

酒的冲力而翻腾上来了。

“陈灯笼！”

“怎么？”

“她，……她们呢？……”他更加模模糊糊起来。小灯光变成无数团火花飞动着。

“谁呀？”

“梅——梅春姐……和黄？——”

“管她呢，老黄瓜！”陈灯笼似乎在笑着，“男子汉，大丈夫，老婆只能当洗脚水，泼了一盆又来一盆！随她们吧，老黄瓜！……”

“对的，对……的！……”老黄瓜的身子渐渐地倒下来了。

“陈——灯——笼！……你的蛮……蛮……对！……”

陈德隆站起身来。

“怎么，老黄瓜？……”他走来将他的身子踢了一脚，就象踢着一团烂棉花般的，老黄瓜滚到门弯中去了。

陈德隆用了一种迅速的，矫猿般的动作，将桌子轻轻搬开，将那磨得发亮的梭镖，从床头取出。将梭镖头拔下，用纸张包好，插在胸襟内。又将梭镖棍子当扁担，挑起了衣包来，开开门，向荒原中走去！……

银霜散布着夜的荒原。象那哭丧似的，哀叫的虫声，几乎完全绝踪了。月亮圆滑地从云围溜过，星星环绕在那泛滥的天河旁边，频频地眨眼。

陈德隆踏着大步地向镇上奔来。寒气掀起了他的酒意，使他更加倔强而凶猛了。一种沉重的杀机涌上他的心头。他的牙齿切得喳喳地响了！好象那黄的星一般的眼睛，好象那老婆的变节的身子与剪发的头额，就停在他的前面般的，放出来一团团烈火，将他的灵魂燃烧着！

完全沉沒在夜的风寒中的街鎮，展向他的面前了。他在那桥头前停了一停，均匀了一回心头的喘息，酒意朦朧地，就开始进到街中了。他找寻她們的方向。

一道矮矮的垣墙，把一个狹巷中的低低的平屋包围了。陈德隆在那里停着。为了避免偶然的夜路人的碰見，他躲在墙角弯中，取出梭鏢头来插上，将衣包就塞在那弯弯里。然后便跃身翻过矮墙来，在月明的光輝下輕輕地向着那第三个窗門爬去！……

“不会錯的！”他抑制着他的朦朧的酒意，坚持他自己。他用梭鏢头将窗子撬开，向里边爬着！……是他过于性急呢？还是黑暗中看不分明呢？当他使力的将梭鏢向白色的床前一刺！就只听得到：喳——喳——

“哎呀！”

一声粗暴的喊叫，将他的梭鏢头，震落到窗門里了！随后，他便只身如飞一般地跳出垣墙，偷偷地听着！

显然地，里面嘈杂的人声，完全不是！他气的提着衣包飞跑着！他的酒意，完全清醒过来了。

“唉，媽的！我怎么弄錯的呢？我費了三天功夫才打听出她們来啦……唉！我到哪里去呢？……她媽的，媽的！……唉！……”

第 四 章

—

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来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黄一道回的。当她在鎮上听到那癩子陈德隆，因要杀他們却錯杀了旁人而逃跑的时候，她就想要回来的。因为她的伤还不曾全好，

才迟了几日。

她非常高兴，她从鎮上的漂亮的女会长那里，学到了很多東西。她没有再住从前的那所旧房子了。她是和黄同住在大庙旁边的另一个新房子里的。她不会再回来看过她的老家，她也不再悬念她家中的用品，雞、牛和农具！……

她不再怕人們的謠言了，她也不再躲在家中不敢出来了。她似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整天都在村子里奔波着：她学着，說着一些时髦的，开通的話語，她学着，講着一些新奇的，好听的故事。

姑娘們，婦人們，都开始欢喜她，同她亲近了。老头子，老太婆們，都开始嫉妒她，卑鄙她，同她疏远了。

当她一遇見了人时，她就說：她也要在村子里組織一个什么女人們的会了，那会完全是和男人們的会一样的。因为女人在这个时候通統应当自立起来，和男人們共同作事的原故。女人是不能一世都依靠男人們的。而且，男人們也不能够无理地欺侮女人，打女人和折磨女人——就象陈灯笼过去折磨她的那样——因为女人和男人們一样地都是人啦！……并且女人們从今以后，通統要“自由”起来：出嫁、改嫁都要由自己作主，男人是决不能在这方面来压制和强迫女人們的！……女人們还偷着，留着沒有剪掉头发的，限时通統要剪掉！……村子里不准任何人再折磨“細媳妇”^①！而且尤其是不准“包細脚”和逼着死掉了丈夫的女人們做寡妇！……

这些话，梅春姐通統能說得非常的时髦、漂亮和有力量。因此那班从前都贊誉过她的老头子和老太婆們，就格格地觉得希

① 細媳妇：即童养媳。——原注。

奇，嫉妒，卑視而且漸漸地痛恨起梅春姐來了。

這真是一件希奇的，鬼氣的事情啦！……

老太婆們都氣着說：

“這樣的規矩呵！——鬼哪！鬼哪！……貞節的婦人怕纏魂鬼哪！……”

老头子們都啞着說：

“這樣的規矩啊！——我早就說過的哪！女人沒有了頭髮要變的，世界要變的哪！……”

可是，那些年輕的姑娘和婦人們却恰恰相反，她們大半都象瘋了似的，全都相信了梅春姐的話，心里樂起來了，活動起來了！只等梅春姐一到村子里的某一個人家，她們就成群結隊地將她包圍着。她們都願意加入和贊成梅春姐的這一個會，並且還希望梅春姐能把這一個會早些日子成立起來！……

這真是一件氣人的，啞人的事情啊！……世界還到底要變成一個怎樣的東西呢？……很多老头子——象四公公他們，和老太婆——象黃瓜媽她們，都幾乎要氣得發叫起來了。

然而，梅春姐在村子里一天比一天更高興地活動着。并且夜間，當她疲倦地從外面奔回家來的時候，她的黃也同時回來了。她便象一頭溫柔的，春天的小鳥兒般的，沉醉在被黃煽起來的熾熱的情火里；無忧愁，無恐懼地飲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他們能互相親愛，摺騰；互相規勉，嘉慰！……

黃還時常教她讀一些書，寫一點字；叫她做一些新鮮的，有意思的玩意。她也更加地愛護他，甚至於連一根毫毛都怕他傷壞。

白天，他們又各自分頭地，在村子里做各人的事！

她常常地想：這才是真正的生活呢。

当她的女人会开过第一次筹备会的一天的早上，忽然的，她对黄说：

“黄，我……”

“怎样啦？”

“我想是……有……有了什么……”她羞惭地将头儿低下。

“噯哈！……不开通！不开通！”黄笑着说，并且急急地扶起她的头来：“是陈灯笼的吗？……”

“不，你的！”她把他的眼睛指着。“是你这双鬼眼睛的！鬼眼睛的！……”

黄捫着他的眼睛笑起来：

“随他吧！我的好，他的也好，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人能生养就得啦！我们的大事情还要紧得很哩！姐！……”

梅春姐还是不依地，娇羞地，狠狠地将他的眼睛钉着。

“唉，你的这双鬼眼睛！真撩人啊！……”

二

那个最欢喜搽脸红的，平常总是同情而又嫉妒梅春姐的放荡的妇人柳大娘，也开始变得和梅春姐一样了。她也学着说起开通的，时髦的话来了，学着讲起新奇的，好听的故事来了。那是因为梅春姐所邀集的女人们自己的会，在三月八日那天正式成立时，柳大娘也当选了会中干事的原故。

她奉了会长梅春姐的命令和指示，也开始日夜不停地在村子里奔波起来了。她的话虽然说不如梅春姐那么漂亮，有力，可是，如果按照梅春姐和一些其他的会中人的吩咐，一句一句地说出去，也是很能打动一些闺女和妇人们的心的。因此那班守旧的

老头子和老太婆們見了她，就比見了梅春姐還痛恨得利害。

“呸！……那是怎樣的東西呢？……完全，……下流貨呀！……鬼婆子，你還要學她嗎？……”

“現在，無論誰啦！——如果再叫那個臉上塗得象猴子屁股的騷貨進門，我一定要打斷她的腿！……”

可是，柳大娘不比梅春姐，她却絲毫沒有畏懼，仍然是高兴地，大胆地擦着臉紅，在村子里的許多人家穿進穿出。她要是遇見了那些特別頑固和守舊的老頭子、老太婆們，她就格外地覺得起勁了，因為她很能夠抓到和指出他們的丑惡和錯處來，給他們一個无情的回罵或威吓的原故。

“你們還裝什麼假正經呢？公公，伯，叔，嬸嬸！……你們的閨女和寡婦，不也是一樣地在家裡偷人嗎？……你們為什麼不把她們明白地嫁掉呢？……你們還偷着留着头發在頭上有什麼用處呢？……你們都應該曉得——現時不象從前了呀！……一切——女人和男人家都應當‘平等’，‘自由’。……你們都以為大家通統是鴛鴦和鴛鴦嗎？……你們一天到晚守在家裡逼寡婦！折磨‘細媳婦’！……強着給小女兒‘包細腳’！……這都是罪過的和犯法的事情呀！……你們通統都不懂得嗎？……你們都想戴高帽子‘游鄉’^①，吃官司和坐班房了嗎？……哼！……我並不是梅春姐會長啦！你們還有心暗裡來笑我，罵我哩！……”

這真是太氣人的、嘔人的事情啊！……但是誰還能大胆地當面回罵一句不贊成或反對的話呢？因為這世界完全變了樣子了呀！你假如要罵——那你就要算作反動或不動的人了，並且立刻就有坐班房和“游鄉”的危險的。因此，每當梅春姐，柳大娘，

① 游鄉：即用繩子綁着在鄉下游行示眾。——原注。

或者一些其他的女会中人来村子里宣传的时候，頑固的人家，就只好一面将闺女和“細媳妇”們收藏起来，一面仍然狠狠地在肚子里用小舌头罵着，怀疑着：

“媽的！怎样呢？世界到底要变成一个怎样的东西呢？”

“女人真的能和男人家‘平等’嗎？……能当权嗎？……不依規矩能和男人一起睡觉嗎？……”

“寡妇能再嫁嗎？……女兒能分家产嗎？……”

“剪掉头发了，不‘包細脚’，还象一个女人嗎？……”

“嗯！他媽的！……盘古开天以来，就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規矩！……这都是她們那些下贱的东西自己造出来的啦！……”

“操她們的媽媽！一个老法宝——不讓她們进屋！”

“她們会自己塌下来的！放心吧！……”

可是，无论他們这些頑固的人是怎样在怀疑、暗罵和反对，女人們的会在村子里底势力，是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了。她們不但沒有“自己塌下来”，而且反将那些被收藏的闺女和“細媳妇”們，通統弄出来加入了她們的会。

这真是太气人的、呕人的事情啊！老头子和老太婆們的心血都差不多要气出来、呕出来了！——他們或她們还能对这样的事情生什么办法呢？假如真的是鬼入到女人們的心里了，誰还敢去阻拦她們呢？……当柳大娘和其他的女会中人，一次比一次得意地在村子里搖来摆去的时候，他們簡直連胆都要气破了啊！

“媽的！……通統揍死她們吧！——只要她們自己塌下来！……”

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塌下来”呢？——他們却不知道。

三

因为会中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解决，梅春姐往往在太阳还没有下山以前，就站在那大庙旁边的新屋子门口，等候着她的黄回家来吃晚饭。

她近来是显得更加清瘦了，女会中的繁琐的事务，就象一副不能卸脱的沉重的担子似的，压着她那细弱的腰肢，使她丝毫都不能偷空一下。她的那扁桃形的，含情的眼眶上，已经印上着一层黑黑的圈子了。她的姿态好象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她的肚皮微微地高出着，并且有一种不知名的，难当的气息，时时刻刻在袭击和翻动着她那不能安静的内心。

黄也和她一样，为了繁重事务，几乎将身子都弄坏了。他的脸瘦了，皮肤晒黄了，眼睛便更加显得象一对大的，荒凉的星一般地，发着稀微而且困倦的光亮。他也完全没有两三个月前那样漂亮了。因为他不但白天要和红鼻子老会长解决一切会中的事务，而且夜间还要为梅春姐做义务教师和指导者。

今天，梅春姐也和往常一样，老早就站在那里等着她的黄回来。

太阳刚刚一落下去，她就在那晚霞的辉映里，遥远地看到了黄的那拖长着的瘦弱的影子，并且急忙地迎上去。

“怎样呢？黄啦！……今天？……”她温和地问道。

“今天好！”黄笑着说。“不但又有很多人来加入了会，而且还有人争执到‘土地’的问题上来了！……但是，姐啦！今天你们的呢？……”

“我们也好！……黄！”她说。“不过，关于解放‘细媳妇’和

再嫁寡妇們的事，今天又鬧过一些乱子！……因为一班老年人都……”

黃却没有等着細听她的报告，就一同挽着手走进屋子里了。他們在一盞細細的灯光前吃过晚飯，因为事情上急，便又匆忙地討論起問題来。

梅春姐小心地，就象小学生背課文那样的，將日中怎么发生乱子的經過，通統背誦出来了：——是誰不願將“細媳妇”交出来，是誰曾阻挡寡妇們入会，是誰来会中哭訴着，糾纏着，又是誰要来会中講交情，求面子……这些問題她通統不能解决。她用了一种孩子們般的无办法和渴望着救助似的神气，凝注着黃的面貌，希望他能迅速地給答复下来。

黃笑着，并且勉慰地問她了：

“姐啦！你的意思呢？”

“我以为，……現在，……黃啦！”她說，“我們也应給老年人一些情面，这些老人家过去对我都蛮好的。……因为，我們不要来得太急！……譬如人家帶了七八年的‘細媳妇’，一下子就将她們的夺去，也实在太伤心了！……我說，……寡妇也是一样啦！說不定是她們自己真心不願嫁呢？……”

黃不讓她再說下去，便捫着他的眼睛，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了。

“怎样呢？黃啦！你为什么笑呢？”她自覺地羞慚地說。

“你为什么还是这样一副軟弱的心腸呢？我的心愛的姐！……你以為一切的事情通統这样的簡單嗎？”

“那么，你以為怎样呢？黃啦！”她追問道。

“我以為你还来得太慢了呀！姐！……你們女人会的事情样样都落在人家的后面呢！……你以為做这样的事情还能講情面

嗎？還嫌做得太急嗎？……這是替大家謀幸福的事情呀！我的心愛的姐！……譬如我們過去如果不強着替她們剪頭髮，她們會自己剪嗎？……不強着替她們放腳，她們會不‘包細腳’嗎？……不強着壓制一班男人家，他們會不打老婆，不罵老婆和不折磨‘細媳婦’嗎？……我的姐！一切的事情通統都是這樣的呀！……又譬如你——姐！你如果不急急地反抗和脫離陳燈籠，我們又怎能有今日呢？……”

“假如她們那些人要再來求情和爭鬧呢？”梅春姐仍然虛心地猶豫着！

“那还有什么為難的呢？我的心愛的姐！——不睬她們或趕出他們，就得啦！……”

黃停頓了一下，用了一種溫和的，試探的視線，在追求和催逼着她的回話，並且捉着她的每一個細密的表情和舉動。

外面的田野中的春蛙，已經普遍地，咯咯地囂叫起來了。這不是那淒涼的秋蟲的悲咽聲，這是一種快樂的，歡狂的歌唱。一陣夜的靜穆和春天的野花底香氣，漸漸地侵襲到這住屋的周圍來了。

梅春姐偏著頭，微微地凝着她那扁桃形的眼睛，想了半天。突然地，她象得了什麼人的暗示而覺悟過來了似的，一下子倒到黃的懷抱里，嬌羞地，認錯似地說道：

“對，黃啦！你的對！——我太不行了！是嗎？……從明天起，我要下決心地依照你的說法去做——將那些事情通統解決下來，並且報到區會中去！……不要再給她們留情面了，是嗎？……我得將‘細媳婦’和寡婦通統叫到我們的會中來，聽她們自家的情願！……是嗎，黃啦？……”

黃將頭低下來，輕輕地吻着她的濕潤的嘴唇，開心地叫

道：

“是啦！我的心爱的姐，你怎么这些时才想清的呢？……”

外面的春蛙，似乎也都听到了他们这和谐的，亲爱的说话一样，便更加鼓叫得有力起来了！……

四

倒不祇是因为女人的会底原故，村子里又起了谣言了。而且谁都不知道这谣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最初不过是三个，五个人秘密地闲谈，议论着。到后来，便象搅浑了的水浪似的，波及到全村子以及村子以外的任何个角落去了。

谣言的最主要的一些，当然还是离不了女人会的行动，尤其是梅春姐的和柳大娘的。一派人说：过了六月，便要实行“公妻”了。另一派人又说：不是的，要过七月；因为六月里女人得先举行一个“裸体游乡大会”，好让男人家去自由选择。一派人说：老头子们都危险，祇要上了四十岁的年纪，通统要在六月一日以前杀掉，免得消耗口粮。又有一派人说：孩子们也是一样，不能够走路的也通统要杀掉，而且还有人从城里和镇上亲眼看到过铁店里在日夜不停地打刀，鑄剑，准备杀人。这就使很多够资格的人都感到惶惶不安起来了。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全村子里似乎祇有老黄瓜一个人知道得非常详细——那特别是关于“公妻”和“裸体游乡”的事情。他就象一个通村的保甲似的，逢人遍告着。

“一定的呀！”他说，“我们大家都不要愁没老婆了。……哈哈！妈的！真好看啦！……七月一定‘公妻’。……祇要你们高兴，到女人会中自由去选择好了。她们在七月以前通统要‘裸体

游乡’一次的——那时候，你就可以拣你自己所喜爱的那个，带到家里来！……唔，是的呀！……‘裸体游乡’！……哈哈！……你們通統不知道嗎？……那才有味啦！……告訴你，……那就是——哈哈！……就是——就是——女会中的梅春姐，柳大娘和那些寡妇，‘細媳妇’她們，……通統脫掉衣裳，……脫掉褲子，……在我們的村子里游来游去！……唔！……哈哈！……你真不信嗎？……我要騙了你我是你的灰孙子啦！……屁股，奶奶，肚子，大腿和那个，——通統都露在外面哩！唔！看啦！哈哈！……哎哟！哎哟！——我的天哪！——我的媽哪！——哈哈！……”

老黃瓜說得高兴的时候，就象已經从女会中拣得了一个漂亮的老婆似的，手舞脚踏起来了。他的小眼睛眯得祇剩了一条細綫，草香荷包震得一摆一摆。如果那时有人从旁边慫恿他几句，他是很可以脫掉褲子，亲自表演一下的。

梅春姐听到这一类的謠言，正是在一个事务紛忙的早上。她已經将很多繁重的离婚，結婚，“細媳妇”和寡妇的事情通統弄好了，准备到鎮上的区会中去作报告，——柳大娘匆匆地走进来了。她用了一种吃惊的，生气般的神情，对梅春姐大声地叫嚷道：

“真的，……气死人啦！……梅春姐你还不知道嗎？——老黃瓜在村子里将我們造謠造得一塌糊塗了！他說，他說，……我們通統，通統，……”

“啊！怎样呢？……他說？——”梅春姐尽量装得非常鎮靜地，截着問。

“什么‘公妻’啦！……‘裸体游乡’啦！……他就象已經亲眼看見过的一样！……那龟孙子！……”

梅春姐——向柳大娘問明白之后，便郑重地将到鎮上去的事情暂时擱下，帶着这些謠言亲自去找其他的会中人去了。

可是，誰都不知道這謠言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當他們決定要將老黃瓜抓來問一問的時候，老黃瓜却早已聞風逃避得不知去向了。

夜晚，黃從鎮上回來。梅春姐氣得象一头受了委屈的小羊般的，倒在他的懷抱里，一五一十地告訴他村子里怎樣發生謠言的經過，并且还沮喪地，忧伤地太息道：

“黃，為什麼世界上偏偏有這樣一些不開通的人呢？他們為什麼祇專門造謠，誣害呢？……先我們還不認識的時候——謠言。認識過後——又是謠言。後來，我們正式回到村子里來作事情了，我想謠言這該不會再落到我們頭上吧！……然而現在——却連我們自家的會，都要遭他們的謠言了！……黃，他們為什麼偏偏這樣混賬呢？……關於這些謠言，他們都從什麼地方造出來的呢？……黃啦！你告訴我呀！黃啦！……”

黃輕輕地撫弄着她的短发，並沒有立刻就答复她這問題。他的眉頭深深地鎖着；他的那星星般的撩人的眼睛，在燈光下微微地帶着一些不穩定的光彩；他的那清瘦的面容，似乎正在深思，疑慮着一樁什麼未來的大禍事一樣。

梅春姐深深地詫異起來了。

“黃啦！你為什麼又不回我的話呢？”

黃皺皺眉頭，笑了一下。他說：

“沒有什麼，姐！……不過，這些謠言都不是我們村子里自己造出來的！這是一條——毒計！”

“毒計？”梅春姐吃驚地坐起來了。

“是的。不是謠言，姐！而且聽說省城里還有了大的變動哩！……昨天鎮上開了一通宵的會，就專為這事情的。”

“啊！——那怎麼辦呢？黃，……假如省里一變動，我們現在

的事情，不通統都要停下来嗎？”

“那当然不能停的！”黄站起来兜着圈子，断然地说。“莫要说这还祇是些謠言，消息，姐，即使是真的有什么大祸发生了，我們还能抛掉这里的事情逃脫嗎？……姐，我們目前已經沒有其他的路了呀！不是死——那就祇有努力地朝前干下去呢！……”

梅春姐輕輕地战栗了一下！然而，却給一种数年磨折出来的苦难的意志，将她匡住了。

“那么，假如真的要变动起来，我們后天的排新戏还排不排呢？”

“当然排娄！——”

黄这样一說，梅春姐便觉得一切的事，都从新得了保护似的，勇气和意志都坚强不少了。

五

是因为肚子渐渐地大起来了的病态底变化呢？还是由于局势的不安而感到忧愁，疑惧呢？……在大家不顧一切而进行排戏的那晚上，梅春姐总觉得有些象亡魂失魄那样的，連行，坐，說話，都現得难安、恍惚起来了。

这时候，外面的謠言就象一片大大的烏云，浓霧似的，将天空和日月都几乎遮蔽着。这不是从前的那种关于梅春姐一个人的謠言了，这是关于整个的大局的啦！有人说：不但是省城里有变动，而且县城里也开来了新的反对的兵了，鎮上也現出惶惶不安的景象来了。有錢的，先前被赶出村子的人現在通統要溜回来了。他們全准备着，要和村子里各会中的人算賬。并且要拿各种各样的，可怕底手段，来报复各会中的人。关于女人們，

他們尤其說得惡毒：入過會的，抓來——殺！不會入會而剪掉了頭髮的，現在通統要送到五台山或南岳山去給和尚！……

然而，他們却還象并不知道的那樣，仍然在關帝爺廟中排他們的戲。那戲是黃親自編作出來的。為的是要表演一個很有田地的人，剝削長工和欺壓窮困女人的罪惡。因為主角配角的人都要得非常多而且複雜的原故，除紅鼻子老會長，梅春姐，柳大娘，木头壳和黃自己之外，還派人到村中去強邀了麻子蟠以及很多個年輕的媳婦和小伙子們來，準備大規模地練習一次。

黃自己扮那個有錢的，作惡的角色，戴着一撮小鬍子和兩片墨晶眼鏡，穿一件太不相稱的大袖子的袍子。紅鼻子老會長仍然扮他那最熟習的長工的角色。梅春姐扮有錢人的大太太，柳大娘扮姨太太，木头壳扮听差的小孩子。此外，麻子蟠以下，便通統扮窮困婦人和那受剝削受得太多，而商量共同起來反抗的種田漢。

外面的天色已經變得烏黑無光了。一陣初夏的清涼而陰郁的空氣，掠入廟堂來，扑到高高的戲台上，將一排巨大的燈光都幾乎扇滅了。這時候，在野外，很少能再聽到快樂的，高叫的蛙聲，而代替了一種新蟲的悲哀的低訴。夜的一切，似乎都沉入到了一種深沉的，恐怖的，不能解脫的陷坑里，而靜待着某一桩預料了的禍事的到來那樣。

角色通統分配、化裝之後，便開始了第一幕的台詞底口授，因為幾乎是全部的演員都不識字而無法讀劇本底原故。可是，黃還沒有說完他那第一幕的第一句，從外面——從那黑暗的，不知方向的一角，——突然地發出着一個裂帛似的槍聲來了！

大家一怔！接着——又是第二聲，第三聲！……

與其說這是一個突然的變動，倒不如說，就是那一件約定的

祸事底到来。当时每个人都迸出了一种惊悸的，仓皇的和绝望的脸色，并且开始大乱和大闹起来了！……女人们哭着！——孩子们哭着！……年轻力壮的人们都急忙地冲出到店门的外面，开始向黑暗中飞逃了！……

这真是一件惊人的可怕的事情啊！……

黄急忙地用了一种迅速的，猫儿扑鼠般的手法，将那排巨大的灯光统统扑灭了。梅春姐惊心，惶悚地，紧紧地靠着他的身子，并且不能抑制地，悲伤地战栗着！

红鼻子老会长和柳大娘都摸着，跌着，从黑暗中逃跑了。木头壳背着他的妈妈麻子嬸，由竹篱笆的狗洞中鑽出去。……

黄急忙地，下死力地将梅春姐拖着，拉着，从一道窄门中溜了出来，——这时候，大店里已经没有人留着了。他喘息地一边抹掉了他的那撮假的小鬍子和墨晶眼鏡，一边将那件大袖子的不相称的袍子，脱下来撕得粉碎了！……

“我的天哪！天哪！……我们到哪里去呢？”梅春姐嘶声地，战栗地摸着她的大肚子呜咽着！

“不要响！……姐！……轻声些！……”黄尽量地抑制了她的悲訴。

他们背着枪声的方向，轻轻地，匍匐地，爬过了一条田塍，爬过了一个高高的丘冢，一条茅丛的小路和一段短桥！……

当他们快要爬到那湖滨的时候，……突然地，给一个东西一絆！——梅春姐和黄便连身子都给絆倒下来了！

三四只粗大的黑手，连忙捉着，抓住着他们的胸襟！——当他们明白了这是怎样的一回事情之后，便一齐震得，疼痛得昏迷过去了！……

夜的黑暗的天空中，正开始飘飞着一阵细细的雨滴！……

第五章

一

巴巴头，万万岁；
瓢雞头^①，用枪毙！

六月的太阳火一般地燃烧着。三个老头子：四公公，李六伯伯，关鬍子，坐在湖滨的一棵老枫树底下吃烟，乘凉；并且談論着这半年来的一切新奇、动乱的时事。

四公公，那个白鬍鬚的最老的老头子，滿面忧煩，焦虑地，向那健壮的有关鬍子麻麻煩煩地問着，关鬍子就告訴他那么一个歌兒。

“你上街回啦！总还有旁的消息吧？……”

“沒有。”关鬍子又說，一面用手摸着他的鬍鬚。“不过，那姓黃的和陈灯籠的嫂子，听說会在近天中……”

“近天中？……唉！可怜的小伙子！天收人啊！那个女人还怀了小孩子哩！……”四公公的头顱低低地垂着，就象一只被打伤了的鵝般的，他的声音酸哽起来了。“总之，我們早就說了的：女人沒有头发要变的，世界要变的哪！……”

李六伯伯揉揉他的烂眼处，一副塗滿了灰尘的瘦弱的面庞上，被汗珠子画成了好几道細細的沟紋。他想开口說一句什么，但又被四公公的怨声拦阻着。

① 瓢雞头：湖南話，即女人剪短发的头。

四公公是更加忧愁了，他不单是痛惜黄和梅春姐，他对于这样的世界，实在是非常耽心的。七十多年来的变化，他已经瞧的不少了：前清时州官府尹的威势，反正时的大炮与洋枪，南兵和北兵打，北兵和南兵拚，他都曾见过。可是经过象目前这般新奇的变化，他却还是有生以来的头一遭。

一阵沸热的南风，将地上的灰尘高扬了。大家将头背向湖中，一片荒洲的青翠的蘆葦，如波涛般地摇曳着。

四公公到底沉不住心中的悲哀了，他回头来望着那油綠的田园，几乎哭着，說：

“你看啦！黄巢造反杀人八百万，都没听说有这般冷静！一个年轻些的人都瞧不見他們了！……”

“将来还有冷静的时候呢。”关鬍子又老是那么夸大的，象蛮懂得般的神气，摸着他的鬍髥。“将来会有有飯无人吃，有衣无人穿的日子来的啊！……”

李六伯伯将他的烂眼睛睜开了：

“我晓得！要等真命天子出来了，世界才得清平。民国祇有十八年零六个月，后年下半年就会太平的，就有真命天子来的！……”

“妖孽还多哩！”关鬍子說。

“是呀，今年就是扫清妖孽的年辰呀！……”李六伯伯的心中更象有把握般的。“明年就好了。后年，就更加清平！……”

“后年？唉！……”四公公叹着，“我的骨头一定要变成鼓捶子了。想不到活七十多年还要遭一回这样的殃啊！……唉！……”

世路艰难了——又有誰能走过呢？

人心不古了——又有誰能挽回呢？

象梅春姐和黄他們那样的人，也許原有些是自己招惹来的

吧，但，其他的呢？老头子們和年輕的人們呢？……

一只白色的狗，拖着长长的舌头，喘息着从老远奔来，在李六伯伯的跟前停住着。它的舌头还没有舐到李六伯伯的烂眼睛上，就被他兜头一拳——击得“汪！”的一声飞逃了。

二

一切的事都象梦一般的。

在一个阴暗的潮腐的小黑屋子里，梅春姐摸着她的那大大的肚皮独自个兒斜斜地躺了一个多月。一股极难堪的霉腐的臭气，时时刻刻袭击着她那昏痛的头颅。一种孕妇的恶心的呕吐，与胎兒的冲击，使她的全身都不能够支持地，連呼吸都現得艰难起来了。

室外是一条狭窄的走廊，高高的围墙遮蔽了天空和日月——烏黑地，阴森森地，象永远埋在坟墓中般的。祇有一陣通通的脚步声和刺刀鞘的劈拍声来回地响着。一个胖得象母猪般的翻天鼻子的，凶残的看守妇，一日三通地来監視着梅春姐的飲食与起居。在走廊的两旁的前方，是十余間猪栏般的男囚室。

与其說是惧怕着自家在这一次大变动中的恶运，倒不如說是挂慮黃与那胎兒的生命的为真。梅春姐鎮日地沉陷到一种深重的恐怖中了。大半年来的宝贵的，新鮮的生活底痕迹，就象那忍痛拔除的牙齿还留下着一个不可磨灭的牙根般的，深深地留在梅春姐的心里了。是一幅很分明的着色的伤心的图画呢！她是怎样地在那一夜被捉到这阴森的屋子里来的，她又是怎样地在走廊前和黃分別，黃的枯焦的顏色和坚强的慰語，其他的同来人的遭遇！……

这般的，尤其是一到了清晨——当号声高鸣的时候，当兵丁们往来奔驰的时候，当那母猪般的看守妇拿皮鞭子来抽她的时候，这伤心的图画，就会更加明显地开展在梅春姐的面前；连头连尾，半点都不曾遗忘掉。她的全身擦磨着！因此而更加证实了她的恶运，是怎样不能避免地就要临头了。她暗中不能支持她自家地，微微地抖战着，呜咽着！……

“唉！……也许，清晨吧！……夜间吧！……唉！我的天哪！……”

然而，归根结蒂，自家的恶运，到底还不是使梅春姐惊悸的主要原因。她的这大半年来不能遗忘的新的生活，她的那开始感到有了生命的，还不知道性别的可爱的胎儿，她的黄，他的星一般撩人的眼睛！……

“唉！唉！……我的天哪！……”

翻天鼻子的看守妇走来了，她用一根粗长的木棍，将梅春姐从梦幻中挑醒来。梅春姐就抱着她的大大的肚皮，蹒跚地移到窗门上。一种极难看的凶残的脸相，一种汗臭和一种霉酸的气味，深沉地胁迫与刺痛着梅春姐的身心！

在往常，在这一个多月中，在无论怎样的恐怖与沉痛的心情之下，当看守妇走来在她的身上发泄了那凶残的，无名的责骂之后，梅春姐总还要小心陪笑地鼓着胆子问过一回关于男囚牢的消息与黄的安全。虽然她明知道看守妇不会告诉她，或者是欺蒙了她，但她仍然不能不问。并且她在问前，还常常一定要战栗了好几回，一定等到了那也许是假的，也许是欺蒙她的安全的回答之后，她才敢自欺自慰地安睡着。

这样的，已经一个多月下来了！……

但，今天，还是怎么的呢？还是看守妇的脸色过于凶残呢？

还是自家的心中过于惊悸呢？……当看守妇和她糾纏了許多时辰，又发泄了許多无名的气憤而离开她的时候，梅春姐是始終不會，也不敢开口問过黃来。一直等到看守妇快要走过走廊了的时候，她才突然地，象一把刀子刺在喉嚨中必須拔出来般的，嘶叫着：

“媽媽，……来呀！……”

看守妇滿是气憤地掉过那笨重的身躯，大踏步地回到窗前来。她双手插在腰間，牙齿咬着那臃肿的嘴唇，向梅春姐釘着：

“什么？……”

鼓着胆子，战栗地，嚶嚶地問道：

“那，黃，……黃？……”

“还有黑呢！你媽的！……”看守妇冷冰冰地用鼻子哼着，唾了一口走开了！

梅春姐在窗前又站了許多时辰，她的眼睛頻頻地发着黑。一种燃烧般的，焦心的悬念，一种恐怖与絕望的悲哀！

“天哪！怎么的呢？……还有沒有人呢？……”

一陣通通的脚步声和劈拍的刺刀鞘声音响近来了。一个兵，一个脏污的，汗淋淋的荷枪的汉子，向她貪婪地凝望着。

梅春姐又鼓起她的胆子来，又战栗地，嚶嚶地向这脏污的兵問道：

“老总！……”

他走过来，他的眼睛牢牢射着梅春姐的脸。

“請問你！……那边，……男囚室，……一个黃，黃，……”

脏污的兵用袖子将臉膛的汗珠抹去，他更进一步地靠到她的窗前。

“你是他的什么人啦？……”

梅春姐有点兒口吃起来了；

“是……同来的！……”

“他嗎？……”那脏污的兵說，“他，他們……”

梅春姐战栗了一下！她目不轉睛地釘着那脏污的兵的嘴唇，她惊心等待着他的这句话的收尾。一种悬念的火焰，焦灼地燃烧起来！她想，他該会說：“他們好好地躺在那里吧！……”但他却正正他的帽子的边沿，說道：

“他們在今天早晨——”

“早晨？——”

突然地，一道流电，一声巨雷！一个心的爆裂——象山一般的一块黑色的石头，沉重地压到梅春姐的头上！她的身子漂浮地摇摆着！象从天空中墜落到了一个深渊似的，她的头顱撞在窗前的鉄柵上了。她就象跌筋头似地横身倒了下来！……

胎兒迅速而頻繁地冲动着！腹部的割裂般的疼痛，使她不能够矜耐地全房翻滾了！

沒有思想！沒有灵魂！……整个世界完全毁灭在泪珠和汗水，呻吟与慘泣之中！……

看守妇怒气冲天地开开門来，当她瞧到那秒水来临的分娩的征候的时候，她就大声地詆罵着：

“你媽的！你媽的！……生养了，你还不当心啦！……”

梅春姐死死地挨着墙边，牙齿咬着那污泥的地板，嘴唇流血！胎兒的冲击，就象要挖出她的心肝来般的，把她痛的，滾的，漸漸地失掉了知覺，完全沉入昏昏迷迷中了。

看守妇弯腰等待着，拾取了一个血糊的細小的嬰兒；一面大声地嚷着，罵着！呼叫着那个脏污的，荷枪的汉子：

“他媽的！……跌下來的！……還不足月呢！……還是一個男孩子啦！……請把你的刺刀借我，斷臍帶！……”

三

在外面過了大半年漂流生活的陳德隆，突然地回到村子里來了。他是打聽了四圍都有了變動才敢回的。

在他的自己的屋子門前，呈現出一種異常的荒涼與冷落，完全變了樣子了。他站在那裡很久很久而不敢進門，就象一個囚徒被釋放回來般的，他完全為一種牛性的，無家的，孤獨的悲哀馳遣着！

村子里瞧不見一個行人了。一塊陰沉的悶熱的天，一陣火一般的南風的吹蕩。幾頭野狗，在自家的荒蕪的田地裡奔馳，嘶吠！……

究竟還是老朋友老黃瓜，是他的小眼睛的銳利呢？還是聽到旁人說的陳燈籠回家了呢？他第一個不顧性命地奔來歡迎了陳燈籠。他也是因那次造了謠言，被趕掉之後，最近才回村子里來的。他的身上還是一樣地脏，一樣地佩一個草香荷包，一樣地用破衫的袖子揩額角間的汗珠和眼糞。……

陳德隆迎上這一個大半年来不曾見面的好朋友。

“回來啦！陳燈籠！……”他說，滿臉歡欣地，“一定發了大財了？……”

陳燈籠笑了一笑，他那被外面的風霜所磨折的憔悴的面容上，起了好幾道糊滿了灰塵的皺紋。他象一個真正的朋友般的，拍着老黃瓜的肩頭，遲遲地說：

“回來了！……”一股非常難堪的熱臭——汗水和灰塵

臭——互相地冲袭起来。“他们呢？……村中的人呢？……”

老黄瓜痴呆了一会，拖着陈灯笼走进那荒凉的屋子里，在一条满是灰尘的门槛前坐着。他一边用袖子揩去了汗珠子，说：

“他们吗？……唉！会中的人，失的失了，走的走了！……那个黄已经早在街上干掉了！……你的嫂子跟着也……不，听说她还有的，还生了一个男孩呢！……啊！啊！我应该恭禧你做了爸爸啦！……”

陈灯笼冷冷地笑着。他从破衣包里摸出了一枝贱价的纸烟来，擦根火柴吸了。他从容地踏死了一个飞来的蚱蜢，并且解开着小衫的胸襟，风凉风凉地听着老黄瓜的诉说。

遙远地，三个老头子，象两枝枯萎的桑树枝护着一条坚强的榆树一样，关鬍子在中間，四公公和李六伯伯象挟着他似地向陈德隆的家中走来了。

四公公到底不行了，用了拐杖，他轻轻地敲打着陈德隆的台阶。

“回来了，德隆？……半年多些在哪里啦？……”

陈德隆招呼着这三位老人在门槛前坐着，简短地告诉了一点大半年来不甚得意的行踪之后，话头便立即转到梅春姐和黄的身上来了。

交谈过一会，四公公又慢慢地将他的拐杖合拍地敲打起来了。他带着教训似的声音，一字一板地说：

“……总之！这事情，这是德隆你自家的不好。当初她是怎样地对待你来！……她是全村中都晓得的，有名的好女子。而你？德隆！你将她磨折！你……现在，我们就抛开那些不谈。总之，梅春的变卦和受苦完全是你德隆逼出来的！对吗？……你不那样逼她，她能有今日吗？……是的，你一定要怪我做公公的太

說直話，但李家六伯伯和关公公在呢。他們不姓陈，他們該不会說假話吧！……唉！唉！……現在，她还关在街上的，她还替你生了个男孩子——这孩子是你的啦，德隆！……她和姓黄的一共只有八个月，这孩子当然是你的！……唔！就算那不是你的吧，有道是‘人死不記仇’啦，‘一日夫妻百日恩’！……德隆，这时你不去救救她，你还能算一个人嗎？……当然委，我們并不說梅春沒有錯，但是，最初錯的还是你呀！德隆！……公公活了七十多年了，是的，好本事，好脚色的人看的不少，就从沒有看見一个見死不救的，那样狠心的好脚色呢！……”

陈德隆的头低低地垂着。他在这三个老头子面前好象小孩子似的，牛性的，凶猛的性情完全萎靡了。也許是受了半年多来外間的，风霜的折磨吧，也許是受了过度的，孤单的悲哀和刺激吧，他的心思終於和緩了下来。当他听完了四公公很费力的长长的教訓的时候，当他看到了大家——連老黄瓜——都沉入在一种重层的靜默的悲哀之中的时候，他才觉得他对于梅春姐是还怀着一种不可分离的，充滿了嫌忌的爱，爱着她的。虽然他过去对她非常錯過，而她又用一种錯過来报复了他！……总之，这一切的，他們中間的不幸的事故。何況，黄已經死了，而她又替他——也許是黄吧！但他暂时无暇去推求这些——生了孩子了，又正正地在等待人家的援救！……

他沉默着！深深地沉默着！他尽量在他自家的內心里去搜求他那时对于梅春姐的过去錯过的后果和前因！……

四公公又敲起他的拐杖来了。李六伯伯在他的烂眼睛上揮掉了那討厭的蒼蠅。关鬍子老象蛮懂得般的，摸着他鬍子。老黄瓜滿是同情地悲叹着。

“怎么啦？……还不曾想清嗎？”四公公的拐杖几乎敲到了陈

德隆的光头上来地問他。

“我想，四公公！……救她，我能有什么法子呢？……”陈德隆完全象小孩子似的。

“我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啦！”关鬍子說，抹去了鬍子上挂着一个汗珠。“没有办法我們还来找你嗎？……我們商量好了，祇怕你不回来！……現在，鎮上新来的老爷听說很好，他手下有一个專門办这些事情的人！……总之，我們商量好了，你不回来我們也要办的！……我們邀了全村的老年人具一个保結，想把你的田作主押一点兒錢，用你这作丈夫的名字，去和老爷的手下人办交涉，就求他到街上去……总之，这事情是很可以办得成功的。旁的村中也有人办过来了！……”

陈德隆在心中重新地估計了很久很久，重新地又把自家和梅春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深思了一会：一种阴郁，一种嫌忌的爱与酸性的悲哀！……在三个老头子和老黃瓜的不住的围攻之下，在自己的不能解除的矛盾之中，他終于凄然地叹道：

“一切都照你們三位老人家的好了，只要能救她的性命。錢，田，我都是不在乎的！……就算我半年来做了一場丢人的恶梦吧！……”

三个老头子都贊揚了他几句，走了——两枝枯萎了的桑树枝和一条坚强的榆树。随后，老黃瓜也走了。不过，老黃瓜他是祇走了十几步远就停住的。他的脑筋里还正想念着一桩其他的心事呢：

“他媽的！真好！把梅春姐保出来时，也許……哼！他媽的，老子还有点兒希望呢！……”

天气更加炎热得熾騰起来。还保持了性命被由街上解到鎮上来的梅春姐，整天地淹沒在眼泪与沉重的怨苦之中。先天不足的弱小的嬰兒，就象一只紅皮小老鼠般的，在她的胸前蠕动着。她討来了一块破布衫将他兜包了。用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母亲的天性的爱撫，一种直有等于无的淡微的乳汁将他营养着。为了割肉般地疼痛着黃的死亡，而流枯了眼泪的，深陷着的扁桃眼珠子，就象一对荒凉的枯井般地微睜着。在她的金黃的脸上，泛起了一小块产后失調的，貧血的，病态底紅潮。

鎮上似乎比較街上寬待了她些，把她押在一个有床鋪也有方桌子的房間里。一种破灭的悲哀和恐怖，仍旧牢而有力地縛住了她的那战栗的灵魂。代替了黃而使她不能不惶惧与痛惜着自家的身躯的，完全是嬰兒的生命。她不能抛掉这刚刚出世的苦命的小东西——她的心头肉——而不管；假如她的那不能避免的恶运真真来临了的时候，她是打算了和这嬰兒一道去死亡的。又死他！或者将他偷偷地勒毙！……她很不愿意这弱小的灵魂孤零零地留在世界上，去領受那些凶恶的人們的践踏。虽然她明知道这許是一桩深重的罪孽，一种伤心的，残酷的想头！……

一連三天，她都沉陷在这种破灭的悲哀的想头里，因为，他們那些人也許要将她拉到她自己的村子里去做她的——她想。經常来監視她，送她的食物的，却完全換一些粗人男子。在第四天的一个清晨，突然跑进了一个中年的，穿长衫的人，将她从房子里叫出去。

梅春姐战栗地拥抱着她的嬰兒，在經過一种过度的恐怖的

烈火燃燒之后，她突然地，象萬念俱消般地反而剛強起來，蹣跚地向中厅跟去！

一個留仁丹鬍髯的人等在那里。旁邊還侍立着兩個跟隨，替他扇風。他嘻笑地撚着他的鬍髯，說：

“今天，……你可不要怕！……”

梅春姐戰栗了一下！她用了一種由絕望的悲哀而燃燒出來的怒火，釘着那撮鬍髯。

“你的家中來人來保你了！……現在，你就可以跟他們出去！……”

“出去？……”這又是一回怎樣的事情呢？梅春姐象夢一般地朦朧起來。她仍然痴呆着！……突然地，那個人卻又改變了他的笑容，作古正經地，大聲地，教訓她般地怒道：

“去罷——以後當心些！……別再偷壞的人做野老公了。這回要不是你們全村的老人們都具結……”之後，他又是嘻嘻地笑將起來。

梅春姐完全變成糊里糊塗的了。她被那個中年的，穿長衫的人送到了頭門。

“家中來人？……這又是誰呢？誰呢？……”

陳德隆的光頭和一雙螃蟹眼睛，突然地湧到門口來了！——他正正地擋在梅春姐的前頭。

“啊哎！——”梅春姐突然地叫着！象比那惡運臨頭還要驚惧地，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震懾了她的殘破的靈魂，她的手中的嬰兒幾乎要震掉下來了。

沒有等她來得及明白這變化的原因的一剎那，就由兩個人將她扶上一頂小轎，昏昏沉沉地擡着走了。好遠好遠她才回復她那仍然象夢一般的知覺。一陣羞慚，一陣戰栗，一陣痛楚與悲

酸，……將她的血一般的乾枯的眼淚狂涌起來了。

是什麼時候來到家裏的呢？她完全模模糊糊了。她祇是昏沉地看到了滿屋子全是人。祇聽到丈夫同四公公和老年人們說了些什麼話，又出去將他們通統送走了，她才比較地清醒了一些。

丈夫走進門來，腳步聲音沉重地踏着！在房中，他停住了。

丈夫瞧她一眼——她也畏怯地瞧丈夫一眼！丈夫不作聲——她不作聲！在丈夫的臉上，顯着一種憔悴的容顏——一種酸性的，悲哀的沉默！在她的臉上，還剩下（就象剩在一片枯黃了的，秋天的落葉上似的）一塊可憐的殘紅——一種羞慚與悲痛的汗流的戰栗！……

互相地站着，沉靜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

終於，為了母性的愛——為了嬰兒，梅春姐忍痛流淚地抱着那小人兒走近他的身邊了。她說着——她的話，就好像是那嬰兒鑽在她的喉嚨裏說出來的一樣，帶着一種極其淒楚的悲聲的嗚咽：

“德隆哥！……現在，我的錯，……通統，……請你打我吧！……請你看在孩子的面上——請你……”

她沒有功夫揩她的眼淚，讓它一滴趕一滴地流落在熟睡的嬰兒的小手上，又由嬰兒的小手落到尘埃。陳德隆低頭重步地走近她的身邊：一種男人的汗水臭和熱臭透到她的肺腑。他走到床邊躺下了。他那禿頭陰暗無光的斜枕着。他那無可發泄的牛性的悲哀，把他悶的，胁迫的幾乎發狂起來！

“你說吧！會長老爺！……”突然地，他又從床上翻身起來了。“大半年来你把我侮辱得成了什麼樣子了呢？……我的顏面？……我在外面千辛萬苦地飄流！……回來，又求三拜四，賣田

卖地的花錢把你弄出来！……我完全丧尽了我平日的声名了！……”

梅春姐摇拍着怀中苏醒而悲哭的嬰兒，她的头千斤石头般地垂下着。她的眼泪已經不是一滴两滴地滴了，而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涌出来。

突然地，象一个什么灵机触发陈德隆似的，他象一匹狼般地冲向梅春姐！他从她的怀中夺过那啼哭的嬰兒来，沙声地叫着：

“老子看！老子看！他媽的！是不是小砍头鬼！是不是小砍头鬼？……”

梅春姐拖着他的手，跟着他轉了一个旋圈，发着一种病猿般的嘶声的哀叫：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他是你——的！……你——的啦！……”

陈德隆终于沒有看清，就向床上一擲，自己跑到房門边坐下了。在刚刚弥月的嬰兒的身上，是很难看出象誰的模样和血脉来的。

梅春姐将嬰兒抱起来死死地維護着。陈德隆更加阴郁而焦煩了。在他那无方发泄的，酸性的，气悶的心怀里，只牢牢地盘桓着一种难堪而不能按捺的憤憤的想头：

“我怎么办呢？……他媽的！我倒了霉了！……我半世的顏面完全丧在这一回事情里了！……他媽的！媽的，媽的，媽的！——”

五

無論梅春姐怎樣地哀求，巴結，丈夫對干地總是生疏的，嫌忌的。最初，他在四公公和許多老人的監視和鄰居的解勸之下，似乎還並不見得怎樣地給梅春姐以難堪。但後來，過的久長一點了，便又開始他那原是很凶殘的无情的磨折。

梅春姐的生活，就重行墜入了那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為了孩子，為了黃所遺留給她的這唯一的血脈，她是不能不忍痛地吃苦啊！……

當夜間，當丈夫仍舊同從前一樣地醉酒回家的时候，梅春姐的災難便又臨頭了。他好像覺得變節了的妻是應該給它以磨折，應該給它以教訓，才能够挽回自己的顏面般的。他深深地懊惱着，并且还常常地為此而自苦！……

他用那毛蟹般的鐵指，擰着梅春姐的全身——當她驅過了蚊蟲，放好了嬰兒陪他就寢的时候。他噬咬着她的奶頭！他縛住她的腿！他追問她和黃間的一切無耻的，污秽的瑣事！……梅春姐總是哀求地嗚咽着，一面护着那睡熟的嬰兒。陳德隆擰的牛性發了，便象搓爛棉花似的，將她的身子繼續地大搓而特搓起來。梅春姐戰栗地縮成一團，汗水與淚珠溶成一片！

“你告訴我不？……”

“告什麼？……”梅春姐喘地，悲聲地叫着。

“你怎么和那鬼眼睛的砍頭鬼搭上的？……”

“我不知道！……”

“我殺死你！”

“殺死我吧！……修修好吧！……頂好是連我們母子一

刀！”

陈德隆将她磨折得利害的时候，心里就比较地舒服一些。接着，又有意捉弄她的，把她的嬰兒倒提起来！他说：这是小砍头鬼——就因为他始终不能确信那嬰兒真否是他的的原故——他要将他抛擲到湖里去见龙王爷！……一直等梅春姐哭着向他几乎叩头陪礼了，他才放下。

他睡着的时候，已经是夜深的很了。梅春姐常常通夜不能闭一闭眼睛。她听到丈夫的鼾声，她的怒火便狂烧着，只因了爱护这唯一的嬰兒的生命，她才不能，或者是不敢做出旁的举动来的。她只能在这样黑夜的痛苦的哀怨之中，来回忆她和黄的伤心的爱史与大半年中的嶄新的生活；来展开她的那幅梦一般的，着色的，凄凉的图画。尤其是关于木头壳他们的消息，老会长和柳大娘们的流亡……她很少能看到一个从前在过会中的熟識的人了，因为她不愿出門也不敢和人家交谈的原故。她就这样象埋在坟墓中般地埋在家里，忍痛地領受丈夫的践踏！

黑夜就象要毁灭她的全身般的，向她张开着巨大的魔口，重层地威胁着。蚊虫在帐子的四面包围着，唱着愁苦的哀歌，使她不能爬起来，或者是稍为舒一舒心中的怒愤。她不敢再凝望那夜的天空和那些欲粉碎她的灵魂的星光的閃爍。她不敢再看一看那大庙，那同黄践踏过的草丛的路途、园林、荒洲和湖中的悠悠的波浪！……她一看到那些——倒不如說感到那些——她的心就要爆裂般疼痛着。

丈夫的螃蟹眼睛，总是时刻不能放松地釘着她的。即算是到了夜深，到了他已经熟睡着的时候，都好象还能感到他那凶酷的紅光的火焰，使她惊惧而不能安宁。

她祇能将血一般的泪珠，流在嬰兒的身上，她祇能靠在那纖

嫩的，瘦弱得可怜的小脸兒上，去低訴她的心的創痛；去吸取一点安慰，一点什么也不能弥补的，微弱的嬰兒奶香。在过去，在那还比較地緩和一点的烏暗的生活之中，她还可能望得到黃的援救，終于还幸福地过了半年多光阴。然而現在呢？黃呢？……就連木头壳們都不知道生死存亡了！而自己又不能够忍心地抛掉这嬰兒去漂去！……

一切的生活，都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魔淵中。而且还比一年前更加要烏暗，更加要悲哀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还健在呢！……但願他們……唉！唉……”

过了好些时日。

是因为四公公他們老年人的責劝呢？还是因了丈夫陈德隆磨折得厌了而暫思休息呢？还是梅春姐的苦难轉变了另一个方式的临头呢？……丈夫对她的打罵，便又慢慢地松弛起来。他除了經常喝酒以外，又开始他那本性难移的嫖賭和浮蕩。田中横直这一季已經荒蕪了，而且大半又都抵卖給了人家，他是很可以更加无挂碍地逍遙着。

“德隆哥！……家中沒有米了呢！……”

“餓死他！”

“德隆哥！……天要凉了，孩子沒有衣服呢！……”

“冻死他！”

“德隆哥！……你修修好吧！……”

常常地，当梅春姐想再要說几句的时候，丈夫已經連头都不回地跑到荒原中了。她无可奈何地祇好自己来舂谷，自己来拿破布衫給孩子改衣裳！……

一切的生活，都重行墜入了那一年前的，不可拔的，烏黑的

魔渊中，而且还比一年前更要烏黑，更加要悲苦些了！

“天啦！……但願他們都还健在呢！……但願他們……”

第 六 章

一

“我要杀死你这小砍头鬼！我要杀死你这小砍头鬼！……”

父亲陈德隆拿着一把劈柴刀，大踏步地象赶一只鷄雛般地赶着他的六岁的大兒子香哥兒。两个四岁的，三岁的，也跟在他的后面唔呀唔呀地叫着！

他在一个門角弯里将香哥兒擒住了。

“媽呀！……救，救我呀！……”

“你叫！你叫——我割断你的喉嚨！……”

梅春姐象一只野鵝般地从房中飞出去，蛇一般地繞着陈德隆的頸子。

“怎么，德隆哥？”

“我要杀死这小砍头鬼！他媽的！卖他卖不掉，留着来害老子！”

“杀吧！杀吧！……”梅春姐就在他的頸子上狠命地抓了一下！“頂好把那两个小的先杀了，然后再来杀他！再来杀我！……”

陈德隆将劈柴刀和香哥兒向門角弯里一摔，就开始和梅春姐大鬧起来。

他的脸不是六年前的脸，声音也不是六年前的声音了；但他的性情却还和六年前一样。

他摸着他的頸皮，破嗓沙声地罵着：

“你抓呢！你这母猪狗！……我操你的祖宗！……你偷了人，你还养出这小砍头鬼来害我啦！……”

“你为什么 not 将小的两个先卖呢？不将小的两个先杀呢？……你这狠心的狼！……你没有本事养活——”

这种话深深地伤了陈德隆的那牛性的，倔强的心。他来不及等她说完，就跳起来给了她一个耳刮子！

“臭婊子！……谁没有本事？谁没有本事？……我操你祖宗三万代！”

梅春姐的左脸印了一个血红的手印，她险些儿哭起来了！孩子们也呜啦呜啦地叫着，陈德隆就象发疯般地来揍小孩子。

梅春姐死死地将他扭着，滚着！……一直到他气的发战起来——丈夫是从来不曾气得发战过的——冲到门槛前坐下了，她才爬起着。她望着她丈夫的那种倔强的，而又毫无办法的干枯的脸色，也不觉地代他心酸了一回。但这心酸是很有限的，即时又被她的一种历年磨折出来的憎恨心排挤着。

是的，丈夫是变了很多了，单单除了他那倔强，凶猛的，牛性的内心以外。六年前，他还是很可以过活的，自耕自种的农人，而现在却是给人家帮零工的小雇佣了；六年前，他还是一个一夫一妻的逍遥汉，而现在却变成三个儿子——不，也许只有两个，因为从那个大的的一双眼睛上，他已经断定出来完全是小砍头鬼——的父亲了；六年前，他还是有名的嫖客，赌徒，和酗酒汉，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连一日三餐都得不到口的挨饿的人了！

梅春姐是很能够知道这些的。而且她还能从六年前的一段幸福的生活中，模糊地推想到了丈夫之共所以弄到这个样子的原因和他的目前的路道。但丈夫却不能听信这些，因为梅春姐已经在他的面前变成罪孽的人了，何况梅春姐所讲的还不能迎

合他的心意呢。

一陣酷热的南风，燃烧般地扫过来。站在干旱的田野中的雇主家的人，已經又在叫他車水了。陈德隆气愤地站起身来，蹒跚地走着。在他的那黯淡的面容，和无光的螃蟹眼睛里，是很可以看出一种苦悶与倔强相混淆的矛盾来的。

梅春姐望着他走过好远好远了，她才憎恨而又悲哀地叹了一口气，走进房中去。她将两个厌恶的小孩哄睡了，又将大的一个搀着，拿了米籃，无可奈何地走向村中的麻子孀家去借晚飯米。

麻子孀和梅春姐一样地都是不幸的人：她的大兒子木头壳已經六年不曾回家了，她的最小的两个兒女在前两三年过兵灾水旱时都卖了。……她稍为比較梅春姐好一点的的就是他的二兒子，三兒子，四兒子都能得力了，所以她还能馬虎地过着。

“我借給你三升米吧！……你的丈夫在人家去吃飯了，你們就可以吃两天，……唉！总之……”

梅春姐牵着香哥兒在那里坐了一刻功夫，一种不能按耐的悬切的悬心，使她問到了木头壳。

“他嗎？……唉，唉！听說是在一个什么……唉，記不清了！总而言之是蛮远的地方！……”麻子孀的声音酸楚起来，流出了两点眼泪。这眼泪，就好象是两枝銳利的針刺般的，深深地刺着了梅春姐的衷心。想起黃来，想起六年前的幸福的生活，她几乎又哭出声来了！

“我要不是……麻子孀，唉！不是抛不下这小冤家，……我情願同你家的木头壳一样呢！……我情願永不回来！……我現在……唉！就祇望那小冤家长大！……或者……”

香哥兒完全莫明其妙地怔着，瞪着他那小小的，吃惊的，星一般的眼睛，拖着他媽媽的手：

“你哭呢，媽媽！……回去吧，爹爹要打我啦！……”

梅春姐撫摸着他的瘦小的頭顱，朦朧地釘着他的小眼睛。忽然地，他叫着：

“媽媽，我肚子痛！”

梅春姐提起米籃來，將他抱在懷中，告辭了麻子孀，連忙向家里飛奔着！

二

先天不足，而后天又失調的，用母親的眼淚養成起來的大兒子香哥兒，在丈夫的重層厭惡之下，本來早就非常孱弱的，何況還染上了流行的痢疾呢。

他瘦弱的就象一個小紙人兒了，他的兩腮毫無血色地深陷着，格外地顯出他的那一雙星一般的小眼珠子，使人見了傷心。

他一拐一拐地從頭門口撐壁移過來，爬到媽媽的身旁哭着：

“媽媽！爹爹他又打我哩！……他把‘豬耳朵’^①弟弟吃，不把我吃！……他叫我去守車，……我要吃‘豬耳朵’呢！……我不守車呢！……”

“好寶寶，好香哥！……‘豬耳朵’吃不得呢，你痾痢啦！……”做媽媽的聲音顯然已經很酸哽了。“來，不要怕爹爹！不要去守車，……媽媽告訴你寫字吧！……”

梅春姐忍心地哄着香哥兒。她把六年前從黃手里學來的幾個可憐的字，在半塊破舊的石板上畫給他看。她幻想着這孩子還能讀書，寫字，……甚至於同他那死去的爹爹一樣。但香哥兒

① “豬耳朵”：一種小孩吃的東西，用面粉做了由油炸出來的，形象豬的耳朵。
——原注。

怎么也不肯依她的，他祇尽量地把“猪耳朵”的滋味说得那样好吃，又把爹爹的面相说得那样凶残。

“好呢，香哥兒……看媽媽的字吧！……媽媽等等买‘猪耳朵’你吃啦！……”

“不，我就要吃，媽媽！”

这要求是深深地为难了母亲的，她失神地朝头門打望着，真正地，丈夫携着那两个使她厌恶的小孩兒走来了，他們的小嘴里还啃着“猪耳朵”。

是旧有的酸心发酵要将香哥兒磨死呢？还是他自家的穷困不能解除而迁怒于香哥兒呢？陈德隆撒了两个小孩的手，又大踏步地冲到梅春姐母子們的面前：

“去！小砍头鬼！……同老子守車去！……”

香哥兒死死地把脖子鑽进媽媽的怀中。

“哎呀！——媽媽救我啦！……”

忽然地，那块破旧石板上写的两个歪歪斜斜的“黄”字，映到陈德隆的眼中了，那就同两把烈火燃烧了他的心般的，他猛的一脚将石板从小凳子上踢下来，跌成粉碎了！

“好啊！你媽的！还告訴他学那砍头鬼来害我呢！……”他叫着，他张口向她母子扑来！

梅春姐正待要和他爭鬧时，他已經从她的怀中夺过香哥兒了。他冲出头門，向火热的荒原中飞跑着！

香哥兒叫！……梅春姐叫！……两个小的孩子也在头門口哇哇地哭起来了！

陈德隆将他抓着提过了半里路，就将他猛的一摔——跌落在干枯的稻田中，梅春姐不顧性命地奔来将他抱着。

夜晚，香哥兒便渾身火热，昏昏沉沉地不能爬起来了。梅春

姐急的滿屋子乱竄！她連忙將小的兩個放睡了，就跑出去尋丈夫和醫生。

丈夫正趁着夜間的风涼在那里替雇主們車水，他憤憤地不和梅春姐答話。醫生却要跑到鎮上去才能請得來的。在早年，還有四公公、李六伯伯和关鬍子們會一點兒不十分精明的乡下人的醫道；然而，現在呢，這些老人們都已經在過荒年時先後死了，村子里就連會寫兩三味藥方的人都找不出。

梅春姐心慌意亂地走回來，在小油燈下望着那可怜的小腦袋，望着那微睜而少光的星星般的小眼睛。她盡量地忍住自己的酸淚，而不讓它流出來。

好久好久了，香哥兒忽然吃力地釘着他的媽媽，低聲地哼叫着：

“我痛哩！……媽媽，你在哪里啦？……爹爹又打我呢！……”

“媽媽在这里！……宝宝，媽媽在这里呢！爹爹不打你呢！……”

“他打我啦！……他不打弟弟！……媽媽，他為什麼單打我呢？……”

媽媽的眼淚已經很難再忍了。一陣刺心的疼痛、悲憤與辛酸，使她不能自制地失聲地說出她的哀情了。

“宝宝，香哥！我的肉啊！……他不是你的爹爹呢！……”

香哥兒的眼睛漸漸地痴呆了起來，額角間冒着兩滴冰涼的汗珠子。一忽兒，他的全身又火熱着。

“我，我的……爹爹呢？……”

媽媽啞着嗓音靠到他的身邊。

“宝宝是沒有爹爹的！……宝宝的爹爹——”

香哥兒的身子突然震動一下，他沒有來得及等媽媽說出他

爹爹的去处来，就又合上他的眼睛了。他仍然哼着，但那声音却几乎同蚊子一般地逐渐低微起来。

“媽呀！……我……要……呢，……我……的……爹……爹……
……啦！——”

媽媽的头，伏到了他那一冷一热的額角上，她大声地，吃惊地呼叫着。

“宝宝！……怎么啦？……香哥！……”

两个小的却惊醒了，哇哇地叫着，梅春姐急忙将他們送到另一张空置的稻草床上，讓他們自家高声地号哭着。

香哥兒的身子终于慢慢地由热而温，由温而冷，而变成了冰凉。他的一双星一般的小眼珠子由牢牢地闭着而又微睁着；但他却是永远地微睁着，而不再闭将下来了。

象从一个万丈深长的山澗上掉下来，象有无数枝烧紅了的鋼針在她的心中穿鑽着，梅春姐驟然失掉她的意識和灵魂了。她不知道哭，也不知道悲伤地，呆立在那兒好久好久。那两个小的的哭声几乎震翻了半边天地。

丈夫車水回来了。他老远地在黑暗中大呼着：

“你死了嗎？你媽的！……你讓小孩子們哭死呢！……”

她不做声，也不移动，仍然痴呆了般地站着。她什么都听不見，什么都看不見，一直到丈夫冲到她的面前时。

陈德隆的脸色突然惊悸起来！因为他望見了那小灯斜照着的床鋪上的情形。一陣良心的譴責——一陣罪孽的自覺的不安和悔恨，使他惶悚起来。然而，他却仍然倔强而冷酷，仍然故意地狠心地冷笑了一声：

“死就死吧！狗东西！……頂好通統死掉了，他媽的大家干淨！”

梅春姐忽然由那过度的悲痛的昏沉中苏醒了来。当她感到了自己的一页心肝已经被人摘去了的时候，当她看清了眼前的事物和丈夫的那仍然象毫无感触的面容的时候，她便象一个僵硬了的死人般地倒向床铺去，双手抱着那冰凉了的小尸身打滚！

“天啦！……我的心肝啦！……我的肉啦！……我的苦命的兒啦！……你死都不闭眼睛啦！……”

三

一切的幻想，希望，计划，与六年来抚养孩兒长大的重沉的苦心，祇在一刹那間全都摧毁了——变成了一堆湖滨的坟上的泥土。

梅春姐整整地哭了三日，不烧飯，不洗衣，不听邻人們的劝慰，也不管丈夫的凶残和孩子們的哭鬧。到了第四天，她的眼泪也就非常地干枯了，她的声音也就非常地嘶哑了！

她漸漸地由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六年前的模糊而似乎又是非常清晰的路途来！她慢慢地靜思了好久好久！……

夜間，她等丈夫又去和人家車水的时候，用了一种很大的决心的努力，打好了一个小小的衣包；偷偷地讓两个由憎恨丈夫而連及到他們的身上来的小孩睡过之后，便輕輕地走出了家門。

她没有留恋，沒有悲哀，而且还没有目的地走着。

夜，仍是六年前的，七年前夜；荒原，仍旧是六年前的，七年前荒原！……祇不过是村中少了些年輕人和老年人的生活；祇不过是梅春姐变换了一回六年前，七年前的心情。

“我往哪里去呢？……”在湖滨，她突然地停住了一下。她把

头微微地仰向上方。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颗最大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一个微红的，丰润的，带笑的面容，在那上方浮动！……在它的下面，还闪烁着两颗小的，也长着一些睫毛的星光，一个小的带笑的面容浮动……并且还似乎在说：

“妈妈！你去罢！你放心吧！……我已经找到我的爹爹啦！……走吧！你向那东方走吧！……那里明天就有太阳啦！……”

梅春姐痛心地看着两行干枯的眼泪！她是在那里站了，望了好久好久，才又走开的。

在旷野，那老黄瓜——那永远也讨不到女人的欢心的独身汉的歌声，又飘扬起来钻进梅春姐的耳中了。但那完全丧失了他六年前，七年前的音调，听来就好像已经变成了一种饥饿与孤独的交缠的哀号。

十七八岁的娇姐呀~~~~没人睬啦~~~~

跪到情哥面前~~~~磕响头！……

.....

.....

1935年8月，初稿。

1936年8月，增补，修正。

山村一夜

外面的雪越下越紧了。狂风吹折着后山的枯冻了的树枝，发出哑哑的响叫。野狗遥远地，忧郁而悲哀地嘶吠着，还不时地夹杂着一种令人心悸的，不知名的兽类的吼号声。夜的寂静，差不多全给这些交错的声音碎裂了。冷风一阵一阵地由破裂的壁隙里向我们的背部吹袭过来，使我们不能忍耐地连连地打着冷颤。刘月桂公公面向着火，这个老年而孤独的破屋子主人，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农民朋友介绍给我们来借宿的。他的左手拿着一大把干枯的树枝，右手捋着灰白的鬍子，一边拨旺了火势，一边热烈地，温和地给我们这次的惊慌和劳顿安慰了；而且还滔滔不停地给我们讲述着他那生平的，最激动的一些新奇的故事。

因为火光的反映，他的眼睛是显得特别地歪斜，深陷，而且红红的。他的额角上牵动着深刻的皱纹；他的鬍子顽强地，有力地高翘着；他的鼻尖微微地带点儿勾曲；嘴唇是颇为宽厚而且松弛的。他说话来就象生怕人家要听不清或者听不懂他似的，总是一边高声地做着手势，一边用那深陷的，歪斜的眼睛看定着我们。

又因为夜的山谷中太不清静，他说话时总常常要起身去开开那扇破旧的小门，向风雪中去四围打望一遍，好象察看着有没有什么人前来偷听的一般；然后才深深地呵着气，抖落那沾身的

雪花，將門兒合上了。

“……先生，您們真的願意常常到我們這裡來玩嗎？那好极了！那我們可以經常地做一個朋友了。”他用手在這屋子裡環指了一個圈圈：“您們來時總可以住在我這裡的，不必再到城裡去住客棧了。客棧裡的民團局會給您們麻煩得要死的。那些蠢子啊！……什麼保人啦，哪裡來啦，哪裡去啦，‘年貌三代’啦，……他們對於來客，全象是在買賣一條小牛或者一只小豬那樣的，會給您們從頭上直看到腳下，連您們的衣服身胚一共有多少斤重量，都會看出來的。真的，到我們這個連鳥都不高興生蛋的鬼地方來，就專門歡喜這樣子：給客人一點兒麻煩吃吃。好象他們自己原是什麼好腳色，而往來的客人個個都是壞東西那樣的，因為這地方多年前就不象一個住人的地方了！真的，先生……

“世界上會有這樣一些人的：他們自以為是怎樣聰明得了不得，而別人只不過是一些蠢子。他們自己拿了刀去殺了人家——殺了‘蠢子’——劫得了‘蠢子’的財帛，倒反而四處去向其他的‘蠢子’招告：他殺的只不過是一個強盜。並且說：他的所以要殺這個人，還不只是為他自己，而是實在地為您們‘蠢子’大家呢！……於是，等到你們這些真正的蠢子都相信了他，甚至於相信到自己動起手去殺自己了的時候，他就會得意洋洋地躲到一個什麼黑角落里去，暗暗地好笑起來了：‘看啦！他們這些東西多蠢啊！他們蠢得連自己的媽媽都不曉得叫呢！’……真的，先生，世界上就真會有這樣一些人的。但他們却不知道：蠢的才是他們自己呢！因為真正的蠢子蠢到了不能再蠢的時候，也就會一下子變得聰明起來的。那時候，他們這些自作聰明的人，就是再會得‘叫媽媽’些，也怕是空的了吧。真的啊，先生！世界上的事情就通統是這樣的——我說蠢子終究要變得聰明起來的。要是他不聰明起

来，那他就只有自己去送死了，或者变成一个什么十足的痴子，疯子那样的东西！……先生，真的，不会错的！……从前我们这里还发生过一桩这样的事呢：一个人会蠢到这样的地步的——将自己亲生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了，还要给人家去叩头陪礼！您想：这还算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人蠢到这样的地步了，又怎能不变成疯子呢？先生！……”

“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吗？桂公公！一个人又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我们对于这激动的说话，实在地感到惊异起来了，便连忙这样问。

“你们实在不错，先生。一个人怎能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给人家杀掉呢？不会的，普天下不会，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事。然而，我却亲自看见了，而且还和他们是亲戚，还为他们伤了一年多的心哩！先生。”

“怎样的呢？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桂公公！”我们的精神完全给这老人家刺激起来了！不但忘记了外面的风雪，而且也忘记了睡眠和寒冷了。

“怎样一回事？唉：先生！不能说哩。这已经是快两周年的事情了！……但是先生，你们全不觉得要睡吗？伤心的事情是不能一句话两句话就说得完的！真的啊，先生！……你们不要睡？那好极了！那我们应当将火加得更大一些！……我将这话告诉你们了，说不定对你们还有很大的益处呢！事情就全是这样发生的：

“三年前，我的一个叫做汉生的学生，干儿子，突然地在一个深夜里跑来对我说：

“‘干爹，我现在已经寻了一条新的路了。我同曹德三少爷，王老发，李金生他们弄得很好了，他们告诉了我很多的事情。我

觉得他們說得对，我要跟他們去了，象跟早两年前的农民会那样的。干爹，你該不会再笑我做蠢子和痴子了吧！’

“‘但是孩子，誰叫你跟他們去的呢？怎么忽然变得聰明起来了？你还是受了誰的騙呢？’我說。

“‘不的，干爹！’他說，‘是我自己想明白了，他們誰都沒有来邀过我；而且他們也并不勉强我去，我只是觉得他們說的對——就是了。’

“‘那么，又是誰叫你和曹三少爷弄做一起的呢？’

“‘是他自己来找我的。他很会帮穷人說話，他說得很好哩！干爹。’

“‘是的，孩子。你确是聰明了，你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記着：千万不要多跟曹三少爷往来，有什么事情先来告訴我。干爹活在这世界上六十多年了，什么事都比你經驗得多，你只管多多相信干爹的話，不会錯的，孩子。去吧！安靜一些，不要讓你的爹爹知道，并且常常到我这里来。……’

“先生，我說的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給他那糊塗的，蠢拙的爹爹送掉的。他住得离我們这里并不远，就在这山村子的那一面。他常常要到我这里来。因为立志要跟我学几个字，他便叫我做干爹了。他的爹爹是做老长工出身的，因而家境非常的苦，爷兒俩就专靠这孩子做零工过活。但他自己却十分志气。白天里揮汗替别人家工作，夜晚小心地跑到我这里来念一陣書。不喝酒，不吃烟。而且天性又温存，有骨气。他的个子虽不高大，但是十分强壮。他的眼睛是大大的，深黑的，头发象一丛短短的柔絲那样……总之，先生！用不着多說，无论他的相貌，性情，脾气和做事的精神怎样，只要你粗粗一看，便会知道这絕不是一个沒有出息的孩子就是了。

“他的爹爹也常到这里来。但那是怎样一个人物呢？先生！站在他的兒子一道，您們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他們是父子的。他的一切都差不多和他的兒子相反：可怜，愚蠢，懦弱，而且怕死得要命。他的一世完全消磨在别人家的泥土上。他在我們山后面曹大杰家里做了三四十年的长工，而且从来没有和主人家吵过一次嘴。先生，关于这样的人本来只要一句话：就是猪一般的性子，牛一般的力气。他一直做到六七年前，老了，完全没有用了，才由曹大杰家里赶出去。带着兒子，狗一样地住到一个草屋子里，沒有半个人去怜惜他。他的婆子多年前就死了，和我的婆子一样，而且他的家里也再沒有別的人了！……

“就是这样的，先生。我和他們爷兒俩做了朋友，而且做了亲戚了。我是怎样地喜欢这孩子呢？可以說比自己亲生的兒子还要喜欢十倍。真的，先生！我是那样用心地一个一个字去教他，而他也从不曾間断过，哪怕是刮风，落雨，下大雪，一約定，他都来的。我讀过的書虽說不多，然而教他却也足有余裕。先生，我是怎样在希望这孩子成人啊！……

“自从那次夜深的談話以后，我教这孩子便格外用心了。他来的也更加勤密，而且讀書也更觉得刻苦了。他差不多天天都要来的。我一看到他，先生，我那老年人的心，便要温暖起来了。我想：‘我的心爱的孩子，你是太吃苦了啊！你虽然找了一条很好的路，但是你怎么去安頓你自己的生活呢？白天里揮汗吃力，夜晚还要讀書，跑路，做着你的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孩子，你的眼睛陷进得多深，而且已經起了紅的圈圈了呢！’唉，先生！当时我虽然一面想，却还一面这样对他說：孩子啊，安心地去做吧！不錯的——你們的路。干爹老了，已經沒有用了。干爹只能睜睜地看着你們去做了哩。爱惜自己一些，不要将身子弄坏了！时

間還長得很呢，孩子喲！……’但是，先生，我的口里雖是這樣說，却有一種另外的，可怕的想念，突然來到我的心里了。而且，先生，這又是怎樣一種懦弱的，傷心的，不可告人的想念呀！可是，我卻沒有法子能夠壓制它。我只是暗暗為自己的老迈和無能悲嘆罷了！而且我的心里還在想哩：也許這樣的事情不會來吧！好的人是決不應該遭意外的事體的！但是先生，我怎樣了呢？我想的這些心思怎樣了呢？……唉，不能說哩！我不知道世界上真的有沒有天，而且天的心里到底在想些什麼？為什麼人家希望的事，偏偏不來；不希望的事，可怕的事，卻一下子就飛來了？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天呢？而且又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呢？先生，不能說哩。唉，唉！先生啊！……”

因了風勢的過於猛烈，我們那扇破舊的小門和板壁，總是被吹得呀呀地作響。我們的後面也覺得有一股刺骨般的寒氣，在襲擊着我們的背心。劉月桂公公盡量地加大着火，並且還替我們摸出了一大捆干枯的稻草來，靠塞到我們的身後。這老年的主人家的言詞和舉動，實在太令人感奮了。他不但使我們忘記了白天路上跋涉的疲勞，而且還使我們忘記了這深沉，冷酷的長夜。

他只是短短地沉默了一會，聽了一聽那山谷間的，隱隱不斷的野狗和獸類的哀鳴。一種夜的林下底陰郁的肅殺之氣，漸漸地籠罩到我們的中間來了。他也沒有再作一個其他的舉動，只僅僅去開看了一次那扇破舊的小門，便又睜動着他那歪斜的，深陷的，濕潤的眼睛，繼續起他的說話來了。

“先生，我說：如果一個人要過份地去約束和干涉他自己的兒子，那麼這個人便是一個十足的蠢子！就譬如我吧：我雖然有過一個孩子，但我卻從來沒有對他約束過，一任他自己去四處飄

蕩，七八年来，不知道他飄蕩到些什么地方去了，而且連訊息都沒有一个。因为年輕的人自有年輕人的思想，心情和生活的方法，老年人是怎样也不應該去干涉他們的。一干涉，他們的心的和身的自由，便要死去了。而我的那愚拙的亲家公，却不懂得这一点。先生，您想他是怎样地去約束和干涉他的孩子呢？唉，那簡直不能說啊！除了到这里来以外，他完全是孩子走一步便跟一步地罗囑着，甚至于連孩子去大小便他都得去望望才放心，就象生怕有一个什么人会一下子將他的孩子偷去卖掉的那样。您想，先生，孩子已經不是一个三岁两岁的娃娃了，又怎能那样地去監視呢？为了这事情我还不知道向他爭論过几次哩，先生，我說：

“‘亲家公啦！您莫要老是这样地跟着您的孩子吧！为的什么呢？是怕給人家偷去呢？还是怕老鹰来銜去呢？您应当知道，他已經不是一个娃娃了呀！’

“‘是的，亲家公。’他說，‘我并不是跟他，我只是有些不放心的他——就是了！’

“‘那么，您有些什么不放心他呢？’我說。

“‘没有什么，亲家公。’他說，‘我不过是觉得这样：一个年輕的人，总應該管束一下子才好……’

“‘没有什么！’唉，先生！您想，一个人会懦弱到这样的地步的：馬上說的話馬上就害怕承認得。于是，我就問他：

“‘那么，亲家公，你管束他的什么呢？’

“‘没有什么，亲家公，我只是想象我的爹爹年輕时約束我的那样，不讓他走到坏的路上去就是了。’

“‘拉倒了您的爹爹吧！亲家公！什么是坏的路呢？’先生，我当时便这样地生气起来了。‘您是想將您的汉生約束得同您自己

一样嗎？一生一世牛馬一樣地跟人家犁地耕田，狗一樣地讓人家趕出去嗎？……唉！你这愚拙的人啊！’先生，我当时只顧这样生气，却并没有看着他本人。但当我一看到他被我罵得低头一言不发，只管在拿着他的衣袖抖战的时候，我的心便完全輟下来了。我想，先生，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可怜无用的人呢。他为什么要生到这世界上来呢？唉，他的五六十岁的光阴如何度过的呢？于是先生，我就只能够这样温和地去对答他了：

“莫多心了吧！亲家公。莫要老是这样跟着您的汉生了，多爱惜自己一些吧！您要再是这样跟着，您会跟出一个坏結局来的。告訴您：您的汉生是用不着您耽心的了，至少比您聰明三百倍哩。’唉，先生，話有什么用处呢？我應該說的，通統向他說过了。他一当了你的面，怕得你要命；背了你的面，馬上就四处去跟着，赶着他的兒子去了。

“关于他兒子所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去告訴他的。因此我就再三囑咐汉生：不要在他爹爹面前露出行迹来了。但是，誰知道呢？这消息是从什么地方走給他耳朵里的呢？也許是汉生的同伴王老发吧，也許是曹三少爷和木匠李金生吧！……但是后来据汉生說：他們誰都沒有告訴他过。大概是他自己暗中察覺出来的，因为他夜間也常常不睡地跟踪着。总之，汉生的一切，他不久都知道就是了，因此我就叫汉生特別注意，处处都要防备着他的爹爹。

“大概是大前年八月的夜間吧，先生，汉生刚刚从我这里踏着月亮走出去，那个老年的愚拙的家伙便立刻跟着追到这里来了。因为没有看見汉生，他便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那样地走近我的身边。然而，却不說話。在大的月光的照耀下，他祇是用他那老花的眼睛望着我，猪鬃那样的几根稀疏的鬍子，也輕輕地发着

战。我想：这老东西一定又是来找我說什么話了，要不然他就絕不会变成一副这样的模样。于是，我就立刻放下了温和的脸色，殷勤地接着他。

“亲家公啦！您来又有什么貴干呢？”我开玩笑一般地說。

“‘没有什么，亲家公，’他輕声地說。‘我只是有一桩事情不，不大放心，想和您来商量商量——就是了。’

“‘什么呢，亲家公？’

“‘关于您的干兒子的情形，我想，亲家公，您應該知道得很詳細吧！’

“‘什么呢？关于汉生的什么事情呢？噯，亲家公？’

“‘他近几个月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亲家公！夜里总常常一个通夜不回来。……’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亲家公！他說不定是跟着什么坏人，走到坏的路上去了。因为我常常看見他同李木匠王老发他們做一道。要是真的，亲家公，您想：我将他怎么办呢？我的心里啊……’

“‘您的心里又怎样呢？’

“‘怎样？……唉，亲家公，您修修好吧！您好象一点都不知道那样的！您想：假如我的汉生要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我还有命嗎？我不是要絕了后代了嗎？有誰来替我养老送終呢？将来誰来上坟烧紙呢？我又統共只有这一个孩子！唉，亲家公，帮帮忙吧！您想想我是怎样将这孩子养大起来的呢？别人家不知道，您总應該知道呀！我那样千辛万苦地养大了他，我要是得不到他一点好处，我还有什么想头呢？亲家公！’

“‘那么您的打算是應該将他怎样呢？’先生，我有点郑重起来了。

“‘沒有怎样，亲家公，’他說。这家伙大概又对着月光看到我的脸色了。‘您莫要生我的气吧！我只是觉得有点害怕，有点伤心就是了！我能将他怎么办呢？……我不过是想……’

“‘啊——什么呢？’

“‘我想，想……亲家公，您是他的干爹！只有您的話他最相信，您又比我們都聰明得多。我是想……想……求求您亲家公对他去說一句开导的話，使他慢慢回到正路上来，那我就，就……亲家公啊！就感——感……您的恩，恩……了。’

“唉！先生！您想：对待这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法子呢？他居然也知道了他自己是不聰明的人。他說了那么一大套，归根結蒂——还不过是为了他自己沒有‘得到他一点好处，’‘怕’沒有人‘养老送終’，‘伤心’沒有人‘上坟烧紙’罢了！而他自己却又沒有力量去‘开导’他的兒子，压制他的兒子，只晓得狗一样地跟踪着，跟出来了又只晓得跑到我这里来求办法，叫‘恩人！’您想，我还能对这样可怜的，愚拙的家伙說点什么有意思的，能够使他想得开通的話呢？唉，先生，不能說哩！当时我是实在觉得生气，也觉得伤心。我极力地避开月光，为了怕他看出了我的不平靜的脸色。因为我必須尽我的义务，对他說几句‘开导’他的，使他想得通的話；虽然我明知道我的話对于这头脑糊涂的人沒有用处，但是为了汉生的安靜，我也不能够不說啊！

“我說：‘亲家公啦！您刚才罗哩罗囖地說了这么一大套，到底为的什么呢？啊，您是怕您的汉生走到坏的路上去嗎？那么，您知道什么路是坏的，什么路才是好的呢？——您說：王老发，于金生他們都不是好人，是坏人！那么他們的“坏”又都坏在什么地方呢？——唉，亲家公！我劝您还是不要这样糊涂的乱說吧！凡事都应该自己先去想清一下子，再来开口的。您知道，您的年

紀已經不小了呀！为什么还是这样地孩子一样呢？您怎么会弄得“絕后代”呢？您的汉生又儿时对您說过不給您“养老送終”呢？并且一个人死了就死了，沒有人来“上坟烧紙”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噯，亲家公，您是——蠢拙的人啊！……’唉，先生，我当时是这样叹气地說。‘莫要再糟蹋您自己了吧，您已經糟蹋得够了！讓我来真正告訴您这些事情吧：您的孩子并没有走到什么坏的路上去，您只管放心好了。汉生他比您聰明得多，而且他們年輕人自有他們年輕人的想法。至于王老发和李金生木匠他們就更不是什么歹人，您何必罗嗦他們，干涉他們呢？您要知道：即算是您将您的汉生管束得同您一样了，又有什么好处呢？莫要說我說得不客气，亲家公，同您一样至多也不过是替別人家做一世牛馬算了。譬如我对我的兒子吧，……八年了！您看我又有什麼了不得呢？唉，亲家公啊！想得开些吧！况且您的兒子走的又并不是什么坏的路，完全是为着我們自己。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唉，唉！亲家公啊！您这可怜的，老糊塗一样的人啊！……’

“唉，先生，您想他当时听了我的这話之后怎样呢？他完全一声不做，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賊一样地用他那昏花的眼睛看着我，并且还不住地战动着他的鬍子，开始流出眼泪来。唉，先生，我心完全給这东西弄乱了！您想我还能对他說出什么話来呢？我只是这样輕輕地去向他問了一問：

“‘喂，亲家公！您是觉得我的話說得不对嗎，还是什么呢？您为什么又伤起心来了呢！’

“这时候，先生，我还記得：那个大的，白白的月亮忽然地被一块黑云遮去了；于是，我們就对面看不清大家的面庞了。我不知道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做了些什么事。半天，半天了……才听见他哀求一样地說道：

“唉，不伤心哩，亲家公！我只是想問一問您：我的汉生他們如果发生了什么別的事情，我一个人又怎样办呢？唉，唉！我的——亲家公啊……”

“‘不会的哩，亲家公！您只管放心吧！只要您不再去跟着罗嚙着您的汉生就好了。您不知道一句这样的話嗎——吉人自有天相的！何况您的汉生并不是蠢子，他怎么会不知道招呼他自己呢？……’

“‘唔，是的，亲家公！您說的——都蛮对！只是我……唔，嗯——总有点……不放心他……有点……害——怕——就是了！呜呜——……’

“先生，这老家伙站起来了，并且完全失掉了他的声音，开始哽咽起来了。

“‘亲家公，莫伤心了吧！好好地回去吧！’我也站起来送他了。‘您伤心的什么呢？替别人家做一世牛馬的好呢？还是自己有土地自己耕田的好呢？您安心地回去想清些吧！不要再糊涂了吧！……’

“唉，先生，还尽管罗罗嚙嚙地說什么呢？一句話——他便是这样一个懦弱的家伙就是了。并且憑良心說：自从那次的說話以后，我沒有再觉得可怜这家伙，因为这家伙有很多地方有不应去給他可怜的。但是在那次——我却騙了他，而且还深深地騙了自己。您想：先生！‘吉人自有天相的’，这到底是一句什么狗屁話呢？几时有过什么‘吉人’，几时又看見过什么‘天相’呢？然而，我却那样說了，并且还那样地祷告啦。这当然是我太爱惜汉生和太沒有学問的原故，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話去寬慰那个愚懦的人，也想不出一个法子来压制和安靜自己。但是，先生，事情終于怎样了呢？‘吉人’是不是‘天相’了呢？……

唉，要回答，其实，在先前我早就说过了的。那就是——您所想的，希望的事，偏偏不来；耽心的，怕的和祸祟的事，一下子就飞来了！唉，先生，虽然他们那第一次飞来的祸事，都不是应在我的汉生的头上，但是汉生的死，也就完全是遭了那次事的殃及哩，唉，唉！先生！啊……”

刘月桂公公因为用铁钳去拨了一拨那快要衰弱了的火焰。一颗爆裂的红星，便突然地飞跃到他的鬍子上去了！这老年的主人家连忙用手尖去挥拂着，却已经来不及了，燃断掉三四根下来了。……我们都没有说话。一种默默的，沉重的，忧郁之感，渐渐地压到了我们的心头。因为这故事的激动力，和烦琐反复的情节底悲壮，已经深深地锁住了我们的心喉，使我们插不进话去了。夜底山谷中的交错的声息，似乎都已经平静了一些。然而愈平静，就愈觉得世界在一步一步地沉降下去，好象一直欲沉降到一个无底的洞中去似地，使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了。风雪虽然仍在飘降，但听来却也已经削弱了很多。一切都差不多渐渐在恢复夜底寂静的常态了。刘月桂公公却并没有关心到他周围的事物，他只是不住地增加着火势，不住地运用着他的手，不住地蹙动着他的灰暗的眉毛和睁开他的那昏沉的，深陷的，歪斜的眼睛。

因为遭了那火花的飞跃底损失，他继续着说话的时候，总是常常要用手去摸着，护卫着他那高翘着而有力量的鬍子。

“那第一次的祸事的飞来，”他接着说，“先生，也是在大前年的十一月哩。那时候，我们这里的民团局因为和外来的军队有了联络，便想寻点什么功劳去献献媚，巴结巴结那有力量的军官上司，便不分日夜地来到我们这山前山后四处搜索着。结果，那个叫做曹三少爷的，便第一个给他们弄去了。

“这事情的发生，是在一个降着严霜的早上。我的干儿子汉

生突然地丢掉了应做的山中的工作，喘息呼呼地跑到我这里来了。他一边睁大着他那大的，深黑的眼睛，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干爹，我们的事情不好了！曹三少爷给，给，给——他们天亮时弄去了！这怎，怎么办呢？干爹……”

“唉，先生，我当时听了，也着实地替他们着急了一下呢。但是翻过来细细一想，觉得也没有什么大的了不得。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曹三少爷他们那样的人，弄去不弄去，完全一样，原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他们愿不愿意替穷人说话和做事，就只要看他们高兴不高兴便了，他们要是不高兴，不乐意了，说不定还能够反过来弄他的‘同伴’一下子的。然而，我那仅仅是忠诚，赤热而没有经历的干儿子，却不懂得这一点。他当时看到我只是默默着不做声，便又热烈而认真地接着说：

“‘干爹，您老人家怎么不做声呢？您想我们要是没有了他还能怎么办呢？……唉，唉！干爹啊！我们失掉这样一个好的人，想来实在是一桩伤心的，可惜的事哩！……’

“先生，他的头当时低下去了。并且我还记得：的确有两颗大的，亮晶晶的眼泪，开始爬出了他那黑黑的，湿润的眼眶。我的心中，完全给这赤诚的，血性的孩子感动了。于是，我便对他說：

“‘急又有什么用处呢？孩子！我想他们不会将他怎样吧！你知道，他的爹爹曹大杰还在这里当“里总”^①呀，他怎能不设法子去救他呢？……’

“‘唉，干爹！曹大杰不会救他哩！因为曹三少爷跟他吵过架，并且曹三少爷还常常对我们说他爹爹的坏话。您老人家想：

① “里总”：同村长乡长一样。——原注。

他怎能去救这样的兒子呢？……并且，曹三少爷是——好的，忠实的，能說話的脚色呀！……’

“‘唉，你还早呢，你的经历还差得很多哩，孩子！’我是这样地撫摸着他底柔絲的头发，說，‘你只能夠看到人家的外面，你看不到人家的內心的：你知道他的心里是不是同口里相合呢？告訴你，孩子！越是会說話的人，越靠不住。何況曹德三的家里的地位，还和你們相差这样远。你还知道“叫得好听的狗，不会咬人——会咬人的狗，决不多叫”的那句話嗎？……’

“‘干爹，我不相信您的話！……’这忠实的孩子立刻揩干着眼泪叫起来了：‘对于別人，我想：您老人家的話或者用得着的。但是对于曹三少爷，那您老人家就未免太，太不原諒他了！……我不相信这样的一个人好的人，会忽然变节！……’

“‘对的，孩子！但願这样吧。你不要怪干爹太說直話，也許干爹老了，事情見得不明了。曹德三这个人我又不常常看見，我不过是这样說說就是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自己可以去做主张，凡事多多防备防备……不过曹德三少爷我可以担保，决不致出什么事情……’

“先生，就是这样的。我那孩子听了我的這話之后，也沒有再和我多辯，便摇头叹气，怏怏不乐地走开了。我当时也觉得有些难过，因为我不應該太說得直率，以致刺痛了他那年輕的，赤热的心。我当时也是怏怏不乐地回到屋子里了。

“然而，不到半个月，我的話便証实了——曹德三少爷安安靜靜地回到他的家里去了。

“这时候，我的汉生便十分惊异地跑来对我說：

“‘干爹，你想：曹德三少爷怎样会出来的？’

“‘大概是他們自己甘心首告了吧？’

“‘不，干爹！我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三少爷是很有教养的人，他还能够说出很动人的，很有理性的话来哩！……’

“‘那么，你以为怎样呢？’

“‘我想：说不定是他的爹爹保出来的。或者，至多也不过是他的爹爹替他弄的手脚，他自己是决不致于去那样做的！……’

“‘唉，孩子啊！你还是多多地听一点干爹的话吧！不要再这样相信别人了，还是自己多多防备一下吧！……’

“‘对的，干爹。我实在应该这样吧！……’

“‘并且，莫怪干爹说得直，你们还要时刻防备那家伙——那曹三少爷……’

“那孩子听了我的话，突然地惊愕得张开了他的嘴巴和眼睛，说不出话来了。很久，他好象还不曾听懂我的话一样。于是，先生，我就接着说：

“‘我是说的你那“同伴”——那曹三少爷啦！……’

“‘那该——不会的吧！……干爹！’他迟迟而且吃惊地，不大欲信地说。

“‘唉，孩子啊！为什么还是这样不相信你的干爹呢？干爹难道会害你吗？骗你吗？……’

“‘是，是——的！干爹！……’他一边走，低头回答道。并且我还清晰地听见，他的声音已经渐渐变得酸硬起来了。这时候我因为怕又要刺痛了他的心，便不愿意再追上去说什么。我只是想，先生，这孩子到底怎样了呢？唉，唉，他完全给曹德三底好听的话迷住了啊！……

“就是这样地平静了一个多月，大家都相安无事。虽然这中间我的那愚儒的亲家公曾来过三四次，向我申诉过一大堆一大堆的苦楚，说过许多‘害怕’和‘耽心’的话。可是，我却除了劝劝

他和安慰安慰他之外，也沒有多去理會他。一直到前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的晚上，那第二次禍祟的事，便又突然地落到他們的頭上來了！……

“那一晚，當大家正玩龍燈玩得高興的時候，我那干兒子漢生，完全又同前次一樣，匆匆地，氣息呼呼地溜到我這裡來了。那時候，我正被過路的龍燈鬧得頭昏腦脹，想一個人偷在屋子裡，點一枝蠟燭看一點書。但突然地給孩子沖破了。我一看見他進來的模樣，便立刻吓了一跳，將書放下來，並且連忙地問着：

“‘又發生了什麼呢，漢生？’我知道有些不妙了。

“他半天不能夠回答，只是睜着大的，黑得怕人的眼睛，呆呆地望着我。

“‘怎樣呢，孩子？’我追逼着，並且關合了小門。

“‘王老發給他們弄去了——李金生不見了！’

“‘誰將他們弄去的呢？’

“‘是曹——曹德三！干爹……’他僅僅說了這麼一句，兩縷珍珠一般的大的眼淚，便滔滔不絕地滾出來了！

“先生，您想！這是怎樣的不能說的事啊！

“那時候，我只是看着他，他也牢牢地望着我。……我不做聲，他也不做聲！……蠟燭儘管將我們兩個人的影子搖得飄飄動動！……可是，我却尋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我雖然知道這事情必然要來了，但是，先生，人一到了過份驚急的時候，往往也會變得愚笨起來的。我當時也就是這樣。半天，半天……我才失措一般地問道：

“‘到底怎樣呢？怎樣地發生的呢？……孩子！’

“‘我不知道。我一个人等在王老发的家里，守候着各方面的訊息，因為他們決定在今天晚上趁着玩龍燈的熱鬧，去搗曹大

杰和石震声的家。我不能出去。但是，龙灯还没有出到一半，王老发的大儿子哭哭啼啼地跑回来了。他说：“汉叔叔，快些走吧！我的爹爹给曹三少爷带着兵弄去了！李金生叔叔也不见了！……”这样，我就偷到您老人家这里来了！……’

“‘唔……原来……’我当时这样平静地应了一句。可是忽然地，一桩另外的，重要的意念，跑到我的心里来了，我便惊急地说：

“‘但是孩子——你怎样呢？他们是不是知道你在我这里呢？他们是不是还要来寻你呢？……’

“‘我不知道……’他也突然惊急地说——他给我的话提醒了。‘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寻我？……我怎么办呢？干爹……’

“‘唉，诚实的孩子啊！’先生，我是这样地吩咐和叹息地说：‘你快些走吧！这地方你不能久留了！你是——太没有经历了啊！走吧，孩子！去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躲避一下！’

“‘我到什么地方去呢，干爹？’他急促地说：‘家里是万万不能去的，他们一定知道！并且我的爹爹也完全坏了！他天天对我罗苏着，他还羡慕曹三忘八“首告”得好——做了官！……您想我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呢？’

“先生，这孩子完全没有经历地惊急得愚笨起来了。我当时实在觉得可怜，伤心，而且着急。

“‘那么，其他的朋友都完全弄去了吗？’我说。

“‘对的，干爹！’他说，‘我们还有很多人哩！我可以躲到杨柏松那里去的。’

“他走了，先生。但是走不到三四步，突然地又回转身来，而且紧紧地抱着我的颈子。

“‘干爹！……’

“‘怎么办呢，孩子？’

“‘我，我只是不知道：人心呀——为什么这样险诈呢？……告诉我，干爹！……’

“先生，他开始痛哭起来了，并且眼泪也来到了我的眼眶。我，我，我也忍不住了！……”

刘月桂公公路略停一停，用黑棉布袖子揩掉了眼角间溢出来的一颗老泪，便又接着说了：

“‘是的，孩子。不是同一命运和地位的人，常常是这样的呢！’我说。‘你往后看去，放得老练一些就是了！不要伤心了吧！这里不是你说话的地方了。孩子，去吧！’

“这孩子走过之后，第二天，……先生，我的那蠢拙的亲家公一早晨就跑到我这里来了。他好象准备了一大堆话要和我说的，一进门，就战抖着他那猪鬃一样的几根稀疏的鬍子，吃吃地说：

“‘亲家公，您知道王，王老发昨，昨天夜间又弄去了吗？……’

“‘知道呀，又怎样呢？亲家公。’

“‘我想他们今天一，一定又要来弄，弄我的汉生了！……’

“‘您看见过您的汉生吗？’

“‘没有啊——亲家公！他昨天一夜都没有回来……’

“‘那么，您是来寻汉生的呢？还是怎样呢？……’

“‘不，我知道他不在您这里。我是想来和您商，商量一桩事的。您想，我和他生，生一个什么办法呢？’

“‘您以为呢？’我猜到这家伙一定又有了什么坏想头了。

“‘我实在怕呢，亲家公！……我还听见他们说：如果弄不到汉生就要来弄我了！您想怎样的呢？亲家公……’

“‘我想是真的，亲家公。因为我也听见说过：他们那里还正缺少一个爹爹要您去做呢。’先生，我实在气极了。‘要是您不愿意去做爹爹，那么最好是您自己带着他去将您的汉生给他们弄到，那他们就一定不会来弄您了。对吗，亲家公？’

“‘唉，亲家公——您为什么老是这样地笑我呢？我是真心来和您商量的呀！……我有什么得罪了您老人家呢！唉，唉！亲家公。’

“‘那么您到底商量什么呢？’

“‘您想，唉，亲家公，您想……您想曹德三少爷怎样呢？……他，他还做了官哩！……’

“‘那么，您是不是也要您的汉生去做官呢？’先生，我实在觉得太严重了，我的心都气痛了！便再也忍不住地骂道：‘您大概是想嚐嚐老太爷和吃人的味道了吧，亲家公？……哼！您这好福气的，祿位高升的老太爷啊！……’

“先生，这家伙看到我那样生气，更吓得全身都抖战起来了，好象怕我立刻会将他吃掉或者杀掉的那样，把头完全缩到破棉衣里去了。

“‘唔，唔——亲家公！’他说，‘您，怎么又要骂我呢？我又没有叫汉生去做官，您怎么又要骂我呢？唉！我，我我不过是这样说说别人家呀！……’

“‘那么，谁叫您说这样的蠢话呢？您是不是因为在他家里做了一世长工而去听了那老狗和曹德三的笼哄，欺骗呢？想他们会叫您一个长工的兒子去做官吗？……蠢拙的东西啊！您到底怎样受他们底笼哄，欺骗的呢？说吧，说出来吧！您这猪一样的人啊！……’

“‘没有啊——亲家公！我一点都——没有啊！……’

“先生，我一看見他那又欲哭的樣子，我的心里不知道怎樣的，便又突然的軟下來了。唉，先生，我就是一個這樣沒有用處的人哩！我当时仅仅只追了他一句：

“‘当真沒有？’

“‘当真——一點都沒有啊！——親家公。……’

“先生，就是這樣的，他去了。一直到第六天的四更深夜，正當我們這山谷前后的風聲緊急的時候，我的漢生又偷來了。他這回却帶來了另外一個人，那個人就是木匠李金生。現在還在一個什麼地方帶着很多人沖來沖去的，但卻沒有能夠沖回到我們這老地方來。他是一個大個子，高鼻尖，黃黃的頭髮，有點象外國人的。他們跟着我點的蠟燭一進門，第一句就告訴我說：王老發死了！就在當天——第四天的早上。并且还說我那親家公完全變壞了，受了曹大杰和曹德三的寵哄，欺騙！想先替漢生去‘首告’了，好再來找着漢生，叫漢生去做官。那木匠并且還是這樣地揮着他那砍斧頭一樣的手，對我保證說：

“‘的確的呢，桂公公！昨天早晨我還看見他賊一樣地溜進曹大杰的家里去了。他的手里還拿着一個包包，您想我還能哄騙您老人家嗎，桂公公？’

“我的漢生一句話都不說。他只是失神地忧悶地望着我們兩個人，他的眼睛完全為王老發哭腫了。關於他的爸爸的事情，他半句言詞都不插。我知道這孩子的心，一定痛得很利害了，所以我便不願再將那天和他爹爹相罵的話說出來，并且我還替他寬心地說開去。

“‘我想他不會的吧，金生哥！’我說，‘他雖然蠢拙，可是生死利害總應當知道呀！’

“‘他完全是給怕死，發財和做官吓住了，迷住了哩！桂公

公！’木匠高声地，生气一般地说。

“我不再作声了。我只是問了一問汉生这几天的住处和做的事情，他好象‘心不在焉’那样地回答着。他说他住的地方很好，很稳当，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曹德三和王老发所留下来的事情，都給他和李金生木匠担当了。我当然不好再多問。最后，关于我那亲家公的事情，大家又决定了：叫我天明时或者下午再去汉生家中探听一次，看到底怎样的。并且我們约定了过一天还見一次面，使我好告訴他們探听的結果。

“可是，我的汉生在临走时候还囑咐我說：

“‘干爹，您要是再看了我的爹爹时，請您老人家不要对他責备得太利害了，因为他……唉，干爹！他是什么都不懂得哩！……并且，干爹，’他又說：‘假如他要沒有什么吃的了，我还想請您老人家……唉，唉，干爹——’

“先生，您想：在世界上还能寻到一个这样好的孩子嗎？

“就在这第二天的一个大早上，我冒着一陣小雪，寻到我那亲家公的家里去了。可是，他不在。茅屋子小門給一把生着鏽的鎖鎖住了。中午时我又去，他仍然不在。晚間再去，……我問他那做竹匠的一个癩痢头邻居，据說是昨天夜深时給曹大杰家里的人叫去了。我想：完了……先生。当时我完全忘記了我那血性的干兒子底囑咐，我暴躁起来了！我想——而且决定要寻到曹大杰家里的附近去，等着，守着他出来，揍他一頓！……可是，我还不曾走到一半路，便和对面来的一个人相撞了！我从不大明亮的，薄薄的雪光之下，模糊地一看，就看出来了那个人是亲家公。先生，您想我当时怎样呢？我完全沉不住气了！我一把就抓着他那破棉衣的胸襟，厉声地说：

“‘哼——你这老东西！你到哪里去了呢？你告訴我——你

干的好事呀！’

“‘唔，嗯——亲家公！沒有呵——我，我，沒有——干什么啊！……’

“‘哼，猪东西！你是不是想将你的汉生連皮，連肉，連骨头都給人家卖掉呢？’

“‘沒有啊——亲家公。我完全——一点……都沒有啊——’

“‘那么，告訴我！猪东西！你只講你昨天夜里和今天一天到哪里去了？’

“‘沒有啊！亲家公。我到城，城里去，去寻一个熟人，熟人去了啊！’

“唉，先生，他完全顫动起来了！并且我还記得：要不是我紧紧地拉着他的胸襟，他就要在那雪泥的地上跪下去了！先生，我将他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我的心里完全急了，乱了——沒有主意了。我知道从他的口里是無論如何吐不出真消息来的。因为他太愚拙了，而且受人家的哄騙的毒受得太深了。这时候，我忽然地記起了我的那天性的孩子的話：‘不要将我的爹爹責备得太利害了！……因为他什么都不懂得！……’先生，我的心又輓下去了！——我就是这样地沒有用处。虽然我并不是在可怜那家伙，而是心痛我的干兒子，可是我到底不應該在那个时候輕易地放过他，不揍他一頓，以致往后沒有机会再去打那家伙了！沒有机会再去消我心中的气憤了！就是那样的啊，先生。我将他輕易地放去了，并且不去揍他，也不再去罵他，讓他溜进他的屋子里去了！……

“到了約定的时候，我的干兒子又帶了李金生跑来。当我告訴了他們那事情的时候，那木匠只是气得乱蹦乱跳，說我不該一拳头都不揍，就輕易地放过他。我的干兒子只是搖頭，流眼泪，

完全流得象两条小河那样的，并且他的脸已经瘦得很利害了！被繁重的工作弄得憔悴了！眼睛也越加显得大了，深陷了！好象他的脸上除了那双黑黑的眼睛以外，就再看不见了别的东西那样的。这时候我的心里的着急和悲痛的情形，先生，我想您们总该可以想到的吧！我实在是觉得他们太危险了！我叫他们以后绝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免得给人家看到。并且我决意地要我的干儿子和李金生暂时离开这山村子，等平静了一下，等那愚拙的家伙想清了一下之后再回来。为了要使这孩子大胆地离开故乡去漂泊，我还引出自己的经历来做了一个例子，对他说：

“‘去吧，孩子啊！同金生哥四处去飘游一下，不要再拖延在这里等祸事了！四处去见见世面吧！……你看干爹年轻的时候飘游过多少地方，有的地方你连听都没有听到过哩。一个人，赤手空拳地，入军营，打仗，坐班房……什么苦都吃过，可是，我还活到六十多岁了。并且你看你的定坤哥，（我的儿子的名字，先生。）他出去八年了，信都没有一个。何况你还有金生哥做同伴呢！……’

“可是，先生，他们却不一定地答应。他们只是说事业抛不开，没有人能够接替他们那沉重的担子。我当时和他们力争说：担子要紧——人也要紧！直到最后，他们终于被说得没有了办法，才答应着看看情形再说；如果真的站不住了，他们就到外面去走一趟也可以的。我始终不放心他们这样的回答。我说：

“‘要是在这几天他们搜索得利害呢？……’

“‘我们并不是死人啊，桂公公！’木匠说。

“他们走了，先生，我的干儿子实在不舍地说：

“‘我几时再来呢，干爹？’

“‘好些保重自己吧！孩子，处处要当心啊！我这里等事情平

靜之后再來好了！莫要這樣的，孩子！見機而作，要緊得很時，就到遠方去避一時再說吧！……”

“先生，他哭了。我也哭了。要不是有李金生在他旁邊，我想，先生，他說不定還要抱着我的頸子哭半天呢！……唉！唉——先生，先生啊——又誰知道這一回竟成了我們的永別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火堆漸漸在熄滅了，枯枝和枯葉也沒有了。我們的全身都給一種快要黎明時的嚴寒襲擊着，凍得同生鐵差不多。劉月桂公公只管在黑暗中戰得悉索地作響，並且完全停止了她的說話。我們都知道：這老年的主人家不但是為了寒冷，而且還被那舊有的，不可磨消的創痛和悲哀，沉重地鞭撻着！雄鷄已經遙遙地啼過三遍了，可是，黎明還不即刻就到來。我們為了不堪在這嚴寒的黑暗中沉默，便又立刻請求和催促這老人家，要他將故事的“收場”趕快接着說下去，免得耗費時間了。

他模模索索地站起身來，沿着我們走了一個圈子，深深地嘆着氣，然後又坐了下去。

“不能說哩，先生！唉，唉！……”他的聲音顫動得非常利害了。“說下去連我們的心都要痛死的。但是，先生，我又怎能不給您們說完呢？唉，唉！先生，先生啊！……”

“大概過了半個多月的平靜日子，我們這山谷的村前村後，都現得蠻太平那樣的。先生！李金生沒有來，我的親家公也沒有來。我想事情大概是沒有關係了吧！親家公或者也想清一些了吧！可是，正當我準備要去找我那親家公的時候，忽然地，外面又起了風傳了——鬼知道這風傳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只是聽到那個癩痢頭竹匠對我說了這麼一句：‘漢生給他的爹爹帶人弄去了！’我的身子便象一根木头柱子那樣地倒了下去！……先生，

在那时候，我只一下子就痛昏了。并且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给我弄醒来的。总之，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给血和泪弄模糊了！我所看见的世界完全变样了！……我虽然明知道这事情终究要来的，但我又怎能忍痛得住我自己呢？先生啊！……我不知道做声也不知道做事地，呆呆地坐了一个整日。我的棉衣通统给眼泪湿透了。一点东西都没有吃。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这更残酷，更伤心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偏偏要落到我的头上呢？我想：我还有什么呢？世界上剩给我的还有什么呢？唉，唉！先生……

“我完全不能安定，睡不是，坐不是，夜里烧起一堆大火来，一个人哭到天亮。我虽然明知道‘吉人天相’的话是狗屁，可是，我却卑怯地念了一通晚。第二天，我无论如何忍痛不住了，我想到了曹大杰的大门口去守候那个愚拙的东西，和他拚命。但是，我守了一天都没有守到。夜晚又来了，我不能睡。我不能睡下去，就好象看见我的汉生带着浑身血污在那里向我哭诉的一样。一切夜的山谷中的声音，都好象变成了我的汉生的悲愤的申诉。我完全丧魂落魄了。第三天，先生，是一个大风雨的日子，我不能出去。我只是咬牙切齿地骂那蠢恶的，愚拙的东西，我的牙齿都咬得出血了。‘虎口不食儿肉！’先生，您想他还能算什么入呢？

“连夜的大风大雨，刮得我的心中只是炸开那样地作痛。我挂记着我的干儿子，我真是不能够替他作想啊！先生，连天都在那里为他流眼泪呢。我滚来滚去地滚了一夜，不能睡。也找不到一个能够探听出消息的人。天还没有大亮，我就爬起来了，我去开开那扇小门，先生，您想怎样呢？唉，唉！世界真会有这样伤心的古怪事情的——我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要命的愚拙的家伙。他为什么会回到这里来的呢？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唉，唉，先生！他完全落得渾身透湿，狗一样地蹲在我的門外面，抖索着身子。他大概是来得很久了，蹲在那里而不敢叫門吧！这时候，先生，我的心血完全涌上来了！我本是想要拿把菜刀去将他的头頂劈开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翻身去，他就爬到泥地上跪下来了！他的头捣蒜那样地在泥水中捣着，并且开始小孩子一样地放声大哭了起来。先生，憑大家的良心說說吧！我当时对于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呢？唉，唉！这蠢子——这疯子啊！……杀他吧？看那样子是无论如何也下不去手的！不杀嗎？又恨不过，心痛不过！先生，連我都差不多要变成疯子了呢！我的眼睛中又流出血来了！我走进屋子里去，他也跟着，哭着，用膝盖爬了进来。唉，先生！怎么办呢？……

“我坐着，他跪着。……我不做声，他不做声！……他的身子抖，我的身子也抖！……我的心里只想連皮連骨活活的吞掉他，可是，我下不去手，完全没有用！……

“‘嗚——嗚……亲家公！’半天了，他才昂着那泥水沾污的头，說。‘恩，我的恩——人啊……打，打我吧！……救救，我和孩，孩子吧！嗚，嗚——我的恩——亲家公啊……’

“先生，您想：这是怎样叫人伤心的話呢！我拿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唉，唉，先生！真的呢，我要不是为了我那赤誠的，而又无罪受难的孩子啊！……我当——时只是——

“‘怎样呢？——你这老猪啦！孩子呢？孩子呢？——’我提着他的湿衣襟，严酷地問他說。

“‘沒有——看見啊！亲家公，他到——嗚，嗚，——城，城里，粮子^①里去了哩！——嗚，嗚……’

① 粮子：即軍隊，兵營。

“‘啊——粮子里？……那么，你为什么还不跟去做老太爷呢？你还到我们这旁亲戚这里来做什么呢？……’

“‘他，他们，曹大杰，赶，赶我出来了！恩——恩人啊！呜，呜！……’

“‘哼！“恩人啊！”——谁是你的“恩人”呢？……好老太爷！你不要认错了人啦……只有你自己才是你儿子的“恩人”，也只有曹大杰才是你自己的恩人呢！……’

“先生，他的头完全叩出血来了！他的喉嚨也叫嘶了！一种报复的，厌恶的，而且又万分心痛的感觉，压住了我的心头。我放声大哭起来了。他爬着上前来，下死劲地抱着我的腿子不放！而且，先生，一谈起我那受罪的孩子，我的心又禁不住地软下来了！……看他那样子，我还能将他怎么办呢？唉，先生，我是一生一世都没有看见过蠢拙得这样可怜的，心痛的家伙呀！……

“‘他，他们叫我自己到城，城里去！’他接着说，‘我去了！进，进不去呢！呜，亲家——恩人啊！……’

“唉，先生！直到这时候，我才完全明白过来了。我说：‘老猪啦！你是不是因为老狗赶出了你，而要我陪你到城里的粮子里去问消息呢？’先生，他只是狗一样地朝我望着，很久，并不做声。‘那么，还是怎样呢？’我又说。

“‘是，是，亲家恩人啊！救救我的孩子吧——恩——恩人啊！……’

“就是这样，先生！我一问明白之后，就立刻陪着他到城里去了。我好像拖猪羊那样地拖着他的湿衣袖，冒着大风和大雨，连一把伞都不曾带得。在路上，仍旧是——他不作声，我不作声。我的心里只是象被什么东西在那里蹂踏着。路上的风雨和过路的人群，都好像和我们没有关系。一走到那里，我便叫他站住了；

自己就亲身跑到衙門去問訊和要求通報。其实，并不費多的周折，而卫兵进去一下，就又出来了。他說：官长还正在那里等着要寻我們說話呢！唔！先生，听了这话，我当时还着实地惊急了一下子！我以为还要等我們，是……但过細一猜测，覺得也沒有什么。而且必須要很快地得到我的干兒子的消息，于是，就大着胆子，拖着那猪人进去了。

“那完全是一个怕人的場面啦！先生。我还記得：一进去，那里面的內卫，就大声地吆喝起来了。我那亲家公几乎吓昏了，腿子只是不住地抖战着。

“‘你們中間誰是文汉生的父亲呢？’一个生着小鬍子的官兒，故意装得温和地說。

“‘我——是。’我的亲家公一根木头那样地回答着。

“‘好哇！你来得正好！……前两天到曹大爷家里去的是你嗎？’

“‘是！……老爷！’

“唉，先生！不能說哩。我这时候完全看出來了——他們是怎样在摆布我那愚拙亲家公啊！我只是牢牢地将我的眼睛閉着，听着！……

“‘那么，你来又是做什么的呢？’官兒再問。

“‘我的——兒子啦！……老爷！’

“‘兒子？文汉生嗎？原来……老头子！那給你就是婆！——你自己到后面的操場中去拿吧！……’

“先生，我的身子完全支持不住了，我已經快要昏痛得倒下去了！可是，我那愚拙的亲家公却不知道，他似乎还喜得，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听着：他大概是想奔到后操場中去‘拿兒子’吧！……突然地，給一个声音一带，好象就将他带住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老东西！’

“‘我的——兒子呀！’

“先生，我的眼越閉越牢了，我的牙关咬得繃紧了。我只听到另外一个大喝道：

“‘哼！你还想要你的兒子哩，老烏龟！告訴你吧！那样的兒子有什么用处呢？“为非做歹！”“忤逆不孝！”“目无官长！”“咆哮公堂！”……我們已經在今天早晨給你……哼哼！枪毙了——你还不快些叩头感謝我們嗎？……嗯！要不是看你自己先来“首告”得好时……’

“先生！世界好象已經完全翻过一个边来了！我的耳朵里雷鸣一般地响着！眼睛里好象閃动着无数条金蛇那样的。模糊之中，只又听到另外一个粗暴的声音大叫道：

“‘去呀！你們两个人快快跪下去叩头呀！这还不应当感激嗎……’

“于是，一个沉重的枪托子，朝我們的腿上一击——我們便一齐連身子倒了下去，不能够再爬起来了！……

“唉，唉！先生，完了啊！——这就是一个从蠢子变痴子、疯子的伤心故事呢！……”

刘月桂公公将手向空中沉重地一击，便沒有再作声了。这时候，外面的，微弱的黎明之光已經开始破綻进来了。小屋子里便立刻现出来了所有的什物的輪廓，而且渐渐地清晰起来了。这老年的主人家的灰白的头，仰靠到床沿上，歪斜的，微閉着的眼皮上，留下着交錯的泪痕。他的有力的鬍子，完全阴郁地低垂下来了，錯乱了，不再高翘了。他的松弛的，寬厚的嘴唇，为說話的过度的疲劳，而頻頻地战动着。他似乎从新感到了个枪托的重击那样，躺着而不再爬起来了！……我們虽然也覺十分疲劳，

困倦，全身疼痛得要命，可是，这故事的悲壮和人物的英雄的教訓，却偿还了我們的一切。我們覺得十分沉重地站起了身来，因为天明了；而且必須要赶我們的路。我的同伴提起了那小的衣包，用手去推了一推刘月桂公公的肩膀。这老年的主人家，似乎这才从梦境里惊觉过来的一般，完全怔住了！

“就去嗎？先生！……您們都不覺得疲倦嗎？不睡一下嗎？不吃一点东西去嗎？……”

“不，桂公公！謝謝你！因為我們要赶路。夜里惊扰了您老人家一整夜，我們的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呢！”我說。

“唉！何必那样說哩，先生。我只希望您們常常到我們这里来玩就好了。我还罗罗嚙嚙地，扰了您們一整夜，使您們沒有睡得觉呢！”桂公公說着，他的手几乎又要揩到眼睛那里去了。

我們再三郑重地，亲敬地和他道过了别，踏着碎雪走出来。一路上，虽然疲倦得时时要打瞌睡，但是只要一想起那伤心的故事中的一些悲壯的，英雄的人物，我們的精神便又立刻振作起来了！

前面是我們的路……

1936年7月4日，大病之后。

湖 上

晚飯后，那个姓王的混名叫做“老耗子”的同事，又用狡猾的方法，将我騙到了洞庭湖边。

他是一个非常乐天的，放蕩的人物。虽然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留着两撇細細的鬍子了。他底眼睛老是眯眯地笑着的。他的眉毛上，长着一颗大的，亮晶晶的紅痣。他那喜欢說謊的小嘴巴，被压在那寬大的誠实的鼻梁和細鬍子之下，是显得非常的滑稽和不相称的。他一天到晚，总是向人家打趣着，謊騙着。尤其是逗弄着每一个比較誠实和規矩的同事，出去受窘和上当，那是差不多成为他每天唯一的取乐的工作了。

他对我，也完全采一种玩笑的态度。他从来没有叫过我底名字，而只叫“小虫子”，或者是“沒有經過世故的娃娃”。

“喂！出去玩吧，小虫子，”一下办公厅，他常常这样的向我叫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用功呢？你真是一个——沒有經過世故的娃娃呀！……来，走吧，‘人生不滿百，常怀千年憂’，你大概又在这里努力你底万里前程了罢，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一千岁底人的呀！何不及时行行乐呢？……小虫子！‘今朝有酒今朝醉’啦！……”于是他接着唱着他那永远不成腔調的京戏：“嘆人生……世間……名利牽！拋父母……別妻子……远离……故……園！……”

今天，他又用了同样的論調，強迫着将我底書拋掉了。并且还拉着我到湖上，他說是同去參觀一个漁夫們底奇怪的結婚礼。

我明明地知道他又在說謊了。但我毕竟还是跟了他去，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要和我开一个怎样的玩笑。

黃昏的洞庭湖上的美丽，是很难用筆墨形容得出来的。尤其是在这秋尽冬初的时候，湖水差不多完全摆脱了夏季的渾濁，澄清得成为一片碧綠了。輕軟的，光滑的波濤，連連地，合拍地抱着沙岸，而接着发出一种失望的叹息似的低語声。太阳已經完全沉沒到遙遙的，无际涯的水平綫之下了。留存着在天空中的，只是一些碎絮似的晚霞的裂片。紅的，藍的，紫玉色和金黑色的，这些彩色的光芒，反映到湖面上，就更使得那軟滑的波濤美丽了。离开湖岸約半里路的蓼花洲，不时有一陣陣雪片似的蘆花，随风向岸边飘忽着。远帆逐渐地归来了，它們一个个地掠过蓼花洲，而开始剪断着它們底帆索。

人在这里，是很可以忘却他自身底存在的。

我被老耗子拉着走着，我底心灵就仿佛生了翅膀似的，一下子活到那彩霞的天际里去了。我只顧貪婪地看着湖面，而完全忘記了那开玩笑的事情。

当我们走近了一个比較干淨的碼頭底时候，突然地，老耗子停住了。他用一只手遮着前額，靜靜地，安閑地，用他那眯眯的小眼睛，开始找寻着停泊在碼頭下底某一个船只。而这时候，天色是漸漸地昏暗起来了。似乎很难以分辨出那些船上底人底面目。那通統是一些旧式的，灵活的小划船。約莫有二十来只吧。它們并排地停泊着，因为給我看出来了那上面底某一种特殊的标志，我便突然地警覺过来了。

老耗子放下他底手来，对我歪着头，装了一个会心的，諷刺

的微笑。因为过份地厭惡底緣故，我便下死勁地對他啐了一口：

“鬼東西呀，你为什么將我帶到這地方來呢？”

他只聳了一聳肩，便強着我走下第一級碼頭基石。並且附到我底耳邊低低地說：

“傻孩子，還早啦！……人家的新娘子還沒有進屋呢。”

“那末，到這里來又是找誰呢？……”

“不做聲，……”他命令地說，並且又拖着走下三四級基石了。

我完全看出了他底詭計。我知道，在這時候，縱使要設法子逃脫，也是不可能的，丟丑的事情了。他將我底手膀挾得牢牢的，就象預先知道了我一定要溜開的那樣。天色完全昏暗下來了。黑色的大的魔口，張开着吞蝕了一切。霞光也通統幻滅了，在那混沌的，模糊的天際，卻又破綻出來了三四顆透亮的，綠眼睛似的星星。

我暗自地穩定了一下自己底心思，壯着胆子，跟着他走着。碼頭已經只剩六七級了，老耗子却仍然沒有找着他底目的，于是，他便不得不叫了起來：

“秀蘭！……喂！——哪里啊？……”

每一個小船上都有頭伸出來了，並且立刻響來一陣雜亂的，銳利而且親熱的回叫：

“客人！……補衣吧？”

“格里啦——客人哩！”

“我們底補得真好呢，客人！……”

我底心跳起來了，一陣不能抑制的惡心和羞赧，便開始象火一般地燃燒着我那“沒有經過世故的”雙頰。老耗子似乎更加變得鎮靜了，因為還沒有聽到秀蘭底回答，他便繼續地叫着：

“秀兰！……喂！……秀兰啦……”

“这里！……王伯伯！……”一个清脆的，细小的声音，在远远
的角角上回应着。

一会儿，我们便掠过那些热烈的呼叫，摸着路上一个摇摆得
利害的小划船了。这船上有一股新鲜的，油漆底气味。很小，很
象一个莲子船儿改造的。老耗子蹲在舱口上，向那里面的一个
孩子问道：

“妈妈呢，莲儿兄？”

“妈妈上去了！……”

“上哪里去了呀？”

那孩子打了一个喷嚏，没有回答。老耗子便连忙鑽了进去，
很熟識地刮着火柴，寻着一盏有罩子的小桐油灯燃着了。在一顆
黄豆般大的，一跳一跳的火光之下，照出来了一个长发的，美丽的
女孩子底面目。这孩子很小，很瘦，皮肤被湖风吹得略略带点黄
褐色。但是她底脸相是端正的。她底嘴唇红得特别鲜艳，只要微
微地笑一下，就有一对动人的酒靥，从她底两颧上现了出来。她
底鼻子，高高的，尖尖的。她底眉毛就象用水笔描画出来的那样
清秀。但是我却没有注意到，她底那一对有着长睫毛的，大大的，
带着暗蓝色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见一切的。她斜斜地躺在那鋪
着絨毯和白被子的，干净的舱板上，静静地倾听着我们底举动。

我马上对这孩子怀着一种同情的，惋惜的心情了。

“还有谁同来呀，王伯伯？”她带笑地，羞怯地说。

“一个叔叔！……你的妈妈到底哪里去了呢？”老耗子又問
了。

“她说是找秋菊姑姑的，……我不晓得……她去得蛮久
了！……”

老耗子摸着鬍子，想了一想，于是对我笑道：

“你不会跑掉嗎，小虫子？”

“我为什么要跑呢？……”

“好的，跑的不是好脚色。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去寻她来！……但是，留意！你不要偷偷地溜掉呀！……要是給別的船上拖去吃了‘童子雞’，那么，嘿嘿！……”他馬上又装出了一个滑稽的，唱戏似的姿势：“山人就不管了——啊！……”

我非常肯定地回答了他，因为我看破了这条詭計也沒有有什么大的了不得。而且那盲目的女孩子，又是那样可爱地引动了我的好奇心，我倒巴不得他更快地走上去，好讓我有机会詳細盤問一下这女孩子——关于他和她們往来的关系。

晚风漸漸地吹大了。船身波动起来，就象小孩子睡搖籃那样地完全沒有了把握。当老耗子上去之后，我便将那盞小桐油灯取下来放在艙板上，并且一面用背脊挡着风的来路，提防着将它拂灭了。

那女孩子打了一个翻身，将面庞仰向着我，她似乎想对我說一句什么話，但是她只将嘴巴微微地顫了一下，現了一現那两个动人的酒靨，便又羞怯地停住了。她底那蒙朧的大眼睛，睜开了好几次，长睫毛閃动着就象蝴蝶底翅膀似的，可是她終於只感到一种痛苦的失望，因为她無論如何也不能够看見我。

“你底媽媽常常上岸去嗎？”我开始問她了。

“噯——这鬼婆子！”蓮伢兒应着。“她就象野猫一样哩，一点良心都沒得的！……噯噯，叔叔——你貴姓呀？”

“我姓李……你十一岁嗎？”

“不，十二岁啦！”她用小指头对我約着。但是她約錯了，她伸出底指头，不是十二岁，而仍旧是十一岁。

“你一个人在船上不怕嗎？”

“怕呀！……我們这里常常有惡鬼！……我真怕呢，叔叔！……下面那只渡船上底賈鬍子，就是一只惡鬼。他真不要臉！他常常不做聲地摸到我們这里來。有一回他將我底一床被窩摸去了，唉，真不要臉！我打他，他也不做聲的！……還有，洋船棚子里底爛橘子，也是一只惡鬼。他常常做鬼叫來唬我！……不过他有一枝吹得蠻好听的小笛子，叔叔，你有小笛子嗎？……”

“有的。”我謊騙她說。“你歡喜小笛子嗎？明天我給你帶一枝來好了。……你底媽媽平常也不帶你上去玩玩嗎？……”

“噯噯，……她總是帶別人上去的——沒得良心的傢伙！……”她抱怨地，悲哀地嘆了一口氣。“我有眼睛，我就真不求她帶了，象爛橘子一樣的，跑呀，跑呀！……噯噯，叔叔，小笛子我不會吹呢？”

“我告訴你好啦！”

“告訴我？……”她快活地現出了她那一對動人的酒窩，叫道：“你是一個好人是嗎？叔叔！……我底媽媽真不好，她什么都不告訴我的。有一回，我叫她告訴我唱一個調子，她把我打了一頓。……還有，王伯伯也不好，他也不告訴我。他還叫媽媽打我，不把飯我吃！……”

“王伯伯常常來嗎？”我插入她底話中間道。

“唔！……”她底小嘴巴翹起了，生氣似地。“他常常來。他一來就拖媽媽上去吃酒。……有時候也在船上吃！……我底媽媽真丑死了，吃了酒就要哭的——哭得傷心傷意！王伯伯總是唱，他唱得我一句都不懂！……他有時候就用拳腳打媽媽！……只有那個李伯伯頂好啦！他又不打媽媽，他又歡喜我！……”

“李伯伯是誰呀？”

“一个老倌子^①，摸摸有蛮多鬍子的。他也姓李，他是一个好人。……还有，张伯伯也有鬍子，也是一个好人。……黄叔叔和陈叔叔都沒得鬍子。陈叔叔也喜欢我，他說話象小姑娘一样細，……黄叔叔也頂喜欢打媽媽——打耳刮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媽媽說他們是兵，会杀人的！我真怕哩！……只有一个挑水的老倌子，媽媽可以打他，罵他！……媽媽說他沒得錢——頂討厭！噯噯，他买糖我吃，他会笑。他喜欢我！媽媽这样頂不好——只要錢，只吃酒。她底朋友頂少有一百个，这一个去，那一个又来……”

这孩子似乎說得非常兴奋了，很多的話，都从她底小嘴里不断地滾了出来，而且每一句都說得十分的清楚，流利。尤其是对于她底母亲过去的那些人底記憶，就比有眼睛的孩子还說得真确些。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异。并且她底小脸上底表情，也有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引誘的魔力。只要她飞一飞睫毛，現一現酒靨，就使人覺得格外地同情和可爱了。

我問她底眼睛是什么时候瞎的，她久久沒有回答。一提到眼睛，这孩子底小脸上就苦痛起来了。并且立刻沉入到一种深思的境地，象在回想着她那完全記不清了的，怎样瞎眼睛底經過似的。半天了，她才憤憤地叹了口气說：

“都是媽媽不好！……生出来三个月，就把我弄瞎啦！清光瞎^②呢。……我叫她拿把小刀割我一只耳朵去，換只看得見的眼睛給我，她就不肯。她頂怕痛，这鬼婆子！……我跟她說——噯噯，借一只眼睛我看一天世界吧！……她就打我——世界沒有什

① 老倌子：即湘語老头子。——原注。

② 清光瞎：即青盲，視力喪失而眸子外形完整的一种眼疾。

么好看的，通統是惡鬼！……”

一說到惡鬼，她底臉色，就又更加氣憤起來。

“她騙我，叔叔。……象賈鬍子和爛橘子那樣的惡鬼，我真不怕哩！”

湖上底風勢越吹越大了。浪濤氣勢洶洶地，大聲地號吼着，將小船拋擲得就象打斤斗似地，幾乎欲復滅了。我底背脊原向着外面的，這時候便漸漸地感到了衣裳的單薄，而大大地打起寒戰來。我只能把小燈移一移，把身子也縮進到中艙里面去。我和這孩子相距只有一尺多遠了。正当我要用一種別樣的言詞去對她安慰和比喻世界是怎樣一個東西底時候，突然地，從對面，從那碼頭底角角上，响來了老耗子底那被逆風吹得發抖了的怪叫聲：

“你跑了嗎，小蟲子？……”

“我底媽媽回來了。”蓮伢兒急忙地向我告訴道。

船身又經過一下劇烈的，不依浪濤底規則的顛簸之後，老耗子便拉着一個女的鑽進來了。這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長面孔的婦人。她底相貌大致和蓮伢兒差不多，却沒有秀氣。也是小嘴巴，但是黑黑的，水汪汪的，妖冶的眼睛。皮膚比蓮伢兒底還要黑一點，眉毛也現得粗一點，並且一只左耳朵是缺了的。老耗子首先打了一個大大的哈哈，然後便頗為得意地摸着鬍子，向我介紹道：這就是他的情婦——蓮伢兒的母亲——秀蘭，……並且說：他們老早就預備了，欲將一個生得很好看的，名字叫做秋菊的小姑娘介紹給我。但是他們今天去找了一天，都沒有找到——那孩子大概是到哪一個荒洲上去割蘆葦去了。……老耗子盡量地把這事情說得非常正經，神秘，而且富有引誘力。甚至于說的時候，他自己笑都不笑一下。……到末了，還由他底情婦用手勢

补充道：

“萎萎，叔叔！这伢儿这样高，这样长的辫子，这样大的眼睛……”

她将自己底眼睛妖媚地笑着，并且接着唱起一个最下流的，秽褻的小調来。

我的面孔，一直紅到耳根了。我虽然事先也曾料到并且防到了他們这一着，但是毕竟还是“沒有經過世故”底原故，使他們終于开成一个大大的玩笑了。（幸喜那个叫做秋菊的女孩子还没有給他們找到。）这时候，老耗子突然地撕破了他那正經的面具，笑得打起滾来。那女人也笑了，并且一面笑，一面伏到老耗子底身上，尽量地做出了淫猥的举动。

我完全受不住了，假如是在岸上，我相信我一定要和老耗子打起来的。但是目前我不得不忍耐。我只用鼻子哼了一口气，拚命地越过他們底身子，鑽到船头上了。

他們仍旧在笑着，当我再順着风势跳到黑暗的碼頭上底时候，那声音还可以清晰地听得出来。只有那盲目的女孩子沒有忘記她應該和我告別，就从艙口上抛出了一句遙遙的，亲热的呼叫：

“叔叔！李……叔……叔，……明天……来啊！……小……笛……子呀！……”

我下意識地在大风中站了一下，本想回应那孩子一句的，但是一想到那一对家伙的可恶和又必須得避免那左右排列着的，同样的小船底麻煩的时候，我便拔步向黑暗中飞逃了。

一連四天，我沒有和老耗子說一句話。虽然他总是那样狡猾地，抱歉似地向我微笑着，我却老板着面孔不理他。同事們也

大都听到了这么一桩事，便一齐向我取笑着，打趣着。这，尤其是那些平日也上过老耗子底大当的人，他们好象又找到了一个新的，变相的报复的机会，而笑得特别起劲了。

“好啦！我以为只有我们上当呢！……”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他们这样的嘲弄，我底心里，只是老放不下那个可怜的盲目的女孩子。

直到第五天——星期日——底上午，老耗子手里拿着一封信，又老着脸皮来找我。他说他底母亲病得很厉害，快要死了，要他赶快寄点钱去，准备后事，但是他自己底薪金早就支光了，不能够再多支，想向我借一点钱，凑凑数。

一年多的同事，我才第一次看到老耗子底忧郁的面相。他的小鬍子低垂了，眉头皱起了，那颗大的红痣也不放亮了，宽阔的鼻子马上涨得通红了起来！……

我一个钱也没有借给他。原因倒不是想对他报复，而是真的没有钱，也不满意他平时底那种太放荡的举动。他走了，气愤愤地又去找另外一个有钱的同事。我料到他今天是一定没有闲心再去玩耍了的，于是我便突然地记起了那个盲目的女孩子，想趁这机会溜到湖上去看看。

吃过午饭了，我买了一枝口上有木塞的，容易吹得叫的小笛子，一个小铜鼓，一包花生，糖果，和几个淮橘。并且急急地，贼一般地——因为怕老耗子和其他的同事看见——溜到了湖上。

事实证明我底预料没错——老耗子今天一天没有来。莲伢兒底妈妈吃过早饭就上岸去寻他去了。

我将小笛子和糖果统统摆在舱板上，一样一样地拿着送到这孩子底小手中。她是怎样地狂喜啊！当她抓住小笛子底时候，我可以分明地看见，她底小脸几乎喜到了吃惊和发痴的状

态。她底嘴唇抿笑着，并且立刻现出了那一对大大的，动人的酒靥来。她不知所措地将面庞仰向着我，暗蓝色的无光的眼睛痛苦地睁动着。……

“叔叔呀！这小笛子是你刚刚买来的吗？……噯噯，我不晓得怎样吹哪！……哎呀——”当她底另一只手摸着了我递给她的小橘子和糖果底时候，她不觉失声地叫道：

“这是么子呢？叔叔——噯噯，橘子呀……啊呀，还有——这不是花生吗？有壳壳的，这鬼家伙！……还有——就是管子糖呀！……噯噯，又是菱角糖！……叔叔，你家里开糖铺子吗？你有钱吗？……我妈妈说，糖铺子里底糖顶多啦，噯噯，糖铺子里也有小笛子买吗？……”

她畏缩地，羞怯地将小笛子送到了嘴边，但是不成，她拿倒了。当我好好地，细心地给她纠正的时候，她突然地飞红了脸，并且小心地，害怕似地只用小气吹了一口：

“述——述——述！……”

我蹲着剥橘子给她吃，并且教给她用手指按动着每一个笛上底小孔，这孩子是很聪明的，很快就学会了两三个字音，并且高兴到连橘子都不愿吃了。

我回头望望湖面，太阳已经无力地，懒洋洋地偏向西方去了。因为没有风，远帆就象无数块参差的墓碑似的，一动不动地在湖上竖立着。蓼花洲湖蘆葦，一小半已经被割得象老年的癞痢头一样了。我望着，活泼的心灵，仿佛又欲生翅膀了似地几乎把握不住了。

莲伢儿将笛子吹得象鸡雏似地叫着，呜溜呜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细小的声音。她尽量地将小嘴颤动着，用手指按着我教给她的那些洞孔，但是终于因了不成调子底缘故，而不得不不对

我失望地太息了起来：

“叔叔，我吹得真不好呢！……嗩嗩。只有烂橘子吹得頂好啦！他吹起来就象画眉一样叫得好看，……叔叔，你听见过画眉叫么？秋菊姑姑拿来过一个画眉，真好听呀！她摸都不肯給我摸一摸，……叔叔，画眉是象猫一样的嗎？……”

我对她解释道，画眉是一种鳥，并不象猫，而是象小鷄一样的飞禽，不过它比小鷄好看一点，毛羽光光的黃黃的，有的还带一点其他的彩色，……

一說到彩色，这孩子馬上就感到茫然起来。

“叔叔，彩色是么子东西呢？”

“是一种混合的顏色——譬如紅的，黃的，藍的，綠的——是蛮好看的家伙！……”

想想，她叹了一口气說：

“我一样都看不見呀，叔叔！……我底媽只晓得騙我！她說世界上什么好家伙都沒得，只有惡鬼，只有黑漆！……”

我又閉着眼睛对她解釋着：世界上并不只是惡鬼，只是黑漆，也有好人和光明的。这不过是她底媽媽底看法不同罢了，因为人是可以把世界看成各种各样的。……

“叔叔，你說么子呀？……”她忽然地，茫然地叫道。“你是說你要睡了吧？听呀，我底媽媽回来了！……她在哭哩！一定又是喝醉了酒，給王伯伯打了的，这鬼婆子！……你听呀，叔叔。……”

“那末，我走吧！”我慌忙地說。

“为么子呢？”

“我不喜欢你底媽媽。……我怕她又和那天一样地笑我。”

“不会的，叔叔！等一等。……”她用小手拖住我的衣服。

“她喝醉了酒，什么人都不認得的，她不会到中艙里来。……”

我依着这孩子底話，在艙后蹲着。一会儿，那一个头发蓬松，面孔醉得通紅的，带着伤痕和眼泪的蓮伢兒底媽媽，便走上船来了。船身只略略地側了一下，她便橫身倒在船头上，并且开始放声地号哭了起来。

蓮伢兒向我搖了一搖手，仿佛是叫我不要做声，只要听。

“……我底男人呀！你丢得我好苦啊！……你当兵一去十多年——你連信都沒得一个哪！……我衣——衣沒得穿哪！我飯——飯沒得吃哪！……我今朝接张家——明朝接李家哪！……我沒有遇到一个好人哪！……天杀的老耗子沒得良心哪！——不把錢給我还打我哪……”

蓮伢兒爬到后面来了，她輕声地向我說：

“叔叔，瓜瓢！”

我寻出了一个破瓜瓢来，交給她递过去了。我望着她媽媽停了哭声，狂似地舀了两瓢湖水喝着，并且立刻象傾倒食物似地呕吐起来。我聞着了那被微风拂过来的酒腥气味，我觉得很难受得住，而且也不應該再留在这兒了。我一站起身来，便刚好和那女人打了一个正正的照面。

她底眼睛突然地，吃惊地瞪大着，泛着燃烧得血紅的火焰，牢牢地对着我。就仿佛一下子記起来了我去跟她有着很深的仇恨似的，而开始大声地咒罵着：

“你这恶鬼！你不是黃和祥嗎？……你来呀——老娘不怕你！你打好了！……老娘是洞庭里底麻雀，——見過几个风浪的……老娘不怕你这鬼崽子！……哈哈！你来呀！……”

她趁势向中艙里一鑽，就象要和我来拚命似的，我可完全給唬住了！但是，蓮伢兒却摸着抱住了她底腿子，并且向她怒罵着：

“你錯了呀！鬼婆子！這是李叔叔呀！——那天同王伯伯來的李叔叔呀！……人都不認得哩，鬼婆子！……”

“啊！李叔叔！”她遲疑了一回，就象夢一般地說道：“我曉得了！……我曉得了！……他不是黃和祥，他是一個好人！……是了，他喜歡我，他是來和我交朋友的！……小鬼崽，你不要拖住我呀！……來，讓我拿篙子，我們把船撐到蓼花洲去！……”

我底身子象打擺子似地顫着！我趁着蓮仔兒抱住了她底腿子，便用全力衝過中艙，跳到了碼頭上。

當我拚命地拋落了那個醉女人底錯亂的，瘋狂似的哈哈，一口氣跑到局子裏的時候，那老耗子也正在那里醉得發瘋了。他一面唱着《四郎探母》，一面用手腳舞蹈着，帶着一種嘶啞的，象老牛叫似的聲音：

“眼睜睜！……高堂母，……難得……兒……啊啊啊啊！……兒的老娘哪！……”

我盡力地屏住了呼吸，從老耗子底側邊溜過去了。為了這一天底過份的無聊、悔懊和厭惡，我便連晚飯都不願吃地，橫身倒在床上，暗暗地對自己咒罵了起來。

1936年10月2日

校 长 先 生

上課鐘已經敲过半个鐘头了，三个教室里还有两个先生沒有到。有一个是早就請了病假，別的一个大概还挨在家里不曾出来。

校长先生左手提着一壺老白酒，右手挟着一包花生，从外面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他的老鼠似的眼睛只略略地朝三个教室看了一眼，也沒有做声，便一直走到办公室里底那个固定的位置上坐着。

孩子們在教室里哇啦哇啦地吵着，叫着，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着烏龟。有的还跳了起来，爬到講台上高声地吹哨子，唱戏。

校长先生並沒有注意到这个，他似乎在想着一桩什么心思。他的口里喝着酒，眼睛朝着天，两只手慢慢地剥着花生壳。

孩子們終於打起架来了。

“先生，伊敲我底脑壳！”一个癩痢头孩子哭哭啼啼地走进来，向校长先生报告。

“啥人呀？”

“王金哥——那个蹺脚！”

“去叫他来！”校长先生生气地抛掉手中的花生壳，一边命令着这孩子。

不一會兒，那个蹺脚的王金哥被叫来了。办公室底外面，便

立刻围上了三四十个看热闹的小观众。

“王金哥，侬为啥体要打张三弟呢？”

“先生，伊先骂我。伊骂我——蹺脚蹺，頂勿好；早晨头死脫，夜里厢变赤老^①！”

“张三弟，侬为啥体要先骂伊呢？”

“先生，伊先打我。”

“伊先骂我，先生。”

“到底啥人先开始呢？”

“王金哥！”

“张三弟，先生！”

外面看热闹的孩子們，便象在选举什么似地，立刻分成了两派：一派举着手叫王金哥，一派举着手叫张三弟。

校长先生深深地发怒了，站起来用酒壶盖拍着桌子，大声地挥赶着外面看热闹的孩子們——

“去！围在这里——为啥体不去上課呢？”

“阿拉的张先生还勿曾来，伊咽在家里——嚟沒飯吃呢。”

“混賬！去叫张先生来！”校长先生更是怒不可遏地吆喝着。一边吩咐着这两个吵架的孩子——“去，不許你們再吵架了，啥人再吵我就敲破啥人的头！王金哥，侬到张先生屋里去叫张先生来。张三弟，侬去敲下課鐘去——下課了。真的，非把你們这班小癩三的头通統敲破不可的！真的……”校长先生余怒不息地重新将酒壶盖盖好，用报纸慢慢地扫桌子上的花生壳。

下課鐘一响，孩子們便野鴨似地一齐跑到了弄堂外面。接

① 沪語，意即晚上变鬼。

着这，就有一个面容苍白，头发蓬松的中年的女教员，走进了办公室来。

校长先生满脸堆笑地接待着。

“翁先生辛苦啦！”

“孩子们真吵得要命！”翁先生摇头叹气地说，一边用小手巾揩掉了鼻尖上的几粒细细的汗珠子。“张先生和刘先生又都不来，叫我一个人如何弄得开呢？”

“张先生去叫去了，马上就要来的。”校长先生更加陪笑地说：“喝酒吧，翁先生！这酒的味道真不差呀！嘿，嘿，这里还有一大半包花生……萎，嘿嘿……”

“加以，加以，……”

“唔，那些么，我都知道的，翁先生。只要到明天，明天，就有办法了。一定的，翁先生，嘿嘿……”

“为啥体还要到明天呢？”

“是的！因为，嘿嘿，因为……”

校长先生还欲对翁先生作一个更详细的，恳切的解答的时候，那个叫做张先生的，穿着一身从旧货摊上买来的西装的青年男子，跟着蹊脚王金哥匆匆地走进来了。

“校长先生，”他一开言就皱着眉头，露出了痛苦不堪似的脸相。“叫我来是给我工钱的吧？”

“是的，刚才我已经同翁先生说过了。那个，明天，明天一定有办法的。明天……嘿嘿……”

“你不是昨天答应我今天一定有的吗？为啥体还要到明天，明天呢？……”

“因为，嘿嘿……张先生，刚才我已经对翁先生说过了，昨天白天，校董先生们一个都不在家，所以要到今天夜里厢去才能拿

到。总之，明天一早晨就有了，就有了！总之，一定的……”

“我昨天夜間就沒有晚飯米了。校长先生，請你救救我們吧！我实在再等不到明天了！”张先生的样子象欲哭。“我底老婆生着病，还有孩子們……校长先生……”

“是呀！我知道的。我何尝不同依一样呢？这都是校董先生們不好呀！学校的經費又不充足。……唉，当年呀！唉唉……娄，依的肚皮餓了，先喝点兒酒来充充飢吧——这里有酒。我再叫孩子們去叫两碗面来。娄，总之，嘿嘿……这老白酒的味兒真不差呀！……嘿嘿……”校长先生将酒壶一直送到了张先生的面前。

“那么，是不是明天一定有呢，校长先生？”张先生几乎欲哭出声来了，要不是有翁先生在他的旁边牢牢地釘着他时。“酒，我实在地喝不下呀！”他接着說，“我怎能喝这酒呢？我的家里……”

“是了，我知道的。你不要瞧不起这酒呀，张先生。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那时候——是的，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輕的呀——我記得，那时候的八仙桥还只得一座桥呢。中山先生同陈英士住在大自鳴鐘的一家小客棧里，天天夜間叫我去沽这老白酒，天天夜間哪……那时候，唉，那时候的革命多艰难呀！哪里象現在呢，好好生生的一个东北和华北都給他們送掉了，中山先生如果在地下有知，真不知道要如何地痛哭流涕呢！……张先生，依不要时时說依貧穷，貧穷，沒飯吃，人啦——就只要有‘气节’！‘餓死事小，失节事大’。譬如我，就因为不願意‘失节’，看不慣那班貪賊卖国的东西，我才不出去做官的。我宁願坐在这里来喝老白酒。总之，张先生，嘿嘿……翁先生，嘿嘿……人无‘志’不立……张先生，依不要发愁，我包管依三十六岁交好运。娄，依来喝喝这杯酒吧！翁先生，依也来喝一杯……总之，明天無論如何，我給你一个办法……”

第二次的上課鐘又响了——校长先生猛地看見壁上的挂鐘已經足足地离上課時間过了三十多分了，他这才省悟到自己底話說得太多，太长，忘記了吩咐孩子們敲鐘上課。要不是孩子們忍不住自动地去敲鐘要子，恐怕他还以为自家是坐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呢。

张先生为了“气节”，只得哭丧脸地拿了两枝粉笔和一本教科書站了起来。翁先生却更象“沉冤莫訴”似地，也只得搔搔头发，扯扯衣襟，懶洋洋地跟着站起来了。大家相对痛苦地看了一眼，回头来再哀求似地，对着校长先生说：

“先生，明天哪！那你就不能再拆我們烂污了啊！”

“那当然委！”校长先生装成了一个送客一般的姿势，也站起来輕輕地說，“不但依两位先生的，就連生着病的刘先生的薪金，我也得給伊送去呢。”

于是，办公室里又只剩了校长先生一个人，立刻寂靜起来了。他一面从从容容地将壶中不曾吃完的老白酒，通統倒在一个高高玻璃杯中，一面又慢吞吞地用手拨开着那些花生衣和花生壳。他想，或者还能从那些残衣残壳里面找寻出一两片可堪入口的花生肉的屑粒来。

第二天底清晨，因为听说有薪金发，三个先生——連那个生着肺病的老头兒刘先生也在內——一齐都跑了来，围在办公室里的那张“校长席”的桌子旁边，靜靜地伸长着頸子等候着。

“今天无论如何，他要再不給我們薪金，我們決不上課了！”三个人同声地決定着。

孩子們仍然同平常一样：相罵，打架，唱歌，敲鐘上課要子……但是校长先生却連影子都沒有回来。

“无论如何不上課！无论如何……”张先生将拳头沉重地敲

在办公桌子上，唾沫星子老远老远地飞溅到翁先生底苍白的脸上。

“对啦，咳咳！……三四个月来，我就沒有看見过他一个銅錢吃藥！咳咳……”老头兒刘先生附和着。他那連珠炮似的咳嗽声，几乎使他連話都說不出来了。

孩子們三番五次地催促着先生上課，但翁先生只将那雪白的瘦手一揮：

“去！不欲再到这里来嚕嗦了。今天不上課了，你們大家去温习吧！”

因为感到过度的痛苦、焦灼和无聊，翁先生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团絨綫和两枝竹削的长針来，开始动手給小孩結絨繩衣服。张先生只是暴躁得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看他那样子不是要打死个把什么人，就是要跟校长先生去拚性命似的。只有老刘先生比較地柔和一点，因为他不但不能跳起来耀武揚威，就連說几句话都感觉到十分艰难，而且全身痠攣着。

整个上午的时间，就在这样的无聊，痛苦和焦灼的等待之中，一分一分地磨过去了。

“假如他下午仍然不来怎么办呢？”翁先生沮丧地說。

“我們到他的家中或者他的姘头那里去，同他理論好了！要不然，就同他打官司打到法院里去都可以的。”张先生在无可奈何中說出了这样一个最后的办法。

“张先生，咳咳……唉！同他到法院里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唉，唉唉……唉！”刘先生勉强地站起来，叫了一个孩子扶着他，送他回家去；因为太吃力，身子几乎要跌倒下来了。“依我的，咳咳……还是派一个人四围去寻寻他回来吧！老等在这里，咳咳……我看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来的了……”

但是下午，张先生派了第一批孩子們到校长先生的家里去，回来时的报告是：“不在。”第二批，由张先生亲自統率着，弯弯曲曲地寻到了那一个麻面的苏州妇人的家里。那妇人一开头就气势汹汹地对着张先生和孩子吆喝着：

“寻啥人呀？小焉三！阿^①不早些打听打听老娘嗨头^②是啥格人家！猪鬃！統統給老娘滾出去……”

因为肚皮餓，而且又記挂着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們，张先生只能忍气吞声地退了出去。好容易，一直寻到夜間十点多鐘，才同翁先生一道，在南阳桥的一家小酒店里，总算是我着了那已經喝得酒醉熏熏了的校长先生。

两个人一声不做，只用了一种憤慨和憎惡的怒火，牢牢地釘住着校长先生的那紅得发黯色了的臉子。

“阿哈！张先生，张先生，你們怎么能寻到此地来的呢？嘿嘿……姜，来来来！你們大概都还没有吃晚飯吧，姜，这里还有老白酒，还有花生。嘿嘿……姜，再叫堂倌給你們去叫两盘炒面来！嘿嘿……张先生，翁先生，依来坐呀！坐呀……客气啥体呢！嘿嘿……客气啥体呢！来呀！来呀！……”

“那么，我們的工錢呢？”翁先生理直气壯地問了。

“有的，有的，翁先生，坐呀……喂，堂倌，請依到对过館子里去同阿拉叫两盘肉絲炒面来好嗎？……姜，张先生，……姜姜，火速去，依火速去呀，堂倌！”

“那么，校长先生，謝謝依了！如果有錢，就請火速給我一点吧！我实在不能再在这陪依喝酒了，我的女人和孩子們今天一整天都嘸沒吃东西呢！校长先生……”

① 沪語，意即也。

② 沪語，意即这里。

“得啦，急啥体呢，张先生，依先吃盘炒面再说吧！关于钱，今天我已經見過兩位校董先生了，他們都說：無論如何，明天的早晨一定有！明天，今天十二，明天十三……嘿嘿，张先生！只要过了今天一夜，明天就好了。明天，我带依一道到校董先生家里去催好嗎？……噯噯，张先生，我看……噯，依为啥体还生气呢？假如依嫂子……嘿嘿……姜，我这里还有三四只角子，……张先生，嘿嘿……依看——翁先生伊还嘸沒生气呢！”

想起了老婆和孩子們，张先生的眼泪似乎欲滴到肉絲炒面的盘子上了。要不是挂記着可怜的孩子們的肚皮实在餓得紧时，他情願牺牲这三四只角子，同校长先生大打一架。

翁先生慢慢地将一盘炒面吃了淨淨光光，然后才站起来說：

“校长先生，依老老实实地告訴我們吧，钱——到底啥时光有？不要再老騙我們明天明天的。我們都苦来西^①，都靠这些銅錢吃飯！姜，今天张先生的家里就有老婆孩子們在等着伊要飯吃……假如……加以，加以……”

“得啦！翁先生，明天，無論如何有了，决不騙依的。姜，校董先生們通統對我說过了，我为啥体还騙依呢？真的，祇要过了今天夜里廂几个鐘头就有了。翁先生，张先生，嘿嘿……来呀！姜，姜，再来喝两杯老白酒吧，这酒的味兒真不差呀！嘿嘿……姜，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就最欢喜喝这酒了！那时候我还交关年輕啦。还有，还有……姜，那时候……”

张先生估量校长先生又要說他那千遍一例的老故事了，便首先站了起来，偷偷地藏着两只双銀角子，忽忽忙忙地說：

“我实在再不能陪依喝酒了，校长先生，請依帮帮忙救救我

① 沪語：意即苦得很。

們吧！明天要再不給我們，我們通統要餓死了……”

“得啦！张先生，明天一定有的——一定的。

翁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

“好吧，校长先生，我們就再等到依明天吧！”

“得啦，翁先生，明天一定的了——一定的……你們都不再喝一杯酒去嗎？……”

两个人急忙忙地走到小酒店的外面，时鐘已經輕輕地敲过十一下了。迎面吹来了一陣深秋的刺骨的寒风，使他們一同打了一个大大的冷噤。

“张先生，明天再見吧！”翁先生在一条小弄堂口前輕輕地說。

“对啦，明天再見吧！翁先生。”

時間，虽然很有点象老牛的步伐似地，但也終於在一分一分地磨过去。

明天——明天又来了……

1936年5月19日作于病中。

电 車 上

我带着一种非常不高兴的，懊恼的情緒，踏上了十七路无軌電車。这是因为我正和家里的人，呕了一点闲气，而且必須在一个約定的時間以前，赶到遙远的地方去会一个病重的朋友。

三等車上的人，早已經挤得滿滿的了，拚命地挤进去，就有一股刺鼻的汗臭、人肉臭和下等的香水气味，使你窒息得透不过气来。我只能买了票靠在車門的铁栏杆旁边站着，太阳象一盆火似的，斜斜地透过車門来，烤到我底背心上。在我的右面，坐着一个中年的，胖大的，穿着香云紗褲的妇人。她底手里捻着一大串数珠，流着汗，皱着眉头，不住地朝窗外面狗一般地喘着气。我底前面是看不清的人壁，左边是一个落班的，高大的巡捕。这使我挤在中間大有进不得，退不得的感觉。而且車身搖动起来，就格外地震得我底身子象时鐘底摆一般地，向这胖妇人和高大的巡捕的身上碰击着，而引出两种极难看的恶脸来！

車行到南京路的时候，总算是下去了好几个人，空出了两三个位置。这时我便用全身的力量冲去占了一个座位，而跟着我的后面，却又挤上来了两三个汗湿淋漓的汉子，牢牢地挟着我底双肩，并且給带来一陣新的肉和热汗的气息。

卖票的又从头等車中鑽过来了，他首先向这两三个新到的客人装出了要卖票的手势。在左边的两个工人和学生模样的

人，都拿出銅元来买票了，而右边的一个，却仅仅口头叫了一句，

“派司①！”

因为这声音叫得特别高而且响亮的原故，便引动很多人注意起来了。第一个对面的胖妇人，她用那煤炭一般黑的凸出的大眼睛，輕蔑地，傲慢地朝这边瞥了一下。接着，便是学生、巡捕和我。我也是因为这声音太怪异，而引动了一种好奇心的兴趣；我很想借一件什么物事，暂时将我那不耐烦的心情忘却。但当大家都在注意着这人的时候，他倒反而觉得自得起来了，并且立刻用了同样的注意的視線，环顧了大家。这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看见他底白拿破崙帽子上和胸前，各嵌着和挂着一个放光的十字架。看年紀还不过四十岁吧，样子倒象一个非常老实的人，但我却不知道他是電車上的传教者。

卖票的人沙声地，吃力地高唱着每一个站头的名字。当車身傾斜地越过四川路桥时，那位基督徒几乎全身子靠到我底肩上了。且并突然用了一种沉重的，苍老的声音——那老得就象吃鴉片烟的人一样——开始了他底宣教的义务。

“人——是由上帝造的！所以人要相信上帝！……”

这是他底第一句。对面的胖妇人，不快意地朝他釘了一眼，并且急忙地将头轉了过去。其余的搭客們便也象得了什么传染症似的，大半都跟着轉向一边去了。有的还稍稍露出了一点不高兴的表情。在電車上，这差不多成了一种普遍的現象，尤其是在这大热的天气，搭客們大抵是不欢迎任何种叫卖和宣传的，好象是这些声音能阻碍車行底速度，而使車子里变得更加熾热起来的一般。但这位基督教徒先生却并不顧及这一切，他

① 英語 pass 之譯音。此处指電車月票。

仍然繼續他的演說道：

“……因为，中国人都勿相信上帝，只相信菩薩魔鬼，所以中国才弄得格样子糟的！……格都是上帝底懲罰，……”他用手着力地向空中一劈，就象要将这些不信上帝的人，通統从他的手下劈开去似的，以致引起了对面胖妇人的第二次嫉妒的視線！“假如……尤其是……”他接着說，“我們要勿赶快相信上帝，我們中国人是馬上要变亡国奴的！……譬如东洋人打过来了，啥人抵挡呢？……要相信了上帝，我們就用勿着怕伊了，因为东洋人自家会吃败仗！——上帝自然会替我們去懲罰伊的！……”

他只略略地停了一下。他底眼睛望着空处，並沒有注意到每一站上下的客人，是怎样在对他作着各种各色的难看的脸相，也沒有注意对面的胖妇人和其他的搭客，是怎样在厌恶和反对起他来了。他却象早經得到了很多人底拥护似的，依然，而且更加有劲地講述着：

“菩薩，是什么东西呢？……照《聖經》上說——是迷信，是偶像，是魔鬼！是害人的东西！……伊害了我們中国几千年了！……”

对面的胖妇人突然站起来了！她气愤地将数珠套到頸上，瞪着煤炭一般的凸眼睛，恶毒地罵了一声——

“猪彘！”

她并不是急于要下車去，而用手吊着車頂上的藤圈子，装出了一个挑战的和准备相罵的姿勢。

“……上帝情願将伊底独生子送到世上来替人贖罪，所以人應該相信上帝。不應該相信菩薩，偶像和魔鬼！……”

“猪彘！菩薩关依啥事体？……”那妇人再也忍不住地憤罵起来了。“阿弥陀佛！……菩薩是魔鬼，依是啥末事呢？猪彘！……”

“我是基督徒，依是啥末事？……我传我的教，关依啥事体呀？……”男人抗議地回罵道。

“勿許依罵菩薩！晓得吧？……猪猡！……”

“菩薩是魔鬼！哪能勿好罵呢？”

“噯……勿好罵格！……”妇人更进一步地威胁着！

搭客們大都集中着視線，看起熱鬧來了。有的打趣着，有的冷笑着，有的起勁地哼着鼻子。賣票的人似乎也覺得很有趣，便裝出非常滑稽的可笑的脸相，怪聲怪氣地接送着上下的客人。那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本来已經跳下車去了，但他却还站在馬路的边沿，遙遙地抛过来一句：

“汉奸！”

这使車上的好一些人都感到一个新的惊异。但那也不过是“感到”一下子而已，因为誰也沒有繼續去理会他的。

“真是！……我又無沒依格啥末事，关依啥事体呢？”这基督徒仍然不屈服；他似乎也准备起身了，便遮羞似地这样叫道。

“勿許罵菩薩！……猪猡！……”那妇人毫不放过他。

“偏偏要罵，哪能……？”

“依再罵，我要敲依耳光！……”

“依敲敲看？……烂污×！魔鬼……”基督徒真正地火冒了。

“猪猡！依罵啥人？”

“罵依！”他站起来迎了上去！

“畜生！依来呀！……娘格操×！……老娘敲杀依！……外国人把了依四只角子一天，依連良心都賣脫哉！……猪猡！来呀！……”

那胖妇人正气势汹汹地准备将拳头击过去，可給那側面的

巡捕和卖票的拦住了。电车上便立刻给闹得混乱了起来。那巡捕用了捉强盗一般的方法，捉着基督徒底手臂，并且命令一般地叫道：

“好啦，老乡！依勿要在电车上打架了！下去吧！……等等上帝要惩罚依的！……”

“先生！依看啥人有道理？……我又哪没骂过伊来！……”基督徒发急道。

“好啦！好啦！……依格顶好道理，依下去吧！……”

车子已经停在新记浜路口上了。那胖妇人仍然一句比一句利害地接骂着：

“……畜生！……猪猡！……杀头胚！……外国人格灰孙子！……亡国奴！……”

巡捕将基督徒强迫下车了。他只能在马路上起劲地回骂着，并且骂的也还是那两句话：

“烂污×！魔鬼！……”

胖妇人是显然地胜利了！当车上照旧地平静了时，她便利用这战胜的余威，承继了那基督徒底宣教的方法，而大大地颂赞起菩萨底灵验来。她演说得那样有声有色，——简直比基督徒高明得多——那就象是每一个现世的菩萨，她都亲眼见过的一般。

可是，我不能够再听她的说教了。我底站头到了。我底心里只有一阵阵的麻木的感觉，对这件事似乎也再不觉得怎样有趣了。当我跳下车来，再回头望望那胖妇人底姿态的时候，车子已经开动了，已经望不清晰了。我只听到她那最后的和最有力量的那句：

“只有菩萨……才是真正能够救我们中国的！……”

我拚命地咬着牙門急急地轉過了一個彎，前面便是我的病着的朋友的住處。

行軍散記

一 石榴園

沿桃花坪，快要到寶慶的一段路上，有好幾個規模宏大的石榴園。陰曆九月中旬，石榴已經長得爛熟了；有的張開着一條一條的嬌艷的小口，露出滿腹寶珠似的水紅色的子兒，逗引着過客們的涎沫。

我們疲倦得象一條死蛇。兩日兩夜工夫，走完三百五十里山路。買不起厚麻草鞋，腳心被小石子兒刮得稀爛了。一陣陣的酸痛，由腳心傳到我們的腦中，傳到全身。我們的口里，時常干渴得冒出青煙來。每個人都靠着那麼一個小小的壺兒盛水，經不起一口就喝完了，渴到萬不得已時，沿途我們就個別地跳出隊伍，去採拔那道旁的野山芋，野果實；或者是用洋磁碗兒，去瓢取溪澗中的渾水止渴。

是誰首先發現這石榴園的，我們記不起來了。總之，當時我們每個人都感到興奮。干渴的口角里，立刻覺得甜酸酸的，涎沫不住地從兩邊流下來。我們的眼睛，都不約而同地，通統釘在那石榴子兒身上，步子不知不覺地停頓着。我們中間，有兩個，他們不由分說地跳出列子，將槍扔給了要好的同伴們，光身向園中飛跑着。

“誰？誰？不聽命令……”

官長們在馬上叫起來了。

我們仍舊停着沒有動。園里的老農夫們帶着驚惧的眼光望着我們發戰。我們是實在餓不過了，象有無數只螞蟥兒在我們的喉管里爬進爬出，無論如何都按耐不住了。列子里，不知道又是誰，突然地發着一聲唿哨：“去啊！”我們便象一窩蜂似的，爭先恐後地向園中撲了攏來。

“誰敢動！奶奶個雄！違抗命令！槍斃……”

官長們在后面怒吼着。可是，誰也沒有耳朵去理會他。我們象猿猴似的，大半已經爬到樹上去了。

“天哪！老总爺呀！石榴是我們的命哪！摘不得哪！做做好事哪！……”

老農夫們亂哭亂叫着，跪着，喊天，叩頭，拜菩薩……

不到五分鐘，每一個石榴樹上都摘得干乾淨淨了。我們一邊吃着，一邊把干糧袋子塞的滿滿。

官長們跟在后面，拿着皮鞭子亂揮亂趕我們；口里高聲地罵着：“違抗命令！奶奶個雄！奶奶個雄！……”一面也偶然偷偷地彎下腰來，拾起我們遺落着的石榴，往馬褲袋里面塞。

重新站隊的時候，老農夫們望着大劫後的石榴園，可哭得更加慘痛了。官長們先向我們嚴厲地訓罵了一頓，接着，又回過頭來很和藹地安慰了那幾個老農夫。

“你們，只管放心，不要怕，我們是正式軍隊。我們，一向對老百姓都是秋毫無犯的！不要怕……”

老農夫們，凝着仇恨的，可憐的淚眼，不知道怎樣回答。

三分鐘後，我們都又吃着那寶珠似的石榴子兒，踏上我們的征程了。老遠老遠地，還聽到后面在：

“天哪！不做好事哪！我們的命完了哪！……”

这声音，一直釘着我們的耳边，走过四五里路。

二 长伕們的話

出发时，官长們早就传过話了：一到宝庆，就关一个月餉。可是，我們到这兒已經三天了，連关餉的消息都沒有听见。

“准又是騙我們的，操他的奶奶！”很多兄弟們，都这样罵了。

的确的，我們不知道官长們玩的什么花样。明明看見两个长伕从团部里挑了四木箱現洋回連来（湖南一带是不用鈔洋的），但不一会兒，团部里那个瘦子鬼軍需正，突然地跑进来了，和連长鬼鬼祟祟地說了一陣，又把那四箱現洋叫长伕們挑走了。

“不发餉，我操他的奶奶！”我們每一个人都不同意。虽然我們都知道不能靠这几个捞什子錢养家，但三个月不曾打牙祭^①，心里总有点兒难过；尤其是每次在路上行动时，沒有錢买草鞋和买香烟吃。不关餉，那真是要我們的命啊！

“不要問，到衡州一定发！”官长們又传下話兒来了。

“到衡州？操他的奶奶，准又是騙我們的！”我們的心里尽管不相信，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吧！看你到了衡州之后，又用什么話来对付我們！”

再出发到衡州去，是到了宝庆的第六天的早晨。果然，我們又看見两个长伕从团部里吭哧吭哧地把那四个木箱挑回了，而且木箱上还很郑重地加了一张团部軍需处的封条。

“是洋錢嗎？”我們急急忙忙地向那两个长伕問。

① 长江上游一带称偶食丰盛之菜肴为“打牙祭”；此处指吃肉。

长伙們沒有作声，搖了一搖頭，笑着。

“是什么呢？狗东西！”

“是——……封了，我也不晓得啊！”

这两个长伙，是刚刚由宝庆新补过来的，真坏！老是那么笑嘻嘻地，不肯把箱中的秘密向我們公开說。后来，恼怒了第三班的一个叫做“冒失鬼”的家伙，提起枪把来硬要打他們，他們才一五一十地說出来了。

他們說：他們知道，这木箱里面并不是洋錢；而是那个，那个……他們是本地人，一聞气味就知道。这东西，在他們本地，是不值錢的。但是只要过了油子岭的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到衡州，就很值錢了。本来，他們平日也是靠偷偷地販卖这个吃飯的，但是現在不能了，就因为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太厉害，他們有好几次都被查到了，挨打，遭罰，吃官司。后来，那个局里的人也大半都認識他們了，他們才不敢再偷干。明买明販，又吃不起那个局里的捐稅錢。所以，他們沒法，无事做，只好跑到我們这部队里来做个长伙……說着，感慨了一陣，又把那油子岭的什么局里的稽查員們大罵了一通……

于是，我們这才不被蒙在鼓里，知道了达到宝庆不发餉的原因，連长和軍需正們鬼鬼祟祟的內幕……

“我操他的奶奶啊，老子們吃苦他賺錢！”那个叫做冒失鬼的，便按耐不住地首先叫罵起来了。

三 驕傲

因为听了长伙們的話，使我們对于油子岭这个地方，引起了特殊浓厚的兴趣。

离开宝庆的第二天，我們便到达这油子岭的山脚了。那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横亘在宝庆和衡州的交界处。山路崎岖曲折，沿着山，象螺絲釘似的，盘旋上下。上山时，只能一个挨一个地攀爬着，并且还要特別当心。假如偶一不慎，失脚掉到山澗里，那就会連尸骨都收不了了的。

我們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攀爬着。不敢射野眼，不敢作声。官长們，不能騎馬，也不能坐轎子；跟着我們爬一步喘一口气，不住地哼着“噯哟！噯哟！”如果說，官长与当兵的都应该平等的話，那么，在这里便算是最平等的时候。

长伕們，尤其是那两个新招来的，他們好象并不感到怎样的痛苦。挑着那几个木箱子，一步一步地，从来沒有看見他們喘过气。也許是他們的身体本来就比我們强，也許是他們往來來爬慣了。总之，他們是有着他們的特殊本事啊！

停住在山的半腰中，吃过隨身帶着的午飯，又繼續地攀爬着。一直爬到太阳偏了西了，我們才达到山頂。

“啊呀！这样高啦！我操他的祖宗！……”俯望着那条艰险的来路，和四围环抱着的低山，我們深深地吐了一口恶气，自惊自負地，罵起来了。

在山頂，有一块广闊的平地，并且还有十来家小小的店鋪。那个叫做什么局的关卡，就設立在这許多小店鋪的中間。关卡里一共有二十多个稽查員，一个分局长，五六个士兵，三五門土炮。据說：設在衡州的一个很大的总局，就全靠这么一个小关卡收入来給維持的。

想起了过去在这兒很多次的挨打，被罰，吃官司，那两个长伕都憤慨起来了。他們現在已經身为长伕，什么都“有所恃而不恐”了，心里便更加气憤着。当大队停在山頂休息的时候，他們

两个一声不响地，挑着那四个木箱子，一直停放到关卡的大門边。一面用手指着地上的箱子，一面带着驕傲的，报复似的眼光，朝那里面的稽查和士兵們冷笑着。意思就是說：“我操你們祖宗啊！你还敢欺侮老子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你敢来查？敢来查？……”

里面的稽查和士兵們，都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望着这两个神气十足的久別了的老朋友，半晌，才恍然大悟，低着头，怪难为情的：

“朋友，恭喜你啊！改邪归正，辛苦啦！”

“唔！……”长伙們一声冷冷的加倍驕傲的回答。

四 捉刺客

到了衡州之后，因师部的特务連被派去“另有公干”去了，我們这一連人，就奉命調到师部，作了师长临时的卫队。

师部設立在衡州的一个大旅館里。那地方原是衡州防軍第××团的团本部。因为那一个团长知道我們只是过路的，寻不到地方安頓，就好意地暂时迁讓給我們了。师部高級官长都在这里搭住着。做卫队的連部和其他的中下級官員，通統暫住在隔壁的几間民房中。

我們，誰都不高兴，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关着餉。說了的話不算，那原是官长的通常本領。但是这一回太把我們驅得厉害了，宝庆，衡州……簡直同哄小孩子似的。加以，我們大都不願意当卫队，虽說是临时性質，但“特务連”这名字在我們眼睛里，毕竟有点近于卑劣啊！“媽的！怕死？什么兵不好当，当卫队？……”

因此，我們对于卫队的职务，就有点兒不認真了，况且旅館

里原来就有很多閑人出入的。

沒有事，我們就找着小白臉兒的馬弁們來扯閑天。因為這可以使我們更加詳細地知道師長是怎樣一個人物：歡喜賭錢，吃酒，打外國牌；每晚上面沒有窑姐兒睡不着覺；發起脾氣來，一聲不響，摸着皮鞭子亂打人……

日班過去了。

大約是夜晚十二點鐘左右了吧，班長把我們一共四五個從夢中叫醒，三班那個叫做冒失鬼的也在內。

“換班了，趕快起來！”

我們揉了揉眼睛，怨恨地：

“那麼快就換班了！我操他的祖宗！……”

提著槍，垂頭喪氣地跑到旅館大門口，木偶似地站着。眼睛象用綫縫好了似地，老是睜不開，昏昏沉沉，雲里霧里……

約莫又過了半個鐘頭模樣，仿佛看見兩個很漂亮的窑姐兒從我們的面前擦過去了。我們誰也沒有介意，以為她們是本來就住在旅館里的。後來，據冒失鬼說：他還看見她們一直到樓上，向師長的房間里跑去了。但是，他也聽見馬弁們說過，師長是每晚都離不了女人的，而且她們進房時，房門口的馬弁也沒有阻攔。當然，他不敢再作聲了。

然而，不到兩分鐘，師長的房間里突然怪叫了一聲——“捉刺客呀！——”

這簡直是一聲霹靂，把我們的魂魄都嚇到九霄雲外去了。我們惊慌失措地急忙提槍跑到樓上，馬弁們都早已涌進師長的房間了。

師長吓得面無人色。那兩個窑姐兒，脫下了夾外衣，露出粉紅色小衫子，也不住地抖戰着。接着，旅館老板、參謀長、副官長、

連长……通統都跑了攏来。

“你們是做什么的？”參謀长大声地威胁着。

“找，找，张，张，张团长的！……”

“张团长？”參謀长进上一步。

“是的，官长！”旅館老板笑嘻嘻地，“她們两个原来本和张团长相好。想，想必是弄錯了，……因为张团长昨天还住这房間的。嘻！嘻嘻嘻——”

师长这个时候才恢复他的本来顏色，望着那两个女人笑嘻嘻地：

“我睡着了，你們为什么叫也不叫一声就向我的床上鑽呢？哈哈！……”

“我以为是张，张……”

“哈哈！哈哈……”又是一陣大笑。接着便跑出房門来对着我們：“混賬东西！一个个都枪毙！枪毙……假如真的是刺客，奶奶个雄，师长还有命嗎？奶奶个雄！枪毙你們！跪下！——”

我們，一共八个，一声不做地跪了下来，心里燃烧着不可抑制的憤怒的火焰，眼睛瞪得酒杯那么大。冒失鬼更是不服气地低声反罵起来：

“我操你祖宗……你睏女人我下跪！我操你祖宗！……”

五 不准拉伕

“我們是有紀律的正式队伍，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准拉伕的。”

官长們常常拿这几句話来对我們訓誡着。因此，我們每一次的拉伕，也就都是出于“万不得已”的了。

大約是离开衡州的第三天，給連长挑行李的一个长伕，不知

道为什么事情，突然半路中开小差逃走了。这当然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于是連长就吩咐我們拣那年輕力壯的过路人拉一个。

千百只眼睛，象搜山狗似地，向着无边的曠野打望着。也許是这地方的人早已知道有部队过境，預先就藏躲了吧，我們几个人扛着那行李走了好几里路了，仍旧还没有拉着。虽然，偶然在遙远的側路上发现了一个，不管是年輕或年老的，但你如果呼叫他一声，或者是只身追了上去，他就会不顧性命地奔逃，距离隔得太远了，无论怎样用力都是追不到的。

又走了好远好远，才由一个眼尖的，在一座秋收后的稻田中的草堆子里，用力地拖出了一个年輕角色。穿着夹长袍子，手里还提着一个藥包，战战兢兢地，样子象一个乡下讀書人模样。

“对不住！我們現在缺一个长伙，請你帮帮忙……”

“我，我！老总爷，我是一个讀書人，挑，挑不起！我的媽病着，等藥吃！做做好……”

“不要紧的，挑一挑，沒有多重。到前面，我們拿到了人就放你！”

“做做好！老总爷，我要拿藥回去救媽的病的，做做好！……”那个人流出了眼泪，挨在地下不肯爬起来。

“起来！操你的奶奶！”連长看見发脾气了，跳下馬來，举起皮鞭子向那个人的身上下死劲地抽着。“敬酒不吃，吃罰酒！我操你个奶奶……”

那个人受不了了，勉强地流着眼泪爬起来，挑着那副七八十斤重的担子，一步一歪地跟着我們走着，口里不住地“做做好，老总爷！另找一个吧！”地念着。

这，也該是那个人的运气不好，我們走了一个整日了，还没

有找到一个能够代替他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硬留着他和我們住宿一宵。半晚，他几次想逃都沒有逃脫，一声媽一声天地哭到天亮。

“是真的可怜啊！哭一夜，放了他吧！”我們好几个人都說。

“到了大河边上一定有人拉的，就讓他挑到大河边再說吧。”这是班长的解释。

然而，到底还是那个家伙太倒霉，大河边除了三四个老渡船夫以外，連鬼都沒有寻到一个。

“怎么办呢？朋友，还是請你再替我們送一程吧！”

“老总爹呀！老总爷呀！老总爷呀！做做好，我的媽等藥吃呀！”

到了渡船上，官长們还没有命令我們把他放掉。于是，那个人就急得热鍋上的蚂蚁似地，滿船乱撞。我們誰也不敢擅自放他上岸去。

渡船搖到河的中心了，那个也就知道释放沒有了希望。也許是他还会一点兒游泳术吧，灵机一动，趁着大家都不提防的时候，卜——通——一声，就跳到水中去了！

湍急的河流，把他冲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中，他拚命地掙扎着。我們看到形势危急，一边赶快把船駛过去，一边就大声地叫了起来：

“朋友！喂！上来！上来！我們放你回去！……”

然而，他不相信了。为了他自身的自由，为了救他媽的性命，他得拚命地向水中逃！逃……

接着，又赶上一个大大的漩涡，他终于无力掙扎了！一升一落，几顆酒杯大的泡沫，从水底浮上来；人，不見了！

我們急忙用竹篙打撈着，十分鐘，沒有撈到。“不要再撈了，

赶快归队！”官长们在岸上叫着。

站队走动之后，我们回过头来，望望那淡绿色的湍急的涡流，象有一块千百斤重的东西，在我们的心头沉重地压着。

有几个思乡过切的人，便流泪了。

六 发餉了

“发餉了！”这声音多么的令人感奋啊！跑了大半个月的路，现在总该可以安定几天了吧。

于是，我私下便计算起来：

“好久了，妈写信来说没有饭吃，老婆和孩子都没有裤子穿！……自己的汗衫已经破得不能再补了；脚上没有厚麻草鞋，跑起路来要给尖石子儿刺烂的。几个月没有打过一回牙祭，还有香烟……啊啊！总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譬如说：扣去伙食，妈两元，老婆两元，汗衫一元，麻草鞋……不够啊！妈的！总之，我要好好地分配一下。”

计算了又计算，决定了又决定，可是，等到四五块雪白的洋钱到手的时候，心里就又有点摇搖不定起来。

“喂！去，去啊！喂！”欢喜吃酒的朋友，用大指和食指做了一个圈儿，放在嘴巴边向我引誘着。

“没有钱啊！……”我向他苦笑了一笑，口里的涎沫便不知不觉地流了出来。

“喂！”又是一个动人的神秘的暗示。

“没有钱啦！谁爱我呢？”我仍旧坚定我的意志。

“喂！……”最后是冒失鬼跑了过来，他用手拍了一拍我的肩。“老哥，想什么呢？四五块钱干鸡巴？晚上同我们去痛快地

干一下子，好嗎？”

“你这賭鬼！”我輕聲地罵了他一句，沒有等他再做聲，便獨自兒跑進兵舍中去躺下了。象有一種不可捉摸的魔力，在襲擊我的腦筋，使我一忽兒想到這，一忽兒又想到那。

“我到底應該怎樣分配呢？”我兩隻眼睛死死地釘住那五塊洋錢。做這樣，不能。做那樣，又不能。在這種極端的矛盾之下，我痛恨得幾乎想把幾塊洋錢扔到毛坑中去。

夜晚，是十一點多鐘的時候，冒失鬼輕輕地把我叫了起來。
“老哥，去啊！”

我只稍稍地猶疑了一下，接着，便答應了他們。“去就去吧！媽的，反正這一點鷄巴錢也作不了什麼用場。”

我們，場面很大，位置在毛坑的後面，離兵舍不過三四十步路。戒備也非常周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只要官長們動一動，把風的就用暗號告訴我們，逃起來，非常便利。

“喂！天門兩道！”

“地冠！和牌豹！”

“喂！天門什麼？”冒失鬼叫了起來。

“天字九，忘八戴頂子！”

“媽的！通賠！”

洋錢，銅板，飛着，飛着，……我們任情地笑，任情地講。熱鬧到十分的時候，連那三四個輪流把風的也都按耐不住了。

“你們為什麼也跑了來呢？”莊家問。

“不要緊，睡死了！”

於是，撤消了哨錢，又大干特干起來。

“天冠！……”

“祖宗對子！……”

正干得出神时候，猛不提防后面伸下来一只大手把地上的东西通統按住了。我們連忙一看——大家都吓得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

“是誰干起来的？”連长的面孔青得可怕。

“报告連长！是大家一同干的！”

“好！”他又把大家环顧了一下，数着：“一，二，三……好，一共八个人，这地上有三十二块牌，你們一个人給我吃四块，赶快吃下去。”

“报告連长！我們吃不得！”是冒失鬼的声音。

“吃不得？枪毙你們！非吃不可！——”

“报告連长！实在吃不得！”

“吃不得？强辯！給我通統綁起来，送到禁閉室去！……”

我們，有的笑着，有的对那几个把风的埋怨着，一直讓另外的弟兄們把我們綁送到黑暗的禁閉室里。

“也罢，落得在这兒休息两天，养养神，免得下操！”冒失鬼說着，我們大伙兒都哑然失笑了。

行軍掉隊記

一 山行

掉隊以後，我們，一共是五個人，在這荒山中已經走了四個整天了。我們的心中，誰都懷着一種莫大的恐怖。本來，依我們的計劃，每天應該多走三十里路，預料至多在這四天之內，一定要追上我們的部队的。但是，我們畢竟是打了折扣，四天過了還沒有追上一半路程。徬徨，焦灼……各種各色的感慨的因子，一齊麤集在我們的心頭。

五個人中間，只有我一個人有一枝手槍——一枝土式的六子連——其餘的四個人，差不多都只靠着我這枝東西保護。傳令員，副官，勤務兵，外加上那一個最怕死的政治訓練辦公廳主任。

並不是因為我有了一枝手槍，就故意地驕傲了。實在地，我對於我的這幾位同伴，除了那個小勤務兵以外，其餘的三個，就沒有一個不使我心煩的。尤其是那一個最怕死的自稱為主任的傢伙。要不是為了他，我們至少不致於還延誤在山中，四五天追不到部隊。天亮了以後，看不見太陽，他不肯走；下午，太陽還高掛在半天空中，他就要落店。要是偶然在中途遇見了一個什麼不祥的征兆，或者是迷途到一個絕路的懸崖上去了，他就要首先

吓得抖战起来，面色苍白，牙齿磕得崩崩地响。然而，一过了险境，看见了平安，他却比什么人都显得神气。

山路是那样地崎岖，曲折，荒凉得令人心悸，要很细心才能够寻出正路来。几天来，我们都沿着前面部队经过时所作的记号，很迅速地攀行着。谁也是小心翼翼地，不敢大声。我们知道，这泰山一带的居民，一向就横蛮得不讲道理。他们也最讨厌军队。往常，我们的大队在这里过境时，他们就曾经毫不客气地截过尾巴。他们并没有枪，也没有火炮。他们只憑着自己的锄头，广众的人数，在你的队伍过得差不多了时，一下子从树林里面跳出来，猛不提防地把你最后的一排人，一班人，或者是行李担子，通统劫去。锄头可以准确地把拿枪的打到山涧里，使你来不及翻身扫射。全部去完了，等你前面的大队知道了，调回来围捕他们时，他们就一声唿哨，通统鑽进树林里面，连影子都抓不回来。

过去的印象，的确是太深入我们的脑筋了，所以我们才恐怖得那样厉害。尤其是虽有一枝手枪，却比没有还容易摆布的五个光身的人，如果不小心地把那班人触怒了，还有命吗？

训练主任这个时候总是和我特别讲得来，我也很能够知道他的苦心和用意。但，我却不时故意地捏造出一些恐怖的幻影来恫吓他，使他发急。这，我并不是有心欺侮弱者，实在是我们中途太感到寂寞了，找不到一点能够开开心心的资料。

太阳渐渐把树影儿拉长了，我们都加紧着脚步，想找一个能够打尖过夜的客店，然而，没有。

“怎么办呢？”传令目和副官爷都发急了。

“不要紧的！”训练主任停了一停，献功似地说：“你看，那边山脚下，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于是，我们就轻了一轻身上的小包袱，远远地赶着那个行人

的后尘，追求着我們的安宿处。

二 白米飯

跟着那个不知名姓的人的背后，約莫走了两三里路，天色已經漸漸地烏黑了。起先，因为距离得相当远，那个人好象还不曾察覺，后来追隨得近了，他才知道后面有人。回头看看，我們的几件灰布衣服，便首先映入了他的眼臉，他不由的吓了一跳，翻身就跑。

我們为了住宿問題，紧紧地釘着，追着。半里路之后，我們清晰地看見他轉了一个弯兒，躲进山谷中的一座小屋子里去了。在偌大的一个山谷中，就只看見那么一座小屋子，孤零零地豎立着。

我們跟过去——門兒关着，屋子里鴉鵲无声。

“怎么办呢？媽的！他把門关起来了。”訓練主任举起一只脚来，望着我，想踢过去。

“不要踢！”我向訓練主任搖了一搖頭。“讓我来叫叫他看。”我把耳朵貼在門边上，用手指輕輕地敲着：“喂，朋友！开开門，讓我們借宿借宿吧！”

里面沒有回答。随后，我們又各別地敲叫了好些声。

副官和传令目都不耐煩了，天也更加烏黑得厉害。他們不由的发了老脾气，旁凶极恶地叫罵起来：

“不开門嗎？操你的祖宗，打！——”“打”字的声音拖得特別长，特別大。

果然，里面的人回出話来了：

“老总爷！做做好事吧！我們这屋子太小。再过去五里路

就有宿店的……”

“不行！我們非住你这里……”副官越說越氣。

雙方又相持了一會。結果還是由我走到門邊去，輕輕地說了些好話，又安慰了他許多，我們只有五個人，臨時睡一忽就走，決不多打擾他們！……

半晌，他才將那扇小門開開着。

在細微的一縷星光底下，那裏面有兩個被吓作一團的孩子，看見我們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我們趁着說明了我們是掉隊的軍人，對他們絕沒有妨礙，叫他儘管放心。一路來我們還沒有吃晚飯，我們自己原由勤務兵帶着有一點米的，現在只借借他的鍋灶燒一下。那個人也還老實。他也向我們說明了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良民，他帶着老婆和孩子就在这小屋子里過活着，一年到头全靠山中的出息吃飯。今晚，起先他並不是故意不讓我們進門，实在是他不知道我們是什麼軍隊，他怕惊壞了他的老婆和孩子，真正是對我們不起的！並且，他還有點怕那個——那些本地山上的好漢們知道了要怪他，說他容留官兵住宿。所以……

我們跟着又向他解釋了一遍，他這才比較地安了心。

勤務兵和傳令員燒飯，兩個孩子站在火光旁邊望着。燒好了。一碗一碗盛出來，孩子們的頸子伸得象鴨子一樣。我們儘管吃，涎沫便從那兩個的小口裏流出來，實在饑不住了，才扭着他們的媽媽哭嚷着：

“嗚！媽媽……好香的白米飯啊！”媽媽不响，眼淚偷偷地從那兩副小臉兒上流下來了。

我和訓練主任的心中都有點兒不忍了，想盛出一碗來給那兩個孩子吃吃，但一轉眼看到自家都還不夠時，就只好硬着心腸

兒咀嚼起来。

之后，訓練主任还要巴巴地去向他們追問：

“你們一年到头吃些什么呢？”

“唉！老总爷，苦啊！玉蜀黍，要留着还稅；山薯，山上的好汉們又要抽头；平常日子，我們多半是吃蕓米的……”

“蕓米？”我夹着也問了一句。

“是呀——小蕓树的嫩根，拌在山薯里吃！”

半晌，我們沒有回話。想起刚才不肯省下一小口兒飯来給那两个孩子吃的情形，心中象給一种什么东西束縛得紧紧的。

三 两具死尸

因为要提防那小屋子的主人，去报信給山上的好汉們听，所以天刚刚发白，我們就爬了起来，向那主人告过辞，寻着原来有行軍記号的路道走去。一路上，我們都不約而同地談論着：为什么一个人自己种了玉蜀黍、山薯，辛辛苦苦地，一年到头反而只能够吃蕓米。这其间，就只有那个小勤务兵最为感动，因为他的家里也正是这样哟——据他說——因此他一直都是愁眉皺眼的。

訓練主任的胆子似乎大了些，主要的还是在这两天內並沒有遇到什么惊心动魄的事迹，所以他比任何人都要見得高兴些了。他过去在什么大学毕业过，他做过什么伟大的文章，伟大的詩……一切的牛皮，都吹起来了。并且还要时时刻刻拉着人家去陪襯他，恭維他！……

山路总算是比較平坦些了，虽然在茂密的树林中还时刻发出来一些令人心悸的呼嘯。但据我們的估計，至迟再有一天，便可以追上我們的部队了，十分的功程去了九分，还怕再出什么了

不得的乱子嗎？这么一估計，訓練主任便高兴得大叫大唱起来。

大約已經走了三十里路了吧，太阳已經爬上了古树的尖头，森林也漸見长得浓茂了，訓練主任的歌声也更加高亢了。但不知道为了什么，忽然那个前面引路的小勤务兵，会站住着惊慌失措起来，把訓練主任的歌声打得粉碎！

“什么事情，你見神見鬼！”副官吆喝着說。

“不，不得了！”勤务兵吃吃地說，“那，那边，那边，杀，杀……杀死了两个人……”

“怎么？”訓練主任渾身一战，牙齿便磕磕地响将起来，他拖着勤务兵：“杀，杀了什么人呀？”

“两，两个穿軍服的！”

“糟糕！”訓練主任的脸色馬上吓得成了死灰。他急忙扯住我的手：“手枪呢？手枪呢？”

我故意地鎮靜了一下，沒有理会他——虽然我的心中也有一点兒发跳。勤务兵引路，我，副官，传令员走在最前面，那个便老远老远地站着望着我們，不敢跟上来。

的确是躺着两个穿軍服的！渾身全給血肉弄模糊了，看不出来是怎样的面目。副官用力一脚——把一个踢了一个翻身，于是我們便从死者番号上看出了——真正是我們部队里的兄弟。看形势，被害至多总还不到一个对时，大約是在昨天上午，刚刚大队过完之后，被好汉們“截尾子”杀死的。一个的身上被砍了八九刀，一个連耳鼻嘴唇都給割掉了。看着会使我們幻想出他們那被杀害时的掙扎的慘状，不由的不心惊肉跳起来。

象打了敗仗似的，我們跳过那两具死尸，不顧性命地奔逃着。訓練主任的腿子已經吓軟了。他一步一拖地哀告我們：

“喂！为什么跑那样快呢？救救我吧，我已經赶不上了呀！”

四 仇恨

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大家都猜疑着約莫走过了危险地带了，脚步才慢慢兒松迟下来，心里可仍旧是那么紧张地，小心地提防着。肚皮已經餓得空空了，小勤务兵袋袋里的米也沒有了。我們开始向四围找寻着午餐处。

在一座通过山澗的木桥旁边，我們找着了四五家小店鋪。內中有两三家已經貼上了封条沒有人再作生意了，只有当中的一家頂小的店門还开着。

那小店里仅仅只有一位年高的老太婆，眼泪婆娑地坐着，象在想着什么心思。她猛的看見我們向她的屋子里冲来，便吓得連忙站起来，想将大門关上。可是沒有等她合上一半，我們就冲进了她的家中。

老太婆一下子将脸都气紅了，她望望我們的手中都沒有杀人的傢伙，便睜动那凹进去了的，冒着火花的小眼珠子，向我們怪叫着：

“好哇！你們又跑到我的家中来了。”

“我們沒有来过啊，老太婆！我們是来买中飯吃的呀！”我說。

“买中飯吃的！不是你們是鬼？你們赶快把我的宝兒放回来，你們将他抓到哪里去了？你們，你們——”老太婆的眼泪直滾。

“我們从来沒有看見过你的宝兒呀！老太婆。”訓練主任也柔和地說。

“沒有看見！昨天不是你們大伙抓去的嗎！好，好啊——”她突然轉身到房間里面，摸出一把又長又大的剪刀來。“我的老命不要了！你們不還我的寶兒，你們還要來抓我！好——我們拚罷！……”她不顧性命地向我們撲來，小眼珠子裏的火光亂迸！

“怎麼辦呢？”我們一面吩咐勤務兵和傳令員按住了發瘋了的老太婆的手，一面互相商量着。

“不要緊的！”訓練主任說，“我們不如把她趕到門外，將門關起來搜搜看。如果有米煮飯我們就煮，沒有米就跑開，再找別人家去！”

“不好！”副官連忙接着，“放到門外她一定要去山中喚老百姓的！不如把她暫時綁起來搜搜看。”

於是大家七手八腳的，將那老太婆靠着屋柱綁起來了。

“你們這些絕子絕孫的東西呀！你們殺了我吧！我和你們拚……”綁時她不住地用口向我們的手上亂咬亂罵着。

關門搜查了一陣，總共還不到三四碗野山薯，只好迅速地，胡亂地弄吃了。又放了十來個銅元在桌子上，開開門，便趕着橋邊的大路跑去。

為避免麻煩，我們是一直到臨走時，還沒有解開那老太婆的繩子。好遠好遠了，還聽到她在里面叫罵着——

“遭刀砍啦！紅炮子穿啦！……”

五 最後的一宵

因為是最後的一宵了——明天就可以趕上部隊——所以我們對於宿店都特別謹慎。總算是快要逃出龍潭虎穴了，誰還能把性命兒戲呢？

这一家客店，似乎比較靠得住一点，在这山坳的几家店中。听说昨晚大队在这兒时还是駐的团部哩。只有一个老板，老板娘和两个年輕的小伙計。

老板是非常客气的，这山坳里十多家店家，就只有他家的生意兴盛。招呼好，飯菜好，并且还能够保险客人平安。

話虽然是这样說，但是我們提防的心事却一点也沒有放松。尤其是那位訓練主任老爷，他时常在对我的耳边囑咐一道又一道，好象他就完全知道了这客店老板是一个小說書里开黑店的强盜似的：怎样靠不住！怎样可疑！就仅仅沒有看見人肉作坊里的人皮人骨。

夜晚，我們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間里，訓練主任把我和副官睡的一张床抬到門边，紧紧地靠着。并且叫我拿手枪放在枕头下，或者捏在手上，以备不时之需。

只有他——訓練主任——一个人翻来复去地睡不着。

大約是三更左右吧，他突然把我叫醒了：

“喂！听見嗎？”

“什么啊！”我蛮不耐煩地。

“响枪呀！”

“狗屁！”

我打了一个翻身，又睡着了。

約莫又过了一点鐘，訓練主任再次地把我从梦中推醒：

“听見嗎？听見嗎？”

“什么啊！”

“又响枪！”他郑重地說。

我正想再睡着不理他，却不防真的給一下枪声震惊了我的耳鼓，我便只得爬起来，过細地听着。以后是砰砰拍拍地又响了

好些声。

“不是我騙你的吧？”

声音渐渐地由远而近，很稀疏地，并不象要鬧大乱子。而且，就仿佛在这山坳的近处。

勤务兵，副官和传令目，也都爬起来了。

枪声渐渐稀，渐渐远，渐渐地沉寂了……

老板的客堂里慢慢熱鬧起来。有的还在把机筒拨得嘩喇嘩喇地响，退子弹似地。

“糟糕！”訓練主任战声地伤心地念着：“我，我，我还只活得二十八年啦！”三十六顆牙門象嗑瓜子似地叫将起来。

我們都吓得沒有了主张，伏在門边，細細地想听那些人說些什么話。

声音太嘈杂得听不出来。很久很久才模糊地会意到两句：

“……昨天早晨全走光了！你們来得太慢了啦！”这有点象老板的声音。

“連掉队的一个都沒有嗎？”似乎又有一个人在說。

訓練主任抖战得連床鋪都动搖起来了。

半晌，好象又是老板的回答：

“沒有啊！……”

我們都暗暗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天亮的时候，我們也明知道那班人走完了；却还都不敢爬出房門，一直等到老板亲自跑来叫我們吃早飯。

訓練主任望見老板，吓得仍旧还同昨晚在房中一样，抖战得說不出話来。老板看見他这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由的笑着說：

“这样子也要跑出来当軍官，蠢家伙！我要是肯害你們的，昨晚上你們还有命嗎？……”停停他又：“赶快吃完飯走吧！要是

今天你們還追不到你們的大隊，哼！……”老板的臉色立刻又變得莊重起來。

我們沒有再多說話了。恭恭敬敬地算還了房飯錢，又恭恭敬敬地跟老板道過謝，拚命地追趕着我們的路程。

一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我們才望見我們的大隊。

夜的行进曲

为了避免和敌人的正面冲突，我們繞了一个大圈子，退到一座险峻的高山。天已經很晚了，但我們必須趁在黎明之前繼續地爬过山去，和我們的大队汇合起来。我們的一連人被派作尖兵，但我們却疲倦得象一条死蛇一样，三日三夜的飢餓和奔波的劳动，象一个怕人的惡魔的巨手，紧紧地捏住著我們的咽喉。我們的眼睛失掉神光了，鼻孔里冒着青烟，四肢象被抽出了筋骨而且打得稀烂了似的。只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意念，那就是：睡，喝，和吃东西。喝水比吃东西重要，睡眠比喝水更加重要。

一个伙夫挑着鍋爐担子，一边走一边做梦，模模糊糊地，連人連担子通統跌入了一个发臭的沟渠。

但我們仍旧不能休息。而且更大的，夜的苦难又临头了。

横阻在我們面前的黑黢黢的高山，究竟高达到如何的程度，我們全不知道。我們抬头望着天，烏黑的，沒有星光也沒有月亮。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才能够划分出天和山峰的界限。也許山峰比天还要高，也許我們望着的不是天，而仅仅只是山的悬崖的石壁。总之——我們什么都看不见。

我們盲目地，梦一般地摸索着；一个挨一个地，紧紧地把握着前一个弟兄的脚步。山路漸漸由傾斜而倒悬，而窄狭而迂曲，……尖石子象鋼刺一般地豎立了起来。

眼睛一朦朧，头脑就觉得更加沉重而昏聩了。要不是不时有尖角石子划破我們的皮肉，刺痛我們的脚心，我們簡直就会不知不觉地站着或者伏着睡去了的。沒有归宿的、夜的兽类底哀号、和山风的呼嘯，虽然时常震蕩着我們的耳鼓，但我們全不在意：因为除了飢渴和睡眠，整个的世界早就在我們的周围消失了。

不知道是爬在前面的弟兄們中的哪一个，失脚踏翻了一块大大的岩石什么东西，輾輾地滾下无底洞一般的山澗中了。官长們便大发脾气地传布着命令：

“要是誰不能忍耐，要是誰不小心！……要是誰不服从命令！……”

然而接着，又是一声，两声！……夹着銳利的号叫，沉重而且柔韧地滾了下去！

这很显然地不是岩石的墜落！

部队立时停頓了下来。并且由于这驟然的奇突的刺激，而引起了庞大的喧鬧！

“怎样的？誰？什么事情？……”官长們战声地叫着！因为不能爬越到前面去視察，就只得老远地打着惊悸的訊問。

“报告：前面的路越加狹窄了！……总共不到一尺寬，而且又看不見！……連偵探兵做的記号我們都摸不着了！……跌下去了两个人！……”

“不行！……不能停在这里！”官长們更加粗暴地叫着，命令着。“要是誰不小心！……要是誰不服从命令！……”

“报告——实在爬不动了！肚皮又餓，口又渴，眼睛又看不見！

“枪毙！誰不服从命令的？”

三四分鐘之后，我們又惶惧、机械而且昏迷地攀爬着。每一个人的身子都完全不能自主了。只有一个唯一的希望是——馬上現出黎明，馬上爬过山頂，汇合着我們的大队，而不分昼夜地，痛痛快快地睡他一整星期！

当这痛苦的爬行又繼續了相当久的時間，而摸着了偵探尖兵們所留下的——快要到山頂了的——特殊底記号的时候，我們的行进突然地又停頓起来了。这回却不是跌下去了人，而是給什么东西截断了我們那艰难底前路！

“报告——前面完全崩下去了！看不清楚有多少寬窄！一步都爬不过去了！……”

“那么，偵探兵呢？”官长們疑惧地反問。

“不知道！……”

一种非常不吉利的征兆，突然地刺激着官长們的昏沉的腦子！“是的，”他們互相地商量，“应当馬上派两个传令兵去报告后面的大队！……我們只能暂时停在这里了。讓工兵連到来时，再設法开一条临时的路径！……也許，天就要亮了的！……”

我們認為这是一个意外的，給我們休息的最好机会，虽然我們明知危險性非常大！……我們的背脊一靠着岩壁，我們的脚一軟，眼臉就象着了磁石一般地上下吸了攏来，整个的身子飘浮起来了。睡神用了它那黑色的，大的翅翼，卷出了我們那困倦的灵魂！

是什么时候現出黎明的，我們全不知道。当官长命令着班长們各別地拉着我們的耳朵，捶着我們的腦壳而將我們搖醒的时候，我們已經望見我們的后队蜿蜒地爬上来了，而且立時間从对面山巔上，响来了一排斑密的，敌人底凶猛的射击！

“砰砰砰……”

我們本能地擎着枪，拨开了保险机，听取着班长們传誦的命令。因为找不到掩护，便仓皇而且笨重地就地躺将下来，也开始凶残地还击着！……

流 亡

一 在第二道战壕里

苦战两日夜，好不容易保全了性命，由第一防綫退換到第二道战壕里时，身体已經不是我們自己的了。耳朵听不見，眼睛看不見，天地好象在打旋轉。渾身上下，活象橡皮做的，麻木，酸軟，毫无力气。口里枯渴得冒出青烟。什么都不想了：無論是鮮魚，大肉，甘醇的美酒，燕山花似的女人……

“天哪！睡他媽的一礼拜！……”

然而，躺下来，又睡不着。脑子里时刻浮上来一些血肉模糊的幻影，刺骨的疼痛，赶都赶不开。有的弟兄們，偶一睜开眼睛，寻不見他那日常最亲切的同伴了，便又孩子似地哭将起来。

“李子和呀！你死的苦啦！……”

“刘国杰呀！……你媽媽前几天还写了信来叫你回去啦！……”

声音都是那么悲惨的，然而又不能制止。象有一根无形的带子，牢牢地，凄切地系住着大家的心！

第二道战壕和前綫相差不过一里多路，敌人的流弹时刻还可以飞到我們的面前。在炊事兵送上午飯的时候，官长們再三囑咐我們：无事不要自由走动，好好地养养神，等候着第二次上

前的命令。

“鬼話啊，媽的！”低聲的，這是照例的反駁。有的甚至還故意裝做不屑聽的神氣，哼着鼻子，意思是：“在火綫上啦！媽的，我比你大！……”

之後，仍舊各自躺將下來，在那骯髒的稻草和泥土上，睡的睡，哭的哭；或是舉着那帶血的眼睛，失神地釘住着慘白的云天，想念着家鄉，故鄉……

“喂！來呀，李金標！”張班長睡不着，無聊地爬起來了，叫着。“猜拳嗎？”

“沒有心思啊！班長。”李金標苦笑了一下，搖搖頭；隨即伸手到褲襠里提出一個蠻大的白虱來，送到嘴邊咬碎了。

班長感到非常掃興，掉過頭來，又：

“黃文彬，你呢？”

“不，班長！”我說（我的嗓子是沙的），“猜拳不夠味兒，讓我去把第三班的那幾個睡死鬼叫來……”我無力地舉起手中的洋瓷碗，驕傲地笑笑。

“鬼東西！”班長會意了。

這引誘力，的確大得怕人啊。在往常，誰還敢呢？當我一個一個去推醒那些睡死鬼的時候，只要他們會意了我的手勢；沒有一個不笑嘻嘻的。他們會拚死拚活地爬起來，想什么的，不想哭了；欲哭的，也不哭了；十多個人都抱着槍，跟着我圍上一個小小的圈兒，外加上那一群不慣這玩意兒的看客。是啊，大家是要借此可以將目前的痛苦忘却呢！

“誰做寶官呢？”

“不要鬧，”我說，“讓張班長來！”

場面最初是很小的。因為在上火綫的前一日，每個人發了

兩塊錢的借支，陣地上沒有東西買，還留着；後來便漸漸地干得大起來了。

銅板，光洋，飛着，滾着！……我們任情地說，任情地笑……

特務長走過來，我們笑着向他點點頭，邀他也參加一注；排長走過來，我們不理；最後，連長和值星官也都不放心地跑來了。

連長怪生氣的，他作出那趕雞鴨似的手勢，恨恨地釘着我們；值星官拿着皮鞭子在空中揮舞着，但不敢打下來。我們，似乎也越干越有勁。誰理他呢？這個時候，我們是應該驕傲啊！

互相對抗了一會，默然地；終於，連長輟下來了。他戰聲地向我們解說着：在火綫上，這樣干是太不應該的！營長和團長知道了，一定要責罰他，這無異是和他連長一個人作對！……加以，敵人時刻都在注意我們的陣地，幾十個人擠成一道，恰巧是給了敵人一個大大的目標！……

我們暫時停住了，都想趁這機會向他放肆反攻几句，氣氣他；可是，誰都不願意先開口。

等着正有人準備答話；突然——一顆巨大的炮彈飛過來，在離戰壕三四丈遠的荒場炸裂了！我們的心頭立時緊急着，連長接着便發瘋似地怒吼起來：

“還不散開！槍斃！不聽話！……”

大家一窩蜂似地散開了！我連忙偷偷地摸着那只洋瓷碗，望張班長做了個鬼臉兒，提着槍，便輕輕地爬到了戰壕的最深處。

二 袭击

也許是在夜深的原故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們每个人的心里，都觉得格外地悽惶。这时候，双方的枪声却没有响了。月亮冲出那浓密的云围，黯然地，高高地籠罩着这荒凉的世界。那冲淡的远山，那长空悲唳的孤雁，……露水，点滴地湿透了我們的心。子弹硌着我們的脊背，枪抱在怀中，想懵然入梦吧，可是，梦全是恐怖的，心灵已經吓碎了！

很多人还睜开着眼睛，釘住着长天；而且，还能从那些变幻的云朵里，层层地，抄出来一些教人寻思的綫索。只有这个时候，才万籟无声，可以将思潮回溯得长远。从孩提时代，从故乡，从朋友 从日常生活中的苦痛，一直追忆到現在，又由現在推测到明天，到艰难险恶的来日……渐渐地，有些弟兄們的身子发抖了。

这，尤其是整天的恶战所影响于我們的，使我們不得不惶悚。事实，这样艰辛、非人的生活，一年半载……两元錢！家中的娘，老婆，孩子，……我們的心头的忧憤！何况，那些不幸的兄弟，那些血肉模糊的幻影，还时刻会惊心动魄地，在我們的面前閃动起来；激昂地，悲痛地，勾引着我們的眼泪呢！

啊，夜啊！这荒凉，冷酷的夜啊！

是三更时候了吧，看月光的地位。官长們，輕輕地，神秘地传誦着命令，將我們从幻念中惊醒。揉揉眼睛，耗子似地提着枪，卷着那破碎的軍毯，偷偷爬出战壕，輕悄地蠕动着。

最初，弯腰，快步，沿着一条草丛的小道跑过。露水洒遍着我們的下身，凉到脑頂，心中紧促到不能呼吸。到这一刹那間，

我們誰都是小心地，惶恐地，凝注着我們的前路。命运，已經变成了一个膨胀过度的气球，只要偶一不慎，便有即时破灭的危险！

漸漸，漸漸……由側方越过第一道防綫，跟着偵探尖兵和前卫，向目标移近一步，两步地。有时候，大家都得把身子伏下来，将耳朵貼在地上，听着；連呼吸都得小声。一直要到詳細地知道了：前面并无敌人发现，才又繼續地蠕動，攀爬……

大約，离开我們第一道战壕已經很远了，可是我們却还没有发现敌人。官长們注意了慎密的聯絡，又加厚了偵探兵……

我們重新地又被命令着匍匐在地上。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媽的！”我們的心灵抖战着！

月亮西斜，看看欲被一陣浓云吞沒；我們也就跟着不安地加上一层黯淡了。眼前的景物，会更加觉得朦朧，可怕！

“难道就露营在这里了嗎？”是誰在哼，那声音，比蚊子还細。

“是呀！”我更小声地說，“又沒有看見敌人……”

还有人也正想接着談下去，可是，班长們已經个别地在传誦官长的命令了。这回却是——

“准备！起来！迅速前进！……”

奔扑到一个小山底下，我們終於遇着了敌人。

枪声，炮声……流弹象彗星拖着尾巴。

三 負伤后所見到的

当我清醒过来了，从树林里面鑽出来时，我已經瞧不見我們的大队。秋阳和暖地爬上了树頂，眼前的世界照耀得明明白白。我把裹腿撕下一块来，忍痛地将血糊的左手包扎好，匆匆地便去

追寻我們的部队。

夜里的印象，象一幅只褪了一半色的惨痛的图画，开展在我的面前；一段是清晰的，一段却模糊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躲到林子里去的。当战斗猛烈的时候，我还記得：我們的确是象打胜了。弟兄們死伤得很多。后来，似乎又追了一陣，我的手便是在那个时候带花的。但，我为什么要躲到林子里去呢？这似乎是一个謎！我不相信我的手痛得会把我的神經錯乱得那么利害，我更不相信有鬼。然而，我把那进林子的动机忘記得干干净净，却又是真的。

我輕了一輕弹帶，把枪倒挂在肩头上，下意识的地来回想夜里的事情。手指仍然痛得发战，左手完全拖下来了；象有一把利刃从左臂上一直剖刺到我的心，我的眼泪都要流了出来。我咬紧着牙門，一步高一步低地走着。

远远地瞧不見一个人影子，曠野完全現出一种战后的荒凉气(比夜間还要利害些)。我隱約地寻覓着夜間的来路，我想能够找到一点什么可堪紀念的战后的痕迹，或者竟能在那些痕迹里，推寻到我們大队的去向亦未可知。然而我的心思却是白費了；沿途除了偶然发现几顆弹壳，三五堆稻草和一些残余的血漬，却什么都沒有寻到。我知道，这个时候大队一定去的很远了，不是連死伤的都被担架队运救得干干净净了嗎？我不由的又后悔不該躲到林子里躲那么久的，弄得連問个訊都問不到。

漫无目的地，走一会又休息一会。偶然发现了一个小屋子，跑去一看，却又是空的。肚餓，口渴，差不多弄得头昏眼花了。又好久好久，才在一个极为人不注目的偏僻处，找到了一个蓄水的池塘。我連忙解下洋瓷碗，去瓢取了一碗水上来，慢吞吞地喝着。

“啊啊……啾！……”

微风从池塘的对面，吹过来一阵细微的悲切声，把我吓了一跳。我急忙系好碗，兜了一个圈子，跑到那发出声音的地方——一个浑身沾满泥土和血渍的人，仆卧在地下。

“喂，喂！你，誰呀？”我說。

“啊啊……啾！……”

“不能作声了嗎？”我弯腰下去，伸开右手扳着他的肩膀，脚勾着他的腰下，用力地替他轉了一个翻身。

“啊啊……啾！……”

我再低头去端詳他胸前的番号，却原来是敌人部队里的馬夫，胸前和腿子都穿了个洞。

“你怎么弄的呢？”

“我，我……救，救！……水，水……”

“你要吃水嗎！……”

“救，救……”声音又漸漸地低下去了。

后来，我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知道了他也是昨晚带花的，因为伤不到要害，所以还不曾死。他忍不住痛，他口渴得要命；他拚命地爬到了这池塘边，想撈一点水喝，却不提防痛昏了，仆轉去爬不轉来。现在，他要求我救救他，他說：他家中还有五六十岁的老母……

一个人无论伤病到什么程度，明明知道已经没有救藥了，却还是貪生的。我对馬夫起了不可抑止的同情的悲感。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这荒涼的曠野，担架队已經不見了蹤迹。我沉思了一会兒，突然，一种残忍的，毒恶的心理，激蕩了我的灵魂。我想把他推到水里去！或者再补上一枪，把他結果了，免得延长苦痛！……然而，我終于沒有那样做，因为我的手脚会不知

不覺地發着酸。

“好吧，你再等一等啊！我去多叫幾個人來……”

“修，修……好！……”他感激地點點頭，流出了最後的一滴眼淚！

我倉皇失措地，象離開了一場大禍，頭也不回，就翻身逃跑了，似乎後面還有人在追着。沿路上，我望着我那只還在不住疼痛的左手，心中不覺得又是一陣驚悸！

然而，“我今天到什麼地方去落腳呢？”一想到这里，便又立刻慌亂起來，把那垂危的馬夫的印象淡忘了。

四 解除武裝了

當我被那四五個民團解除了武裝，用繩子縛住的時候，我的心，反而覺得泰然起來了。我知道，同他們去，無論如何一頓飯是少不了要給我吃的，說不定還有香煙抽，還可以好好地睡他媽的一覺。

四五個人中間，只有一個年紀比較很大的瘦長子和我最說得來。他肩挨肩地伴着我走着。他說：並不是他們弟兄幾個故意地要和我為難，他們實在是奉了民團局的命令。他們從五更時候起，一百多人分途在這戰區里，搜查了不少的潰兵，和運救傷亡者。這老傢伙有一口道地的湖南話，所以和我越說越帶勁。

我告訴了他們負傷後落伍的一切情況，並且還說到了在池塘邊見到的那個馬夫，要求他們去營救。我又說我的肚皮餓得十分利害了，跟他們去是不是可以飽吃一餐？他們都笑着。

“把我們都捉到你們局里去怎麼辦呢？”

“不知道啊！大約还是送你們回队吧。”

“回队？”我似乎有些不安了，虽然我也还想回队去，但我却吃不住那沉重的苦头。实在的，我对这千辛万苦的部队生活，渐渐地有些动摇起来了，不过我此时还没有找到一条能比部队生活良好的出路。

我和他們又談了一些其他的物事，特别是关于他們民团的生活的。他們似乎也对于他們的生活感到厭倦，但那不过是十分模糊的一点兒意思而已。主要的是他們也和我一样，不能找到其他的生活，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何況做民团还比較在部队里生活安稳。

民团局設在一个小乡镇的关帝庙里，那里面已經收容了二十来个伤兵潰兵，有敌人，也有我們自家的兄弟。

我一进去，便看見了两个熟人——张班长和一个姓林的号目。

“你也帶花了嗎，班长？”

“不，我是在夜間落伍的。老林，他伤了腿子。”

我便从他和老林的口中，得到了一点关于部队的消息：是敌人退了，我們跟着追上去，已經很远很远了。

无聊地躺着，喝着，那民团局长却不敢苛待我們。第三天，便传命令招集我們訓話了。

毫无血色的脸，說一句話打一个呵欠：

“……你們弟兄，是很辛苦的，我知道。……大家都是替国家出力……譬如說：我当局长，我，我也是蛮辛苦的……嗯！嗯！……”停了一会，打过一个长长的呵欠，用耗子似的眼光望望我們，又：“受伤的弟兄，我可以送你們到后方医院里去……不會受伤的，明天，一齐都遣回你們的部队！嗯！嗯！……”

“报告局长！我們不願意回部队！”

“誰呀？”

“我！我叫黃文彬，我是前天被你們捉来的。”

“我也不願意回去！”张班长附和了，他是因为沒有負伤，怕回去的时候，官长們会无理地捉住他做逃兵办。

“好的，不願意回去的都站出来！”

我們，一共有五个人：张班长，我，还有三个不認識的兄弟。老林不能走动，只好隨便他們。

“你們为什么不願意呢？”

“沒有为什么！”那另外的三个弟兄說，“我們要回家！”

“好的，你們去吧！”局长把手一揮，不高兴地走进后院去了。

“那么，我們的枪呢？”

“什么枪？滾！……把枪交給你們去当土匪嗎？”

五个人，气憤憤地被几个凶恶的民团，赶出了那关帝庙的大門，踏上那艰难的，渺茫的前路。

“沒有了枪，哪里去呢？”张班长有点慌张了。

“不要紧！”我說，“只要有活命，还怕沒有飯吃！”

张班长点点头，表示了无限的勇气。郑重地和那三个同一命运的弟兄道別之后，便开始了我們那漫无止境的流亡。

古 渡 头

太阳渐渐地隱沒到树林中去了，晚霞散射着一片凌乱的光輝，映到茫无际涯的淡綠的湖上，現出各种各样的彩色来。微风波动着皺紋似的浪头，輕輕地吻着沙岸。

破烂不堪的老渡船，横在枯楊的下面。渡夫戴着一頂尖头的斗笠，弯着腰，在那里洗刷一叶断片的船篷。

我輕輕地踏到他的船上，他抬起头来，带血色的昏花的眼晴，望着我大声地生气地說道：

“过湖嗎，小伙子？”

“唔，”我放下包袱，“是的。”

“那么，要等到天明罗。”他又弯腰做事去了。

“为什么呢？”我茫然地。

“为什么，小伙子，出門簡直不懂規矩的。”

“我多給你們些錢不能嗎？”

“錢？你有多少錢呢？”他的声音来得更加响亮了，教訓似地。他重新站起来，抛掉破篷子，把斗笠脫在手中，立时現出了白雪般的头发。“年紀輕輕，开口就是‘錢’，有錢就命都不要了嗎？”

我不由的暗自吃了一惊。

他从簷里拿出一根烟管，用粗糙的滿是青筋的手指燃着火柴。眼睛越加显得細小，而且昏黑。

“告訴你，”他說，“出門要學一點乖！這年頭，你這樣小的年紀……”他飽飽地吸足了一口煙，又接着：“看你的樣子也不是一個老出門的。哪裏來呀？”

“從軍隊里回來。”

“軍隊里？……”他又停了一停：“是當兵的吧，為什麼又跑開來呢？”

“我是請長假的。我的媽病了。”

“唔！……”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兒，他把煙管在船頭上磕了兩磕，接着又燃第二口。

夜色蒼茫地侵襲着我們的周圍，浪頭蕩出了微微的合拍的呼嘯。我們差不多已經對面瞧不清臉膛了。我的心里偷偷地發急，不知道這老头子到底要玩個什麼花頭。於是，我說：

“既然不開船，老头子，就讓我回到岸上去找店家吧！”

“店家，”老头子用鼻子哼着。“年輕人到底是不知事的。回到岸上去還不同過湖一樣的危險嗎？到連頭鎮去還要退回七里路。唉！年輕人……就在我這船中過一宵吧。”

他擦着一根火柴把我引到船艙後頭，給了我一個兩尺多寬的地位。好在天氣和暖，還不致於十分受凍。

當他再擦火柴吸上了第三口煙的時候，他的聲音已經比較地和緩得多了。我睡着，一面細細地听着孤雁唳過寂靜的長空，一面又留心他和我所談的一些江湖上的情形，和出門人的秘訣。

“……就算你有錢吧，小伙子，你也不應當說出來的。這湖上有多少歹人啊！我在这儿已經駕了四十年船了……我要不是看見你还有点孝心，唔，一点孝心……你家中还有几多兄弟呢？”

“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唉！”他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

“你有兒子嗎，老爹？”我問。

“兒子！唔，……”他的喉嚨哽住着。“有，一个孙兒……”

“一个孙兒，那么，好福气啦。”

“好福气？”他突然地又生起气来了。“你这小东西是不是罵人呢？”

“罵人？”我的心里又茫然了一回。

“告訴你，”他气憤地說，“年輕人是不應該譏笑老人家的。你曉得我的兒子不回来了嗎？哼！……”歇歇，他又不知道怎么的，接連嘆了几声气，低声地說：“唔，也許是你不知道的。你，外乡人……”

他慢慢地爬到我的面前，把第四根火柴擦着的时候，已經沒有烟了，他的額角上，有一根一根的紫色的橫筋在凸动。他把烟管和火柴向船中一摔，周围即刻又黑暗起来……

“唉！小伙子啊！”听声音，他大概已經是很感伤了。“我告訴你吧，要不是你还有点孝心，唔！……我是喜欢你这样的孝順的孩子的。是的，你的媽媽一定比我还喜欢你，要是在病中看見你这样远跑回去。只是，我呢？唔，……我，我有一个桂兒……”

“你知道嗎？小伙子，我的桂兒，他比你还大得多呀！……是的，比你大得多。你怕不認識他吧？啊你，外乡人……我把他养到你这样大，这样大，我靠他給我賺飯吃呀！……”

“他現在呢？”我不能按耐地問。

“現在，唔，你听呀！……那个时候，我們爷兒倆同駕着这条船。我，我給他收了个媳妇……小伙子，你大概还没有过媳妇兒吧。唔，他們，他們是快乐的！我，我是快乐的！……”

“他們呢？”

“他們？唔，你听呀！……那一年，那一年，北佬来，你知道了嗎？北佬是打了敗仗的，从我們这里过身，我的桂兒，……小伙子，擄伙子你大概也是擄过的吧，我的桂兒給北佬兵拉着，要他做伙子。桂兒，他不肯，臉上一拳！我，我不肯，臉上一拳！……小伙子，你做过这些个丧天良的事情嗎？……

“是的，我还有媳妇。可是，小伙子，你应当知道，媳妇是不能同公公住在一起的。等了一天，桂兒不回来；等了十天，桂兒不回来；等了一个月，桂兒不回来……

“我的媳妇給她娘家接去了。

“我沒有了桂兒，我沒有了媳妇……小伙子，你知道嗎？你也是有爹媽的……我等了一个月，我的媳妇生了一个孙兒，我要去抱回来，媳妇不肯。她說：‘等你兒子回来时，我也回来。’

“小伙子！你看，我等了一年，我又等了两年，三年……我的媳妇改嫁給卖肉的朱胡子了，我的孙子长大了。可是，我看不见我的桂兒，我的孙子他們不肯給我……他們說：‘等你有了錢，我們一定将孙子給你送回来。’可是，小伙子，我得有錢呀！……

“是的，六年了，算到今年，小伙子，我沒有作过丧天良的事，譬如說，今天晚上我不肯送你过湖去……但是，天老爷的眼睛是看不见我的，我，我得找錢……

“結冰，落雪，我得过湖；刮风，落雨，我得过湖……

“年成荒，捐重，湖里的匪多，过湖的人少，但是，我得找錢……

“小伙子，你是有爹媽的人。你将来也得做爹媽的，你老了，你也得要兒子养你的，……可是人家連我的孩子都不給我……

“我欢喜你，唔，小伙子！要是你真的有孝心，你是有好处的，

象我，我一定得死在这湖中。我没有钱，我寻不到我的桂儿，我的孙子不认识我，没有人替我做坟，没有人给我烧钱纸……我说，我没有丧过天良，可是天老爷他不向我睁开眼睛……”

他逐渐地说得悲哀起来，他终于哭了。他不住地把船篷弄得呱啦呱啦地响；他的脚在船舱边下力地蹬着。可是，我寻不出来一句能够劝慰他的话，我的心头象给什么东西塞得紧紧的。

“就是这样的，小伙子，你看，我还有什么好的想头呢？——”

外面风浪渐渐地大了起来，我的心头也塞得更紧更紧了。我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这老年的不幸者——

我翻来复去地睡不着，他翻来复去地睡不着。我想说话，没有说话；他想说话，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外面越是黑暗，风浪就越加大得怕人。

停了很久，他突然又大大地叹了一口气：

“唉！索性再大些吧！把船翻了，免得久延在这世界上受活磨！——”以后便没有再听到他的声音了。

可是，第二天，又是一般的微风，细雨。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就把我叫起了。

他仍旧同我昨天上船时一样，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异样的表情来，好象昨夜间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有什么东西好瞧呢？小伙子！过了湖，你还要赶你的路程呀！”

“要不要再等人呢？”

“等谁呀？怕只有鬼来了。”

离开渡口，因为是走顺风，他就搭上橹，扯起破碎风篷来。他独自坐在船艄上，毫无表情地捋着雪白的胡子，任情地高声地朗

唱着：

我住在这古渡的前头六十年。

我不管地，也不管天，

我憑良心吃飯，我靠气力賺錢！

有錢的人我不愛，无錢的人我不怜！

.....

.....

岳 阳 楼

諸事完毕了，我和另一个同伴由車站雇了两部洋車，拉到我們一向所景慕的岳阳楼下。

然而不巧得很，岳阳楼上恰恰駐了大兵，“游人免进”。我們只得由一个車夫的指引，跨上那岳阳楼隔壁的一座茶楼，算是作为临时的替代。

心里总有几分不甘。茶博士^①送上两碗頂上的君山茶，我們接着沒有回話。之后才由我那同伴发出来一个这样的議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不如和那里面的駐兵去交涉交涉！”

由茶楼的側門穿过去就是岳阳楼。我們很謙恭地向駐兵們說了很多好話，結果是：不行！

心里更加不乐，不乐中間还帶了一些兒憤慨的成分，悶悶地然而又发不出脾气来。这时候我們只好站在城楼边，順着茶博士的手所指着的方向，象看电影畫面里的远景似地，概略地去領略了一点兒“古迹”的皮毛。我們知道了那兵舍的背面有一块很大的木板，木板上刻着的字兒就是传誦千古的《岳阳楼記》。我們知道了那悬着一块“官长室”的小牌兒的楼上就是岳阳楼。那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古今名人的匾額，那里面还有純阳祖师的圣象和

① 茶博士：茶樓的服務員。

白鶴童子的仙顏，那里面還有——據說是很多很多，可是我們一樣都不能看到。

“何必呢？”我的同伴有点不耐煩了，“既然逛不痛快，倒不如回到茶樓上去看看山水为佳！”

我点了点头。茶博士这才笑嘻嘻地替我們換上兩壺熱茶，又加上點心和瓜子，把座位移近到茶樓邊上。

湖，的确是太美丽了：淡綠微漪的秋水，辽阔的天际，再加上那远远竖立在水面的君山，一望簡直可以連人們的俗气都洗个干淨。小艇兒鴨子似地浮蕩着，象沒有主宰；樓下穿織着的漁船，远帆的隱沒，处处都欲把人們吸入到图画里去似的。我不禁兴高采烈起来了：“啊啊，难怪詩人們都要做山林隱士，要是我也能在這裡做一个优游水上的漁民，那才安逸啊。”回头，我望着茶博士羨慕似地笑道：

“喂！你們才快活啦！”

“快活？先生？”茶博士莫明其妙地吃了一惊，苦笑着。

“是呀！这样明媚的湖山，你們还不快活嗎？”

“快活！先生，唉！……”茶博士又愁着脸兒搖了搖頭，半晌沒有下文回答。

我的心中却有点兒生气了。也許是这傢伙故意来扫我的兴的吧，不由的追問了他一句：“为什么不快活呢？”

“唉！先生，依你看也許是快活的啊！……”

“为什么呢？”

“这年头，唉！先生，你不知道呢！”茶博士走近前来：“光是这岳阳樓下，唉！不象从前了啊！先生，你看那个地方就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上吊的！”他指那悬挂在城樓邊的那一根橫木。“三更半夜，駕着小船兒，輕輕靠到那下面，用一根繩子……唉！一年

到头不知道有多少啊！还有跳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先生，吃的、穿的，天灾、水旱、兵，魚和稻又卖不出錢，捐稅又重！……”看他的样子象欲哭。

“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快活呢？”

“我，唉！先生，沒有飯吃，跑来做堂倌，偏偏又遇着老板的生意不好！……”

“啊——”我长长地答了一声。

接着，他又告訴了我許多許多。他說：这岳阳楼的风水很多年前就坏了，現在已經不能够保佑岳州的人了，無論是种田，做生意，打魚，开茶館，……沒有一个能够享福賺錢的。純阳祖师也不来了，到处都是死路了。湖里的强盜一天一天加多，来往的客商都不敢从这儿經過，尤其是游君山和游岳阳楼的，年来差不多快要絕蹤。况且，两个地方都还駐札着有軍隊……

我半晌沒有回話。一盆冷水似地，把我的兴致都泼灭完了。我从隱士和漁民的幻梦里清醒过来，头不住地一陣陣往下面沉落！我低头再望望那根城楼上的橫木，望望那些漁船，望望水，望望君山，我的眼睛会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变化得模里模糊起来，黑暗起来，美丽的湖山全部幻灭了。我不由的引起一种内心的惊悸！

之后，我催促着我的同伴快些会过賬，象戰場上的逃兵似地，我便首先爬下了茶樓，头也不回地，就找寻着原来的路道跑去。

一路上，我不敢再回想那茶博士所說的那些話。我觉得我非常庆幸，我还没有真正地做一个岳阳楼下的漁民。至少，在今天，我还能够比那班漁民們多苟安几日。

长 江 輪 上

深夜，我睡得正浓的时候，母亲突然将我叫醒：

“汉生，你看！什么东西在叫？……我刚刚从船后的女毛房里回来……”

我拖着鞋子。茶房們死猪似地横七横八地倒在地上，打着沉浊的鼾声。連守夜的一个都靠着艙門睡着了。别的乘客們也都睡了，只有两个还在抽鴉片，交談着一些令人听不分明的，瑣細的話語。

江风呼嘯着。天上的繁星穿鑽着一片片的浓厚的烏云。浪涛疯狂地打到甲板上，拚命似地，随同泡沫的飞濺，发出一种沉銳的，創痛的呼号！母亲畏縮着身子，走到船后时，她指着女廁所的黑暗的角落說：

“那里！就在那里……那里角落里！有点什么声音的……”

“去叫一个茶房来？”我說。

“不！你去看看，不会有鬼的……是一个人也不一定……”

我靠着甲板的鉄栏杆，将头伸过去，就有一陣断續的凄苦的鳴咽声，从下方，从浪花的飞濺里，飘传过来：

“啊哟……啊啊哟……”

“过去呀！你再过去一点听听看！”母亲推着我的身子，关心地說。

“是一个人，一个女人！”我断然回答着。“她大概是用繩子吊在那里的，那根横着的鉄棍子下面……”

一十五分鐘之后，我遵着母亲的命令，单独地，秘密而且冒险地救起了那一个受难的女人。

她是一个大肚子，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乡下妇人。她的两腋和胸部都差不多給带子吊腫了。当母亲将她拉到女廁所門前的昏暗的灯光下，去盘問她的时候，她便眯着一双长着蘿卜花瘤子的小眼，惶惧地，幽幽地哭了起来。

“不要哭呢！蠢人！給茶房听見了該死的……”母亲安慰地，告誡地說。

她开始了訴述她的身世，悲切而且简单：因为乡下鬧灾荒，她拖着大肚子，想同丈夫和孩子們从汉口再逃到蕪湖去，那里有她的什么亲戚。沒有船票，丈夫孩子們在开船时都給茶房赶上岸了，她偷偷地吊在那里，因为是夜晚，才不曾被人发觉……

朝我，母亲悠长地叹了一口气說：

“两条性命啊！几乎……只要带子一断……”回头再对着她：“你暂时在这毛房里藏一藏吧，天就要亮了。我們可以替你給賬房去說說好話，也許能把你帶到蕪湖的……”

我們仍旧回到艙中去睡了。母亲好久还在叹气呢！……但是，天刚刚一发白，茶房們就哇啦哇啦地鬧了起来！

“汉生！你起来！他們要將她打死哩！……”母亲急急地踩着脚，扯着我的耳朵。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爬起来了。

“誰呀？”我睡意朦朧地，含糊地說。

“那个大肚子女人！昨晚救起来的那个！……茶房在打哩！……”

我們急急地赶到船后，那里已經給一大群早起的客人围住

着。一个架着眼鏡披睡衣的瘦削的賬房先生站在中央，安閑地咬着烟卷，指揮着茶房們的拷問。大肚子女人彎着腰，战栗地縮成一团，从散披着的头发間晶晶地溢出血液。旁觀者的搭客，大抵都象看着把戲似的，覺得頗为开心；只有很少数表示了“愛莫能助”似的同情，在搖頭，吁气！

我們挤到人丛中了，母亲牢牢地跟在我的后面。一个拿着棍子的歪眼的茶房，向我們装出了不耐煩的脸相。別的一个，麻臉的，凶惡的家伙，睜着狗一般的黃眼睛，請示似地，向賬房先生看了一眼，便冲到大肚子的战栗的身子旁边，狠狠地一脚——

那女人尖銳地叫了一声，打了一个滾，四肢立刻伸开来，挺直在地上！

“不買票敢坐我們外国人的船，你这烂污貨！……”他赶上前來加罵着，儼然自己原就是外国人似的。

母亲急了！她挤出去拉住着麻子，怕她踢第二脚；一面却抗議似地責問道：

“你为什么打她呢？这样凶！……你不曾看見她的怀着小孩的肚子嗎？”

“不出錢好坐我們外国人的船嗎？”麻子滿面紅星地反問母亲；一面瞅着他的賬房先生的臉相。

“那么，不过是——錢姿……”

“嗯！錢！……”另外一个茶房加重地說。

母亲沉思了一下，沒有来得及想出来对付的办法，那个女人便在地上大声地呻吟了起来！一部分的看客，也立时开始了惊疑的，緊急的議論。但那个拿棍子的茶房却高高地举起了棍子，企图繼續地撲打下来。

母亲横冲去将茶房攔着，并且走近那个女人的身边，用了絕

大的怜悯底眼光，看定她的大肚子。突然地，她停住了呻吟，浑身痉挛地缩成一团，眼睛突出，牙齿紧咬着下唇，喊起肚子痛来了！母亲慌张地弯着腰，蹲了下去，用手替她在肚子上慢慢地，一阵阵地，抚摸起来。并且，因了过度的愤怒的缘故，大声地骂着残暴的茶房，替她喊出了危险的，临盆的征候！

看客们都纷纷地退后了。眼房先生嫌恶地，狠狠地唾了一口，也赶紧走开了。茶房们因为不得要领，狗一般地跟着，回骂着一些污秽的恶语，一直退进到自己的舱房。

我也转身要走了，但母亲将我叫住着，吩咐立即到自己的铺位子上去，扯下那床黄色的毯子来；并且借一把剪刀和一根细麻绳子。

我去了，忽忙地穿过那些探奇的，纷纷议论的人群，拿着东西回来的时候，母亲已经解下那个女人的下身了。地上横流着一大滩秽水。她的嘴唇被牙齿咬得出血，额角上冒出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痛苦地，艰难地挣扎着！她一看见我，就羞惭地将脸转过去，两手乱摇！但是，立时间，一个细小的红色的婴儿，秽血淋漓地鑽出来了！在地上跌了一个翻身，哇哇地哭诉着她那不可知的命运！

我连忙转过身去。母亲费力地喘着气，约有五六分钟久，才将一个血淋淋的胎衣接了出来，从我的左侧方抛到江心底深处。

“完全打下来的！”母亲气愤地举着一双血污的手对我说，“他们都是一些凶恶的强盗！……那个胎儿简直小得带不活，而他们还在等着向她要船钱！”

“那么怎么办呢？”

“救人要救彻！……”母亲用了毅然地，慈善家似地口吻说。“你去替我要一盆水来，让我先将小孩洗好了再想办法……”

太阳已经从江左的山岸中爬上来一丈多高了。江风缓和地吹着，完全失掉了它那夜间的狂暴的力量。从遥远的，江流的右岸底尖端，缓缓地爬过来了一条大城市底尾巴的轮廓。

母亲慈悲相地将孩子包好，送到产妇的身边，一边用毯子盖着，一边对她说：

“快到九江了，你好好地看看这孩子……恭喜你啊！是一个好看的小姑娘哩！……我们就去替你想办法的。……”

产妇似乎清醒了一些，睁开着凄凉的萝卜花的眼睛，感激地流出了两行眼泪。

在统舱和房舱里（但不能跑到官舱间去），母亲用了真正的慈善家似的脸相，叫我端着一个盘子，同着她向搭客们普遍地募起捐来。然而，结果是大失所望。除了一两个人肯丢下一张当一角或两角的钞票以外，剩下来的仅仅是一些铜元；一数，不少不多，刚刚合得上大洋一元三角。

母亲深沉地叹着气说：“做好事的人怎么这样少啊！”从几层的纸包里，找出自己仅仅多余的一元钱来，凑了上去。

“快到九江了！”母亲再次走到船后，将铜板、角票和洋钱捏在手中，对产妇说：“这里是二元多钱，你可以收藏一点，等等账房先生来时你自己再对他说，给他少一点，求他将你带到燕湖！……当然，”母亲又补上去一句：“我也可以替你帮忙说一说的……”

产妇勉强地撑起半边身子，流着眼泪，伸手战栗地接着钱钞，放在毯子下。但是，母亲却突然地望着那掀起的毯子角落，大声地呼叫了起来：

“怎么！你的孩子？……”

那女人慌张而且惶惧地一言不发，让眼泪一滴赶一滴地顺着腮边跑将下来，沉重地打落在毯子上。

“你不是将她抛了吗？你这狠心的女人！”

“我，我，我……”她囁囁地，悲伤地低着头，终于什么都说不出。

母亲好久好久地站立着，眼睛钉着江岸，钉着那缓缓地爬过来的、九江的繁华底街市而不作声。浪花在船底哭泣着，翻腾着！——不知道从哪一个泡沫里，卷去了那一个无辜的，纤弱的灵魂！……

“观世音娘娘啊！我的天啊！一条性命啊！……”

茶房们又跑来了，这一回是奉了賬房先生的命令，要将她赶上岸去的。他们两个人不說情由地将她拖着，一个人替她卷着我們給她的那条弄滿血污的毯子。

船停了。

母亲的全部慈善事业完全落了空。当她望着茶房们一面拖着那产妇抛上岸去，一面拾着地上流落的銅板和洋錢的时候，她几乎哭了起来。

夜雨飄流的回忆

一 天心閣的小客棧里

十六年——一九二七——底冬初十月，因为父亲和姊姊的遭难，我单身从故乡流亡出来，到长沙天心閣側面的一家小客棧中搭住了。那时我的心境底悲伤和憤慨，是很难形容得出来的。因为貪图便宜，客棧底主人便給了我一間非常阴黯的，潮霉的屋子。那屋子后面的窗門，靠着天心閣的城垣，終年不能望見一絲天空和日月。我一进去，就象埋在活的墓場中似的，一連埋了八个整天。

天老下着雨。因为不能出去，除吃飯外，我就只能終天地伴着一盞小洋油灯过日子。窗外的雨点，从古旧的城牆砖上滴下来，均匀地敲打着。狂风呼嘯着，盘旋着，不时从城牆的狹巷里偷偷地爬进来，使室内更加增加了阴森、寒冷的气息。

一到夜間，我就几乎惊惧得不能成梦。我記得最厉害的是第七夜——那刚刚是我父亲死难的百日（也許还是什么其他的乡俗节气吧），通宵我都不曾合一合眼睛。我望着灯光的一跳一跳底火焰，听着隔壁的鐘声，呼吸着那刺心的、阴寒的空气，心中战栗着！并且想着父亲和姊姊临难时的悲惨底情形，我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尤其是——自己的路途呢？交岔着在我的面前

的，應該走哪一條呢？……母親呢？……其他的家中人又都飄流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窗外的狹巷中的風雨，趁着夜的沉靜而更加瘋狂起來。燈光從垂死的掙扎中搖擺着，放射着最後的一縷光芒，而終於幻滅了！屋子裡突然地伸手看不見自己的拳頭。

我偷偷地爬起來了，摸着穿着鞋子，傷心地在黑暗中來回地走動着。一陣沙聲的，戰栗的夜底叫賣，夾雜於風雨聲中，波傳過來了。听着——那就象一種耐不住飢寒的淒苦的創痛底哀號一般。

“結~~~~麻花~~~~哪！……”

“油炸~~~~豆~~~~腐啊！……”

隨後，我站着靠着床邊，懷着一種哀憐的，焦灼的心情，听了一會。突然地，我的隔壁一家藥店，又開始喧騰起來了！

時鐘高聲地敲了一下。

我不能忍耐地再躺將下來，橫身將被窩蒙住着。我想，我或者已經得了病了。因為我的頭痛得厲害，而且還看見屋子裡有許多燦爛的金光！

隔壁的人聲漸漸地由喧騰而鼎沸！鐘聲、風雨的呼聲和夜的叫賣，都被他的喧聲遮攔着。我打了一個翻身，閉上眼睛，耳朵便更加听得清楚了。

“拍！鳴啍啍~~~~鳴啍啍~~~~拍——拍……”

一種突然的鞭聲和畜類底悲鳴將我驚悸着！我想，人們一定是在鞭趕一頭畜生工作或進牢籠吧！然而我錯了，那鞭聲並不只一聲兩聲，而悲鳴也漸漸地變成銳聲的號叫！

黑暗的，陰森的空气，驟然緊張了起來。人們的粗暴而凶殘的叫罵和鞭撻，驟子（那時候我不知道是怎樣地確定那被打的是

一头騾子)的垂死的掙扎和哀号,一陣陣的,都由風聲中傳開去。

全客棧的人們大都驚醒了,發出一種喃喃的夢囈似的罵詈。有的已經爬起來,不安地在室中來回地走動!……

我死死地用被窩包蒙著頭顱,很久很久,一直到這些聲音都逐漸地消沉之後。於是,舊有的焦愁和悲憤,又都從新涌了上來。房子里——黑暗;外邊——黑暗!騾子大概已經被他們鞭死了。而風雨卻仍然在悲号,流眼淚!……我深深地感到:展開在我的面前的艱難底前路,就恰如這黑暗的怕人的長夜一般:馬上,我就要變成——甚至還不如——一個飢寒無歸宿的,深宵的叫賣者,或者一头無代價的犧牲的騾子。要是自己不馬上振作起來,不迅速地提起向人生搏戰的巨大的勇氣——從這黑暗的長夜中沖鋒出去,我將會得到一個怎樣的結果呢?

父親和姊姊臨難時的悲慘的情形,又從新顯現出來了。從窗外的狹巷的雨聲之中,透過來了一絲絲黎明的光亮。我沉痛地咬著牙關地想,並且決定:

“天明,我就要離開這裡——這黑暗的陰森的長夜!並且要提起更大的勇氣來,搏戰地,去踏上父親和姊姊們曾經走過的艱難底棘途,去追尋和開拓那新的光明的道路!……”

二 在南京

一九二八年十月八日,船泊下關,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

抱了什麼苦都願意吃,什麼禍都不怕的精神,提著一個小籃子,夾在人叢中間,擠到岸沿去。

馬路上刮著一陣陣的旋風,細微的雨點扑打著街燈底黃黃的光綫。兩旁的店面有好些都已經關門安歇了。馬車夫和東洋

車夫不時從黑角落裡發出一種冷得發啞了的招呼聲。

我縮著頭，跟著一大伙進城的東洋車和馬車的背後，緊緊地奔跑著，因為我不識路，而且還聽說過了十點鐘就要關城門。我的鞋子很滑，跑起來常常使我失掉重心，而幾乎跌倒。雨滴落到頸窩裡，和汗珠溶成一道，一直流到脊梁。我喘著氣，並且全身都忍耐著一陣濕熱的煎熬。

“站住！……到哪裡去的？”

前面的馬車和東洋車都在城門前停住了。斜地裡閃出來一排肩著長槍的巡兵，對他們吆喝著。並且有一個走近來，用手電筒照一照我的籃子，問。

我慌著說：由湖南來，到城裡去找同鄉的。身邊只有這只籃子……

馬車和東洋車都通行了。我却足足地被他們盤問了十多分鐘才放進去。

穿過黑暗的城門孔道，便是一條傾斜的馬路。風刮得更加狂大起來，雨點已經濕透到我的胸襟上來了。因為初次到這裡而且又無目的原故，我不能不在馬路中間停一停，希圖找尋一個可能暫時安歇的地方。籃子裡只有十個銅元了。我朝四圍打望著：已經沒有行人和開著的店面。路燈彎彎地沒入在一團黑魘魘的樹叢中。

我不禁低低地感嘆著。

後面偶爾飛來一兩乘汽車，濺得我滿身泥砂。我只能隨著燈光和大路，彎曲地，蹣跚地走着。漸漸地冷靜得連路旁都看不見人家了。每一個轉彎的陰黯的角落，都站著有鎗的哨兵，他們將身子完全包藏在雨衣裡，有幾處哨兵是將我叫住了，盤問一通才放我走的。我從他們的口裡得知了到熱鬧的街道，還有很

多很多路。并且馬上将宣布戒严，不能再讓行人过了。

就在一个写着“三牌楼”的横牌的路口上，我被他們停止了前进和后退。馬路的两旁都是浓密的竹林，被狂风和大雨扑打得噤噤地响。我的脚步一停顿，身子便冷到战栗起来！

“我怎么样呢？停在这里嗎？朋友？……”我朝那个停止我前进的，包藏在雨衣里面的哨兵回問着。那哨兵朝背后的竹林中用一枝手电筒指了一下。

“那中間……”他沙声地，好象并不是对着我似地說，“有一个茅棚子，你可以去歇一歇的。一到天明——当然，你便好走动了……”

我順着他的电光，不安地，惶惧地鑽进林子中間去，不十余步，便真有一个停放着几副棺材的茅棚子。路灯从竹林的空隙中，斜透过雨絲来，微微地閃映着，使我还能胆壮地分辨得棺材的位置和棚子的大小。

我走进去，从中就升起了一陣腐敗的泥濘的气味。棚子已經有好几处破漏了。我靠着了一口漆黑的棺木的旁边，战栗地解开我的湿淋淋的衣服。不知道怎樣的，每当我害怕和飢寒到了极度的时候，心中倒反而泰然起来了。我从容地从籃子里取出一件还不曾浸湿的小棉衣来，将上身的短的湿衣更換着。

路灯从竹林和雨絲中間映出来层层影幻。我将头微微靠到棺材上。思想——一陣陣的伤心的思想，就好象一团生角的，多毛的东西似的，不住地只在我的心潮中翻来复去：

“故乡！……黑暗的天空……风和雨！……父亲和姊姊的深沉底仇恨！……自家的苦难的，光明的前路！……哨兵，手电，……棺材和那怕人的，不知名姓的尸身！……”

这一夜——苦难的伤心的一夜，我就从不曾微微地合一合眼睛，一直到竹林的背后，透过了一綫淡漠的黎明底光亮来时。

附录一

《丰收》序

魯迅

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詰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见的人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

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中的阴阳两界还利害。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写不出，于是他自称“第三种人”，他“为艺术而艺术”，他即使写了出来，也不过是三只眼，长颈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骗人吧！你们的眼睛在那里呢？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說。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伽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呵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中国确也

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和水滸气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貫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書就好象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

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极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关系。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經歷，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这样的艺术，一点用不着誰来发愁。

这就是伟大的文学么？不是的，我們自己并没有这么說。“中国为什么沒有伟大文学产生？”我們听过許多指导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独独忘却了一方面的对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种人”教訓过我們，希腊神話里說什么恶鬼有一张床，捉了人去，給睡在这床上，短了，就拉长他，太长，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这样的床，弄得他們写不出东西来了。現在这张床真的摆出来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种人”睡得不长不短，刚刚合适。仰面唾天，却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会有这等事。

但我們却有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坚实。不但为一大群中国青年讀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在《文学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题目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經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我希望将来还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

1935年1月16日，魯迅記于上海。

附录二

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

我是一个不懂文学的人，然而，我又怎样与文学发生了关系的呢？当我收到“我与文学”这样一个征文的题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说起啊！

童年时代，我是一个小官吏家中的独生娇子。在爸妈的溺爱之下，我差不多完全与现实社会脱离了关系。我不知道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大；我更不知道除了我的爸妈之外，世界上还有着许许多多我所不认识的人，还有着许许多多我所不曾看到的鬼怪。

六岁就进了小学。在落雨不去上学，发风不去上学，出大太阳又怕晒了皮肤的条件之下，一年又一年地我终于混得了一张小学毕业的文憑。

进中学已经十二岁了。这是我最值得纪念的，开始和我的爸妈离开的一日。中学校离我的故乡约二百里路程，使我不得不在校中住宿。为了孤独，为了舍不得慈爱的爸妈，我在学校宿舍里躺着哭了四五个整天。后来，是训育先生抚慰了我一阵，同学们象带小弟弟似地带着我到处去玩耍，告诉我许多看书和游戏的方法，我才渐渐地活泼起来。我才开始领略到了学校生活中

的乐趣。

中学校，是有着作文課的。我还記得，第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題目是叫做“我的志願”。

接着，先生便在講台上，对着我們手舞脚蹈地解释了一番：

“……你还是欢喜做文学家呢？科学家呢？哲学家呢？教育家呢？……你祇管毫无顧忌地写出来。……”

当时我所写的是什么呢？現在已經完全記不起来了。不过，从那一次作文課以后，却使我对于将来的“志願問題”一点上，引起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我到底應該做一个什么人物呢？将来……”

每当夜晚下了自修課，独自兒偎在被窩里面的时候，小小的心灵中，总忍不住常常要这样地想。

“爸爸是做官兒的人，我也應該做官兒吧！不过，我的官兒应当比爸爸的做得更大，我起碼得象袁世凱一样，把象在洋錢上鑄起来……

“王汉泉跑得那样快，全学校的人都称赞他，做体育家真出风头……

“牛頓发明了那許多东西，牛頓真了不得，我还是做牛頓吧！……

“哥倫布多伟大啊！他發現了一个美洲……

“李太白的詩真好，我非学李太白……”

于是乎，我便在梦里常常和这許多人做起往来来。有时候，我梦见坐在一个戏台上，洋錢上的袁世凱跪在我的下面向我叩着头。有时候，我梦见和一个怪头怪脑的家伙，坐在一个小洋船上，向大海里找寻新世界。有时候，我梦见做了詩人，喝了七八十斤老酒，醉倒在省长公署的大門前。有时候，……

这样整天整夜象做梦般的，我过了两年最幸福的中学生生活。

不料一九二六年的春天，时代的洪流，把我的封建的，古旧的故乡，激荡得洗滌得成了一个畸形的簇新的世界。我的一位顶小的叔叔，便在这一个簇新世界的洪流激荡里，做了一个主要的人。爸爸也便没有再做小官兒了，就在叔叔的不住的恫吓和“引导”之下，跟着卷入了这一个新的时代的潮流；痛苦地，茫然地跟着一些年轻人干着和他自己本来志願完全相违反的事。

“孩子是不应该讀死書的，你要看清这是什么时代！”

这样叔叔便积极地向我进攻起来。爸爸没有办法，非常不情願地，把我从“讀死書”的中学校里叫了出来，送进到一个离故乡千余里的，另外的，数着“一，二，三，开步走！”的学校里面去。

“唉！真变了啊！牺牲了我自己的老迈的前程还不上算，还要我牺牲我的年幼的孩子！……”

爸爸在送我上船，去进那个数“一，二，三，”的学校的时候，老泪縱横地望着我哭了起来。

我的那颗小小的心房，第一次感受着了沉重的压迫！

第二年（一九二七）的五月，我正在数“一，二，三，”数得蛮高兴的时候，突然，从那故乡的辽远的天空中，飞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

整个的簇新的世界塌台了！叔叔們逃走了！爸爸和一个年輕的姊姊，为了叔叔們的关系失掉了自由！……

我急急忙忙地奔了回去。沿途祇有三四天功夫，慢了，我終于扑了一个空……

爸爸！姊姊！……

天啊！我象一个刚刚学飞的雛雁，被人家从半天空中击落

了下来！我的那小小的心兒，已經被击成粉碎了！我說不出來一句話。我望着媽，哭！媽望着我，哭！媽，五十五歲；我呢，一個才交十五歲的孩子。

“怎麼辦呢，媽？”

“去！孩子！你是一個有志氣的人，不要忘記了你的爸，不要忘記了你的苦命的媽！去！到那些不吃人的地方去！”

“是的，媽！我去！你老人家放心，我有志氣，你看，媽！我是定可以替爸、姊出氣的！報，我得報，報仇的！……媽！你放心！……”

沒有錢，什麼都沒有了，我還記得，當我悄悄地離開我的血肉未寒的爸爸的時候，媽祇給我六十四個銅子。我毫無畏懼地，祇提了一個小籃子，几本旧小說，詩，文和两套黑布褲褂，獨自兒跑出了家門。

“到底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躲在一个小輪船的煤屑堆里是这样地想。

天，天是空的；水，水辽远得使人望不到它的涯际；故乡，故乡滿地的血肉；自己，自己粉碎似的心灵！……

于是，天涯，海角，祇要有一縷光明存在的地方，我到处都闖！……

我想學劍仙，俠客；白光一道，我就杀掉了我的仇人，我便毀平了这吃人的世界！但是，我始終沒有找到師父。虽然我的小籃子里也有过許多劍俠的小說書；我也曾下过决心，当过乞丐，獨自兒跑过深山古庙，拜訪过許多尼姑、和尚，卖膏藥和走江湖的人……但是，一年，两年，苦头吃下来千千万万。劍仙，俠客，天外的浮云，……一个卖烏龟卦的老头子告訴我：“孩子，去吧！你哪里有仙骨啊！……”

我憤恨地將几部武俠小說撕得粉碎！

“還是到軍隊里去吧，”我想。祇要做了官，帶上了几千几万的兵，要殺几个小小的仇人，那是如何容易的事情啊！還是，還是死心塌地地到軍隊中去吧！

挨着皮鞭子，吃着耳光；太陽火辣地晒在我的身上，風雪象利刃似地刺痛着我的皮膚；沙子摻着發臭的谷壳寒在我的肚皮里；痛心地忍住着血一般的眼淚，躲在步哨綫的月光下面拚死命地讀着《三國演義》，《水滸》一類的書，學習着為官為將的方法。……但是，結果，我冲鋒陷陣地拚死拚活干了兩年，好容易地晉升了一級，由一等兵一變而為上等兵了。我憤恨得几乎發起瘋來。在一个遍地冰霜的夜晚，我拖着我那帶了三四次花的腿子，悄悄地又逃出了這一个陷人的火坑。

“我又到什么地方去呢？”

徬徨，渾身的創痛，無路可走！……

為了報仇，我又繼續地做過許許多多的夢。然而，那祇是夢，那祇是暫時地欺騙着自家靈魂的夢。

飢餓，寒冷！白天，白天的六月的太陽；夜晚，夜晚檐下的，樹林中的風雪！……

一切人類的白眼，一切人類的憎惡！……痛苦象毒蛇似的，永遠地噬嚙着我的心，……

于是，我完全明白了：世界上沒有不吃人的地方，沒有可以容許痛苦的人們生存的一个角落！除非是，除非是……

我完全明白了：劍仙、俠客，發財，升官，俠義的報仇，……永遠走不通的死路！……

我從大都市流到小都市，由小都市流到農村。我又由破碎的農村中，流到了這繁華的上海。

年齡漸漸地大了，痛苦一天甚似一天地深刻在我的心中。我不能再亂沖亂闖了……我要埋著頭，鄭重地干著我所應當干的事業。……

就在这埋頭的時候，我仍舊是找不到絲毫的安慰的。於是，我便由傳統的舊詩，舊文，舊小說，鴛鴦蝴蝶派的东西，一直讀到文學研究會，創造社，太陽社，以及新近由世界各國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

那僅僅祇是短短的三四年功夫，便使我對於文學發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

一方面呢，我是欲找尋著安慰；我不惜用心用意地去讀，用心用意地去想，去理會；我象要從这里面找出一些什麼東西出來，這東西，是要能夠彌補我的過去的破碎的靈魂的。一方面呢，那是郁積在我的心中的千萬層，千萬層隱痛的因子，象爆裂了的火山似的，緊緊地把我的破碎的心靈壓迫著，包圍著，燃燒著，使我半些兒都透不過氣來……

於是，我沒有辦法，一邊讀，一邊勉強地提起筆來也學著想寫一點東西。這東西，我深深地知道，是不能算為藝術品的，因為，我既毫無文學的修養，又不知道運用藝術的手法。我祇是老老實實地想把我的渾身的創痛，和所見到的人類的不平，逐一地描畫出來；想把我內心中的郁積統統發泄得乾乾淨淨……

我所發表的幾個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便都是這樣，沒有技巧，沒有修詞，沒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祇不過是一些客觀的，現實社會中不平的事實的堆積而已。然而，我畢竟是忍不住的了！因為我的對於客觀現實的憤怒的火焰，已經快要把我的整個的靈魂燃燒殆盡了！

現在呢，我一方面還是要盡量地學習，盡量地讀，盡量地聽

信我的朋友和前輩作家們的指導與批評。一方面呢，我還要更細心地，更進一步地，去刻劃着這不平的人世，刻劃着我自家的遍體的創痕！……一直到，一直到人類永遠沒有了不平！我自家內心的郁積，也統統憤發得乾乾淨淨了之後……

這樣，我便與文學發生了異常密切的關係。

1934年7月，載于《文學》一周年紀念特刊——《我與文學》。

1936年4月20日夜深改正。

59-5730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

統一書号: 10019·1194

定 价: 1.15 元